

《群书治要译注》编委会

特约顾问

魏礼群 高昌礼 陈宝生 纪宝成

顾问(按年龄排序)

释净空 罗国杰 方立天 钱 逊 张立文

葛荣晋 凌 孜 李宝库 王 伟 侯 才

杨慧林 姚新中 焦国成 万俊人

《群书治要译注》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刘余莉

执行主编 马益玲 陈静瑜 萧祥剑

《群书治要译注》学习小组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史慧萍 邢会雨 吴江波 李俊飞 何美慧 汪步宵
位悦平 武峻同 侯 锋 孙大鹏 殷保志 许大平
黄毅洁 张朝玉 张瑞琴 张卫平 张继红 傅柏青
杨步文 杨培凡 杨 滨 蔡玉霞 郑成统 赵保红
刘克亮 刘世峻 樊 君 谈建忠 霍煜梅 锺宛真
锺家贤 谢敏奇

总目

第一册

前言

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

群书治要译注序

译注说明

群书治要序

校正群书治要序

群书治要考例

卷一 周易

卷二 尚书

卷三 毛诗

第二册

卷四 春秋左氏传（上）补

群书治要译注

- 卷五 春秋左氏传（中）
卷六 春秋左氏传（下）
卷七 礼记
卷八 周礼 周书 国语 韩诗外传

第三册

- 卷九 孝经 论语
卷十 孔子家语
卷十一 史记（上）
卷十二 史记（下） 吴越春秋
卷十三 汉书（一） 补

第四册

- 卷十四 汉书（二）
卷十五 汉书（三）
卷十六 汉书（四）
卷十七 汉书（五）
卷十八 汉书（六）

第五册

- 卷十九 汉书(七)
卷二十 汉书(八)补
卷二十一 后汉书(一)
卷二十二 后汉书(二)
卷二十三 后汉书(三)

第六册

- 卷二十四 后汉书(四)
卷二十五 魏志(上)
卷二十六 魏志(下)
卷二十七 蜀志 吴志(上)
卷二十八 吴志(下)

第七册

- 卷二十九 晋书(上)
卷三十 晋书(下)
卷三十一 六韬 阴谋 鬻子

卷三十二 管子

卷三十三 晏子 司马法 孙子兵法

卷三十四 老子 鹖冠子 列子 墨子

第八册

卷三十五 文子 曾子

卷三十六 吴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繚子

卷三十八 孙卿子

卷三十九 吕氏春秋

第九册

卷四十 韩子 三略 新语 贾子

卷四十一 淮南子

卷四十二 盐铁论 新序

卷四十三 说苑

卷四十四 桓子新论 潜夫论

卷四十五 崔寔政论 昌言

第十册

卷四十六 申鉴 中论 典论

卷四十七 刘廙政论 蒋子万机论
政要论

卷四十八 体论 时务论 典语

卷四十九 傅子

卷五十 袁子正书 抱朴子

目 录

前 言	1
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	7
群书治要译注序	27
译注说明	31
群书治要序	36
校正群书治要序	46
群书治要考例	49
卷一 周易	1
卷二 尚书	209
卷三 毛诗	373

前言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瑰宝。在世界文明史上，先后出现过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等，这些古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了其他文明。而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地延续了下来。

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千古传承、不断丰富发展而没有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典籍，其数量举世罕见。这些经典，让中国古圣先贤的圣贤教育代代都能培养出圣贤君子，使得中华民族无论在何种境况下都后继有人，让传统文化的薪火始终不灭。这些经典，不仅让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蒙受福荫，也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给世界人民带来和谐安定。

在我国历史上，就曾经有这样一部书，不仅开创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盛世”，而且还远渡重洋，被日本天皇和臣子奉为圭臬，创造了日本历史上的两朝盛世。然而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却在我国历史上因为失传了一千多年，一直鲜为人知。这部书就是——《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

群书治要译注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第二个月，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二十万卷，设立“弘文馆”，即为国家藏书之所，亦为皇帝招纳文学之士之地，集聚了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每当朝廷议事之后，唐太宗便延请众人同入弘文馆，向众贤士请教治国良策，以为日后施政良方。

尽管诸贤士日夜在弘文馆轮值，但是也并非时时随侍在太宗之侧，而且古代经典卷帙浩繁，很难遍览，即使是遍览群书，也恐有不得其精要的遗憾。太宗有感于此，故而产生编撰《群书治要》的想法。对此，《新唐书·萧德言传》记载如下：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衰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徵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见《全唐文》）”唐太宗特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为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

此外，按照宋代王应麟编撰的《玉海》引用《集贤注记》一书记载：天宝十三载十月，敕院内别写群书政要刊出。另外，在李繁《和邨

侯家传》里面也提到：“‘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广博，卒难寻究，读何而可。’对曰：‘昔魏徵为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谓之群书理要。’”可见，唐朝的人对这本书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视的。

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根据日本岛田翰著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日本《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贞观”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号，相当唐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由此可知，《群书治要》在唐文宗时已传入日本。至唐僖宗时，日本清和天皇仍然“与大臣共研读之”。据考，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号）四年（相当元大德九年，即公元1305年）二月十八日，《群书治要》“以右大办（日本官名）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可见此书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受到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因此，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就说道：“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指出日本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

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公元1785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十三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

群书治要译注

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的不多。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宽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諏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中土。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书治要》得以传世。

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后带回国交由吕效祖先生点校，先后出版了《群书治要》点校本和《群书治要考译》。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曾为该书题词：“古镜今鉴”。

为了让这一罕见的治世宝典利益当今世人，这次我们将此书进行了注释和白话翻译，并补录了亡佚的三卷，以便于当前人们学习。

《群书治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邦的经验汇编，是中华先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相信一定能够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研读《群书治要》，可以达致“君”学可以治国、“臣”学可以辅政、“民”学可以齐家的效果。愿我辈同仁，共学此书；愿古圣先贤之教诲，利益世人，和谐世界。

《群书治要译注》学习小组于壬辰年春月

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代序)

文/刘余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贪污腐败盛行、言路不够畅通、贫富悬殊拉大、国有资产流失、假冒伪劣充斥、食品安全堪忧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而与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这种观点既由于缺乏对社会治乱根源的深刻分析,并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一、“其人存,则其政举”: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以腐败现象为例,腐败通常是指国家公务人员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以获得非分的个人利益。从我国现实看,腐败现象的产生应具备三个条件:(一)领导者的私利观念和腐败思想——它说明为什么会腐败;(二)公共权力的存在,即领导者手中都掌握着一部分公共权力——它说明用什么去搞腐败;(三)体制的不完善和法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为以权谋私提供了可乘之机——它说明何以能够腐败。三

者缺一，都不能导致腐败。

公共权力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公共权力既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关键在于谁来用、怎样用。因此，腐败的根源只能从用权者和用权制度两方面来寻找。

从用权制度的角度看，体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是产生腐败的社会原因，是外因（缘）；从用权者的角度看，领导者私欲的膨胀和腐朽的道德观是腐败产生的思想原因，是内因（因）。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第一位的原因，是事物存在的深刻基础。因此，要根除腐败，必须解决产生腐败的思想动因，提高领导者的道德素质和责任观念，培养领导者的正义美德。

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提出：“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其大意是说：有使国家昏乱的君主，没有必然混乱的国家。夏禹治国的礼法制度没有灭亡，但是夏桀并没有承继夏主的遗志；文王武王时的礼法制度尚存，但是周朝的后代也没有世代称王天下。所以礼法制度不能孤立地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才会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也会随之消亡。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始端（凭依），而人（君子）是法制的本源。所以有了贤人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会使国家普遍得到治理；如果没有贤人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备，也会使国家混乱。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需要得到治国的贤才君子。得到了这样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这一点，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方都同样适用。

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了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但仁慈博爱、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爱诚信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制度所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来，但是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把西方奉行的民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让民主选举都变了味。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

《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企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一个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但只是换了一个领导者，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①也就是说，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

中国古人也有同样的观点。在《群书治要·傅子》上就指出：“明

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但并不是只有好的制度就能大治，还必须有贤能的人去推行善政。可见，要实现大治，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国当前社会改革的重点不是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而是要恢复圣贤教育，即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正如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勒纳德·汉德(Learned Hamd)所说：“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复地告诫你们，这么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也就是说，如果人的良心已经泯灭，领导者为了私利而无视公平正义的存在，制度的改革最终也只能沦为某些聪明人更加堂而皇之的腐败堕落的保护伞。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无法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还会出现《群书治要·汉书》上所说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意思是说：法律一出来，奸诈就生起；命令一颁布，欺诈的行为也随之出现，就像扬汤止沸，以薪救火一样，不仅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反而还使它愈演愈坏。

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以下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危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形。《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

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意思是说，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而当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以上这两个问题。原因就在于近现代以来，一些西方人把宗教斥为迷信，并且宣称“上帝死了”，普遍地忽视了重视仁慈博爱的宗教教育所致，而这些问题仅靠维护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②？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群书治要·孟子》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二、“不教而杀谓之虐”：唯有圣贤教育可以导正人心

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中就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也说，“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就说明，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曾子那样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够把窃贼给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有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

在《群书治要·史记》上也记载：“汉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

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道德教化）不在此（法制的严苛）。”意思是说，汉朝兴起，去掉棱角而力求宛转，免去繁文缛节而提倡质朴，法网宽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鱼，可是吏治却蒸蒸日上，谁也不敢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由此看来，治理国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导，而不在于刑罚的严酷。在《论语》上孔子也提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也就是说，在位者没有教导人们仁义慈悌的道理，人们因为缺少伦理道德的教育、不知道做人的本分责任而走向违法乱纪的道路，就被处以死刑，这种政治属于虐政。在《群书治要·汉书》上也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导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意思是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而民风就呈现出哀怨。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贤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这种政治制度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而设计的，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

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群书治要·六韬》）

圣贤政治所达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群书治要·史记》）的理想效果。在《群书治要·体论》中也说到：“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远古时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已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其次，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这是次一等的状况；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法之事，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群书治要·六韬》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意思是说，国君把世俗（大众）所称道的人当作有贤能智慧的人，把世俗（大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肖之人，那就会使党羽众多者被提拔，不结党者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的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用虚名取得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陷于危亡的局势了。可见，如果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如自私自利）和理性能力（短视没有远见）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采取民主政治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可见，无论是圣贤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为基础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忽视了人的道德素质提升而仅仅关注民主制度的推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人的良心泯灭而导致的种种社会

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统一历史的国家。如果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这种长期统一的历史所形成的国家就如同是一个大的统一的超级市场,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实行的以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为基础的圣贤政治。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缺少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就如同一些小摊贩一样。为了把诸多的小摊贩管理起来,所以采取了建立在两党制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了圣贤政治而采取民主政治的形式,就等于放弃了超级市场的管理方式而学习小摊贩的管理方式,是十分可笑而可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根源在于自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心。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非常及时而迫切的。

三、“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经验

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⑤的确,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因而导致了目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圣贤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目标明确。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弟，次见闻”。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规范概括。

中国人讲：大道至简。所以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明确简要，易记易传，因而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普遍奉行的价值观，这包括四维（《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

第三，内容丰富。

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是由儒释道三家来共同承担的，因此，除了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包括因果教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特别是因果教育，贯彻于儒释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本财末、“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帝觉世经》更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教讲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社会国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未到”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故人不致胡作妄为，无法无天。这些

都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 and 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形式多样。

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样，并且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说文解字》）。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做人没有做人的准则，才导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层出不穷。所以，从恢复家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规的集大成者）开始重视家庭母教，可以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群书治要·汉书》中说到：“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意即古代的君王，没有不把教化看作是大事的。他们设立大学以教化于国都；设立庠序（地方学校）以教化于城镇乡村。

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五，次序合理。

《群书治要·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

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而孝是靠老师来教导的，所以孝亲与尊师紧密联系在一起。老师所教导的孝包括：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群书治要·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以说，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

第六，保障有力。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通过教育、考试、人才选拔、监察、法律、激励制度保障的。例如：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有：“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梟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在清朝，一个县发生了一件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结果，不仅这个儿子被处死刑，县长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省长）也被记过。此外，皇帝亲自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人的耻辱。这样的处分一做出来，就起到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人们明确的道德观念。

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

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美术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第七，方法有效。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强调了“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古人反复强调：“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福祸在君，不在天时”。“无伦常，无贵贱之礼，喜听谗用举，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称衡，此国之大妖也。”“吏暴虐，残贼败法乱行，而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上好货，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其乱至矣。”（《群书治要·六韬》）“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慕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群书治要·荀子》）可见，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第八，重点突出。

中国古人着重培养的是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所以只有从小教导人培养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遇到矛盾每个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

四、“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恢复圣贤教育的具体措施

实践证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是因为西方忽视了宗教教育，东方忽视了圣贤教育所致。因此，温家宝总理说：“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是今天我特别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④而要加强道德建设、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恢复以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为内容的中华传统圣贤文化，把恢复中华圣贤教育放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可以培养选拔五十位真正通达中华伦理道德且德行兼优的教师，于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日日宣讲中华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

第二，要真正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

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

第三，国民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五伦八德”的道德教育作为主修课或必修课，以《国学治要》、《群书治要》作为治学、治国的必读课本。上行而下效，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并且身体力行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第四，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或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以圣贤传统文化教育办班教学，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民风显著改善，成为“和谐社会，礼仪家邦”的成功试验实例^⑥。汤池的成功经验曾引起了国际瞩目，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大使纷纷想来参观学习。此外，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山西大同市开发区国税局、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青岛大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河北鑫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东莞皓威五金制品厂等等，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来自学校、政府机关、企业乃至监狱的成功例证，让我们更加坚信唯有恢复圣贤教育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和谐。

总之，要解决中国当前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必须深化各个方面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重点绝不是盲目推行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政治，而恰恰是通过政治、行政、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改革，恢复中华传统圣贤教育，着重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文化断层、教育失误的问题。因为唯有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才能拯救人民心灵，化解冲突灾难，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结果。

【注释】

① 麦金泰尔：《美德的追寻》，伦敦：Gerald Duckworth, 1981年，第152页。

② 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伦敦：Gerald Duckworth, 1988年。

③ 温家宝：《讲真话 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2011年4月14日）

④ 温家宝：《讲真话 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2011年4月14日）

⑤ 请参考靳凤林主编《领导干部伦理课十三讲》第六讲《弘扬中华伦理道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案例教学：以安徽庐江县汤池镇构建和谐社会为例》，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

《群书治要译注》序

书者，载籍之谓，道之所存也。古来圣哲，莫不以亲证之道，垂训后世，以佑子孙于长远也。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然古之遗文，浩若烟海，若欲遍观，则如入海盘沙，不知何年方竟，若执持一端，则如盲者摸象，难概义理之全。

唐初，太宗皇帝以六籍纷纶，百家踳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故命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旨，采摭群书，剪裁淫放，弃其繁芜，择其精粹，呕心沥血数年，辑成《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奉赐王公大臣，以为镜鉴。太宗以先王之要道治国，贞观盛世长卷，由此而展。

惜此圣典，没于唐末兵戎，后史均不见载。幸而传之东瀛，及至前清嘉庆年间，重返中土。然知者甚少，世人莫得一见，束之高阁久矣。

今我中华文明，大有复兴之势，后学众等，因缘殊胜，遇此圣典。深感此书若弘遍寰宇，于和谐世界决有大益。乃不揣浅陋，直下承当，注译此书，以图古圣先贤之教诲，人皆可得而闻也。

《治要》一书，虽为治国理政而编，然究其心要，实则以修身进德为本。故此书非唯身居高位者所当览，凡举世之人读之，皆可得殊胜利益也。盖国本乎人，人本乎德。人之性德，与生俱来，然为后天习染之所蔽，非有圣贤教化不能彰显，故古之明君贤臣，无不以教化为治国之要方。故《治要》节录群书，皆以修德为要，以任贤为径，以兴道德、

存仁义为万世不更之法也。

《治要》体例，分经、史、子三部，以经为本，以史为鉴，以子为术，备举为政治国之纲目。更以兴衰治乱之史实，阐明崇德则昌，失德则亡之至理，指归趋吉避凶、求福远祸之通途。概览此书，知盛世明主，皆克己修德，朝乾夕惕，安不忘危，故能传国久远；末世昏君，淫乱败德，兹在享乐，鱼肉百姓，终致身灭国亡。忠直贤善之臣，为君国冒万死以直谏，悯黎民置性命于不顾，虽身陨百年，终载誉千秋，福荫子孙。奸佞邪恶之臣，谋私利以左道惑乱于上，掩恶行害忠良欺凌于下，虽骋势一时，终身败名裂，为世所耻。

呜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非一理乎。今世之人，得览此书，可不以此为鉴乎？以天下国家为虑，虽有一时交困，终必否极泰来。以自身得失为虑，虽得一时欢愉，终必乐极生悲。吾人欲得大乐，何不以修德为本耶？若反躬修德，何忧家不齐、国不治、天下不平耶？为政者修德，为万民之则，民敢不从乎？治家者修德，做一家表率，子孙敢不服乎？设若人人修德慕贤，则寰宇之太平，指日可待。盖太上以德化民，垂世万古也。

《治要》一书，实乃古圣先贤之血脉，千年文明之精髓，于今世其益也深矣！是书失而复得，实乃我中华先祖德荫庇佑。昔太宗得此书，而大唐雄风遍及四海，光烁古今。传之东瀛，复创承和贞观之重雍熙之盛。及至于今，举世皆为近邻，寰球宛若村落，然世间灾难频发，天道失常，危机四起。究其根源，实由王道浸失，圣贤教化衰落所致！若欲挽世风于日下，转人心于浇薄，化灾祸为吉祥，开荡荡之王道，举巍巍之盛业，兴中华之文明，此书实为至宝也。然欲得真实利益，最关键者，学者须于古圣先贤之遗教，断疑启信，躬身力行，方得受用。圣贤教化乃天地不变之理，百世常行之道，超越时空，亘古弥新。修学之要，端在“诚敬”二字。《曲礼》曰：“毋不敬。”诚与敬，千古相传之学，不越乎此。修身进德、利世济民、唯“诚敬”二字，方能圆成。若对

前言

先王之教毫无诚敬，纵遍览群籍，亦难获实益。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也。

《治要》一书，原本五十卷，亡佚三卷，仅存四十七卷，幸其所录原著尚存，今特补录三卷，此书得以略全。

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板，而天下文风遂变。如此之中华圣典，若能风行于世，则古圣先贤之教化可再兴，国家人才之盛可观也，如此，则我中华文明之复兴有望，天下苍生福泽利益无穷也。

《群书治要》学习小组
序于辛卯年冬月

译文说明

《群书治要》是唐初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经、史、子，“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即时（亦称金泽即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采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此版即后来传世的元和本）。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

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日本宽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諏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中土。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

为了让这部著作利益更多人，我们这次对这部珍贵的著作进行注释和白话翻译，具体说明如下：

一 原文

《群书治要》一书现存原版有日本元和二年（公元1616年）铜活字印本，简称“元和本”，日本天明六年（公元1786年）重印本，简称“天明本”，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经在日本天明本的基础上校勘重排出版《群书治要》，简称“商务本”，本书译注时，我们参校了这三种版本，保留了“天明版”和“商务版”的校注说明。对于《群书治要》引用的六十五部典籍，其所引文句，部分与现存的六十五部典籍有出入，我们以《群书治要》所引经文为准。

二 字体、字形

本书采用的是繁体汉字。我们依照的是国家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1986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中认定的规范字。凡是《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出现的异体字，都统一改为规范字，对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予以保留。对于原文中明显的错讹，如“己己巳”“日曰”“间闲”不分的情况，则依据文义更正，不出校记。全书采用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1964年颁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型表》规定的新字形。

三 标点

元和版《群书治要》无断句，天明本《群书治要》的断句，全部用“、”作为标志，本书经文部分采用“。”作为标志。断句时以天明本为主要参考，同时参考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群书治要》，个别地方依照文意进行断句。

四 注释、翻译原则

本书对原文中人名和事、名物制度和词汇进行注释，采用随遇随注的原则，为阅读提供方便，注释力求简而精。译文原则上采用直译为原则，如果直译难以表达原文含义的，则略加发挥。

五 排版说明

本书分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四部分，《群书治要》原文中的小注、和校注文字用仿宋字体，为了区别，校注文字用括号加以标明。译文楷体，《群书治要》原文中的小注的译文则采用括弧予以区分。

需要说明的是，在《群书治要》天明版、元和二年骏河版中，卷九《孝经》、卷三十八《孙卿子》、卷三十九《吕氏春秋》、卷四十《三略》《新语》《贾子》、卷四十二《盐铁论》《新序》、卷四十四《桓子新论》《潜夫论》、卷四十五《崔寔政论》《昌言》、卷四十六《申鉴》《中论》《典论》、卷四十八《体论》《典语》、卷四十九《傅子》全文均无篇题。我们有幸得到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的影印本，发现金泽文库本以上诸篇均存有篇题，特照金泽文库本予以增加，并按照统一体例增加了题解。此外，卷四十八金泽文库本另有《时务论》一篇，原为天明本、元和二年骏河版《体论》最后两段，恐为后人遗漏，现也依据金泽文库本增加书名。以使得此书更为完善。

前言

由于译注者学识有限、时间仓促，本书一定有诸多疏漏之处，敬请诸位仁者不吝赐教。衷心祝愿每一位读者身心安康、家庭和乐，事业和顺，愿祖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利益世人。

《群书治要》学习小组 壬辰年夏月

《群书治要》序

【原文】窃^①惟^②载籍^③之兴。其来尚^④矣。左史右史^⑤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⑥。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⑦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⑧垂乎千祀。是以历观前圣。抚运膺期^⑨。莫不懍乎御朽。自强不息。朝乾夕惕^⑩。意在兹乎。

【注释】①窃：用作表示自己的谦词。②惟：想，思考。③载籍：书籍；典籍。④尚：古，久远。⑤左史右史：官名。周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分。左史记行动，右史记言语。见《礼记·玉藻》。一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见《汉书·艺文志》。⑥昭德塞违：彰明美德，杜绝错误。⑦薰风：和暖的风。指初夏时的东南风。⑧炯戒：亦作“炯诫”。明显的鉴戒或警戒。⑨抚运膺期：抚运，顺应时运。膺期：承受期运。指受天命为帝王。⑩朝乾夕惕：谓终日勤奋谨慎，不敢懈怠。语本《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译文】为臣以为圣贤典籍的兴盛，已经由来已久了。左右史官记录历史事件和言论，都是为了彰明美德，杜绝错误，劝人为善，惩罚罪恶。因此，凡是有嘉言懿德的都会被载入典籍，其影响如同和煦的春风传扬千秋万代。相反，如果有言行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也会被记录下来，用以警戒后代子孙。所以纵观历代古圣先王，凡是顺乎天意，承受期运、成为帝王的，登上帝位后无一不是小心谨慎，畏惧得

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烈马一般。(他们)每天都努力向上,永不停息,终日勤奋谨慎,不敢懈怠。大概原因就在于此吧!

【原文】近古^①皇王。时有撰述^②。并皆包括天地。牢笼^③群有^④。竞采浮艳^⑤之词。争驰^⑥迂诞^⑦之说。骋^⑧末学^⑨之博闻。饰^⑩雕虫^⑪之小伎。流宕^⑫忘反^⑬。殊途同致。虽辩周万物。愈失司契^⑭之源。术总百端^⑮。弥乖^⑯得一之旨。

【注释】①近古:指距今不远的古代。与远古相对而言。②撰述:指著述。③牢笼:包罗;容纳。④群有:犹众生或万物。⑤浮艳:指文辞华而不实。⑥驰:传播。⑦迂诞:迂阔荒诞;不合事理。⑧骋:施展;发挥。⑨末学:肤浅无本之学。⑩饰:假托,遮掩。⑪雕虫:雕,雕刻;虫,指鸟虫书,古代汉字的一种字体。比喻小技或微不足道的技能。⑫流宕:宕,音荡,流浪,飘泊。⑬反:同“返”。⑭司契:谓文词能恰切传情达意。⑮百端:多种多样,百般。亦谓想尽或用尽一切办法。⑯乖:背离;违背。

【译文】近古的帝王,时常会有自己的撰述。其内容涵盖天地,包罗万物,竞相采用华而不实的词藻,争着传播荒诞怪异的学说,传播肤浅无本之学来炫耀自己见多识广,以此来遮掩自己微不足道的见解和学识,对此竟然极其热衷,以至于流连忘返。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文章实质却是一样。论述越是面面俱到,越是失去了文以载道的根本。方法越是复杂多样,越发违背了万法归一的宗旨。

【原文】皇上以天纵^①之多才。运生知^②之睿思^③。性与道合。动妙几神。玄德^④潜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损己利物^⑤。行列圣^⑥之所不能行。翰海龙庭^⑦之野。并为郡国。扶桑若木^⑧之域。咸袭纓冕。天地成平^⑨。外内禔福。犹且为而不恃。虽休勿休。俯协^⑩尧舜。式遵稽古^⑪。

不察貌乎止水。将取鉴乎哲人。以为六籍^⑫纷纶^⑬。百家踳驳^⑭。穷理尽性^⑮。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采摭群书。翦截淫放。光昭训典^⑯。

【注释】①天纵：亦作“天从”。天所放任，意谓上天赋予。后常用以谀美帝王。②生知：谓不待学而知之。③睿思：圣明的思虑。④玄德：指潜蓄而不著于外的德性。⑤损己利物：物，自己以外的人。克制自己，利于别人。⑥列圣：指历代帝王；诸皇帝。⑦翰海龙庭：翰海，古代北海名。龙庭，借指匈奴和其他边塞少数民族国家。⑧扶桑若木：扶桑，东方古国名。后亦代称日本。若木，即扶桑（见清段玉裁《说文·木部》“榑”字注）。⑨成平：和平；安宁。⑩俯协：俯，低头，面向下。协：态度温和。⑪式遵稽古：式，准则，法度。指言行所依据的原则。遵：遵照；依照。稽古：考察古代的事迹，以明辨道理是非、总结知识经验，从而于今有益、为今所用。⑫六籍：即六经。⑬纷纶：杂乱貌；众多貌。⑭踳驳：错乱，驳杂。⑮穷理尽性：穷究天地万物之理与性。⑯光昭训典：光昭：彰明显扬；发扬光大。训典：指先王典制之书。后泛指奉为典则的书籍。

【译文】圣上您生来富有才智，有着生而知之的圣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为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潜移默化地改善了社会风俗，教化出了前代国君没有教化出的良好社会风气；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了历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北方异族的地域都归入了大唐的版图，远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学习穿戴我朝的服饰。天下和平安宁，人民生活美满。然而我皇并不因此而恃无恐，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态度谦恭温和，处处以尧舜为榜样，言行有依有据，完全考察古圣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颜，更要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得到治国的大道。皇上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内容繁多，百家的学术非常驳杂，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这些典籍，以此穷究天地万物之理，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

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阅读，泛泛地浏览，虽然很广博，但却不得要领。因此，就下诏让臣等采集摘录各种书籍，删除削减淫滥迂腐的内容，使古圣先王的传世典籍得以彰明显扬，发扬光大。

【原文】圣思所存。务乎政术。缀叙大略。咸发神衷^①。雅致钩深。规摹宏远。网罗治体。事非一目。若乃钦明^②之后。屈己以救时。无道之君。乐身以亡国。或临难而知惧。在危而获安。或得志而骄居。业成以致败者。莫不备其得失以著为君之难。

【注释】①神衷：神明的内心。旧时常用以称颂帝王的意旨。②钦明：敬肃明察。

【译文】圣上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治国理政的方略。我们从群书中选取重要的文段，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张。我们力求摘取书中的精华内容和深刻思想，学习圣贤宏大深远的志向，力求全面搜集古人治国的纲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至于敬肃圣明的君主委屈自己来拯救当时的人民，违背道德的昏君只知道贪图自身的享乐从而导致国破家亡；有的国君面临危难知道畏惧反省，从而转危为安；有的国君得志之后反而骄傲自满，使得帝业成功后而招致失败。所有这些，都完备地记录了其得失情况，从而体会出为君之难。

【原文】其委质^①策名^②。立功树惠。贞心直道。忘躯殉国。身殒百年之中。声驰千载之外。或大奸臣猾。转日回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国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终始。以显为臣不易。

【注释】①委质：向君主献礼，表示献身。②策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质，贰乃辟也。”杜预注：“名书于所臣之策。”孔颖达疏：“古之仕

者于所臣之人书己名于策，以明系属之也。”后用以指因仕宦而献身于朝廷之事。

【译文】那些愿意为国献身的忠臣，建功施惠，忠贞正直，捐躯殉国，身虽死在当代，美名却流传于千年后世；相反，那些用心险恶的臣子，权倾朝野，翻云覆雨，依仗权势为所欲为，如同社庙里的老鼠、城墙上的狐狸一样难以驱除，他们颠倒邪正是非，将忠臣流放，导致国家危亡。所有这些，也都一一记述其来龙去脉，用以显示为臣不易。

【原文】其立德立言^①。作训垂范。为纲为纪。经天纬地^②。金声玉振^③。腾实^④飞英。雅论^⑤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弘奖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遗。将以丕显皇极。至于母仪嫔则。懿后良妃。参徽猷于十乱^⑥。著深诫于辞辇^⑦。或倾城哲妇。亡国艳妻。候晨鸡以先鸣。待举烽而后笑者。时有所存。以备劝戒。爰自六经。迄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凡为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

【注释】①立德立言：立德：树立德业。立言，指著书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②经天纬地：《国语·周语下》：“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本指以天地为法度。后以“经天纬地”“经纬天地”谓经营天下，治理国政。③金声玉振：比喻声名昭著远扬。④腾实：谓功绩传扬。⑤雅论：犹高论，雅正之论。亦用为敬词。⑥参徽猷于十乱：《书·泰誓》：“予（周武王）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孔传：“我治理之臣虽少而心德同。”孔颖达疏：“《释诂》云：乱，治也。”十人，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一说指文王之后太姒，一说指武王之妻邑姜）。后因以“十乱”指上述十个辅佐周武王治国平乱的大臣。⑦著深诫于辞辇：辇，音碾。出自《汉书·外戚传下·孝成班婕妤》：“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

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后因以辞辇为称颂后妃之德的典实。

【译文】那些明君贤臣，树立德业，著书立说，创制训典，垂范后世；制定纲常，经营天下，治理国政。他们的声名昭著远扬，其功业流传后世。那些雅正的议论，智慧的谋略，精辟的言辞，垂范于后世的史实，都可以用来发扬光大圣贤教育，以增强天下太平的基业。因此，即使是很细小的良言善事，我们也不会遗漏，为的是发扬皇上治理天下的准则。那些有着贤淑女德的皇后嫔妃，像太姒以美好的修养被列入辅佐治国的十大贤能之臣，像班婕妤不和皇帝一同乘车游览，她们都是以后妃之德辅助君王的，或是诡计多端、祸国殃民的妇人，毁灭朝廷的美妻，她们有的如清晨母鸡先于公鸡啼鸣一样，有的像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各种人物时常都有出现，也都会加以记录，以劝诫后人。于是从六经开始至诸子百家的著作，时间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晋朝，全书编为五册，共计五十卷。目的在于寻求治国理政的要领，因此用《治要》作为书名。

【原文】但皇览^①遍略。随方类聚。名目互显。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今之所撰。异乎先作。总立新名。各全旧体。欲令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并弃彼春华。采兹秋实。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②。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庶弘兹九德^③。简而易从。观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业。开荡荡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并天地之贞观^④。日用日新之德。将金镜以长悬。

唐·秘书监巨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

【注释】①皇览：三国魏文帝时刘劭、王象、桓范、韦诞、缪袭等奉敕所

群书治要译注

撰，撰集经传，分门别类，共四十余部，约八百余万字。供皇帝阅读，故称为“皇览”。原书隋唐后已失传。据《魏略》著录，《皇览》分四十余部，每部有数十篇，共八百万余字。清人孙冯翼辑出佚文一卷，仅存冢墓记等八十余条，不及四千字，收入《问经堂丛书》。宋代王应麟《玉海》：“类事之书，始于皇览”，是中国类书的始祖。《皇览》以后，历代相继仿效，依据皇家藏书纂修巨型类书。体例对后世的《四部要略》《艺文类聚》《永乐大典》等类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②贻厥孙谋：《书·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孔传：“贻，遗也。言仁及后世。”后遂以“贻厥孙谋”谓为子孙的将来作好安排。③九德：古谓贤人所具备的九种优良品格。④贞观：谓以正道示人。贞，正，常。观，示。《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译文】三国魏时编辑的《皇览》一书，各方面的内容均有，名目重复，首尾混乱，文气梗塞，即使想寻根究底，也很困难。现在所编的《群书治要》，不同于《皇览》诸书。它汇集了群书精华的片段，并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书的体例，以便见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结果。并且像丢弃春天花朵只采摘秋天的果实一样，删除无关紧要的内容，辑录下经世治国的道理。一书之中，录选的内容，结构完整；一件事情，录选的内容，全面完整。用在当今，可以用它作为学习古人经验处理现今事情的一面镜子；流传将来，可以提供给子孙后代作为吸取经验教训的宝典。把其中的内容加以引申，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则，希望发扬光大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美德，简便而且容易照做。借鉴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可以不用急促就能够自然快速取得治国的成效，从而奠定王朝的基业，开创以道德仁义治国的大道，建立可以持久和广大的功业，如同天地一样恒久地守持正道而为人们观仰，让日用日新的美德，如同一面金镜，高高悬挂，光照后世。

唐·秘书监巨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

校正《群书治要》序

【原文】古昔圣主贤臣。所以孜孜讲求。莫非平治天下之道。皆以救弊于一时。成法^①于万世。外此岂有可观者哉。但世迁事变。时换势殊。不得不因物立则。视宜创制。是以论说之言日浩。撰著之文月繁。简朴常寡。浮诞渐胜。其纲之不能知。而况举其目乎。此书之作。盖其以此也。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后知政之所行。先寻教之所以设。而后得学之所归。自典。浩深奥。诂史。子辩博。诸系乎政术。存乎劝戒者。举而不遗。罢朝而不厌其淆乱。闭室而不烦其寻究。诚亦次经之书也。我朝承和^②。贞观^③之间。致重雍袭熙^④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则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尾公^⑤有见于斯。使世子命臣僚校正而上之木。又使余信敬序之。惟信敬弱而不敏。如宜固辞者而不敢者。抑亦有故也。《群书治要》五十卷。五十卷内缺三卷。神祖^⑥迁骏府得此书。惜其不全。命我远祖罗山补之。三卷内一卷今不传。今尾公此举。上之欲君民者执以致日新之美。下之欲臣君者奉以赞金镜之明。为天下国家冀升平之愈久。远心旷度。有不可胜言者也。信敬预事。亦知远祖所望。信敬是所以奉命不敢辞也。

天明七年(公元1787年)丁未四月

朝散大夫国子祭酒林信敬谨序

【注释】①成法：犹榜样。②承和：日本天皇仁明天皇的年号。仁

群书治要译注

明天皇(810年—850年3月21日),日本第五四代天皇。883年2月28日至850年3月21日在位。③贞观:贞观(859年4月15日—877年4月16日)是日本的年号,在天安之后、元庆之前。这时代的日本天皇是平安时代之清和天皇及阳成天皇。④重雍袭熙:雍、熙:和乐。指太平和乐的景象。⑤尾公:尾张德川家,是尾张地方的德川氏御连枝(德川家分家),德川御三家之一。单单被称为尾张家。尾张家的家祖是德川家康的九子德川义直,在江户时代治理尾张藩。⑥神祖:神祖是后世人对于德川家康的尊称。德川家康(1543年1月31日—1616年6月1日),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生于名古屋附近的冈崎,为冈崎城主松平广忠之子,原姓松平氏,小名竹千代,初名元信,后改名元康,最后改名家康,1566年奉敕改姓德川。

【译文】古时候贤明的国君和臣子们,勤勤恳恳努力追求的,无不是为了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用此大道来挽救时弊,为后世树立可供借鉴的法度,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供他人作为鉴镜的呢?但是时代在变迁,而且每个时代当时的形势也很悬殊,因此不得不按照当时人事物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相应的规矩和制度。论说的言语越来越多,撰写的文章越来越繁杂,而简明朴实之辞越来越少,虚狂不实之言越来越多,连文章的大纲主旨都不容易掌握到,更何况细目呢?汇集《群书治要》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首先让我们明了治国的大道,而后才能够明白政治上的举措;先让我们明白设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后才能明白学习的方向和归宿。从深奥的训诂、典谟到雄辩博大的史书、诸子百家著作中,把关于治理国家、劝诫君臣百姓的内容都一一选出,而没有遗漏。退朝回到家中读起此书不感到杂乱,关起门来独自一人探究不厌其烦,我的确觉得这本书仅次于经典的地位。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

前言

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领导人民、侍奉国君的人是不能够忽略这本书的。

尾公有鉴于此，就让他的儿子命令臣子们校对之后，把这本书刻在了木板上，又命我为该书作篇序言。只是我德能不足而且又不聪明，但本应坚决推辞却不敢推辞，也是有原因的。《群书治要》总共五十卷，里边缺少三卷。神祖（指德川家康）搬到骏府后得到这本书，可惜这本书残缺不全，遂命我的远祖罗山先生把它补起来，三卷中有一卷至今也没有传下来。现在尾公的这一举动，对上可以让领导者愈加贤明，对下可以让臣子们作为一面镜子使自己愈加明智，希望国家因此安定太平的时间能够长久，其远大的心量、广阔的胸怀，是言语所说不尽的。我信敬能够参与这件事情，我想也是我的祖宗所希望的吧，所以我接受使命而不敢推辞。

天明七年（公元1787年）丁未四月

朝散大夫国子祭酒林信敬谨序

刊《群书治要》考例

【原文】谨考国^①史。承和^②、贞观^③之际。经筵^④屡讲此书。距今殆^⑤千年。而宋明诸儒。无一言及者。则其亡失已久。宽永^⑥中。我敬公^⑦儒臣堀正意^⑧捡^⑨此书。题^⑩其首曰。正和^⑪年中。北条实时^⑫好居^⑬书籍。得请诸^⑭中秘^⑮。写^⑯以藏其金泽文库^⑰。及神祖^⑱统一^⑲之日。见之。喜其免兵燹^⑳。乃命范^㉑金^㉒。至台庙献之皇朝。其余颁宗戚亲臣。是今之活字铜版也。旧目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三卷不知亡何时。罗山先生^㉓补其二卷。其一卷不传。故不取也。但知金泽之旧藏。亦缺三本。近世活本^㉔亦难得。如其缮^㉕本。随写随误。势世以音讹。所处以训谬。间有不可读者。我孝昭二世子^㉖好学。及读此书。有志校刊。幸魏氏所引原书。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异本^㉗于四方。日与侍臣照对^㉘是正。业未成。不幸皆早逝。今世子深悼之。请继其志。勸^㉙诸臣相与卒其业。于是我公^㉚上自内库^㉛之藏。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请以比之。藉以对之。乃命臣人见泰^㉜、臣深田正纯、臣大冢长干、臣宇野久恒、臣角田明、臣野村昌武、臣冈田挺之、臣关嘉、臣中西卫、臣小河鼎、臣南宫龄、臣德民等。考异同。定疑似。臣等议曰。是非不疑者就正之。两可者共存。又与所引错综大异者。疑魏氏所见。其亦有异本欤。又有彼全备而此甚省者。盖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辞。亦足以观魏氏经国之器^㉝。规模^㉞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今逐次补之。则失魏氏之意。故不为也。不得原书者。则敢附臆

考。以待后贤。以是为例^③。雒校^④以上。

天明^⑤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尾张国校^⑥督学臣细井德民谨识

【注释】①国：指日本国。②承和：日本仁明天皇（810—850年）年号。时间从834年至848年。仁明天皇为日本第五十四代天皇。③贞观：日本清和天皇（850年—880年）年号。时间从859年至877年。清和天皇为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在位时政治比较清明，日本史称之为“贞观之治”。④经筵：古代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⑤殆：大概，几乎。⑥宽永：日本的年号之一，指的是元和之后、正保之前，由1624年到1643年的这段期间。这个时代的天皇是后水尾天皇、明正天皇、后光明天皇。江户幕府的将军是德川家光。⑦敬公：德川义直，德川家康第九子，尾张藩第一代藩主。“敬公”为其谥号。⑧堀正意（1585年—1642年）：号杏庵，日本江户时代尾张藩儒官，日本近代儒学开创者藤原惺窝的弟子。尾张藩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个藩，是江户幕府御三家之一。⑨捡：察看，检查。⑩题：书写。⑪正和：日本的年号之一。时间从1312年至1317年。这个时代在位的是花园天皇。⑫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1224年—1276年）。日本镰仓中期武将。住武藏国金泽，建“称名寺”。爱好学问，善收藏、书写、校刊，将收集书籍藏于寺内，后称“金泽文库”，使许多珍贵书籍得以传世。⑬居：积储。⑭诸：“之于”的合音字。⑮中秘：宫廷珍藏图书文物之所。⑯写：抄写。⑰金泽文库：日本北条实时为了珍藏日本与中国的书籍而建造的私人图书收藏机构。主要收藏中国宋元时期刊本和中国明代初期的刊本及同时代的手写本，以及与这一时期相一致的日本自己的“和刊本”与“和写本”。⑱神祖：德川家康（1543年—1616年），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⑲统一：德川家康终结了战国时代，统一了全日本。他建立的江户幕府其后统治日本达二百六十四年，史称“江户时代”。⑳兵燹：因战乱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㉑范：模子。此处用作动词，指用模子浇铸。㉒金：铜。㉓罗山先生：林罗山（1583年—1657年），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儒学家。本名信胜，又名道春，号罗山。日本近代儒学开创者藤原惺窝的著名弟子。

群书治要译注

为使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时代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尽了很大的努力。曾奉德川家光之命续补《群书治要》所缺三卷。其第七代后人林信敬，为天明版《群书治要》作序。②④活本：活字本。②⑤缮：工整地抄写。②⑥世子：中国周朝时称天子、诸侯的嫡子为“世子”，后泛指王侯的爵位的继承者，多由嫡、长充任。②⑦异本：不同的版本。②⑧照对：犹核对、对照。②⑨勛：勉励。③⑩我公：即林信敬序中所称的“尾公”，指当时的尾张藩藩主德川宗睦（1733年—1800年），尾张藩第九代藩主，谥号为“明公”。③①内库：皇宫的府库。③②人见黍：人名。③③经国之器：治理国家的人才。③④规模：指人物的才具气概。③⑤例：规则，准则。③⑥雠校：校勘。③⑦天明：日本光格天皇年号。时间从1771年到1840年。光格天皇为日本第一九代天皇。③⑧尾张国校：尾张国的学校。尾张国，即尾张藩，日本古代令制国之一，属东海道，又称尾州，其国领域大约为现在日本爱知县之西部，明治五年废藩置县后并入爱知县。

【译文】慎重考察我国史料，承和、贞观年间，御前屡次讲解此书，距离现在几乎有一千年了，而（中国）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提到的，可见此书（在中国）已经散失很久了。宽永年间，敬公（德川义直）的儒官堀正意翻看这部书，在书前面写道：“正和年间，北条实时喜欢收藏书籍，得以从宫廷藏书处请到此书，抄写后收藏到他所建的金泽文库中。等到神祖（德川家康）统一全国的时候，见到了金泽文库抄本，欢喜于这部书免遭战火，于是命令用铜版活字印刷，到台庙献给皇家，其余的颁赠给宗族亲属和亲近的大臣，这就是现在看到的活字铜版《群书治要》。（魏徵）原书目录为五十卷，现仅存四十七卷，其余三卷不知什么时候散失了。林罗山先生补了两卷，另一卷没有传下来，因此不予采用。”从这里可以知道金泽文库旧时所藏抄本也缺少三卷。近代以来，活字本也很难见到。至于手抄本，往往边写边出现错误，如“势”和“世”因为读音相同而出现抄写错误，“所”和“处”因为训诂的缘故而出现抄写错误，不时的有读不通的地方。我们（尾张国）的

孝、昭两位世子喜欢学习，读到此书，有志于校对、刊误。幸好魏徵所引用的典籍原著，现在存世的尚有十之七八，于是便广泛地从各个地方收集这些典籍的不同版本，天天和左右近臣对照校正。这件事还没有完成，不幸两位世子都先后英年早逝。当今世子为此而深深悲伤，请求继承他们的志业，勉励诸位臣子一起完成这件事。于是我们（尾张藩）藩主（德川宗睦）向上求取皇宫藏本，对外借来公卿大夫家中的藏本，加以比对，于是命令臣下人见柰、深田正纯、大冢长干、宇野久恒、角田明、野村昌武、冈田挺之、关嘉、中西卫、小河鼎、南宫龄、细井德民等，考证不一致的地方，确定似是而非之处。臣等讨论说：对是非确定无疑的地方就加以改正，两种都可以的就一起保留。尚有和所引用文献错杂、大为不同的，怀疑魏徵所见到的，恐怕也有不同的版本吧？又有通行本完备而《群书治要》中所引用的比较简省的情况，是因为魏徵的志向，只是注重于节录治国大要，不关心词句的修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魏徵乃是治理国家的大器，气魄宏大，取舍之间的用意，远远不是后代的儒家学者所能比得上的。现在如果一一补全，就会失去魏徵编撰本书的用意，所以不这样做。找不到（《群书治要》所引用的典籍）原作的，就附上我们自己的推断，以等待后贤纠正。以此作为通例，对此书进行校正并呈上。

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尾张国校督学臣细井德民谨识

群书治要 卷一 周易

【题解】《周易》是我国一部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关于“周”的解释，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而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亦有人依据《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认同《易经》乃周文王所著。

“周易”一词，最早记载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其少也”指敬仲年幼的时候，敬仲出生于公元前705年，可知在公元前8世纪初已有《周易》之名矣。

据说，伏羲时代的易学是《连山易》，首先以“艮卦”开始，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黄帝时代的易学是《归藏易》，首先以“坤卦”开始，象征“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意思是指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以大地为主，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但东汉的大儒郑玄则认为夏代的易学是《连山》，殷代的易学是《归藏》。当然，周代的易学便是《周易》了。《周易》首先以“乾卦”开始，乾象征天，天始创万物，故乾卦代表一种刚健进取的精神。

对于“易”的解释，有以下几种说法：

群书治要译注

一、《说文》：“易，蜥易、蝮蜓、守宫也。象形。”即“易”为蜥蜴之类，主取“变”之义。《说文》又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征阴阳。

二、《系辞传》说：“生生之谓易。”《温公易说》序言中说：“易者道也。”“易”即是“道”，即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随着时空变幻，恒常的道不会变化。

三、“易”也有变易、变化的意思。《周易程氏传》的序言中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

这几种说法都各有道理，并不矛盾，说明《周易》是一本教人顺从大道、适应变化之书。

《周易》的内容包括经、传两个部分。经分为《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一共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是由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八卦重叠演变而来的。每一卦由卦名、卦画、卦辞、爻辞组成。每个卦画都有六爻，爻又分为阳爻和阴爻。阳性称为“九”，用“—”表示，阴性称为“六”，用“--”表示。爻从下向上排列成六行，依次叫做初、二、三、四、五、上。六十四个卦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

传一共七种十篇，分别是：《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叫做“十翼”，意思是说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的。

最初经和传是分开的。东汉郑玄将《彖》和《象》分附到相关各卦下，魏王弼又将《文言》分附到乾、坤二卦下，南宋朱熹《周易本义》恢复郑玄以前的经、传分开的原始排序，明代官方刊行时再次采用郑玄和王弼的方法，只将《系辞》《说卦》《杂卦》和《序卦》四篇单列。

魏徵等人在编纂《群书治要》时，节录了《周易》的精华内容，主要着眼于修德。如节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君子以多识前往，以畜其德”“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无所容也”“君子进德修

业”等均说明德为人之本。实际上，《周易》六十四卦，均是教人进德修业，正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所云：“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中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意思是说，易学这类书是干什么的呢？一言以蔽之，都是通过探索推演大自然运行变化的客观规律，从而让人明白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变化的规律。而近代大德印光法师更是指出：“一部《易经》，无非示人趋吉避凶、战兢惕励、克念修持之道”。可见，《易经》的主旨，在于让人明了天道、修德防患、趋吉避凶。从《群书治要》整体的节选思路不难看出，魏徵等人将“德”视为治国最重要的因素。不仅君主主要以修德为本，臣子、民众也要以修德为本。国家以伦理道德教化民众，万民以修德进业为本，国家才能大治。

唐太宗读《易经》后，颇有收获。贞观八年，他引用《周易》的话向侍臣说：“言语者，君子之枢机。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从隋炀帝命令群众捉萤火虫给宫中照夜的故事中，太宗领悟到“万乘之主，出言不可有所乖失”的有益教训。事实上，《周易》这些理论，此后就成为魏徵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盛世政治主张的总纲领。

作为“群经之首”，《周易》的思想在中华典籍中随处可见。在《群书治要》其他各卷，也有多处引用《周易》的内容。《群书治要》节录的《周易》内容，堪称《周易》之精华，为领导干部和普通读者学习《周易》提供了方便，并能让人明了《周易》的要旨。

【作者介绍】对于《周易》的成书和作者，《汉书·艺文志》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此说最为汉儒接受。《周易乾凿度》有云：“垂皇策者羲，益卦德者文，成名者孔也。”“三圣”“三古”之说简而言之，即：上古时代，黄河现神兽“龙马”，背上布满神奇的图案，圣人伏羲将其临摹下来，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做“八卦”；中古时代，姬昌被纣囚禁于羑里，遂体察天道人伦阴阳消息之

理，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即“文王拘而演《周易》”，之后，文王的儿子周公又作爻辞；下古时代，孔子喜“易”，感叹礼崩乐坏，故撰写《易传》十篇。

明代著名的高僧蕅益大师在《周易禅解》里则认为：“六十四卦皆伏羲所画。夏经以艮居首，名曰连山。商经以坤居首，名曰归藏。各有繇（爻）辞以断吉凶。文王囚羑里时，系今彖辞，以乾坤二卦居首，名之曰《易》。周公被流言时，复系爻辞，孔子又为之传以辅翊之，故名《周易》。”

伏羲，伏羲氏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三皇”之一，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也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他又结绳为网，用来捕鸟打猎，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发明了瑟，创作了《驾辨》曲子。历史上留下了大量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

周文王（公元前1152年—公元前1056年）：即殷商西伯，又称周侯，周季历（周朝建立后，尊为王季）之子，姬姓，名昌。传在羑里（今河南境内）根据伏羲氏的研究成果继续演绎易经。

周公，姓姬名旦（约公元前1100年），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

孔子，名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古人云：“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

乾 卦 ䷀

【卦旨】乾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一卦。这个卦是同卦相叠（下乾上乾）。象征天，喻龙（有德才的君子），又象征纯粹的阳和健，表明兴盛强健。乾卦是根据万物变通的道理，以“元、亨、利、贞”为卦辞，来说明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勉励人要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努力向上。

【原文】乾^①：元、亨、利、贞^②。文言备也。

【注释】①乾：卦名。《周易》以卦为单位，全书共六十四卦。每卦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卦画、卦名、卦辞、爻辞。易卦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最小的单位是爻，基本单位是经卦，每卦由两个经卦，或者说由六爻组成。经卦有八个，即乾、坤、坎、离、巽、震、艮、兑。它们分别代表八种类别的自然物质，如乾代表天文之事，坤代表地理之事，卦象是比较单纯的。八个经卦互相重叠构成六十四卦。经卦两两相重就产生了具有内部关系的复合卦象。根据八个经卦所代表事物的物理属性，从而形成了相制相克、相和相应的一系列矛盾，用以象征性地概括表示自然、社会的种种现象。卦辞、爻辞，以及《彖》《象》，即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些矛盾进行解说，从而判定物象人事的凶吉。组成各卦的两个经卦，又依其位置称为上卦与下卦。上卦又称为外卦，下卦又称为内卦。这种位置区分与卦象、爻位联系起来，也是分析卦、爻意义的重要的结构关系。本卦是同卦相叠（乾下乾上）。六画都是阳爻，用以象天，喻龙，比喻有才德的君子。

群书治要译注

②元、亨、利、贞：《子夏易传》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乾禀纯阳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开通、和谐、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元、亨、利、贞”矣。《周易正义》：“元、亨、利、贞”者，是乾之四德也。《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种，使得其所，故谓之四德。言圣人亦当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长万物，物得生存而为“元”也。又当以嘉美之事，会合万物，令使开通而为“亨”也。又当以义协和万物，使物各得其理而为“利”也。又当以贞固干事，使物各得其正而为“贞”也。是以圣人法乾而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贞”。

【译文】乾卦象征着天：具有元始、通达、和谐有利、贞正坚固的德性（《文言》中有详细的说明）。

【原文】象曰^①：天行健^②，君子以自强不息^③。

【注释】①象曰：象有卦象和爻象，就是一个卦或者一个卦的某个爻的象。解卦，一般是把一个卦列出来，分析这个卦的象是什么、所表达的讖语是什么。所以说这个卦或者爻所说的，就是“象曰”。②天行健：《周易正义》：“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故云“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之象。《周易禅解》云：六十四卦大象传，皆是约观心释，所谓无有一事一物而不会归于即心自性也。本由法性不息，所以天行常健。③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正义》云：“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言“君子”者，谓君临上位，子爱下民，通天子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周易集解》：干宝曰：言君子通之于贤也。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周易禅

解》云：今法天行之健而自强不息，则以修合性矣。

【译文】《象传》说：天道广而无私、生养万物、运行不息，君子应该效法天道，努力自强，不停止地追求进步，永不止息地去努力。

【原文】九三^①：君子^②终日乾乾^③，夕惕若厉，无咎^④。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

【注释】①九三：《周易》每卦六爻，第三爻为阳爻者，称为“九三”。②君子：《周易正义》：以阳居三位，故称“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称“大人”；阳而得位，故称“君子”。③乾乾：自强不息貌。孔颖达疏：“言每恒终竟此日，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周易禅解》云：在下之上则地危。纯刚之德则望重。故必终日乾乾。④夕惕若厉，无咎：惕：小心谨慎的意思。厉，严谨而危正的德行。咎，灾祸和过失的意思。《周易正义》云：“夕惕犹若厉也”者，言虽至于夕，恒怀惕惧，犹如未夕之前，当若厉也。案：此卦九三所居之处，实有危厉。又《文言》云：“虽危无咎。”是实有危也。《周易禅解》云：虽至于夕，而犹惕若，所谓安而不忘危。危者，安其位者也。此如大舜摄政时，亦如王臣蹇蹇匪躬者乎。其静为泰为谦，其变为履，皆有乾乾惕厉之义焉。

【译文】乾卦的第三爻九三，象征着一个才德出众的君子，应当自强不息自立，勇猛精进，终日不懈，连到了夜晚，也要和白天一样警醒自己。假如能够朝夕戒惧，如临危境，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哪怕遇到危难，最终也会没有灾祸和过失。（这是说九三处在下卦的最高处，又在上卦之下，君子悟此卦象，如果纯粹只修习居下位之道，则居上位的德行就会废除，如果纯粹只修习居上位之道，则居下位的礼节就会荒废。因此终日不懈，连到了夜晚，也要和白天一样警醒自己。朝夕戒惧，如临危境，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原文】九五^①：飞龙在天，利见大人^②。不行不跃，而在乎天，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兴，德以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注释】①九五：《易》卦爻位名。九，谓阳爻；五，第五爻，指卦象自下而上的第五位。孔颖达疏：“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后因以“九五”指帝位。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②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周易正义》：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德备天下，为万物所瞻睹，故天下利见此居王位之大人。《周易禅解》：今之飞者，即昔之或跃或惕或见或潜者也。不如此，安所称大人哉。我为大人，则所见无非大人矣。此如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如一切圣王之御极者乎。其静为夬为比，其变为大有，皆有利见之义焉。

【译文】乾卦的第五爻，象征着飞在天空中的龙，天下人利于见到有君德又居君位的圣人。（不需要行走，也不需要跳跃，已经在天上飞了，所以称作飞龙。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于天位，则大人的道路就能得以亨通。圣位因至德而兴起，至德因圣位而彰显，以至德而处于圣位，为天下万物所瞻睹，不是很合宜吗。）

【原文】上九^①：亢龙有悔^②。

【注释】①上九：指乾卦的第六爻。上就是至高无上的意思。②亢龙有悔：亢：极，达到最高的境界。《周易集解》引王肃曰：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周易正义》：圣人至极，终始无亏，故《文言》云：“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知大圣之人，本无此悔。但九五天位，有大圣而

居者，亦有非大圣而居者，不能不有骄亢，故圣人设法以戒之也。

【译文】乾卦的第六爻上九，象征着处在极高点的龙，知进而而退，就会有悔闷的后果。

【原文】彖^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②。云行雨施，品物流形^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④，时乘六龙以御天^⑤。乾道变化，各正性命^⑥。大明乎终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也，升降无常，随时而用，处则乘潜龙，出则乘飞龙，故曰时乘六龙也。保合大和，乃利贞^⑦。不和而刚暴也。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⑧。万物所以宁，各以有君也。

【注释】①彖：音团，去声。指《彖传》，为《易传》中的一部分，是解释六十四卦卦辞的，为孔子所作。②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元，就是乾之元。乾是天，元是始，乾元即是天道之始。蓬勃盛大的乾元之气，是万物所赖以创始化生的动力资源，这种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动力资源是统贯于天道运行的整个过程之中的。乃统天：统，率领的意思，《周易正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者，此三句总释乾与元也。“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释之。“大哉乾元”者，阳气昊大，乾体广远，又以元大始生万物，故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释其“乾元”称“大”之义，以万象之物，皆资取“乾元”，而各得始生，不失其宜，所以称“大”也。“乃统天”者，以其至健而为物始，以此乃能统领于天，天是有形之物，以其至健，能总统有形，是“乾元”之德也。③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周易正义》：“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二句释“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德，使云气流行，雨泽施布，故品类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蔽，是其“亨”也。④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周易正义》：“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者，此二句总结乾卦之德也。以乾之为德，大明晓乎万物终始之道，始则潜伏，终则飞跃，可潜则潜，可飞则飞，是明达乎始终之道，故六爻之位，依时而成。若其不明终始之道，应潜而飞，应飞

群书治要译注

而潜，应生而杀，应杀而生，六位不以时而成也。⑤时乘六龙，以御天：《周易正义》：“时乘六龙，以御天”者，此二句申明“乾元”“乃统天”之义，言乾之为德，以依时乘驾六爻之阳气，以控御于天体。六龙，即六位之龙也。以所居上下言之，谓之六位也；阳气升降，谓之六龙也。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正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者，此二句更申明乾元资始之义。道体无形，自然使物开通，谓之“道”。言乾卦之德，自然通物，故云“乾道”也。“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谓之变也。“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谓之化。言乾之为道，使物渐变者，使物卒化者，各能正定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⑦保合大和，乃利贞：大和，亦称太和，均衡和合适的状态。《周易正义》：此二句释“利贞”也。纯阳刚暴，若无和顺，则物不得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会大利之道，乃能利贞于万物，言万物得利而贞正也。⑧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庶物，众物、万物。《周易正义》：此二句论圣人上法乾德，生养万物，言圣人为君在众物之上，最尊高于物，以头首出于众物之上，各置君长以领万国，故万国皆得宁也。人君位实尊高，故于此云首出于庶物者也。

【译文】《象传》说：伟大的乾元啊！万物资之于它而生发，它是天地万物的统率。云彩运行后，雨水普施大地，万事万物都不断变化出各种形状。彻底明了万事万物的终始之道，就会明白六位无一不是应时而成，不论开始和结束，都要依靠六爻的时势，这就是天的运行之道。明白这一道理后，就要驾驭乾之道，推行于人事。乾道逐渐变化，从渐变到质变，万物都开始走向成熟，各自有各自的性命、各自有各自的价值、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各得其正（意思是说圣人彻底明了宇宙万物周而复始的变化真相，无非是一理以贯之，然后按照万物的不同，因缘时节而成就万事万物。升降无常变化，只是随着万事万物的因缘变化而妙用。潜伏的时候就乘潜龙，出来的时候则乘飞龙，所以称“时乘六龙”）。万事万物如果能够保持它的太和之气不断地运行，永远融洽无偏，就能实现

最终的和谐贞正(如果没有和顺,纯阳刚暴,那么万物就会失去其利,不得其正)。圣人从普通的百姓中首先显现出来,而不自为天下人之首,让天下万国各得其所,各安其事,这样(依乾道而行)万国自然和谐相安,无侵无争,都得到了安宁(万物都能得到安宁,在于各自有贤德的人来担任领导之位。圣人效法乾德,生养万物,作为万物之尊,分别任命贤德之君引领万国,所以万国皆得安宁也)!

【原文】文言^①曰:元者善之长也^②,亨者嘉之会也^③,利者义之和也^④,贞者事之干也^⑤。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⑥。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⑦。

【注释】①《文言》:《文言》是《易传》中专门用以解说乾、坤两卦的。解乾卦的卦辞与爻辞部分通称《乾文言》,解坤卦的卦辞与爻辞部分通称《坤文言》,相传为孔子所作。②“元”者,善之长也:《周易正义》:庄氏云:“元者善之长”者,谓天之体性,生养万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为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长”也。③“亨”者,嘉之会也:《周易正义》:“亨者嘉之会”者,嘉,美也。言天能通畅万物,使物嘉美之会聚,故云“嘉之会”也。④“利”者,义之和也:《周易正义》:“利者义之和”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⑤“贞”者,事之干也:《周易正义》“贞者事之干”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气,成就万物,使物皆得干济。”⑥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周易正义》:“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者,自此已下,明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仁则善也,谓行仁德,法天之“元”德也。“嘉会足以合礼”者,言君子能使万物嘉美集会,足以配合于礼,谓法天之“亨”也。“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贞固足以干事”者,言君子能坚固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此法天之“贞”也。施于王事言之,元则仁也,亨则礼也,利则义也,贞则信也。《周易禅解》:此一节能修德也。⑦君子

群书治要译注

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周易正义》：以君子之人，当行此四种之德。是以文王作《易》，称“元亨利贞”之德，欲使君子法之。但行此“四德”，则与天同功，非圣人不可。唯云“君子”者，但易之为道，广为垂法，若局限圣人，恐不逮余下。故总云“君子”，使诸侯公卿之等，悉皆行之。但圣人行此“四德”，能尽其极也。君子行此“四德”，各量力而为，多少各有其分。《周易禅解》：此一节结显以修合性也。非君子之妙修，何能显乾健之本性哉。

【译文】《文言传》说：元始，是众善的初发；通达，是美好的会聚；有利，是事物的和谐；正固，是办事的根本。君子体察仁道，处处行仁，就足以领导众人，寻求美好的事物就会处处合乎礼，施利于他物就会处处合乎众义，坚守正道就可以办好事情。君子就是能够施行此四种德行的人，所以说：“乾卦，象征元始、通达、和谐有利、贞正坚固。”

【原文】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①，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②。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③。居下体之上，在上体之下，明夫终敝，故不骄也。知夫至至，故不忧也。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④，惕。怵惕之谓也。

【注释】^①子曰至所以进德也：《周易正义》：“子曰：君子进德修业”者，德谓德行，业谓功业。九三所以“终日乾乾”者，欲进益道德，修营功业，故“终日乾乾”匪懈也。“进德”则“知至”，将进也；“修业”则“知终”，存义也。“忠信所以进德”者，复解进德之事，推忠于人，以信待物，人则亲而尊之，其德日进，是“进德”也。《周易禅解》：忠信是存心之要，而正所以进德。^②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正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周易禅解》：修辞立诚，是进修之功，而正所以居业。此合外内之道也。

③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周易正义》：“是故居上位而不骄”者，谓居下体之上位而不骄也，以其“知终”，故不敢怀骄慢。“在下位而不忧”者，处上卦之下，故称“下位”，以其知事将至，务几欲进，故不可忧也。《周易禅解》：止观双行，定慧具足，则能上合诸佛慈力而不骄，下合众生悲仰而不忧矣。④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周易正义》：惕，怵惕之谓也。处事之极，失时则废，懈怠则旷，故“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孔颖达疏：“处事之极，失时则废”者，谓三在下卦之上体，是处事之极至也。至失时不进，则几务废阙，所以“乾乾”须进也。“懈怠则旷”者，既处事极，极则终也，当保守已终之业，若懈怠骄逸，则功业空旷，所以“乾乾”也。“失时则废”，解“知至”也。“懈怠则旷”，解“知终”也。

【译文】君子应当自强自立，勇猛精进，终日不懈，连到了夜晚，也要和白天一样警醒自己。假如能够朝夕戒惧，如临危境，不敢稍懈，哪怕遇到危难，最终也不会有灾祸和过失。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孔子说：这是君子修德立业的根本道理啊。推忠于人，以信待物，德行就能够得到提升。修理文教，内心诚实，就是立业的根基。处在上位的时候不敢心怀骄慢，处在下位的时候心也不会忧闷（九三爻处在下卦之最上，在上卦之下，比喻君子处于人臣之极，已经明显地显示出君主的美德，因此而更加努力地增进自己的道德和修养，他明白万事万物都会有终点和衰败，所以不会骄慢；知道事物圆满的结局即将到来，所以不会忧闷）。能够终日自强不息，随时警惕谨行，即使面临危机，也就不会有什么过失和患难了（惕，戒惧、惊惧的意思）。

【原文】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①。

【注释】①“同声相应”至“圣人作而万物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指

群书治要译注

同类的事物相互感应。《周易正义》：因大人与众物感应，故广陈众物相感应，以明圣人之作而万物瞻睹以结之也。“同声相应”者，若弹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是也。“同气相求”者，若天欲雨而柱础润是也。此二者声气相感也。“水流湿，火就燥”者，此二者以形象相感。水流于地，先就湿处；火焚其薪，先就燥处。此同气水火，皆无识而相感，先明自然之物，故发初言之也。“云从龙，风从虎”者，龙是水畜，云是水气。故龙吟则景云出，是“云从龙”也。虎是威猛之兽，风是震动之气，此亦是同类相感。故虎啸则谷风生，是“风从虎”也。此二句明有识之物感无识，故以次言之，渐就有识而言也。“圣人作而万物睹”者，此二句正释“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义。“圣人作”则“飞龙在天”也，“万物睹”则“利见大人”也。陈上数事之名，本明于此，是有识感有识也。此亦同类相感，圣人有生养之德，万物有生养之情，故相感应也。《周易禅解》：此明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初非有意有造作也。

【译文】乾卦第五爻，象征飞在天空中的龙，可以见到有君德又居于君位的圣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说：这是比喻同样的声音能够产生共鸣，同样的气味会相互融合，水总是流到湿地上，火总是先烧干燥处，龙吟然后景云就会腾升，虎啸之处就会有谷风相随，圣人兴起，万民都来仰望他、亲近他，接受他的引导和教化。

【原文】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①，下无阴也。贤人在下位而无辅^②，贤人虽在下而当位，不为之助。是以动而有悔也^③。

【注释】①子曰至高而无民：《周易正义》：“子曰贵而无位”者，以上九非位而上九居之，是无位也。“高而无民”者，六爻皆无阴，是无民也。《周易集解》引荀爽曰：在上，故“贵”；失正，故“无位”。何妥曰：既不处九五帝王之位，故“无民”也。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非王位，则民不隶属也。②贤人

在下位而无辅：贤人，指下卦的九三。此以三、上两阳不应，喻上九不得“贤人辅助”。③是以动而有悔也：《周易正义》：处上卦之极而不当位，故尽陈其阙也。独立而动，物莫之与矣。《周易禅解》：天下极重难反之局，止在圣人一反掌间。

【译文】乾卦第六爻，象征着处在极高点的龙，就会有悔闷的后果。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比喻某种人尊贵失正而没有实位，居高而无民（指乾卦第六爻下无阴爻，五个爻都是阳爻，代表没有人民，没有人辅助），贤明的人处在下位而没有人辅助他（贤明的人虽然处在下位，也不去辅助他），这种人一旦轻举妄动，就会有悔闷的后果。

【原文】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以君德而处下体，资纳于物者也。宽以居之，仁以行之^①。

【注释】①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周易正义》：“君子学以聚之”者，九二从微而进，未在君位，故且习学以畜其德。“问以辨之”者，学有未了，更详问其事，以辨决于疑也。“宽以居之”者，当用宽裕之道，居处其位也。“仁以行之”者，以仁恩之心，行之被物。《周易禅解》：学问是闻慧，宽居是思慧，仁行是修慧。从三慧而入圆住，开佛知见，即名为佛。故云君德。

【译文】君子通过学习来蓄养其德行，学习后还有不明白的，就详细地询问考究来明辨决疑（有君主的美德而处在下位，是因为有所依靠和接受它物的帮助），以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人，以仁爱之心来行事接物。

【原文】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①，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②。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③？

【注释】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合是符合、相通的意思。这四句通过比拟来赞扬“大人”。《周易正义》：此论大人之德，无所不合，广言所合之事。“与天地合其德”者，庄氏云：“谓覆载也。”“与日月合其明”者，谓照临也。“与四时合其序”者，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类也。“与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祸淫也。②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正义》：“先天而天弗违”者，若在天时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违，是天合大人也。“后天而奉天时”者，若在天时之后行事，能奉顺上天，是大人合天也。③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正义》：“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者，夫子以天且不违，遂明大人之德，言尊而远者尚不违，况小而近者可有违乎？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译文】九五爻辞所说的“大人”，圣明德备，他的道德和天地一样覆载万物，他的圣明如同日月一样普照万物，他施理政事像四时一样井然有序，他示人的吉凶祸福如同鬼神一样奥妙无穷。他若在天时之前行事，天不违背他，若在天时之后行事，也能奉顺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都不会违背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原文】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①

【注释】①“亢”之为言也，至其唯圣人乎：《周易正义》：此明上九之义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者，言此上九所以亢极有悔者，正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备知，虽居上位，不至于“亢”也。此设诫辞。庄氏云：“进退据心，存亡据身，得丧据位。”“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者，言唯圣人乃能“知进退存亡”也。何不云得丧者？得丧轻于存亡，举重略轻也。“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者，圣人非但只知进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道，其唯圣人乎！此经再称“其唯圣人乎”者，上称“圣人”为“知进退存亡”发文，

下称“其唯圣人乎”者，为“不失其正”发文，言“圣人”非但“知进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故再发“圣人”之文也。《周易禅解》：惟圣人能知进退存亡。

【译文】上九爻辞所说的“亢”，是讲某种人只知道进取而不懂得引退，只知道现在的存在而不懂得现在的存在必将衰亡，只知道获得利益而不明白有所得必有所失。只有圣人才能深知进取与引退、生存和灭亡的道理，行为不偏失正道。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如此吧！

坤 卦 ䷁

【卦旨】坤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二卦。这个卦是同卦相叠（下坤上坤），阴性。象征地（与乾卦相反），顺从天。坤卦表明地道生育抚养万物，而又依天顺时，性情温顺。坤卦紧随在乾卦之后，体现了天地尊卑、阴阳和合的思想。依随“乾”，才能把握正确方向，遵循正道，获取吉利。

【原文】象曰：地势坤^①，君子以厚德载物^②。

【注释】①地势坤：《周易集解》：王弼曰：地形不顺，其势顺。宋衷曰：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势言其性也。②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正义》：君子用此地之厚德容载万物。言“君子”者，亦包公卿诸侯之等，但“厚德载物”，随分多少，非如至圣载物之极也。

【译文】《象传》说：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这是坤卦的象征。君子应效法坤卦的精神，深厚自己的德行来容载天下万物。

【原文】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①。

【注释】①“至哉坤元”至“品物咸亨”：《周易正义》：“至哉坤元”者，

叹美坤德，故云“至哉”。“至”谓至极也，言地能生养至极，与天同也。但天亦至极，包笼于地，非但至极，又大于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万物资生”者，言万物资地而生。初稟其气谓之始，成形谓之生。“乾”本气初，故云“资始”；“坤”据成形，故云“资生”。“乃顺承天”者，“乾”是刚健能统领于天，“坤”是阴柔以和顺承平于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者，以其广厚，故能载物，有此生长之德，合会无疆。凡言“无疆”者，其有二义，一是广博无疆，二是长久无疆也。自此已上，论“坤元”之气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者，包含以厚，光着盛大，故品类之物，皆得亨通。但“坤”比“元”，即不得大名，若比众物，其实大也，故曰“含弘光大”者也。此二句释“亨”也。

【译文】《象传》说：美德至极的坤元啊，她配合上天开创万物，万物依靠她而得以资生，她柔顺地承接天道。坤德纯厚而能够普载万物，德性包容万有而广无边界。她含育一切并使其光大，万物亨通畅达，普遍受到她的滋养。

【原文】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①。

【注释】①坤至柔而动也刚至承天而时行：《周易正义》：“坤至柔而动也刚”者，六爻皆阴，是至柔也。“至静而德方”者，地体不动，是至静。生物不邪，是德能方正。“含万物而化光”者，自明象辞含弘光大，言含养万物而德化光大也。“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者，言“坤”道柔顺，承奉于天，以量时而行，即不敢为物之先，恒相时而动。

【译文】《文言》说：坤卦六爻皆阴，至柔，但在变动时却也显示出无比刚。地体不动，极为安静，但生物不邪，德能方正，含养万物而德化光大。坤道至柔，承载于天而依照四时运行得当。

【原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①。

【注释】^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庆，指留给子孙后辈的德泽。余殃，留下祸害、后患。《周易正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欲明初六其恶有渐，故先明其所行善恶事，由久而积渐，故致后之吉凶。

【译文】修积善行的家族，必定能够积累许多庆祥（能够庇佑子孙）；累积恶行的家族，必定会留下许多祸殃（必将贻害子孙）。

【原文】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①。

【注释】^①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周易正义》：“君子敬以直内”者，言君子用敬以直内。“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理。“义以方外”者，用此义事，以方正外物。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万物，皆得所宜，各以方正。“敬义立而德不孤”者，身有敬义，以接于人，则人亦敬，义以应之，是德不孤也。

【译文】君子恭敬一切，以使内心正直；行为处处循礼，以此方正外物。能够做到恭敬一切、处处循礼（人们就会恭敬于他，以义应之），就能够使美德广布，得到众人的回应。

屯 卦 ䷂

【卦旨】屯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卦。这个卦是异卦相叠（下震上坎）。震为雷，喻动；坎为雨，喻险。雷雨交加，险象丛生，环境恶劣。“屯”原指植物萌生大地，象征万物初生之时，充满艰难险阻，然而顺时应运，一定会欣欣向荣。屯卦的意义在于说明初创之难，事物初创之时，应坚定意志，才能大有可为。

【原文】象曰：云雷^①屯^②，君子以经纶^③。君子经纶之时。

【注释】①云雷：释屯卦上坎为云、下震为雷之象。案：云在雷上，将雨未成，故坎震为屯。若水在雷下，则雨已降，故震坎为解。两卦象、义均相反。②屯：音淳。《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屯卦，《周易》中即乾坤二卦后的第三卦，是由八卦中的坎震二卦组合而成。内卦为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其德为能为动，其象为雷。外卦为坎，一阳陷于二阴之间，故其德为陷为险，其象为云为雨为水。震雷动能鼓动发育万物，坎水可滋养润化万物。春雷萌动，万物始生。万物初生，屯然而难。内欲动而险在外，此卦意在突出事物初生时的艰难之象，然而顺应时运突破艰难的必欣欣向荣，故取名为“屯”。③君子以经纶：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和编丝成绳，统称经纶，引申为筹画治理国家大事。《周易正义》：“经”谓经纬，“纶”谓纲纶。言君子法此屯象有为之时，以经纶天下，约束于物。”

【译文】《象传》说：乌云和雷声交动，象征着“初生”，君子在时局创建之初努力筹画经略天下大事。（屯卦之时正是君子努力筹画经略天下大事的时候。）

【原文】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①。屯体不宁。故利建诸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时也。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也。处造始之时。所宜之善。莫善于建侯。

【注释】①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草，草创；昧，冥昧。天造草昧，比喻事物初生的状态。建侯：封立诸侯，封侯建国。立功封侯。不宁：不可安宁无事。《周易正义》：草谓草创，昧谓冥昧。言天造万物于草创之始，如在冥昧之时也。于此草昧之时，王者当法此屯卦，宜建立诸侯以抚恤万方之物，而不得安居于事。

【译文】《象传》说：万物草创、冥昧之时，王者应该封立诸侯来治理天下，但不可认为封立诸侯后就没有事情了，思想上还要忧勤戒慎，不遑宁处。（屯卦象征着不定和变化，所以有利于封立诸侯来管理天下。屯卦，是天地初生的时候，是万物产生的开始，是起于天地未形成时的混沌状态，所以叫“草昧”。在万物初生之时，最适合做的事情莫过于封立诸侯了。）

蒙 卦 ䷃

【卦旨】蒙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四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艮相叠。艮是山的形象，喻止；坎是水的形象，喻险。卦形为山下有险，仍不停止前进，是为蒙昧，故称蒙卦。蒙卦强调的是如何启蒙、如何教育的问题。古人说，屯卦取建侯之义，“作之君”；蒙卦取求我之义，“作之师”。蒙卦的一些思想，成为我国古代儿童教育思想和教育原则的重要源头。《大象传》从“山下有泉”引出“果行育德”的意义，说明启发蒙稚需要坚定的毅力和长久的过程。

【原文】象曰。山下出泉，蒙^①。君子以果行育德^②。

【注释】①山下出泉，蒙：释《蒙》卦上艮为山、下坎为水之象。泉水流出山必渐汇成江河，正如“蒙稚”渐启。《周易正义》：山下出泉，未有所适之处，是险而止，故蒙昧之象也。②君子以果行育德：《周易正义》：“果行”者，初筮之义也。“育德”者，养正之功也。孔颖达疏：君子当发此蒙道，以果决其行，告示蒙者，则“初筮之义”。“育德”谓隐默怀藏，不自彰显，以育养其德。“果行”“育德”者，自相违错。若童蒙来问则果行也，寻常处众则育德，是不相须也。

【译文】《象传》说：高山下流出泉水，象征着“蒙稚”渐启。君子效法蒙卦的精神，行动时如水之必行，果决不疑，修德时隐默怀藏，不自彰显。

【原文】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①。我，谓非童蒙者。暗者求明者，明者不吝暗，故蒙之为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来求我，志应故也。蒙以养正，圣功也^②。

【注释】^①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周易正义》：“我”谓非“童蒙”者也。非“童蒙”者，即阳也。凡不识者求问识者，识者不求所告；暗者求明，明者不谥于暗。故蒙之为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来求我，志应故也。《周易禅解》：虽有善教，必待童蒙求我者。彼有感通之志然后可应，如水清方可印月也。^②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正义》：“蒙以养正，圣功也”者，能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乃成至圣之功。《周易集解》：干宝曰：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岁。言天后成王之年，将以养公正之道，而成三圣之功。《周易禅解》：及其蒙时，即以正道养之，此圣人教化之功，令彼亦得成圣者也。

【译文】《象传》说：并不是我有求于幼童来启发蒙稚，而是幼童需要启蒙而有求于我，这样双方的志向就能够相应（我，指明白大道的圣人，不是童蒙者。暗者向明者求教，明者不向暗者谘询，象征“蒙”的含义，并不是我有求于幼童来启发蒙稚，而是幼童需要启蒙而求问于我，问者有感通的心意，然后才可以与之相应）。童蒙的时候就能够培养其纯正无邪的品质，这就是至圣之功了。

师 卦 ䷆

【卦旨】师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七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坤相叠。“师”指军队。坎为水、为险，坤为地、为顺，喻寓兵于农。师卦，阐释由争讼终于演变成战争的用兵原则。战争是凶恶的工具，关系着人民的生命、国家的存亡，所以用兵必须慎重。军队必须是正义之师，统帅必须中庸、公正，老成持重，不可好战喜功。战争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援，才能战无不胜。这是师卦的主要精神。卦辞强调两大原则：一、用兵的前提在于“正”；二、出师的关键在于任用将领，用“贤人”才能吉，小人勿用。初六强调律法的重要性，上六强调不可任用小人。

【原文】师：象曰：地中有水，师^①。君子以容民畜众^②。

【注释】①地中有水，师：释师卦上坤为地、下坎为水之象。②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容纳畜养民众。《周易正义》：“君子以容民畜众”者，言君子法此师卦，容纳其民，畜养其众。若为人除害，使众得宁，此则“容民畜众”也。又为师之，主虽尚威严，当赦其小过，不可纯用威猛于军师之中，亦是容民畜众之义。《周易禅解》：地中有水，水载地也。君子之德犹如水，故能容阴民而畜众。容民即所以畜众，未有戕民以养兵者也。为君将者奈何弗深思哉。

【译文】《象传》说：地中有水，水聚集在地中，象征着“兵众”。君子观察此卦象，因此包容、保护其民众，积聚其民众。

【原文】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①。为师之始。齐师者也。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师出不以律。否臧皆凶也。

【注释】^①师出以律，否臧凶：否，音匹。《周易正义》：“初六师出以律”者，律，法也。初六为师之始，是整齐师众者也。既齐整师众，使师出之时，当须以其法制整齐之，故云“师出以律”也。“否臧凶”者，若其失律行师，无问否之与臧，皆为凶也。“否”谓破败，“臧”谓有功。然“否”为破败，即是凶也。何须更云“否臧凶”者，本意所明，虽臧亦凶。《周易集解》：凡首率师出必以律，若不以律，虽臧亦凶，故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周易禅解》：大司马九伐之法名之为律。师出苟不以律，纵令徼幸成功，然其利近，其祸远，其获小，其丧大，故凶。孟子所谓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也。

【译文】初六：兵众出发要依照律法，如果不依照律法和号令行事，即使胜了也会有凶险。（建立军队，一开始就要整顿军纪。士兵如果违反了军纪，就算侥幸立了大功，也是军法所不容的，所以军队出征不依照律法，即使胜利了也是很危险的。）

【原文】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②。处师之极。师之终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开国承家。以宁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

【注释】^②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三句说明师卦之终，时当班师告捷，有开国承家之赏，不可任用小人。《周易正义》：“大君有命”者，上六处师之极，是师之终竟也。“大君”谓天子也。言天子爵命此上六，若其功大，使之开国为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为卿大夫。“小人勿用”者，言开国承家，须用君子，勿用小人也。《周易禅解》：方师之始，即以失律凶为诫矣。今师终定功，又诫小人勿用。夫小人必徼幸以取功者耳。苏氏云：圣人用师，其始不求苟胜，故其终可以正功。

【译文】上六：天子颁布命令，封赏功臣为诸侯、为大夫，小人不能够启用。（上六处在师卦的终极，是师卦的终竟。天子对功臣的封爵，不能离开了他们的实际功劳，根据功劳大小封赏他们，功劳大的封为诸侯，功劳小的封为卿大夫，为的是使国家安定。小人不能任用，这不符合治国平天下的正道。）

【原文】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①。

【注释】^①大君有命至必乱邦也：正，评定。《周易正义》：“大君有命，以正功也”者，正此上六之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者，若用小人，必乱邦国，故不得用小人也。

【译文】《象传》说：“天子颁布命令”，是为了评定功绩，进行封赏；“小人不可任用”，是说明用小人必将危乱国家。

比卦 ䷇

【卦旨】比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八卦。这个卦是异卦相叠（下坤上坎）。坤为地，坎为水。水附大地，地纳河海，相互依赖，亲密无间。此卦与师卦完全相反，互为综卦。比卦强调的是上下之间、君臣之间应该亲密相依，相亲相辅，宽宏无私，精诚团结。

【原文】象曰：地上有水，比^①。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②。万国以比建，诸侯以比亲。

【注释】①地上有水，比：比，读去声。释比卦上坎为水、下坤为地之象。
②建万国，亲诸侯：说明“先王”效法“比”卦卦象，建国封侯以相亲比。《周易正义》：“建万国亲诸侯”，非诸侯以下之所为，故特云“先王”也。“建万国”，谓割土而封建之。“亲诸侯”，谓爵赏恩泽而亲友之。万国据其境域，故曰“建”也。“诸侯”谓其君身，故云“亲”也。地上有水，犹域中有万国，使之各相亲比，犹地上有水，流通相润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周易禅解》：建万国亲诸侯，即所谓开国承家者也。

【译文】《象传》说：地上有水（水和地亲密无间），这是比卦的象征。先王效法比卦的精神而封建万国、亲近诸侯（割土封国要效法比卦的精神来分封建立，爵赏诸侯要依据比卦的精神来亲密和谐）。

履 卦☰

【卦旨】履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十卦。《说文》云：“履，足所依也。”也就是说，履是实践、行动的意思。履卦的上卦是乾，是刚健之君，而下卦是泽，是恩泽的意思。履卦也就是指这种行为一定要有礼，更要有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刚健。意在启迪领导者自身要循礼，更要教导民众循礼。

【原文】象曰：上天下泽，履^①。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②。

【注释】①上天下泽，履：释履卦兑下乾上之卦象。②辩上下，定民志：辩，通“辨”。定，规定端正的意思。《周易正义》：天尊在上，泽卑处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

【译文】《象传》说：天下有泽（上是天，下是泽，这是上下的正常状态，人的行为也应当如此），象征循礼。君子观察履卦的卦象，要辨清上下的位分，以安定百姓的心志。

泰卦 ䷊

【卦旨】泰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十一卦。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坤相叠。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天地二气相交，万物因而发育成长，顺遂和畅，表通泰的意思。由天之道而察民，道理也是一样的，君是阳，臣是阴，君子是阳，小人是阴。如同阴阳二气可以交感一样，君臣之间也可以推诚而志通。君子居内，小人居外，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泰卦同时也说明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哲理。

【原文】象曰：天地交^①，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②，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③。上下大通，则物失其节，故财成而辅相，以左右民也。

【注释】①天地交：释泰卦下乾为天、上坤为地之象。天是最大的阳，地是最大的阴。“天地交”是说阴阳二气交通往来，双向互动，由此而促使万物生长发育，调适畅达，永葆蓬勃的生机，这是宇宙自然所遵循的普遍规律，称之为“天地之道”“天地之宜”。②后以财成天地之道：《周易正义》：“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者，由物皆通泰，则上下失节。后，君也。于此之时，君当翦财，成就天地之道。“天地之道”者，谓四时也，冬寒、夏暑、春生、秋杀之道。若气相交通，则物失其节。物失其节，则冬温、夏寒、秋生、春杀。君当财节成就，使寒暑得其常，生杀依其节，此天地自然之气，故云“天地之道”也。《周易本义》：“财裁同”，犹言裁节调理。③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左右，即佐佑，犹言保佑。《周易正义》：“以左右民”者，左右，助也，以助养其人也。“天地之宜”

者，谓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

【译文】《象传》说：天地互相交合，象征顺畅通达，君主应在此时体会天地交泰的道理，制定裁节调理的施政方法，以成就天地交合之道，促成天地化生万物之机宜，护佑天下黎民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当天地上下通泰之时，万物之化生将失去节制，因此君主要制定裁节调理的施政策略，此时要通过裁节调理以辅助天地交合之宜，来护佑百姓。）

【原文】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①，上下交而其志同也^②。内君子而外小人^③，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④。

【注释】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此据卦象，说明天地阴阳交合、万物生养畅通之理。②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正义》：“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上谓君也，下谓臣也，君臣交好，故志意和同。③内君子而外小人：内、外指内卦和外卦，君子指三阳爻，小人指三阴爻。《周易集解》：崔颢曰：此明人事也。阳为君子，在内，健于行事。阴为小人，在外，顺以听命。④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周易禅解》：君子道长，则六爻皆有君子之道。小人道消，则六爻皆有保泰防否之功也。

【译文】《象传》说：天地阴阳交合，万物生养之道就通畅无阻；君臣上下交心感应，人们的思想意识就会协同起来。此时，君子在内（健于行事），小人在外（顺以听命），君子之道就能渐长，小人之道就会渐消。

否卦 ䷋

【卦旨】否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十二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坤上乾相叠。坤为地，为阴；乾为天，为阳。否卦阐释上下不交、阴阳不合，事物处于由安泰到混乱、由通畅到闭塞的黑暗时期，君子应当努力修习德行，防患于未然。当小人势力显露衰败迹象时，也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谨慎。更应当特别防范小人穷凶恶极的反击。否极必然泰来，黑暗不会长久，君子应当坚定信心，不可动摇。

【原文】象曰：天地不交，否^①。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②。

【注释】①天地不交，否：否，音匹。此释上乾为天、下坤为地之象。《周易集解》：宋衷曰：天地不交，犹君臣不接。天气上升，而不下降；地气沉下，又不上升。二气特隔，故云“否”也。②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俭德，俭约的品德。《周易正义》：“君子以俭德避难”者，言君子于此否塞之时，以节俭为德，避其危难，不可荣华其身，以居禄位。此若据诸侯公卿言之，避其群小之难，不可重受官赏；若据王者言之，谓节俭为德，避其阴阳已运之难，不可重自荣华而骄逸也。

【译文】《象传》说：否卦的卦象为坤（地）下乾（天）上，为天在地上之表象。天在极高处，地在极低处，天地阴阳之间因此不能够互相交合，所以时世闭塞不通。这个时候君子必须隐藏、俭约，有德而不

显，这样才能避开危险与灾难，不可以谋取高官厚利、享受荣华富贵。

【原文】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①。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②，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③。

【注释】①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周易正义》：“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者，与泰卦反也。泰卦云“上下交而其志同”，此应云“上下不交则其志不同”也。非但其志不同，上下乖隔，则邦国灭亡，故变云“天下无邦”也。《周易集解》：何妥曰：此明人事否也。泰中言志同，否中云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离散，而乱邦国。崔颢曰：君臣乖阻，取乱之道，故言“无邦”。②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周易集解》：崔颢曰：阴、柔，谓坤。阳、刚，谓乾也。③内小人而外君子至君子道消也：《周易集解》：崔颢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之义也。

【译文】《彖传》说：天地之气互不交感，万物就会堵塞不通；君臣之间互不沟通，国家就会衰败灭亡。此卦内卦坤体阴，外卦乾体阳，表示内柔而外刚，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这样，小人之道就会日渐增长，君子之道就会日渐消亡。

【原文】九五：休否^①，大人吉^②。其亡其亡，系于苞桑^③。居否之世，能全其身者，唯大人耳。巽为木，木莫善于桑，人虽欲有亡之者，众根坚固，弗能拔之也。

【注释】①休否：《周易正义》：“休否”者，休，美也，谓能行休美之事于否塞之时。能施此否闭之道，遏绝小人，则是“否”之休美者也，故云“休否”。②大人吉：大人，指德行高尚的人。《周易正义》：“大人吉”者，唯大人乃能如此而得吉也，若其凡人，则不能。③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桑，桑树之本。《周

群书治要译注

易正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者，在道消之世，居于尊位而遇小人，必近危难，须恒自戒慎其意，常惧其危亡，言丁宁戒慎如此也。“系于苞桑”者，苞，本也，凡物系于桑之苞本则牢固也。若能“其亡其亡”，以自戒慎，则有“系于苞桑”之固，无倾危也。《周易禅解》：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如系物于苞桑之上，使其坚不可拔。此非大人，其孰能之。

【译文】九五：能于危难之际而修善行，只有德行高尚者可以做到，这样会获得吉祥。但要懂得居安思危，常常以“不久将要灭亡，不久将要灭亡”这样的警句来提醒自己，以自戒慎，才能像系结在一大片丛生的桑树上那样牢固，安然无事（处在否卦之时，能够保全自身的只有德行高尚的大人。巽为木，木最好的莫过于桑树了，虽然有想要灭亡它的，但是桑树的众多根系，让它变得坚固，因此不能拔除它）。

同人卦 ䷌

【卦旨】同人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十三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卦为离，上卦为乾。同人卦意为和同于人。同人卦的主要精神是首先应当破除个人之私见，重视大同，不计较小异，大公无私，遵循道义，于异中求同，积极地广泛与人和同，才能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同人卦中的道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世界”的理想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原文】象曰：天与火，同人^①。天体于上，而火炎上，同人之义。君子以类族辩物^②。君子小人，各得所同。

【注释】①天与火，同人：《周易正义》：天体在上，火又炎上，取其性同，故云“天与火，同人”。②君子以类族辩物：《周易正义》：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类而聚也。“辨物”谓分辨事物，各同其党，使自相同，不间杂也。《周易禅解》：不有其异，安显其同。使异者不失其为异，则同乃得安于大同矣。

【译文】《象传》说：同人卦的卦象是离（火）下乾（天）上，为天下有火之表象。天在高处，火势熊熊而上，天与火亲和相处（天高高在上，上面又有大火燃烧，这是同人卦的含义）。君子得到此卦的启迪，要明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懂得明辨事物，求同存异，团结众人，以实现天下太平（让君子和小人各同其党，使他们各自和相同的人在一起）。

【原文】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①。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②。君子以文明为德者也。

【注释】①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周易集解》：何妥曰：离为文明，乾为刚健。健非尚武，乃以文明。应不以邪，乃以中正。故曰“利君子贞”也。《周易禅解》：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如日月丽天，清水则影自印现。乃君子之正也。②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周易集解》：虞翻曰：唯，独也。崔颢曰：君子谓九五，能舍己同人，以通天下之志。《周易禅解》：惟君子已断无明，得法身中道，应本具二十五王三昧，故能通天下之志，而下合一切众生，与诸众生同悲仰耳。

【译文】《彖辞》说：君子以文明之德而显现刚健，以中正之道与万物相应，这才是君子的正道（君子行为刚健不用武力而使用文明，表现出来的不是奸邪而是与中正相应，这才是君子所行的正道），只有君子能够以正道感通而聚合天下人的意志（君子用文明来作为自己修习德行的标准）。

大有卦 ䷍

【卦旨】大有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十四卦。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离相叠。上卦为离，为火；下卦为乾，为天。火在天上，普照万物，万民归顺，顺天依时，大有所成。大有卦，在气候上就是晴天丽日，在人事上是蒸蒸日上之象。是阳气（正气）发扬而阴气（邪气）消散之象。大有，意思就是大大的有，象征力量、物资、气运都十分充沛。

【原文】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①。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②。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恶扬善，成物之美，顺奉天德，休物之命也。

【注释】①火在天上，大有：释“大有卦上离为火、下乾为天之象。《程氏易传》：“火高在天上，照见万物之众多，故为大有。”大有，就是大大的有，是力量、物资、气运充沛的意象。②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遏恶扬善，意为遏阻奸邪，称扬善良。休，用如动词，犹言“休美”。《周易正义》：“君子以遏恶扬善”者，“大有”包容之义，故君子象之。亦当包含遏匿其恶，褒扬其善，顺奉天德，休美物之性命，巽顺含容之义也。

【译文】《象传》说：火焰高悬于天上，无处不照，象征“大获所有”。君子以此卦象所兆，应当遏阻奸邪，称扬善良，以奉承顺应上天的德性，美善万物的性命（大有卦，是包容的象征。所以君子因此要遏恶扬善，成就万物的美善，尊顺奉行上天的德性，美善万物的性命）。

【原文】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①。处尊以柔，居中以大，上下应之，靡所不纳，大有之义也。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②。德应于天，则行不失时矣，刚健不滞，文明不犯，应天则大，时行无违，是以元亨也。

【注释】①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柔，指六五；上下，指上下五阳爻。此一卦中，一阴获五阳之应，释卦名“大有”之义。②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刚健，指下乾为健；文明，指上离为火。此以上下卦象释卦辞“元亨”之义。

【译文】《彖传》说：按照大有的卦象，柔顺厚德者得居尊位，博大而能保持中道，上下就能应和，所以称“大有”（这是说君子要效法大有的卦象，处在尊位时要柔顺，使自己能博大而保持中道，上下都能相互应和，可以无所不收，万事万物都能够接受，这是大有卦象之义）。此时君子秉持刚健而又文明的美德，顺应天地的规律，万事按时施行，这样前景必然至为亨通（德行顺应天道，那么行为就不会与天时相违背。刚健而又不会壅滞，懂得变通，照耀万物而又不会毁坏万物，能顺应天道以至于盛大，万事按照因缘时节的规律进行而不违逆，这样就会事事亨通了）。

【原文】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①。居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志尚于贤者也。

【注释】①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谓上九以阳刚之德居大有卦终，超然安处于“无位”之地，犹如获“天祐”长保富有，故“吉无不利”。《周易集解》：虞翻曰：谓乾也。右，助也。大有通比，坤为自，乾为天，兑为右，故“自天右之”。比坤为顺，乾为信。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顺，又以尚贤，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周易禅解》：苏眉山曰：曰佑，曰吉，曰无不利，其为福也

多矣，而终不言其所以致福之由。岂真无说也哉，盖其所以致福者远矣。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信也，顺也，尚贤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备，六五之顺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群阳归之，六五之尚贤也。上九特履之尔。我之能履者，能顺且信，又以尚贤，则天人之助将安归哉。故曰：圣人无功，神人无名。

【译文】上九：有来自于上天的护佑，凡事吉庆，无不顺利（意思是此爻象征处在大有之时，君子没有被物系累其心，是因为他能清静高洁，志在圣贤）。

谦 卦 ䷎

【卦旨】谦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十五卦。这个卦是异卦，下艮上坤相叠。上卦为坤为地，下卦为艮为山，为地中有山之象。山本高大，但处于地下，高大显示不出来，此在人则象征一个人德行很高，但能自觉地不显扬，表谦虚卑退之意。有谦德的君子万事皆能亨通，而且行谦有始有终。六十四卦中，唯独谦卦六爻皆吉。谦卦教导君子立身处世应该处处谦虚礼让，才能获得吉祥。

【原文】谦。象曰：地中有山，谦^①。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②。多者用谦以为裒，少者用谦以为益，随物而与，施不失平也。

【注释】①地中有山，谦：释谦卦上坤为地、下艮为山之象。②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裒，音剖，念二声。《周易正义》：“裒多”者，君子若能用此谦道，则裒益其多，言多者得谦，物更裒聚，弥益多也，故云“裒多”，即谦尊而光也，是尊者得谦而光大也。“益寡”者，谓寡者得谦而更进益，即卑而不可逾也，是卑者得谦而更增益，不可逾越也。“称物平施”者，称此物之多少，均平而施，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也，物之先寡者而亦得其施也。故云：“称物平施”也。此谦卦之象以山为主，是于山为谦，于地为不谦，应言“山在地中”。今乃云“地中有山”者，意取多之与少皆得其益，似“地中有山”，以包取其物以与于人，故变其文也。按：“裒”字也有削减之意，宋儒注解《周易》时，“裒多益寡”多解释为削减多余，补益不足。此处白话翻译时取《周易正义》之义。

【译文】《象传》说：高山深藏在地中，象征着谦虚。君子效法谦卦的精神，多者谦虚就能积聚更多，少者谦虚也能增益更多，无论是多者还是少者，都能从谦卦中平等地得到受益（多者谦虚能够积聚更多，少者谦虚也能增益更多。君子根据物品的多少给予，施予不失公平）。

【原文】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①，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②。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③。

【注释】①彖曰至地道卑而上行：《周易正义》：“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者，释“亨”义也。欲明天地上下交通，坤体在上，故言“地道卑而上行”也。其地道既上行，天地相对，则“天道下济”也。且艮为阳卦，又为山。天之高明，今在下体，亦是天道下济之义也。“下济”者，谓降下济生万物也。而“光明”者，谓三光垂耀而显明也。“地道卑而上行”者，地体卑柔而气上行，交通于天以生万物也。②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周易正义》：“天道亏盈而益谦”者，从此已下，广说谦德之美，以结君子能终之义也。“亏”谓减损，减损盈满而增益谦退。若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亏减其盈。盈者亏减，则谦者受益也。“地道变盈而流谦”者，丘陵川谷之属，高者渐下，下者益高，是改变“盈”者，流布“谦”者也。“鬼神害盈而福谦”者，骄盈者被害，谦退者受福，是“害盈而福谦”也。“人道恶盈而好谦”者，盈溢骄慢，皆以恶之，谦退恭巽，悉皆好之。《周易禅解》：世出世法，从来无有盈满之日。苟有盈满之心，则天亏之，地变之，鬼神害之，人恶之矣。③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此谓谦虚者无论地位高低，都可以受益。君子之终：此句归结前两句之义，说明只有“君子”处“尊”“卑”均不改其谦，并释卦辞“君子有终”。《周易正义》：“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者，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卑谦而不可逾越，是君子之所终也。言君子能终其谦之善事，又获谦之终福，故云“君子之终”也。《周易禅解》：吴幼清曰：谦者，尊崇他人以居

己上，而已亦光显。卑抑自己以居人下，而人亦不可逾越之。此君子之所以有终也。

【译文】《象传》说：保持谦逊就能得到亨通。比如天的规律是下降济物，天体就能愈显光明；地的规律是所处卑微，而地气源源上升。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者，补益谦虚者；地的规律是变易盈满者，充实谦虚者；鬼神的规律是危害盈满者，施福谦虚者，人道的规律是憎恶盈满者，喜爱谦虚者。谦虚的人处在尊高之位，道德会更加光明，处在卑下之位，其德行人们也难以超越。只有君子才能够保持谦德至终啊！

【原文】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①。能体谦谦，其唯君子，用涉大难，物无害也。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②。牧，养也。

【注释】①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周易正义》：谦谦，犹言“谦而又谦”。此谓初六阴柔谦逊，低处下卦之下，有“谦谦”之象，以此涉难，所往必吉。②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周易正义》：“卑以自牧”者，牧，养也，解“谦谦君子”之义，恒以谦卑自养其德也。《周易禅解》：苏眉山曰：此最处下，是谦之过也。是道也，无所用之，用于涉川而已。有大难，不深自屈折，则不足以致其用。牧者，养之以待用云尔。

【译文】初六：谦而又谦的君子（因为有无比谦逊的美德），即使涉大险、过大河，也将是吉利的（唯有君子有谦而又谦的美德，以此来处理异常的艰难，万物都不会有损害）。《象传》说：“谦而又谦的君子”，是说用谦卑来养成其恒久的美德（牧，养的意思）。

【原文】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①。劳谦匪懈，是以吉也。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②。

【注释】①劳谦，君子有终，吉：《周易正义》：“劳谦君子”者，处下体之极，履得其位，上下无阳以分其民，上承下接，劳倦于谦也。唯君子能终而得吉也。《周易禅解》：其谦至矣。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是得谦之全者也。故彖曰君子有终。《程氏易传》：有功劳而持谦德者也，故曰劳谦。②劳谦君子，万民服也：万民服，指九三居下卦高位，以“劳谦”服众。《周易正义》：“万民服”者，释所以劳谦之义。以上下群阴，象万民皆来归服，事须引接，故疲劳也。

【译文】九三：有功劳而且懂得谦虚的君子，能够保持谦德至终，凡事都会吉利（有功劳且能保持谦恭而不懈怠，所以能够获得吉祥）。《象传》说：有功劳还保持谦虚的君子，万民都会敬服于他。

豫卦 ䷏

【卦旨】豫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十六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坤上震相叠。坤为地，为顺；震为雷，为动。雷依时出，预示大地回春。因顺而动，乃和乐之源，意为悦逸安乐。说明乐须众乐，不能独乐。此卦与谦卦互为综卦，交互作用。豫卦为什么在谦卦之后呢？《序卦传》说：“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内心充实而能谦逊自处的人，必定有安逸和乐的结果。

【原文】象曰：雷出地奋，豫^①。

【注释】①雷出地奋，豫：释豫卦上震为雷、下坤为地之象。郑玄曰：奋，动也。雷动于地上，而万物乃豫也。《周易正义》：案诸卦之象，或云“云上于天”，或云“风行天上”，以类言之，今此应云“雷出地上”，乃云“雷出地奋，豫”者，雷是阳气之声，奋是震动之状。雷既出，地震动，万物被阳气而生，各皆逸豫，故曰“雷出地奋，豫”也。

【译文】《象传》说：雷声震震，大地震动，万物得气而生，这是逸豫之象。

【原文】彖曰：豫，顺以动^①，故天地如之^②，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③，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④，豫之时义大矣哉^⑤。

【注释】①豫，顺以动：顺指上坤，动指下震。此谓上下卦象含“顺动”致“豫”之义。《周易集解》：引崔颢曰：坤下震上，顺以动也。②故天地如之：《周易正义》：若圣人和顺而动，合天地之德，故天地亦如圣人而为之也。③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忒，意为误差、差错。《周易正义》：自此以下，广明天地圣人顺动之功也。若天地以顺而动，则日月不有过差，依其晷度，四时不有忒变，寒暑以时。④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周易正义》：“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者，圣人能以理顺而动，则不赦有罪，不滥无辜，故“刑罚清”也。刑罚当理，故人服也。⑤豫之时义大矣哉：这是《彖传》作者对本卦含义深广的叹美之辞。

【译文】《彖传》说：逸豫，表示顺天时而行动，所以天地能够随顺其意。天地能够顺时而动，所以日月运行不会有误，四季轮转没有误差；圣人能够沿顺民情而动，则刑罚清楚简单，万民服从。豫卦所蕴含的“顺时而动”的义理是多么的深远广大啊！

随卦 ䷐

【卦旨】随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十七卦。这个卦是异卦，下震上兑相叠。震为雷、为动，兑为悦。动而悦就是“随”。“随”的意义为随顺、随从。随必依时顺势，有原则和条件，要以坚持正道为前提。天下的万事万物都要随时而动，这是随卦的本质含义。

【原文】象曰：泽中有雷，随^①。君子以向晦入宴息^②。泽中有雷，动悦之象也，物皆悦随，可以无为，不劳明鉴，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

【注释】①泽中有雷，随：释随卦上兑为泽、下震为雷之象。②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向晦”犹言“向晚”。“宴”，安也。“宴息”即休息。这是说明君子观随卦之象，悟知凡事“随时”的道理，故早出晚入，于向晚按时休息。《周易正义》：“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者，明物皆说豫相随，不劳明鉴，故君子象之。郑玄云：“晦，宴也。犹人君既夕之后，入于宴寝而止息。”

【译文】《象传》说：大泽中响着雷声，泽随顺雷声而震动，这是随顺之象。君子因此而随天应时，早出晚入，于向晚按时休息（泽中有雷，是震动和喜悦之象，万物都喜悦地随顺，君子可以无为，不需要凡事明察，所以说君子可以早出晚入，于向晚按时休息）。

【原文】象曰：随时之义大矣哉^①。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

在于时。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故随时之义大矣哉。

【注释】①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正义》：“随时之义大矣哉”，若以“元亨利贞”，则天下随从，即随之义意广大矣哉。谓随之初始，其道未弘，终久义意而美大者。特云“随时”者，谓随其时节之义，谓此时宜行“元亨利贞”，故云“随时”也。

【译文】象传说：随顺天时的意义是多么的宏大啊（君子随顺天时则天下都会随顺于他。随顺之道，关键在于随顺时机而行动。如果不在天时，就不能使物相随，不能使物相随，则是否塞之道。因此要可随则随，逐时而用，所以说随顺天时的意义是多么的宏大啊）！

观卦 ䷓

【卦旨】观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二十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坤上巽相叠。风行地上，比喻德教遍施，意为观察瞻仰。在上者以道义观天下，在下者以敬仰瞻君上。在上者的一举一动，都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不能轻举妄动，必须以道义展示于天下，才能得到大众的敬仰。在上位者更要懂得视察民情疾苦，同时懂得自我观察、自我反省，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才能有所作为。

【原文】象曰：风行地上，观^①。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②。

【注释】①风行地上，观：释观卦上巽为风、下坤为地之象。《周易正义》：“风行地上”者，风主号令，行于地上，犹如先王设教在于民上，故云“风行地上，观”也。②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这是说明“先王”效法观卦“风行地上”之象，省视万方，示民以教，使百姓有所瞻仰而顺从教化。《周易正义》：“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者，以省视万方，观看民之风俗，以设于教。非诸侯以下之所为，故云“先王”也。

【译文】《象传》说：观卦的卦象是坤（地）下巽（风）上，为风吹拂于地上而遍及万物之象，象征瞻仰。先代君王仿效风吹拂于地而遍及万物的精神，设立省方之礼，视察四方，考察民风民俗，设立政教。

【原文】彖曰：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②。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③。

【注释】①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巽，古同“逊”，谦让恭顺之意。《周易正义》：顺而和巽，居中得正，以观于天下，谓之“观”也。此释观卦之名。②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神道，犹言“神妙的自然规律”。不忒，指没有变更、没有差错。《周易正义》：“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者，此盛名观卦之美，言“观盥”与天之神道相合，观此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有差忒。“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而四时之节气见矣。岂见天之所为，不知从何而来邪？盖四时流行，不有差忒，故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也。《周易禅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不可测知，故名神道。③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原本有“矣”字，《群书治要》删去。《周易正义》：“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者，此明圣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观”设教而天下服矣。天既不言而行、不为而成，圣人法则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故云“天下服矣”。《周易禅解》：圣人设为纲常礼乐之教，民皆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独非神道乎哉。神者，诚也。诚者，孚也。孚者，人之心也。人心本顺本巽本中本正，以心印心，所以不假荐物而自服矣。

【译文】《象传》说：具备温顺谦逊的美德，居中得正位，从而考察天下民风。观察四季运转丝毫不差就能懂得其中存在着大自然神妙的作用。圣人能够效法天道而设教于天下（自己修积善德，身体力行，做大众的榜样，不需要通过言语教诫和威刑恐逼），万民就会自然服从于他，天下实现垂拱而治。

【原文】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①。居观之时，最近至尊，观国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习国仪者也，故曰利用宾于王也。

【注释】①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光，指国家大治而呈现的光辉景象。宾，用于动词，犹作“作宾”。此谓六四柔顺得正，亲比九五，犹如贤者观光于盛治之国，故称有利于成为君王的座上宾，即言可以效用于贤君，其吉可知。《程氏易传》：“四既观见人君之德，国家之治，光华盛美，所宜宾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辅于君，以施泽天下，故云利用宾于王也。古者有贤德之人，则人君宾礼之，故士人之仕进于王朝则谓之宾。”西周的“观国之光”礼仪，其政治动机在于，一方面显示国力强盛，另一方面借此吸引人才。

【译文】六四：观仰国家大治的光辉景象，适宜以宾客的身份入朝辅佐君王（在观仰之时，能够最容易接近君王的，是能够观仰国家大治光辉景象的人。接近君王并因此得到官位的，是那些明白和学习国家礼仪的人。所以说“利用宾于王”）。

【原文】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①。上之化下，犹风靡草，故观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余一人，君子风著，己乃无咎。上为化主，将欲自观，乃观民也。

【注释】①观我生，君子无咎：观我生，指既受人瞻仰又自观其道。咎，指过失、罪过。《周易正义》：九五居尊，为观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观。而教化善，则天下有君子之风；教化不善，则天下著小人之俗。故则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风著，则无咎也。故曰“观我生，君子无咎”也。《周易禅解》云：修己以敬。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君子之道也。

【译文】九五：君王经常巡视国家，看民风淳正与否，如果天下有君子之风著，这样就不会有过错了（在上位的教化在下位的，如同风吹草木，草木顺风而倒，所以，观察民众的风俗，就可以体察自己所施行的是否合道。百姓如果有罪，罪责在我君主一人。天下有君子之风，自己就没有过错

了。在上位的人是教化的主导者，要观察自己所施行的是否合道，观察民风就可以知道了)。

噬嗑卦 ䷔

【卦旨】噬嗑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二十一卦。这个卦是异卦，下震上离相叠。离为阴卦，震为阳卦。这一卦的占断，是亨通。凡事不能亨通，必然中间有障碍。如果将中间的障碍咬碎，当然就亨通了。这一含义，象征刑罚。刑罚，就是要铲除构成障碍的不良份子。噬嗑卦阐释了刑罚的原则：法治是政治的保障，为排除障碍，保障善良，建立及保持秩序，往往不得不采取刑罚手段。噬嗑卦启迪领导者对于罪恶必须及早加以阻止，以防止蔓延，实现“小惩大戒”。

【原文】象曰：雷电噬嗑^①，先王以明罚敕法^②。

【注释】①雷电噬嗑：噬嗑，音市喝。释噬嗑卦下震为雷、上离为电之象。
②明罚敕法：明，动词，严明敕，犹言“正”。《周易集解》：侯果曰：雷所以动物，电所以照物。雷电震照，则万物不能怀邪。故先王则之，明罚敕法，以示万物，欲万方一心也。

【译文】《象传》说：噬嗑卦的卦象是震(雷)下离(火)上，为雷电交击之象。雷电交击，就像咬合一样。雷有威慑力，电能放光明。古代帝王效法这一卦象，严明刑罚，整饬法令。

【原文】彖曰：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彰^①。刚柔分动，不溷乃

明，雷电并合，不乱乃章，皆利用狱之义也。

【注释】①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彰：刚、动、雷均指下震，柔、明、电均指上离。此举上下卦象，说明刚柔上下分处、交动而“噬嗑”之义明，雷电相随兴作、交合而“噬嗑”之理彰。《周易正义》：“雷电并合，不乱乃章”者，《象》文唯云“雷电合”，注云“不乱乃章”者，不乱之文，以其上云“刚柔分”。“刚柔分”则是不乱，故云“雷电并合，不乱乃章”也。

【译文】《象传》说：刚柔上下先各分开，然后交相运动而不杂乱，使啮合之义显明，震雷闪电交击互合而啮合之理昭彰（刚柔分开而动，不混杂而能显明。雷电混合而不会错乱，不错乱而得以彰显。这都是有利于断狱的含义啊）。

贲 卦 ䷖

【卦旨】贲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二十二卦。这个卦是异卦，下离上艮相叠。离为火为明，艮为山为止。意为文饰。贲卦，阐释的是礼仪的原则。一切文饰，应该恰如其分，要充分重视内涵，不可只关注外在形式。有内涵、重实质的文饰，才是文饰的极致。

【原文】象曰：山下有火，贲^①。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②。处贲之时，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狱也。

【注释】①山下有火，贲：贲，音必。释本卦上卦为艮（艮为山）、下卦为离（离为火）之象。《周易集解》引王虞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体，层峰峻岭，峭岭参差。直置其形，已如雕饰。复加火照，弥见文章。贲之象也。②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这是说明“君子”观贲卦之象，悟知当以“文明”理政，但不可以文饰“断狱”。《周易正义》：“以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达以治理庶政也。

“无敢折狱”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断讼狱。《周易禅解》：贲非折狱之时也。庶政苟明，则可以使民无讼矣。

【译文】《象传》说：山下燃烧着火焰，象征着“文饰”，君子因此修明政事，不敢以威刑断狱（出现贲卦卦象之时，火照着山，山因为火而被照明，不可以采用严厉的刑罚来治理政事，所以君子一般采用文明来理政，而不会通过武断判决案件来治理天下，甚至让民众无讼）。

【原文】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②。

【注释】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此谓观察天象，可以知道四季的变化规律。《周易正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若四月纯阳用事，阴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纯阴用事，阳在其中，荠麦生也。是观刚柔而察时变也。②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谓观察社会的人文现象，可以教化天下，促成大治。《周易正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译文】彖传说：观察天象，可以知晓四季的变化规律；观察社会的人文现象，可以推行教化而实现天下大治。

【原文】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①，吝，终吉。为饰之主，饰之盛者也，施饰于物，其道害矣。施饰丘园，盛莫大焉。故曰：贲于丘园，束帛乃戔戔。用莫过俭，泰而能约，故必吝焉，乃得终吉也。

【注释】①贲于丘园，束帛戔戔：丘园，喻朴素自然。束帛，一束丝帛，喻微薄无华之物。王肃注：“失位无应，隐处丘园。”孔颖达疏：“丘谓丘墟，园谓园圃。唯草木所生，是质素之所。”后以“丘园”指隐居之处。《周易正义》：“贲于丘园”者，丘园是质素之处。六五“处得尊位，为饰之主”，若能施饰在于质素之处，不华侈费用，则所束之帛，“戔戔”众多也。“吝，终吉”者，初时俭约，故是其“吝”也。必俭约之“吝”，乃得“终吉”。

【译文】六五：以质朴的野外丘园为饰，系一束微薄的丝帛。虽然俭吝，终能获得吉祥（六五为文饰之主，装饰都十分美盛。拿奢华的财物来作为外饰，将损害大道。如果以朴素的山丘园林来作为修饰，将获得莫大好

群书治要译注

处。所以说：“以朴素的山丘园林来作为修饰，勤俭节约，就会财物更多。”用度要一切从俭，大方而又能够节约，表面看上去是吝啬，最终会得到吉祥）。

大畜卦 ䷙

【卦旨】大畜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二十六卦。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艮相叠。乾为天，刚健；艮为山，笃实。畜的意思是畜止，又是畜聚，“止”就能够“聚”，选取天在山中的卦象，就是畜聚的意思。“止”后才能有积累，所以将止作为畜的意义。揭示君子应该蓄养才能和美德，努力修习德行，才能成就大业。

【原文】象曰：天在山中，大畜^①。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②。物之可畜于怀，令德不散，尽于此也。

【注释】①天在山中，大畜：释大畜卦下乾为天、上艮为山之象。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识，音帜。前言往行，指前代圣贤的言行。这两句说明“君子”效法《大畜》卦象，多记“前言往行”以畜美德。《周易正义》：“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则此“大畜”，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记识前代之言、往贤之行，使多闻多见，以畜积己德，故云“以畜其德”也。《周易禅解》：吴幼清曰：识，谓记之于心。德大于前言往行，犹天之大于山也。以外之所闻所见。而涵养其中至大之德。犹山在外，而藏畜至大之天于中也。前言往行，象山中宝藏之多。德，象天之大。

【译文】《象传》说：天包含在山中，这是宽广包容之象，君子感此卦象，应该牢记古圣先贤的嘉言善行，来培养自己的德行（万事万物

中,唯有贮藏前言往行于怀,才能让道德不会散弃)。

【原文】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①。凡物能晖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者也。

【注释】^①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健指下乾刚劲强健,笃实指上艮静止充实,此举上下卦象,说明“大畜”之时,畜物者“刚健笃实”,所畜者“光辉美德”,极称卦义之佳。《周易正义》:言“大畜刚健笃实”者,此释大畜之义。

“刚健”谓乾也。乾体刚性健,故言“刚健”也。“笃实”,谓艮也。艮体静止,故称“笃实”也。“辉光日新其德”者,以其刚健笃实之故,故能辉耀光荣,日日增新其德。若无刚健,则劣弱也,必既厌而退。若无笃实,则虚薄也,必既荣而陨。何能久有辉光,日新其德乎?

【译文】《彖传》说:大畜卦,其性刚健笃实,君子感此卦象,得以藉天地之晖光,不断使自己的品德光辉显曜,日新又新(只有刚健笃实的事物,才能不断使自己的品德光辉显曜,日新又新)。

颐 卦 ䷚

【卦旨】颐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二十七卦。这个卦是异卦，上卦为艮，艮为山，下卦为震，震为雷。雷出山中，颐卦之时正是春暖之际，天地养育万物之时。比喻圣人君子当求修养德行，力求养人、养贤，进而养育天下万民。所以卦名曰颐。颐，《尔雅·释诂》：“颐，养也。”

【原文】象曰：山下有雷，颐^①。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②。言语饮食，犹慎而节之，而况其余乎。

【注释】①山下有雷，颐：释颐卦上艮为山、下震为雷之象。颐者，养也。《周易集解》引刘表曰：山止于上，雷动于下，颐之象也。②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这是说明“君子”效法颐卦“养正”之道，“慎言”以养德行，“节事”以养身体。《周易正义》：人之开发言语、咀嚼、饮食，皆动颐之事，故君子观此颐象，以谨慎言语，裁节饮食。先儒云：“祸从口出，患从口入。”故于颐养而慎节也。《周易禅解》：言语饮食，皆动之象也。慎之节之，不失其止也。故知养正莫善于知止。

【译文】《象传》说：山下响动着震雷，象征着颐养，君子感此，谨慎言语以培养德行，节制饮食以养护身体（言语和饮食，都能够谨慎、节制，更何况其他呢）。

【原文】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①。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②。颐之时大矣哉^③。

【注释】①养正则吉也：此是解释卦名及卦辞“颐，贞吉”。《周易正义》：“颐，贞吉，养正则吉”者，释“颐贞吉”之义。颐，养也。贞，正也。所养得正，则有吉也。其养正之言，乃兼二义：一者养此贤人，是其“养正”，故下云“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二者谓养身得正，故《象》云“慎言语，节饮食”。②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周易正义》：“天地养万物”者，自此已下，广言《颐卦》所养事大，故云“天地养万物”也。“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者，先须养贤，乃得养民，故云“养贤以及万民”也。圣人但养贤人使治众，众皆获安，有如虞舜五人、周武十人、汉帝张良、齐君管仲，此皆养得贤人以为辅佐，政治世康，兆庶咸说，此则“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之养也。《周易禅解》：天地全体太极之德以自养，即能普养万物。圣人养贤辅成己德，即可以及万民。③颐之时大矣哉：《周易集解》：天地养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人非颐不生，故大矣。

【译文】《象传》说：颐养，固守正道才能吉祥。这是说以正道颐养才能够获得吉祥。天地养育着万物，圣人颐养贤德之人以造福万民。颐养的济时之义是多么宏大呀！

习坎卦 ䷜

【卦旨】习坎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二十九卦。习坎卦与屯卦、蹇卦、困卦并称四大难卦，预示着危机、困难、凶险。这个卦是同卦，下坎上坎相叠。坎为水、为险，两坎相重，险上加险，险阻重重。“坎”作坎坷困难解，“习”乃学习之意，“习坎”即从困难中学习修习德行，迎接挑战。习坎卦说明在险难之时应该努力修习德行才能化解困难，并说明应善用险阻以守其国的道理。

【原文】象曰：水洊至，习坎^①。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②。至险未夷，教不可废，故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习于坎，然后能不以险难为困，而德行不失常。

【注释】①水洊至，习坎：洊，音荐。古同“荐”，再、屡次、接连之意。此释上下坎均为水之象。②常德行，习教事：常，动词，当读为“尚”，意味着恒久保持。习，动词，犹言“熟习”。教事，《周易正义》曰：“政教之事。”这是说明君子观此象，当知恒守德行当如水之长流不息，行教事当如两坎相受，时时熟习。《周易禅解》：常德行，即学而不厌也。习教事，即诲人不倦也。习坎之象，乃万古圣贤心法，奚险之可畏哉。

【译文】《象传》说：水一至再至，长流不滞，象征着重重险陷。君子感此卦象，而恒久保持修习自身德行，反复熟习政教之事（至险没有

群书治要译注

消除，教化就不能够废除，因此要恒久地保持修习自己的德行，熟习政教之事，在重重险难中修习德行，然后才能不被险难所困，而德行才能够长久保持）。

【原文】彖曰：习坎，重险也^①。天险不可升也^②，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地险，山川丘陵也^③。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保以全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④。国之为卫。恃于险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须险也。险之时用大矣哉^⑤。非用之常，用有时也。

【注释】①习坎，重险也：意谓上下坎两险相重。《周易正义》：释“习坎”之义。言“习坎”者，习行重险。险，难也。若险难不重，不为至险，不须便习，亦可济也。今险难既重，是险之甚者，若不便习，不可济也，故注云“习坎者，习重险也”。②天险不可升也：《周易正义》：言天之为险，悬邈高远，不可升上，此天之险也。若其可升，不得保其威尊，故以“不可升”为“险”也。③地险，山川丘陵也：《周易正义》：言地以山川丘陵而为险也，故使地之所载之物保守其全。若无山川丘陵，则地之所载之物失其性也。故地以山川丘陵而为险也。④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周易正义》：言王公法象天地，固其城池，严其法令，以保其国也。⑤险之时用大矣哉：此句从“用险”的角度叹美“坎险”之时的宏大功用。《周易禅解》：天不可升，天非险乎。山川丘陵，地不险乎。城池之险以守其国，王公何尝不用险乎。惟在吾人善用险，而不为险所用，则以此治世，以此出世，以此观心，无不可矣。

【译文】《彖传》说：习坎是表示重重危险之意。天之险处，在于无阶可登（无阶可登，故能够保全其至高的威尊）；地之险处，在于有山川和丘陵（有山川和丘陵，所以大地承载的万物得以保守其全）。天子和公侯因此而效法天地，设立险隘以保卫其国家（国家的防卫，需要凭借险陷，所以说天地以下，无一不需要险）。可见“险陷”的时用是多么的大啊（不是

卷一 周易

时常需要用险，若天下和谐大治，则不需要用险，若家国有难，则需要设险防难，所以说“用以时”）！

离卦 ䷄

【卦旨】离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十卦。这个卦是同卦，下离上离相叠。离为火，意为附和依托。离卦阐释的是依附的原则。处在险难中，必然就要有所依附，才能安全。但是，依附应当遵循正道，把握中正的原则。

【原文】象曰：明两作，离^①。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②。继，谓不绝。

【注释】①明两作，离：此释离卦之象。《周易正义》：“明两作，离”者，离为日，日为明。今有上下二体，故云：“明两作，离”也。②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周易正义》：若一明暂绝，其离未久，必取两明前后相续，乃得作离卦之美，故云：“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周易禅解》：明而又明，相续不息。自既克明其德，便足以照四方矣。

【译文】《象传》说：光明两次升起，这是离卦的象征。道德高尚之人以相继不绝的光明品德照耀于四方（继，就是相继不绝的意思）。

【原文】彖曰：离，丽也^①。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者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②。

【注释】①离，丽也：丽，依附、附着。《周易正义》：释离卦之名。丽谓附

着也。以阴柔之质，附着中正之位，得所著之宜，故云“丽”也。②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周易正义》：“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者，此广明附着之义。以柔附着中正，是附得宜，故广言所附得宜之事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者，此以卦象，说离之功德也，并明“利贞”之义也。《周易禅解》：如日月必丽天，如百穀草木必丽土。吾人重明智慧，亦必丽乎性德之正，则自利既成，便可以化天下矣。

【译文】《象传》说：离，就是依附的意思（丽就是附着，各自依附于适合自己的物体之上）。日月依附于天，百谷草木依附于地。以双重的光明依附于正道（圣人能够依附于性德之正），就可以教化天下，成就文明的风俗了。

咸 卦 ䷞

【卦旨】咸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十一卦，为下经首卦。这个卦是异卦，下艮上兑相叠。艮为山，泽为水。兑柔在上，艮刚在下，水向下渗，柔上而刚下，交相感应，感则成。咸卦象征感应，揭示男女感应的不同情状，以及天地感应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太平的道理。

【原文】象曰：山上有泽，咸^①。君子以虚受人^②。以虚受人，物乃感应也。

【注释】①山上有泽，咸：《周易正义》：“山上有泽，咸”，泽性下流，能润于下；山体上承，能受其润。以山感泽，所以为“咸”。②君子以虚受人：受，犹言容纳。此句说明君子效法咸象，虚怀接物，以成“感应”之道。《周易正义》：“君子以虚受人”者，君子法此咸卦，下山上泽，故能空虚其怀，不自有实，受纳于物，无所弃遗。

【译文】《象传》说：山上有大泽，山泽相通（交感），这是咸卦的象征。看到此象，君子因此虚怀若谷，广泛容纳感化众人（君子能够以虚怀若谷来感，万物都会与之相应）。

【原文】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二气相与，乃化生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②，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③。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

【注释】①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柔指上兑阴卦，刚指下艮阳卦。这两句以上下象有刚柔交感之义来释卦名“咸”。《周易正义》：“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者，此因上下二体，释“咸亨”之义也。②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正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者，以下广明感之义也。天地二气，若不感应相与，则万物无由得应化而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圣人设教，感动人心，使变恶从善，然后天下和平。③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此句合前句，广举天地、圣人、万物相感为例，深层次阐述咸卦大义。《周易正义》：“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结叹咸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则该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故“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译文】《象传》说：咸，就是“感应”之意。阴柔居上而阳刚在下，阴阳二气感应而又相互交融。天与地相互感应，因而万物得以化生（阴阳二气相互感应，这是化生生命啊）；圣人设立道德教化，与民心相感应，因而天下和平。通过观察其感应的情状，天地万物的情状便可以窥见了（天地万物的情状，就体现在天地万物以气类共相感应的过程中）。

恒 卦 ䷟

【卦旨】恒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十二卦。本卦为异卦，下巽上震相叠。上卦为震，震为雷；下卦为巽，巽为风。意为恒久。《说文》：“恒，常也。”“君子”应该坚守此道，持之以恒，所以卦名曰“恒”。揭示君子应该坚守正道，凡事要持之以恒，不能急于求成的道理。尤其说明君子立身处世要恒久地修习德行。

【原文】象曰：雷风，恒^①。长阳长阴，合而相与，可久之道也，君子以立不易方^②。得其所久，故不易也。

【注释】①雷风，恒：释恒卦上卦为震（震为雷）、下卦为巽（巽为风）之象。②君子以立不易方：方，道也，此处犹言“正确的思想”。这是说明君子效法恒卦象，立身于恒久不变之道。《周易正义》：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犹道也。举天地以为证喻，言天地得其恒久之道，故久而不已也。《周易禅解》：方者，至定而至变、至变而至定者也。东看则西，南观成北，不亦变乎？南决非北，东决非西，不亦定乎？立不易方，亦立于至变至定、至定至变之道而已。

【译文】《象传》说：雷发风行，刚柔相济，这是恒久之象（上卦为震，震为长子，故称“长阳”；下卦为巽，巽为长女，故称“长阴”。长阳和长阴常相交助，刚柔相济，这是能够长期存在之道啊）。君子因此做人做事有

所树立，有卓然不可移易之方（因为得到了长期存在的道，所以不会轻易放弃和改变）。

【原文】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①。得其所久，故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②。言各得所恒，故皆能久长也。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③。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恒也。

【注释】①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周易正义》：举天地以为证喻，言天地得其恒久之道，故久而不已也。②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周易正义》：“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者，以下广明恒义。上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故日月得天，所以亦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者，四时更代，寒暑相变，所以能久主成万物。“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圣人应变随时，得其长久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万物从化而成也。③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正义》：“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恒”也。总结恒义也。

【译文】《象传》说：天地的运行规律是永恒运行，没有停息（因为天地运行规律是永恒的，所以不会停止）。日月得到天的承载，而能长久照耀天下；四季往复变化，所以能永久生成万物；圣人长久地推行其道义，所以能教化天下（这是说各自得到所以长久的东西，所以都能够长期存在）。观察其所以长久之理，天地万物的性情便可以知道了（天地万物的性情就表现在其所行的“恒久”之道上）。

【原文】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①。德行无恒，自相违错，不可致诘，故或承之羞也。

群书治要译注

【注释】①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周易正义》：执心不定，德行无恒，故曰“不恒其德”。德既无恒，自相违错，则为羞辱承之，所羞非一，故曰“或承之羞”也。“不可致诘”者，诘，问也。违错处多，不足问其事理，所以明其羞辱之深，如《论语》云“于予与何诛”。

【译文】九三：如果不能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德行，就有可能招致别人的羞辱（不能长久保持美德，自己就会违背美德、产生过失，产生过失则不足以向其问明事理，所以说就会蒙受他人的羞辱）。

【原文】不恒其德，无所容也^①。

【注释】①不恒其德，无所容也：《周易正义》：“无所容”者，谓不恒之人，所往之处，皆不纳之，故“无所容”也。

【译文】如果不能长久地保持德行，将无容身之地。

遯卦 ䷠

【卦旨】遯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十三卦。这个卦是异卦，下艮上乾相叠。乾为天，艮为山。天下有山，山高天退，阴长阳消，小人得势，君子退隐，明哲保身，伺机救天下。遯卦阐释的是隐遁、退避的道理。揭示君子在动荡之时应该懂得隐忍退避，明哲保身，以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再进行行动。作为君子，应当觉悟和明白，当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时期来临时，选择对抗、抗争是徒劳无益的，只能给自己造成伤害。

【原文】象曰：天下有山，遯^①。天下有山，阴长之象也。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②。

【注释】①天下有山，遯：《周易集解》：崔颢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长，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远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②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恶，憎恶、怨恨。《周易正义》：君子当此遯避之时，小人进长，理须远避，力不能讨，故不可为恶，复不可与之褻渎，故曰“不恶而严”。

【译文】《象传》说：高天之下立着大山，这是退避之意（高天之下立着大山，这是表示阴盛的卦象）。君子因此而远避小人，并不憎恶小人，但亦自具威严，使其不敢冒犯。

【原文】九五：嘉遁，贞吉^①。遁而得正，反制于内，小人应命，率正其

群书治要译注

志，不恶而严，得正之吉，遁之嘉者也。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②。

【注释】①嘉遁，贞吉：嘉，嘉勉、嘉美。《周易正义》：“嘉遁贞吉”者，嘉，美也。五居于外，得位居中，是“遁而得正”。二为已应，不敢违拒，从五之命，率正其志，“遁而得正，反制于内”，“不恶而严，得正之吉”，为遁之美，故曰“嘉遁贞吉”也。②嘉遁贞吉，以正志也：《周易禅解》：当此遁时，虽有英明神武作略，不自露其才华。遁之嘉美，贞而且吉者也。此如汤王。

【译文】九五：嘉美地遁去，是贞正而且吉利的（有德之人退避而能自正其志，可反而控制内部，使小人听其命，遵循其志。不厌恶小人，而是显其威严教化小人。九五以阳刚居中得正，以中正自处，时止时行，从认识到行动都能对遁的问题作出最好的处理，所以获得贞吉）。《象传》说：“嘉美地遁去，守持贞正可以获得吉祥”，是因为其能端正心志啊。

【原文】上九：肥遁，无不利^①。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志，心无疑顾，忧患不能累，矰缴不能及，是以肥遁无不利也。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②。

【注释】①肥遁，无不利：肥遁，遁世隐居。《周易禅解》：刚而不过，尊居师保之位，望隆于天下，而不自伐其德，故为肥遁而无不利。此如太公。②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周易集解》：侯果曰：最处外极，无应于内。心无疑恋，超世高举。果行育德，安时无闷。遁之肥也。故曰“肥遁无不利”。则颍滨巢许当此爻矣。

【译文】上九：飘然远逝，无所疑滞，退隐山林，没有什么不利的（上九处在遁卦之极，比喻君子处在最边远的地方，没有在朝廷中的应酬，超然物外，卓绝其志，心里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什么忧患让其牵累，阴谋诡计

不能加于其身，所以说“肥遯无不利”）。《象传》说：“遁世隐居，没有什么不利的”，这是说没有什么可以疑虑的啊。

大壮卦 ䷗

【卦旨】大壮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十四卦。这个卦是异卦，下乾上震相叠。上震为雷，下乾为天，乾刚震动，天鸣雷，云雷滚，声势宏大，阳气盛壮，万物生长。刚壮有力，故曰壮。大而且壮，故名大壮。壮的意思是强盛，事物衰则必盛，消则必长，所以遁卦之后是大壮卦。说明即使在事物强盛之时，也要坚守正道。

【原文】象曰：雷在天上，大壮^①。君子以非礼弗履^②。壮而违礼则凶，凶则失壮矣，故君子以大壮而顺礼也。

【注释】①雷在天上，大壮：释大壮卦上震为雷、下乾为天象。《周易正义》：震雷为威动，乾天主刚健，雷在天上，是“刚以动”，所以为“大壮”。②君子以非礼弗履：履，践行。这是说明君子观察大壮卦象，悟知于强盛之时必须守正履礼，善葆其“壮”。《周易正义》：盛极之时，好生骄溢，故于“大壮”诚以非礼勿履也。

【译文】《象传》说：震雷响彻天上，刚强威盛，这是大壮的象征。君子因此效法此卦的精神，克己复礼，不施行不符合礼的事情（如果强盛但是行为不符合礼，那就是凶象了，是凶象的话就不能够继续保有其强盛了。所以君子不仅刚强威盛，而又顺应于礼）。

【原文】象曰：大壮利贞，大者正也^①，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②。
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弘正极大，则天地之情可见矣。

【注释】①大壮利贞，大者正也：《周易正义》：“大壮利贞，大者正也”者，就爻释卦德。大者获正，故得“利贞”。②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古人以为“天地”既大且正，生生万物而无偏私，故谓“正大”即可见“天地之情”。此句承前文阐发《大壮》卦所含“大者正也”之义。《周易正义》：“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者，因大获正，遂广美正人之义。天地之道，弘正极大，故正大则见天地之情。《周易禅解》：夫人一体之中，有大者，有小者，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今言大壮，乃是大者壮也。言利贞者，以大者本自正也。不正何以称大？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译文】《象传》说：大壮卦，“大”得已经达到了强盛，此时守持正固最为有利。“大”是“正大”。君子体认“正大”之理，那么就能知晓天地的性情了（天地的性情，就是“正大”而已。弘扬“正大”，那么天地的性情就都明白了）。

晋卦 ䷢

【卦旨】晋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十五卦。此卦是异卦，下坤上离相叠。上离为明，下坤为地。晋的含义为进长，说明了在前进寻求发展之时，必须保持自身光明的美德，坚守柔顺中正，不可进长过甚的道理。晋不名为进，在于晋还有明盛的意思。

【原文】象曰：明出地上，晋^①，君子以自昭明德^②。以顺著明，自显之道。

【注释】①明出地上，晋：释晋卦上离为明、下坤为地之象。②君子以自昭明德：昭，作动词，显示、显扬。明德，即“光辉的道德”。郑玄曰：地虽生万物，日出于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周易正义》：“自昭明德”者，昭亦明也，谓自显明其德也。周氏等为“照”以为自照己身。《老子》曰：“自知者明。”用明以自照为明德。《周易禅解》：本觉之性名为明德，始觉之功名之为昭，心外无法名之为自。自昭明德，则新民止至善在其中矣。

【译文】《象传》说：太阳升起，照耀大地，是显升之象，这是晋卦的特征。君子看到此象，应自己把自身本有的光明德性显现出来（随顺自然之道显明其德，才是自我显明之道）。

明夷卦 ䷣

【卦旨】明夷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十六卦。这个卦是异卦，下离上坤相叠。离为明，坤为顺；离为日，坤为地。意为光明殒伤。明夷卦揭示当日没入地，光明受损，前途不明，环境困难之时，君子宜遵时养晦，坚守正道，外愚内慧，韬光养晦。如果施于人事，则为暗主在上，明臣在下，而不敢显其明智之意。故当明夷之时，利于以艰困自处，不轻易用事，并能谨守正道，以避小人之害。

【原文】象曰：明入地中，明夷^①。君子以莅众。莅众显明，蔽伪百姓者也，故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矣。用晦而明^②。藏明于内，乃得明也，显明于外，乃所避也。

【注释】①明入地中，明夷：释明夷卦下离为明、上坤为地之象。②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莅，临也，“莅众”犹言“治众”。《周易正义》：莅众显明，蔽伪百姓者也。所以君子能用此“明夷”之道，以临于众，冕旒垂目，黈纆塞耳，无为清静，民化不欺。若运其聪明，显其智慧，民即逃其密网，奸诈愈生，岂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故曰“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也。《周易禅解》：宁武子之愚不可及，兵法之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暗伺明，皆明夷之用也。圣学则暗然而日章。

【译文】《象传》说：太阳落入地中，是光明伏踞之象，这是明夷卦

的象征。受此卦象启迪，君子治理众人（治理民众，太过于显示自己的机巧智慧，就会让百姓有被蒙蔽和欺骗之感，百姓就会丧失质朴，变得诈伪。因此要用大智若愚的方式来培养百姓纯正的民风，用自隐其慧的方式来使众人得到治理），能够自我晦藏其明智，这样反而能更加显示其道德光明（把自己明察的智慧掩藏起来，才是真正的明察之道。把自己明察的智慧显明于外，是君子应该避免的事情）。

【原文】象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①。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②。

【注释】①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蒙，遮蔽、覆盖。文王，姓姬名昌，季历之子，西周奠基人。季历死后由他继承西伯侯之位，又称伯昌。在位五十年。曾被商纣王囚于羑里，后得释归。其子武王得天下后，追尊为文王。《周易正义》：“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者，既释明夷之义，又须出能用“明夷”之人，内怀文明之德，抚教六州，外执柔顺之能，三分事纣，以此蒙犯大难，身得保全，惟文王能用之，故云“文王以之”。②利艰贞至箕子以之：箕子，名胥余，封号“箕”，爵位“子”，世称“箕子”。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汉朝时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周易正义》：“利艰贞晦其明也”者，此又就二体释卦之德。明在地中，是“晦其明”也。既处“明夷”之世，外晦其明，恐陷于邪道，故利在艰固其贞，不失其正，言所以“利艰贞”者，用“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者，既释艰贞之义，又须出能用艰贞之人，内有险难，殷祚将倾，而能自正其志，不为而邪干，惟箕子能用之，故云：“箕子以之”。

【译文】《象传》说：内藏光明之德而外显软弱顺服，以此来躲避大难，周文王采用此道。利用困境坚贞守正，隐藏其贤德之能，当内难之时，能端正其志向，箕子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

家人卦 ䷤

【卦旨】家人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十七卦。这个卦是异卦，离下巽上，象征家庭。家人，即是一家之人。家人卦说明，一家之内，夫妇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此卦特别注重女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如果她能够坚守正道，始终如一，将会非常有利。并从齐家引申出治国平天下应遵循的普遍原则。

【原文】象曰：风自火出，家人^①。由内相成，炽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②。家人之道，修于近小而不妄者也，故君子言必有物，而口无择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择行也。

【注释】①风自火出，家人：释家人卦上巽为风、下离为火之象。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恒，规律、法则。《周易正义》：物，事也。言必有事，即口无择言。行必有常，即身无择行。正家之义，修于近小。言之与行，君子枢机。出身加人，发迹化远，故举言行以为之诫。言既称物，而行称“恒”者，发言立行，皆须合于可常之事，互而相足也。《周易禅解》：火因风鼓，而今风自火出，犹家以德化。而今德从家播也，有物则非无实之言，有恒则非设饰之行，所以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耳。

【译文】《象传》说：风从火中生出，这是家人卦的象征（风从火的内部生成，是因为火的温度高的缘故，这是说明家人卦巽在离外，是风从火

出。火刚生起的时候，因为有风，会更加炽盛。火炽盛后又形成风。这样内外互相作用，有似家人之义。所以说“风自火出，家人”）。君子因此应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说话要有根据和内容，行动要有准则和规矩，不能朝三暮四和半途而废（居家行事的道理，要从身边的人和日常小事着手，不可轻忽随意。因此君子说话一定有根有据，这样话一出口就会合乎道理而无需选择；做事一定遵循规律和法则，这样一做事情就会符合大道而无需选择）。

【原文】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义也^①。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②。

【注释】①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义也：女，指六二；男，指九五。这是以二、五两爻得正于内外卦之象，说明女主家内事，男主家外事，以此来释卦名。《周易正义》：此因二、五得正以释“家人”之义，并明女贞之旨。家人之道，必须女主于内，男主于外，然后家道乃立。今此卦六二柔而得位，是女正位乎内也。九五刚而得位，是男正位乎外也。家人以内为本，故先说女也。“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者，因正位之言，广明家人之义乃道均二仪，故曰“天地之大义也”。②“家人有严君焉”至“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正义》：“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者，上明义均天地，此又言道齐邦国。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国有严君，故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者，此叹美正家之功，可以定于天下，申成道齐邦国。既家有严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妇不失妇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周易集解》：陆绩曰：圣人教先从家始，家正而天下化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

【译文】《彖传》说：家人卦是说，女子应当居家主内，而男人应当以处理外部事务为主，这样才符合天地阴阳的大道。家中有严正的主人，这是指父母而言的。父亲尽父亲的责任，儿子尽儿子的责任，兄长尽兄长的责任，弟弟尽弟弟的责任，丈夫尽丈夫的责任，妻子尽妻子的责任，这样家道就能端正了。家道端正了，那么天下也就能安定了。

睽 卦 ䷥

【卦旨】睽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十八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兑上离相叠。离为火，兑为泽。上火下泽，相违不相济。克则生，往复无穷。万物有所不同，必有所异，相互矛盾，睽即矛盾，有乖背之意。睽卦揭示的是在乖背违逆的情况下，君子应当柔和大度、求同存异，以消除隔阂，实现和谐一致。

【原文】象曰：上火下泽，睽^①。君子以同而异^②。同于通理，异于职事。

【注释】①上火下泽，睽：释睽卦上离为火、下兑为泽之象。②君子以同而异：求同存异。这是说君子看到睽卦卦象后，明白了“合睽”的道理，寻求事物的“大同”，接受不同观点的“小异”。《周易正义》：“君子以同而异”者，佐王治民，其意则同，各有司存，职掌则异，故曰“君子以同而异”也。

【译文】《象传》说：上为火而下有泽，两相乖违，这是睽卦的象征。看到此卦象，君子处于世上，应该求同存异，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认同共通的道理，各自做好不同的事情）。

【原文】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①，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②。睽离之时，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注释】①火动而上，泽动而下：火，指上离；泽，指下兑。此谓上下象含“乖睽”之义。②“天地睽而其事同也”至“睽之时用大矣哉”：《周易正义》：“天地睽而其事同”，此以下历就天地男女万物，广明睽义体乖而用合也。天高地卑，其体悬隔，是“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则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者，男外女内，分位有别，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则通也。万物殊形，各自为象，是“万物睽”也。而均于生长，其事即类，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既明睽理合同之大，又叹能用睽之人，其德不小，睽离之时，能建其用使合其通理，非大德之人，则不可也，故曰“睽之时用大矣哉”也。

【译文】《象传》说：睽卦火起而腾升向上，水动而流泻向下。天与地一高一低两相乖违，但其化育万物的事是相同的；男与女，男外女内，分位有别，但其成家理事的心意是相通的；世间万物，各具风姿，互相乖违，但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是类似的。睽卦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异同并存的施用范围是很大的（事物睽离之时，只有大德之人能建其用，于异中求同，睽卦的时用不是小人所用的）！

蹇 卦 ䷦

【卦旨】蹇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三十九卦。这个卦是异卦，下艮上坎相叠。坎为水，艮为山。山高水深，困难重重，意为行走险难。蹇卦阐明涉济艰难的道理，揭示在险难之时，君子要反求诸己、修习德行，柔顺待时，进退宜当。同时强调上下应同心协力、和衷同济。

【原文】象曰：山上有水，蹇^①。君子以反身修德^②。除难莫若反身修德也。

【注释】①山上有水，蹇：蹇，音剪。释下艮为山、上坎为水之象。阐明涉济艰难的道理。蹇，跋行艰难。②君子以反身修德：反身，反求自身。这是说君子看到此象后，遇到困难时要“反身修德”，才能济蹇涉难。《周易正义》：山者是岩险，水是阻难。水积山上，弥益危难，故曰“山上有水，蹇”。蹇难之时，未可以进，惟宜反求诸身，自修其德，道成德立，方能济险，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也。陆绩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通水流下，今在山上，不得下流，蹇之象。陆绩又曰：“水本应山下，今在山上，终应反下，故曰反身。”处难之世，不可以行，只可反省察，修己德用，乃除难。君子通达道畅之时，并济天下，处穷之时则独善其身也。《周易禅解》：山本毓泉，宜涵而不宜泛，今水流于上，使人不能厝足，此乃山有缺陷，非水之过也。君子知一切险难境界，惟吾心自造自现，故不敢怨天尤人，但反身以修其德。如治山者，培其缺陷，则水归涧壑，而不复横流矣。

【译文】《象传》说：山上流水，跌宕曲折而下，行动艰难，这是蹇卦的象征。君子效法此卦，在困难之时应该反省自身，修养自身德行（解除困难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自我反省，修习德行）。

【原文】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智矣哉^①。

【注释】^①彖曰至智矣哉：险，指上坎；止，指下艮。此以上下卦象来解释“蹇”之义。《周易正义》：“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者，释卦名也。蹇者，有难而不进，能止而不犯，故就二体，有险有止，以释蹇名。坎在其外，是“险在前也”。有险在前，所以为难。若冒险而行，或罹其害。艮居其内，止而不往，相时而动，非知不能，故曰“见险而能止，知矣哉”也。《周易禅解》：愚者汨于情欲之私，虽有不测之险临其前，盲无见也，况能止哉。能止，不惟不陷于险，从此必求出险之良策矣。安得非智？

【译文】《象传》说：蹇卦，象征着艰难，就是前面有危险的意思。看到险情能够停止，这是明智之举啊。

【原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①。处难之时，履当其位，执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履中行义，以存其上，处蹇以此，未见其尤也。

【注释】^①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臣，臣仆。蹇蹇，高亨注：“言王臣蹇蹇忠告直谏者，非其身之事，乃君国之事也。”后因以“蹇蹇匪躬”谓为君国而忠直谏诤。匪，同“非”。躬，自身。《周易正义》：“王”谓五也。“臣”谓二也。九五居于王位而在难中，六二是五之臣，往应于五，履正居中，志匡王室，能涉蹇难，而往济蹇，故曰“王臣蹇蹇”也。尽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故曰“匪躬之故”。《周易禅解》：阴柔中正，反躬无忤，而上应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方居险地，安得不蹇其蹇以相从事。然诸爻皆以能止为知，而此独不然者，正所谓事君能致其身，公尔忘私。

【译文】六二：君王的臣仆忠诚正直，不是为了自身的私事啊（处在危难时，能够坚守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到坚定不移，这才是真正的为君王效忠，所以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臣子在艰难困苦时还能履行职责，坚持王臣之道，使君王得以保全，用这种行为来处蹇，看不到他有什么过失）。

【原文】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①。

【注释】①王臣蹇蹇，终无尤也：《周易正义》：“终无尤”者，处难以斯，岂有过尤也？《周易禅解》：所谓事君能致其身，公而忘私。故虽似冒险，终无尤也。

【译文】六二《象传》说：君王的臣仆忠诚正直，虽屡陷艰难，但这样做始终不会有过失。

解卦 ䷧

【卦旨】解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四十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震相叠。震为雷、为动，坎为水、为险。险在内，动在外，意为解除险难。说明发生困难，就应当设法解除。解除险难应该遵循迅速及时、坚持诚信、杜绝后患的原则。

【原文】象曰：雷雨作，解^①。君子以赦过宥罪^②。

【注释】①雷雨作，解：释解卦上震为雷、下坎为水之象。解，音谢。②君子以赦过宥罪：宥，音又。宽恕、赦免。这是说明君子效法解卦卦象，以“赦过宥罪”体现开释、舒缓的“仁政”。《周易正义》：赦谓放免，过谓误失，宥谓宽宥，罪谓故犯。过轻则赦，罪重则宥，皆解缓之义也。

【译文】《象传》说：雷雨并作，化育万物，是解困通达的象征。君子因此赦免人之过失，宽恕有罪之人。

【原文】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①。天地否结，则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则险厄者亨，否结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解之时大矣哉^②。无所而不释也。

【注释】①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雷指上卦震，雨指

下卦坎。甲，此处指种子的外壳；坼，破裂。此句以雷雨之象释“解”之义。②解之时大矣哉：归结上文，叹美“舒解”之时的宏大功效。

【译文】《象传》说：天地舒解时雷雨兴起，雷雨兴起后百果草木的种子舒展发芽，绽开外皮（天地之气否结，雷雨不会兴起。当天地交相感应而解散时，雷雨于是兴起了。当雷雨兴起时，那些身处危险困难境地而能奋发的事物将会吉祥，阻滞的事物将会消散，所以百果草木种子都破壳而出）。解之时的功效是多么宏大呀（处解之时，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舒解的）！

【原文】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①。处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于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负四，以容其身，寇之来也。自己所致矣，虽幸而免，正之所贱也。

【注释】①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此谓六三处“解”之时，阴柔失正，乘凌九二阳刚之上而攀附于九四，犹如“小人”窃居高位，故以负重而乘车，招致强盗来抢夺为喻，明其处于非份之位，不能长久。但爻辞又发规劝“小人”改邪向善之意。《周易正义》：“负且乘，致寇至”者，六三失正无应，下乘于二，上附于四，即是用夫邪佞以自说媚者也。乘者，君子之器也。负者，小人之事也。施之于人，即在车骑之上，而负于物也。故寇盗知其非己所有，于是竞欲夺之，故曰“负且乘，致寇至”也。“贞吝”者，负乘之人，正其所鄙，故曰“贞吝”也。

【译文】六三：背负重物而身乘大车，必招致强盗来抢夺，虽正，也是很鄙吝的（六三处在九四之下、九二之上，比喻处在自己不应处的位置，做着自己不该做的事。依附于九四，采用奸邪伪善的手段谄媚巴结。乘凌九二阳刚之上而攀附于九四，来容纳自身。强盗之所以来抢夺，是自己造成的啊！哪怕侥幸免除了灾难，但这仍是君子所鄙视的行为）。

损卦 ䷨

【卦旨】损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四十一卦，这个卦是异卦相叠（下兑上艮）。艮为山，兑为泽。上山下泽，大泽浸蚀山根，损益相间，损中有益，益中有损。二者之间，不可不慎重对待。损为减损之意。最好的损是减损自己的欲望，以增益自己的德行。

【原文】象曰：山下有泽，损^①。君子以惩忿窒欲^②。可损之善，莫善损忿欲也。

【注释】①山下有泽，损：释损卦上艮为山、下兑为泽之象。②君子以惩忿窒欲：《周易正义》：泽在山下，泽卑山高，似泽之自损以崇山之象也。君子以法此损道，以惩止忿怒，窒塞情欲。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动，境有顺逆，故情有忿欲。惩者息其既往，窒者闭其将来。忿欲皆有往来，惩窒互文而相足也。《周易禅解》：山下有泽，则山必日损。君子以为吾心之当损者莫若忿欲，故惩忿则如摧山，窒欲则如填壑，俾复于平地而后已也。

【译文】《象传》说：山下有泽，是减损的象征。效法损卦的精神，君子要控制自己的愤怒、克制自己的欲望（最好的减损，莫过于惩忿窒欲）。

【原文】彖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①。自然之质，各定其分，损益将

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与时偕行也。

【注释】①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总结“损益”之道重在适时。《周易正义》：“盈虚”者，兔足短而任性，鹤胫长而自然。此又云“与时偕行”者，上既言“损刚益柔”，不可常用，此又泛明损益之事，体非恒理，自然之质，各定其分。兔足非短，鹤胫非长，何须损我以益人。虚此以盈彼，但有时宜用，故应时而行，故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也。《周易禅解》：下济为益，上行为损。此圣贤观于天下万世不易之道而立此名也。上必有孚，乃可损下而元吉无咎。下必可贞，乃利有攸往以益上。虽二簋亦可用享。盖不过各论其时，但贵与时偕行而已。

【译文】《象传》说：事物的减损增益、盈满亏虚，一定要依照时节的要求而进行（自然所生之万物，各自有自己特定的定位分工，减损增益又怎么能随意加其于上呢！这是不符合正常规律的，所以凡事一定要顺应时节的要求而进行）。

益卦 ䷗

【卦旨】益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四十二卦。这个卦是异卦，下震上巽相叠。巽为风，震为雷。风雷激荡，其势愈强，风雷相助互长，交相助益。此卦与损卦相反。损的后面是益，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定会转变为益，所以益卦在损卦之后。损卦是损下以益上，所以叫做损。益卦是损上以益下。损上益下，实际是下益上也益，所以叫做益卦。君子观此卦，能够迁善改过，则善莫大焉。

【原文】象曰：风雷，益^①。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矣^②。从善改过，益莫大焉。

【注释】①风雷，益：释益卦上巽为风、下震为雷之象。②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矣：迁，犹言“向往”。这是说君子观“益”象，能迁善改过，以此交相增益已德。《周易正义》：迁谓迁徙慕尚，改谓改更惩止。迁善改过，益莫大焉，故君子求益，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也。

【译文】《象传》说：风起雷动，交相助益，象征“增益”。君子观此卦象，从而见善举则仿效从之，有过错则主动改正（依从善道，改正过失，这样得到的好处很大啊）。

【原文】彖曰：益，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①。利

有攸往，中正有庆^②。五处中正，自上下下，故有庆也，以中正有庆之德，有攸往也，何适而不利哉。

【注释】①损上益下至其道大光：前“下”为动词，后“下”为方位名词。这四句以上下卦象来释卦名“益”，谓巽阴居上，震阳居下，巽顺不违震，故有“损上益下”之象。能“损上益下”，“自上下下”，自然民众欣悦，道义生光。
②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周易正义》：此就九五之爻，释“利有攸往，中正有庆”也。五处中正，能“自上下下”，则其道光大，为天下之所庆顺也。“以中正有庆之德”，故所往无不利焉。益之所以“利有攸往”者，正谓中正有庆故也。

【译文】《象传》说：增益，就是损抑尊贵，增益下民，这样民众喜悦无限；尊贵者礼贤下士，损上利民，其道必能大放光芒。利有所往，以中正之道让天下人受益，天下都能得到其福报和喜庆（九五刚中居正而能损上益下，所以有祥庆之象。以九五尊位和祥庆的德行，可以前往任何地方，无论前往何处皆是有利的）。

升卦 ䷭

【卦旨】升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四十六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巽上坤相叠。坤为地、为顺，巽为木、为逊。大地生长树木，逐步成长，日渐高大成材，喻事业步步高升，前程远大，故名“升”。升为前进而上之意。升卦说明的是君子处于上升之时，应注重修德，坚持诚信贞正，依靠正道寻求发展。

【原文】象曰：地中生木，升^①。君子以慎德（通行本慎作顺），积小以成高大^②。

【注释】①地中生木，升：释升卦下巽为木、上坤为地之象。②君子以慎德，积小以成高大：“慎德”，通行本作“顺德”，这是说明君子效法此卦“地中生木”之象，顺行其美德，积“小善”以成就其高大的名望、事业。《周易正义》：“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者，地中生木，始于毫末，终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顺行其德，积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系辞》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是也。

【译文】《象传》说：苗木生于地中，是成长上升的象征。君子因此慎重修德，从积累小善做起，以至修成高行大德。

革 卦 ䷰

【卦旨】革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四十九卦。这个卦是异卦，下离上兑相叠。离为火，兑为泽，泽内有水。水在上而下浇，火在下而上升。火旺水干，水大火熄。二者相生亦相克，必然出现变革。革就是改革、变革的意思。本卦是论述如何变革之卦，说明变革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揭示变革应顺应天时，顺乎人心，要取信于人，既要坚决果断，又要审时度势，不可妄行。

【原文】象曰：泽中有火，革^①。

【注释】①泽中有火，革：释革卦上离为火、下兑为泽之象。

【译文】《象传》说：水泽中有烈火（两性相违，必生变故）象征着变革。

【原文】彖曰：革，水火相息^①。凡不合而后变生，火欲上，泽欲下，水火相战，而后变生者也。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②。

【注释】①革，水火相息：《周易正义》：此就二体释卦名也。水火相息，先就二象明革。息，生也。火本干燥，泽本润湿。燥湿殊性，不可共处。若其共

处，必相侵克。既相侵克，其变乃生，变生则本性改矣。水热而成汤，火灭而气冷，是谓“革”也。②天地革而四时成至革之时大矣哉：汤武革命，指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殷纣。以此来赞扬变革之时功效弘大。《周易正义》：“天地革而四时成”者，以下广明革义。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计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变革，而独举汤、武者，盖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

“革之时大矣哉”者，备论革道之广讫，总结叹其大，故曰“大矣哉”也。《周易禅解》：革而信之，明未革则人不信也。革而当，乃使人信，其悔乃亡，明不当则悔不亡也。须如天地之革时、汤武之革命，方可取信于人耳。革何容易。

【译文】《象传》说：变革，就像水火相长交互更革，火盛则水可涸，水盛则火可灭（凡是有不相融的事物相接触就会发生变革。火在下面想要向上，水在上面想要下来，水火双方交战，而后必然会出现变革而生成新的事物）。天地变革而四季成。商汤革命而夏桀灭，周武革命而商纣亡，这既顺从天意而又应和人心。变革的时代意义多么大呀！

【原文】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①。居变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能成其文，小人乐成，则变面以顺上也。

【注释】①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面，朝向。革面，犹言“改变倾向”。此谓上六处革之终，“革”道大成，犹如斑豹一样协助“大人”变革，从而建功立勋。此时大局已定，故小人纷纷顺应，改变倾向。《周易正义》：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虽不能同九五革命创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缦，故曰“君子豹变”也。“小人革面”者，小人处之，但能变其颜

面，容色顺上而已，故曰“小人革面”也。

【译文】上六：变革的大业已成，君子像斑豹一样助成变革，小人纷纷改变旧日倾向（上六处于变革之末，此时变革已经完成。君子当此之时，能成就他的美德。百姓喜欢这种美德，于是就慢慢改变原来面貌形成顺上的风气）。

鼎卦

【卦旨】鼎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五十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巽上离相叠。巽为木，离为火，下木上火，燃木煮食，化生为熟，有除旧布新的意思。鼎为重宝大器，三足呈稳重之象。煮食，喻食物充足，不再有困难和困扰。在此基础上宜变革，发展事业。鼎卦与革卦的意义相对应，革是去故，鼎是取新。鼎卦揭示了除旧布新时如何调和各种力量、如何任事执权的道理。鼎，不仅是一种炊具，也是一种政权的象征，自古每有“问鼎”“定鼎”之说，《周易》把鼎卦列为改革之卦，更能说明其意义的深远。

【原文】象曰：木上有火，鼎^①。

【注释】①木上有火，鼎：释鼎卦上离为火、下巽为木之象。《周易禅解》：鼎者，国之重宝，君位之所寄也。得其道以正其位，则命可凝。德不称位，则命去而鼎随去矣。约象明之，德如木，命如火，有木则有火。木尽则火亡。有德以正其位则命凝，德亡则命亡。故曰惟命不于常也。

【译文】《象传》说：木上烧着烈火，这是鼎卦的象征。

【原文】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①，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②亨者。鼎之所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为亨饪调和之器

也。去故取新。圣贤不可失也。饪。熟也。天下莫不用之。而圣人用之。乃上以亨上帝。下以大亨养圣贤焉。

【注释】①象曰至亨饪也：木，指下巽为木，巽，顺从；火，指上离为火；亨，通“烹”。此句以上下卦象来解释鼎卦之义，谓二体犹如以木顺火，舍用鼎烹饪之象。②圣人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享，祭也；上帝，指天帝。这两句极称“鼎”具有烹物以祭天帝、奉养贤人的两大功用。《周易正义》：此明鼎用之美。亨饪所须，不出二种，一供祭祀，二当宾客。若祭祀则天神为大，宾客则圣贤为重。故举其重大，则轻小可知。享帝直言“亨”，养人则言“大亨”者，享帝尚质，特性而已，故直言“亨”。圣贤既多，养须饱饫，故“亨”上加“大”字也。

【译文】《象传》说：鼎卦，取鼎作为卦象。木跟从火，就是烹饪的景象。圣人烹饪以祭祀天帝，又用“大”的烹饪来养圣贤（烹饪，是鼎的功能。革是去故，鼎是成新，所以鼎是烹饪调和的器具。除旧布新，是圣贤之人不可缺失的思想。饪，就是把食物煮熟。天下人没有不用鼎烹饪食物的。而圣人用鼎烹饪食物，对上是用来祭祀天帝，对下是用来广泛供养圣贤的）。

震卦 ䷲

【卦旨】震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五十一卦。这个卦是同卦，下震上震相叠。震为雷，两震相叠，反响巨大，可消除沉闷之气，亨通畅达。震为震动之义。震卦说明了施政当严明法令，使天下警惕而久安，立身要戒惧谨慎，勤修德行而无危的道理。取法震卦，君子平日应居安思危，怀恐惧心理，努力修德，不敢有所怠慢，遇到突发事变，也能安然自若，谈笑如常。同时，震不仅有动而惊惧之义，且有雷的震奋之象。

【原文】震：震惊百里，不丧匕鬯^①。威震惊乎百里，则足可以不丧匕鬯矣。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奉宗庙之盛者也。

【注释】①震惊百里，不丧匕鬯：百里，喻地域广阔，古代诸侯国以“百里”为封地。荀悦《汉纪·哀帝纪论》：“古者诸侯之国，百里而已，故《易》曰‘震惊百里’以象诸侯之国也。匕，勺、匙之类盛食物的器具，古代祭祀时用以盛“鼎实”；鬯，音畅，祭祀时所用的酒名，句中“匕鬯”借指祭祀。《周易正义》：先儒皆云：雷之发声，闻乎百里。故古帝王制国，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窃谓天之震雷，不应止闻百里，盖以古之启土，百里为极。文王作《爻》在殷时，明长子威震于一国，故以“百里”言之也。“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者，陆绩云：“匕者棘匕，桡鼎之器。”先儒皆云：匕形似毕，但不两歧耳。以棘木为之，长三尺，刊柄与末。《诗》云“有救棘匕”是也。用棘者，取其赤心之义。祭祀之礼，先烹宰于镬，既纳诸鼎而加幂焉。将荐乃举幂，而以匕出之，升于俎上，故曰“匕所

以载鼎实”也。鬯者，郑玄之义，则为秬黍之酒，其气调畅，故谓之“鬯”。《诗传》则为鬯是香草。案：王度《记》云：“天子鬯，诸侯熏，大夫兰。”以例而言之，则鬯是草明矣。今特言“匕鬯”者，郑玄云：“人君于祭祀之礼，尚牲荐鬯而已，其余不足观也。”

【译文】震：巨雷震惊百里，主祭之人却能镇定自若，手拿盛酒的勺子，也没有洒出一滴酒（巨雷的威力震惊百里，让人小心谨慎，那么足够可以使匕、鬯不丢失了。匕是用来盛鼎中之物的。鬯是香酒，是祭祀宗庙时所盛的用品）。

【原文】象曰：洊雷，震^①。君子以恐惧修省^②。

【注释】①洊雷，震：洊，同“荐”，再、屡次、接连之意，释震卦上下都是震雷之象。②君子以恐惧修省：说明君子观震卦之象，悟知应当恐惧“天威”，自我修省。《周易正义》：“君子以恐惧修省”者，君子恒自战战兢兢，不敢懈惰，今见天之怒，畏雷之威，弥自修身省察己过，故曰“君子以恐惧修省”也。《周易禅解》：君子不忧不惧，岂俟雷洊震而后恐惧修省哉。恐惧修省，正指平日不睹不闻慎独功夫。平日功夫能使善长恶消，犹如洊雷能使阳舒阴散也。惟其恐惧修省惯于平日，故虽遇洊雷，亦复不忧不惧矣。问曰：孔子迅雷风烈必变，复云何通？答曰：此是与天地合德，变则同变，亦非忧惧。

【译文】《象传》说：接连而响的巨雷，使人震动。君子因此心生敬畏恐惧之感，自我修身省过。

【原文】彖曰：震，亨^①。震来虩虩，恐致福也^②。

【注释】①震，亨：这是用卦辞“亨”来释卦名“震”。②震来虩虩，恐致

群书治要译注

福也：兢兢，音细细，形容恐惧的样子。《周易正义》：“震来兢兢，恐致福也”者，威震之来，初虽恐惧，能因惧自修，所以致福也。”《周易禅解》：恐惧乃能致福。福不可以幸邀，所谓生于忧患也。

【译文】《彖传》说：巨雷震动，可以亨通。震雷响起，使万物感到恐惧，因恐惧而戒慎，反而会因此而得福。

【原文】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①。威震惊乎百里，则惰者惧于近矣。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②。明所以堪长子之义也，不丧匕鬯，则已出可以守宗庙也。

【注释】①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迩，近也。本句是解释卦辞“震惊百里”。《周易正义》：“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者，言威震惊于百里之远，则惰者恐惧于近也。②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出，指君主外出。守宗庙、为祭主，指震有“长子”之象，故当君主外出时可以留守执掌国政。《周易正义》：出，谓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则长子留守宗庙社稷，摄祭主之礼事也。

【译文】雷造成的震动震惊百里，让在远处的人为之震惊、在远处的人为之恐惧（君主的政令如巨雷震惊百里，那么懒惰的人就害怕接近了）。这样即使君主外出，也能够有长子留守宗庙社稷，担当主持祭祀的重任（说明之所以委任长子的道理。只要长子能不丢失匕鬯，那么君王外出后长子留守，也可以担当主持祭祀的重任）。

艮卦 ䷳

【卦旨】艮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五十二卦。这个卦是同卦，下艮上艮相叠。艮为山，二山相重，喻静止，意为“抑止”。它和震卦相反。高潮过后，必然出现低潮，进入事物的相对静止阶段。艮卦说明人应当自我节制，抑止自己的言行，静止如山，宜止则止，宜行则行。行止即动和静，都不可失机，应恰到好处，动静得宜，适可而止。

【原文】象曰：兼山，艮^①。君子以思不出其位^②。各止其所，不侵官也。

【注释】①兼山，艮：释艮卦上下卦均为艮之象。兼，“重”之意。因为艮卦上下卦均为艮，艮为山，所以这里“兼山”指两山重叠。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本位，指本分所守之位。这是说明君子观艮象，悟知“抑止”邪欲的道理，所以思想不敢逾越本位。《周易正义》：“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止之为义，各止其所。故君子于此之时，思虑所及，不出其已位也。

【译文】《象传》说：两座山重叠，是抑止之象。君子因此自我抑制内心的欲望，不敢超越其位分（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超越自己的位分）。

【原文】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①。止道不可常用，必施于不可以行，适于其时，道乃光明。

群书治要译注

【注释】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四句旨在进一步阐述“抑止”之道要适时而用，才能动静得宜，而“抑止”的道理也因此而“光明”。《周易正义》：“艮，止也”者，训其名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者，将释施止有所光明，施止有时，凡物之动息，自各有时运。

【译文】《象传》说：“艮”，抑止之意。观察时势，当止则止，宜行则行，只要行止不失其时机，其前途将会更加光明（抑止之道不可以经常用，只有在不得不实施的情况下才采用。只有在适合的时机用，才能显现抑止之道的好处）。

丰卦 ䷶

【卦旨】丰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五十五卦。这个卦是异卦相叠（下离上震）。离为火，震为雷，电闪雷鸣，成就巨大，喻达到顶峰，如日中天。意为“丰大”。说明丰沛盛大之时，应当更加注重修德慎行，以保安泰。同时也说明了盛极必衰的必然规律。

【原文】丰：亨，王假之^①。大而亨者，王之所至也。勿忧，宜日中^②。丰之为义，阐弘微细，通夫隐滞者也。为天下之主，而令微隐者不亨，忧未已也，故至丰亨，乃得勿忧也。用夫丰亨不忧之德，宜处天中以遍照者也，故曰宜日中也。

【注释】①亨，王假之：假，达到之意。这是说明物“丰”可亨通，但至丰之道，必须有德者才能获得，所以用“王假之”作比喻。《周易正义》：“丰，亨”者，“丰”，卦名也，《彖》及《序卦》，皆以“大”训“丰”也。然则丰者，多大之名，盈足之义。财多德大，故谓之丰。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无所拥碍谓之“亨”，故曰“丰，亨”。“王假之”者，假，至也。丰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也。②勿忧，宜日中：日中指太阳正中，比喻保持丰德。《周易正义》：勿，无也。王能至于丰亨，乃得无复忧虑，故曰“勿忧也”。用夫丰亨无忧之德，然后可以君临万国，遍照四方，如日中之时，遍照天下，故曰“宜日中”也。《周易禅解》：家有妻妾则丰，国有多士则丰，观心有事禅助道则丰，丰则必亨。然非王不足以致丰。丰则可忧，而勿徒忧，但

群书治要译注

宜如日之明照万汇可也。

【译文】丰卦象征丰盈硕大，亨通，只有圣王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硕大而亨通的境界，是只有圣王才能够达到的）。不用忧虑，圣王行事如日在中天，照耀无所不及（丰卦的含义，在于让微细之物也能够发扬光大，能够通达隐居之人。作为天下的君主，而让微小事物、隐居之人不能够亨通，这样会忧患不停啊！所以只有当达到了丰盈亨通时，才能够不担忧啊。而有丰盈亨通不担忧的德行，适合像太阳位居中天一样遍照四方，所以说“宜日中”）。

【原文】象曰：雷电皆至，丰^①。君子以折狱致刑^②。文明以动，不失情理。

【注释】①雷电皆至，丰：释丰卦上震为雷、下离为火之象。②君子以折狱致刑：折狱，判决诉讼案件。致刑，动用刑罚的意思。这是说明君子效法雷之威动以“折狱”、电之光明以“致刑”，那么刑狱之事就不会违背实情了。《周易正义》：“君子以折狱致刑”者，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罚，亦当文明以动，折狱断决也。断决狱讼，须得虚实之情；致用刑罚，必得轻重之中。若动而不明，则淫滥斯及。故君子象于此卦而折狱致刑。《周易禅解》：折狱如电之照，致刑如雷之威。天之雷电，偶一至焉，常至则物必坏。君子之用刑狱，不得已尔，轻用则民必伤。天之雷电必在盛夏，君子之用刑狱必于丰乐康阜之时。

【译文】《象辞》说：雷声和电光一起到来，有威有明，象征丰盈硕大。君子取此象之意，明断案件，按律量刑（一举一动都要文明，不能够违背情理）。

【原文】象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①。丰之为用。困于昃食者也。施于未足则尚丰。施于已盈

则方溢。不可以为常。故具陈消息之道也。

【注释】①“日中则昃”至“况于鬼神乎”：昃，音则，去声，音太阳偏西之意。此句至终，引天地、日月盛盈必亏的现象，发卦辞的言外之意，说明“丰”极必贫，不可过中。《周易正义》：此孔子因丰设戒，以上言王者以丰大之德，照临天下，同于日中。然盛必有衰，自然常理。日中至盛，过中则昃；月满则盈，过盈则食。天之寒暑往来，地之陵谷迁贸，盈则与时而息，虚则与时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况于人与鬼神，而能长保其盈盛乎？勉令及时修德，仍戒居存虑亡也。此辞先陈天地，后言人、鬼、神者，欲以轻譬重，亦先尊后卑也。而日月先天地者，承上“宜日中”之下，遂言其昃食，因举日月以对之，然后并陈天地，作文之体也。

【译文】《象传》说：日至中天必将西斜，月亮圆满盈盛必将亏蚀。天地间万物的盈满与亏缺都随着天时变化而消长，盛衰无常，又何况于人的事业呢？何况于鬼神的享祭呢（丰卦的应用，受困于日至中天必将西斜和月亮圆满盈盛必将亏蚀，在尚未满的情况下还能使之变得丰盈，在运用于已经满了的情况下就会溢出，所以不可以作为常用手段，因此这里具体说明万物消长、增减、盛衰的道理）？

兑卦☱

【卦旨】兑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五十八卦。这个卦是同卦，下泽上泽相叠。泽为水。两泽相连，两水交流，上下相和，团结一致，朋友相助，欢欣喜悦。兑即“说”，为欣悦之意，说明人与人之间应当和悦相处的道理。但不能谄媚取悦，应当以诚信为本，力求内刚外柔，和而不同。

【原文】象曰：丽泽，兑^①。君子以朋友讲习^②。

【注释】①丽泽，兑：释兑卦下泽上泽之象。②君子以朋友讲习：讲习，指学问之道，即讲其所未明，学其所未熟。《周易正义》：“君子以朋友讲习”者，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相说之盛，莫过于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讲习也。《周易禅解》：泽相丽则不枯竭，学有朋则不孤陋。以文会友，讲也。以友辅仁，习也。讲而不习则罔，习而不讲则殆。讲则有言不背于无言，习则无言证契于有言。又讲则即无言为有言，习则即有言成无言矣。

【译文】《象传》说：两泽相连，互有补益，是相互受益的象征。君子得此启迪，常与良朋益友互相讲习切磋，互相补益。

【原文】彖曰：兑，悦也，刚中而柔外，悦以利贞^①。说而违刚则谄，刚而违悦则暴，刚中而柔外，所以说以利贞也。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②，天

刚而不失悦者也。

【注释】①刚中而柔外，悦以利贞：刚中，指九二、九五阳刚居中；柔外，指六三、上六阴柔处外。这里是以卦中二、三、五、上诸爻之象来释卦辞“亨，利贞”，说明柔悦不失内刚，刚正不失外悦，内外刚柔兼济，不谄媚、不暴戾，由此可见处“悦”而能亨通、守正之旨。《周易禅解》：“刚中则无情欲偏倚之私，柔外则无暴戾粗浮之气。此说之至正。天地同此一德者也。”②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句说明“喜悦”的意义应合“天”之道与“人”之情。

【译文】《象传》说：兑，就是喜悦的意思。君子内秉刚健之德，外显柔和之态，以相互喜悦的关系相处，有利于坚贞守正（因为喜悦而违背刚健之德就是谄了，因为刚健而让人不高兴就成暴了。兑卦内里刚健而外显柔和，所以说悦以利贞），因此顺乎天道而合乎人心（只有天道刚健却又不失于让人愉悦）。

【原文】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①。悦之大，民劝矣哉^②。

【注释】①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周易正义》：“说以先民，民忘其劳”，以下叹美说之所致，亦申明应人之法，先以说豫抚民，然后使之从事，则民皆竭力忘其从事之劳，故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也。“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者，先以说豫劳民，然后使之犯难，则民皆授命，忘其犯难之死，故曰“说以犯难，民忘其死”也。②悦之大，民劝矣哉：劝，劝勉，此为自我勉励之意。这两句总结前文，说明“悦”的义理宏大。《周易正义》：施说于人，所致如此，岂非说义之大，能使民劝勉矣哉！故曰“说之大，民劝矣哉”。《周易禅解》：以此德而先民，民自忘劳。以此德而犯难，民自忘死。即此是说之大。民自劝而胥化于善，非以我劝民也。

群书治要译注

【译文】君子大人若能先悦豫百姓（注意百姓的饱食、暖衣、养生），让百姓做事情，百姓就会任劳任怨；若能先悦豫百姓，危难之时让百姓赶赴危难，百姓也会不避艰险，舍生忘死。悦民作用之大，就在于能使百姓自我勉励呀！

涣 卦

【卦旨】涣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五十九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坎上巽相叠。坎为水，巽为风，风在水上行，推波助澜，四方流溢。涣即涣散之意，说明事物发展过程中当散则散，当聚则聚，力求散而不乱，聚而有序，聚散均需循理而行。当组织和人心涣散之时，必须用积极的手段和方法挽救涣散，转危为安。

【原文】象曰：风行水上，涣^①。

【注释】①风行水上，涣：此释涣卦下坎为水、上巽为风之象。涣，水流流散之意。

【译文】《象传》说：风行水面，象征着涣散。

【原文】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①。处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号，以汤险扼者也。为涣之主，唯王居之，乃得无咎也。

【注释】①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这三句说明九五尊居君位，阳刚中正，处涣之时，所发号令当如“发汗”一样出而不返。又须散发聚积，收聚民心，则可“无咎”。《周易正义》：“涣汗其大号”者，人遇险厄，惊怖而劳，则汗从体出，故以汗喻险厄也。九五处尊履正，在号令之中，能行号令，以散险厄者

群书治要译注

也，故曰“涣汗其大号”也。“涣，王居无咎”者，为涣之主，名位不可假人，惟王居之，乃得无咎，故曰“涣，王居无咎”。《周易禅解》：发大号以与民同悦，如汗之发于中而浹于四体。盖四之涣群，由五为王而居于正位，四乃得上同之，是故大号如汗浹于外。王居正位常在中，故无咎也。

【译文】九五：君王能如汗从体出一样发布盛大的号令，令出必行，在涣散之时，能这样做就可以没有祸害。这样做，只有由圣明的君王来担当才会没有咎害（九五处在上卦巽卦之中，居中履正，比喻君王处在尊位而能履行中正之道，置身于动荡的局势中，因惊怖而流汗，及时发布施行仁德的号令以挽救危机，作为危难之际的主宰，只有圣明的君王在位，才能免于灾祸）。

节 卦 ䷻

【卦旨】节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六十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兑上坎相叠。兑为泽，坎为水。泽有水而流有限，多必溢于泽外。因此要有节度，故称“节”。说明恰当适中的节制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同时也说明节制不当或者过分节制则导致凶咎，因此节制必须符合自然、恰如其分。节卦与涣卦相反，互为综卦，交相使用。天地有节度才能常新，国家有节度才能安稳，个人有节度才能完美。

【原文】象曰：泽上有水，节^①。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②。

【注释】①泽上有水，节：此释节卦下兑为泽、上坎为水之象。泽有水而流有限，多必溢于泽外，象征“节制”。②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度数，指礼数、法度；议，评议、商度。此句指君子效法节卦之象，制定礼法作为节制的准则，评议人的德行优劣作为任用条件。《周易正义》：“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者，度数，谓尊卑礼命之多少；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君子象节以制其礼数等差，皆使有度，议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周易禅解》：若冕旒，若宗庙，若乐舞，若阶陛，若著龟，若爵禄等，皆有其数以为度。制使各得其节，则无过与不及，而不奢不俭。若见君，若事亲，若接宾，若居丧等，皆根乎德以成行。议使各当其节，则无过与不及。而可继可传。如泽节水，称其大小浅深，要使不溃不涸而已。

【译文】《象传》说：大泽上有水（水位升高，应加高堤防），当予以节制。君子观此象，从而制订法度礼数作为准则，考察商议德行以期任用得宜。

【原文】彖曰：苦节不可贞，其道穷^①。为节过苦，则物不能堪也，物不能堪，则不可复正也。

【注释】①苦节不可贞，其道穷：《周易正义》：为节过苦，不可为正。若以苦节为正，则其道困穷，故曰“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周易禅解》：苦则穷，穷则不可以处常，不苦则说。

【译文】《象传》说：过分节俭不可以为中正，因为它难以持久，必然会变（为了节俭而太过艰苦，那是事物不能够承受的。不能承受，那么就不能够继续坚持正道了）。

【原文】悦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①。无悦而行险，过中而为节，则道穷也。

【注释】①悦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险，通“俭”。此三句进一步申明“节制”必须不违“悦”、适当而不过“中”之理。《周易正义》：“行险以悦”，则为节得中。“当位以节”，则可以为正。良由中而能正，所以得通，故曰“中正以通”，此其所以为亨也。《周易禅解》：得中则不苦。苦则穷，穷则不可以处常。不苦则说，说则并可以行险。惟节而当位，斯为中正。惟中正故通而不穷。按：金景芳《周易全解》认为：“说以行险”是就卦体而言，“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则是专指九五爻。

【译文】心甘情愿地去节制，处在九五的尊位而能够懂得节制，就

能居中得正，通天下之志（没有高兴的心情而去节制，为了节制而超过中和之度，这样其道就会困窘）。

【原文】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①。

【注释】^①“天地节而四时成”至“不害民”：《周易正义》：“天地节而四时成”者，此下就天地与人广明节义。天地以气序为节，使寒暑往来，各以其序，则四时功成之也。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周易禅解》：天有四时，王有制度，皆所谓中正以通者也。

【译文】天地有节制（遵从运行规则），四季才能形成。国家应当以典章制度作为节制准则，就能做到既不浪费财物，又不伤害百姓。

中孚卦 ䷛

【卦旨】中孚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六十一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兑上巽相叠。孚，本义孵。孵卵出壳的日期非常准确，有信的意思。中孚意为心中诚信，说明立身处世应该心怀诚信、取信于人。中孚卦进一步论述的是如何取信于民的问题。对于国君来说，能否取信于民，将涉及到其政权的存亡。所以，在《周易》中，信用被看得特别重要，除了一些常用的“吉”“凶”“咎”“悔”“吝”“贞”“亨”之类辞外，可以说，“孚”变成了一个被常用的字眼。

【原文】象曰：泽上有风，中孚^①。君子以议狱缓死^②。信发于中，虽过可亮。

【注释】①泽上有风，中孚：此释中孚卦下兑为泽、上巽为风之象。②君子以议狱缓死：指君子效法“中孚”之象，广施信德，乃至慎议刑狱，宽缓死刑。《周易正义》：“君子以议狱缓死”者，中信之世，必非故犯过失为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议其过失之狱，缓舍当死之刑也。《周易禅解》：君子知民之为恶也，盖有出于不得已者焉。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故于狱则议之，功疑惟重，罪疑惟轻也。于死则缓之，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如此，则杀一人而天下服，虽死不怨杀者矣。

【译文】《象传》说：大泽上吹拂着和风（如广施信德），无所不周，诚信之象。君子因此懂得了诚信感化的重要，在判决案件之前进行充

分的讨论,把所有可疑的或者不能据以定罪的东西都查出来。在判决死刑后,尽量缓期执行,尽量在犯人必死的罪行中找出可以不死的依据(如果诚信是发自于内心的,即使过了也是可以相信的)。

【原文】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悦而巽。孚^①。有上四德,然后乃孚。乃化邦也^②。信立而后邦乃化也。柔在内而刚得中,各当其所也。刚得中,则直而正,柔在内,则静而顺,悦而以巽,则乖争不作,如此,则物无巧竞,敦实之行著,而笃信发乎其中矣。豚鱼吉,信及豚鱼^③。鱼者,虫之潜隐者也;豚者,兽之微贱者也。争竞之道不兴,忠信之德淳著,则虽微隐之物,信皆及之也。中孚以利贞,乃应天^④。盛之至也。

【注释】①柔在内而刚得中,悦而巽,孚:柔,指六三、六四;刚,指九二、九五。这是用中间四爻的结构来解释中孚。从全卦整体看,两阴正居其内,就如“中虚”至诚;从上下卦看,两阳分处其中,就像“中实”有信。所以叫“中孚”。《周易正义》:柔内刚中,各当其所,悦而以巽,乖争不作,所以信发于内,谓之“中孚”,故曰“柔在内而刚得中,悦而巽,孚”也。②乃化邦也:《周易禅解》:兑悦则感人以和,巽顺则入人必洽。故邦不祈化而自化也。③豚鱼吉,信及豚鱼:豚,小猪。此句为解释卦辞“豚鱼吉”。《周易正义》:“豚鱼吉,信及豚鱼也”,释所以得吉,由信及豚鱼故也。④中孚以利贞,乃应天:《周易正义》:“中孚以利贞,乃应天”,释中孚所以利贞者,天德刚正而气序不差,是正而信也。今信不失正,乃得应于天,是中孚之盛故须济以利贞也。

【译文】《象传》说:中孚卦,阴柔在内且谦虚至诚,阳刚居外又能忠实有信,是诚信的象征。在上位者以至诚顺应于在下位者,在下位者有诚信地、喜悦地服从在上位者(有以上四种美德,然后才能使人信服),诚信如此,才能教化兴邦(诚信确立以后,教化的作用自然能够普及全国。中孚卦柔处于内,而上下二体都以刚居外,各自承担其责。阳刚居外得

群书治要译注

正位，就会正直而中正；阴柔处内，就会平静而柔顺。如果在上位者以至诚顺应于在下位者，在下位者有诚信地、喜悦地服从在上位者，诚信如此，那么乖戾和争斗就不会有了。这样，万物就不会取巧竞争了。敦厚诚实的风气就会盛行，这样忠实诚信就会从心中生起。诚信能够感化小猪小鱼，可以获得吉祥，是说诚信到了极点了，连对小猪小鱼也变现出诚信（小鱼，是潜藏的虫类。小猪，是微贱的兽类。如果争夺竞赛的风气不盛行，忠信的美德朴实盛行，那么即使是微隐的事物，都能用诚信来感化）。中心诚信而又能守持正道，那么就可以和天道相应了（盛大达到了顶点）。

小过卦

【卦旨】小过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六十二卦。这个卦是异卦，下艮上震相叠。艮为山，震为雷。过山雷鸣，不可不畏惧。阳为大，阴为小，卦外四阴超过卦中二阳，故称“小过”，即小有越过。有了诚信，君子就会有所行动，有所行动就会有所过失。小过卦说明了在修德立身及一些特殊的事情上，必须稍有过度，但又不能太为过甚，应当守住谦恭的道理。

【原文】象曰：山上有雷，小过^①。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②。

【注释】①山上有雷，小过：此释小过卦下艮为山、上震为雷之象。“小过”，小有越过。象征行动有度。②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此三句指君子效法小过之象，在行止之恭、丧事之哀、用费之俭这些寻常小事上，稍能过越，以正俗弊。《周易正义》：小人过差，失在慢易奢侈，故君子矫之，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也。《周易禅解》：吴草庐曰：恭以救傲，哀以救易，俭以救奢。救其过以补其不足，趣于平而已，所谓时中也。项氏曰：曰行曰丧曰用，皆见于动，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俭，皆当止之节，以象艮也。

【译文】《象传》说：山顶上响动着震雷（山大雷小），小有越过之象。君子悟此象，从而行为稍过于恭谦，居丧稍过于哀伤，用度稍过于

节俭。

【原文】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小者，谓凡诸小事也，过于小事而通者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①。过而得以利贞，应时宜也，施过于恭俭，利贞者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②。成大事者，必在刚也，柔而侵大，剥之道也。

【注释】①“小者过而亨也”至“与时行也”：此句解释卦辞“利贞”，讲小过之首应行于正当之时，不可任意妄为。《周易禅解》：小者即小事。小事有过，故仍不失其亨。设大者过，则必利有攸往乃亨矣。惟与时行，故虽过，不失其贞。彖但言贞，传特点出时行二字，正显时当有过，则过乃所以为贞。倘不与时行，虽强欲藏身于无过之地，亦不名为贞也。②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柔，指六二、六五；刚，指九三、九四。这四句用卦中柔爻和刚爻的居位特点来释“可小事，不可大事”。《周易正义》：柔顺之人，惟能行小事，柔而得中，是行小中时，故曰“小事吉”也。刚健之人，乃能行大事，失位不中，是行大不中时，故曰“不可大事”也。《周易禅解》：人有刚柔二德，任大事则宜用刚，处小事则宜用柔。今此卦柔得其中，得中则能与时行，故小事吉。刚失位而不中，不中则不能与时行，故不可以大事。

【译文】《彖传》说：小过是指在上述小事上稍有越过，反而会亨通（小，是指所有的小事。在小事上稍有越过反而能够亨通）。持稍有越过之态反而有利于保持操守，这是因为适时而行的缘故（稍稍越过而有利于守持正道，是因为行动符合时宜。在恭让节俭上略有所过，就会和谐贞正），阴柔居中而不偏，因此在小事情上会获得吉祥。阳刚失其正位而不持中，因此，大事不可用“小过”之法（成就大事业的人，一定是阳刚之才。以阴柔济大事，是衰败的做法）。

既济卦 ䷾

【卦旨】既济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第六十三卦。这个卦是异卦，下离上坎相叠。坎为水，离为火。水火相交，水在火上，水势压倒火势，救火大功告成。既，已经；济，成也。既济就是事情已经成功，但终将发生变故。既济卦说明的是事成之时，必须坚守中正，节制戒惧，不可忘形骄纵，而要有居安思危、艰难玉成的忧患意识。

【原文】象曰：水在火上，既济^①。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②。存不忘亡，既济不忘未济也。

【注释】①水在火上，既济：释既济卦下离为火、上坎为水之象。②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豫，即“预”。此指君子观“既济”之象，知“初吉终乱”之理，所以能考虑其后患而预为防备。《周易禅解》：方其既济，似未有患，患必随至。故君子深思而豫防。

【译文】《象传》说：水在火上，象征事情已经成功。君子观此卦象，想到火可烧水以为饮，水或倾覆而灭火，于是考虑事成之后可能出现的祸患而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存在而不忘记灭亡，已经成功但不忘记还将发生变故）。

【原文】彖曰：既济，亨，利贞，刚柔正而位当^①。刚柔正而位当，则

邪不可以行矣，故唯正乃利贞也。

【注释】①彖曰至刚柔正而位当：《周易正义》：此释卦名德，既济之亨，必小者皆亨也，但举小者，则大者可知，所以为既济也。具足为文，当更有一“小”字，但既叠经文，略足以见，故从省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此就二、三、四、五并皆得正，以释“利贞”也。刚柔皆正，则邪不可行，故惟正乃利贞也。《周易禅解》：小者尚亨，则大者不待言矣。六十四卦，惟此卦刚柔皆当其位，故贞。

【译文】《彖传》说：处在既济的时候，无所不亨，利于守正，是因为阳爻阴爻各得其正，各居阴阳的正位（刚柔并济而且处位得当，那么邪道就不能盛行了。所以只有守持正道才能利贞）。

【原文】九五：东邻之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①。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济之时，而处尊位，物皆济矣。将何为焉，其所务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苹蘩之菜，可羞之于鬼神。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

【注释】①东邻之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禴，音悦。此处东邻指殷人，西邻指周人。杀牛，指举行盛大祭祀。此句是说九五居“既济”尊位，阳刚中正，事成物盛，所以取东、西邻祭祀之象设诫，勉励其敬慎修德，以免“受福”遭害。《周易正义》：牛，祭之盛者也。禴，殷春祭之名，祭之薄者也。九五居既济之时，而处尊位，物既济矣，将何为焉？其所务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九五履正居中，动不为妄，修德者也。苟能修德，虽薄可飨。假有东邻不能修德，虽复杀牛至盛，不为鬼神歆飨，不如我西邻禴祭虽薄，能修其德，故神明降福，故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

【译文】九五：东邻（此指殷人）杀牛厚祭鬼神，不如西邻（此指周人）之薄祭（因东邻恃其财大，重奢华而不修德；西邻敬重修德，礼天而不奢侈），实际上西邻更能得到鬼神的福佑（用牛祭祀，表明祭祀用的物资十分丰盛。禴是指祭祀用的东西很少。在既济之时，已经身处尊位，万物各得其所，这时将做什么呢？其所应努力的，仅仅是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过于蓄积深厚的道德，所以水坑里的草、茂盛的苹和蘩是可以用来祭祀鬼神的。“谷物祭祀本身没有馨香，惟有高尚的品德才有远处可闻的馨香。”所以说“东邻杀牛厚祭，不如西邻以诚敬之心薄祭而更实得福泽”）。

系辞(上)

【原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①。卑高以陈，贵贱位矣^②。动静有常，刚柔断矣^③。刚动而柔止也，动止得其常体，则刚柔之分著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④。方有类，物有群，则有同有异，有聚有分也，顺其所同则吉，乖其所趣则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⑤。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也。悬象运转以成昏明，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故变化见也。

【段旨】这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一章。《系辞传·上》第一章对《周易》产生的基本原理作了全面的、纲领性的介绍和说明，揭示出在《周易》中包含着天道、地道和人道，也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这一节说明乾坤的定位和其他的相关问题。

【注释】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尊，高也；卑，下也。乾为天，坤为地，天尊地卑，则乾尊坤卑因之以定。《周易》以阴阳为本，乾坤为纯阳纯阴之卦，因此《系辞传》先总说乾坤性质。《周易禅解》：此先明由天地万物而为易书也。易之乾坤，即象天地。②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以，与“已”同；陈，陈列；位，立也。天高为贵，地卑为贱，天高地卑之势既陈，则天贵地贱之位因之以立。《周易正义》：卑，谓地体卑下；高，谓天体高上。卑高既以陈列，则物之贵贱得其位矣。若卑不处卑，谓地在上，高不处高，谓天在下。上下既乱，则万物贵贱则不得其位矣。此经明天地之体，此虽明天地之体，亦涉乎万物之形。此“贵贱”总

兼万物，不唯天地而已。先云“卑”者，便文尔。《周易禅解》：易之贵贱，即法高卑。③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常，指“一定的规律”；断，分也，言判然分明。这是说明阴阳动静、刚柔的不同特点。《周易正义》：天阳为动，地阴为静，各有常度，则刚柔断定矣。动而有常则成刚，静而有常则成柔，所以刚柔可断定矣。若动而无常，则刚道不成；静而无常，则柔道不立。是刚柔杂乱，动静无常，则刚柔不可断定也。此经论天地之性也。《周易禅解》：易之刚柔，即法动静。

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品类；物，指具体的事物。这三句说明宇宙间各种事物、现象，无论是抽象的观念，还是具体的形态，均以群、类相分合，而吉凶就在同、异的矛盾中产生。《周易正义》：方，谓法术性行，以类共聚，固方者则同聚也。物，谓物色群党，共在一处，而与他物相分别。若顺其所同，则吉也；若乖其所趣，则凶也。故曰“吉凶生矣”。《周易禅解》：易之吉凶，即法方物。

⑤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见，同“现”。这是说明天上之“象”、地上之“形”，都显现着阴阳变化的道理。《周易正义》：“象”谓悬象，日月星辰也。“形”谓山川草木也。悬象运转而成昏明，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故变化见也。《周易禅解》：易之变化，即法形象。

【译文】天尊贵而高高在上，地卑微而在人们脚下，《易经》中乾为天为高为阳、坤为地为低为阴的象征就确定了。天下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卑贱到高大而排列，《易经》中六爻贵贱的位置也依序而排定了。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动极必静，静极必动，运动与静止都有一定的规律，《易经》中阳刚阴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的道理也就确定了（阳刚主动，阴柔主静。行动和静止都有规律，这样刚柔的区分就很明显了）。天下人各行其道而以类聚集，物各有其群而以类相分，同于善同于君子的就吉，同于恶同于小人的就凶，这样，吉祥与凶险也就产生了（法术性行有不同的种类，物色群党有不同的群体，这样就有了同和异、有了聚和分。顺着其所同的，就会吉利；违背其所趣的，就会凶险。所以说吉凶就产生了）。在天成就日月星辰昼夜晦冥的现象，在地成就山川河岳动植草木

的形态，世间万事万物错综复杂的变化就体现出来了（象比喻日月星辰，形比喻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的运转形成了昏暗和明亮，山川河岳动植草木互通气息而形成了云朵和雨水，所以说万事万物的变化就显现出来了）。

【原文】是故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①。乾知大始，坤作成物^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一章，说明阴阳变化生成万物之理。

【注释】①是故鼓之以雷霆至一寒一暑：这是举雷霆、风雨、日月、寒暑为例，说明天上物象的阴阳变化。《周易禅解》：犹天地之有雷霆风雨、日月寒暑，而万物皆备。盖无有一文一字是圣人所杜撰也。②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犹“为”，与下句“作”意近，为互文；大，同“太”。这两句说明乾坤的作为，前者是最初开创万物的要素，后者是承前者而生成万物。《周易禅解》：此明由易书而成易学。由易学而契易理也。万物虽多，不外天地。易卦虽多，不出乾坤。

【译文】因此，天下万物靠雷霆的鼓动（而产生），靠风雨的滋润（而成长）。日月不停地运转交替，形成了有寒冷有暑热的季节变化。乾开创万物，坤作成万物。

【原文】乾以易知，坤以简能^①。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②。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③。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④。有易简之德，则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⑤。天地易简，万物久载其形，圣人不为，群方各遂其业。德业既成，则入于形器，故以贤人目其德业也。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一章，是说明乾坤易简之理，并将此一思想广泛用于社会，强调成就德业都要遵循“易简”原则。

【注释】①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平易；知，知晓；简，简约。这两句承上文，说明乾的太初创始纯发于自然，无所艰难；坤的生成万物静承于乾阳，不须繁劳。因此前者以平易为人所知，后者以简约见其功能。《周易正义》：“乾以易知”者，易谓易略，无所造为，以此为知，故曰“乾以易知”也。“坤以简能”者，简谓简省凝静，不须繁劳，以此为能，故曰“坤以简能”也。若于物艰难，则不可以知，故以易而得知也。若于事繁劳，则不可能也，必简省而后可能也。

②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周易正义》：“易则易知”者，此覆说上“乾以易知”也。乾德既能说易，若求而行之，则易可知也。“简则易从”者，覆说上“坤以简能”也。于事简省，若求而行之，则易可从也。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论乾坤之体性也。“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者，此论乾坤既有此性，人则易可仿效也。

③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天道易知，故人能适应而亲依之。地道易从，故人能利用而有生产物质之功。《周易正义》：“易知则有亲”者，性意易知，心无险难，则相和亲，故云“易知则有亲”也。“易从则有功”者，于事易从，不有繁劳，其功易就，故曰：“易从则有功”。此二句，论圣人法此乾坤易简，则有所益也。

④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天道为人所亲依，故能成为永恒规律。地道有生产物质之功，则可以增大其生产。《周易正义》：“有亲则可久”者，物既和亲，无相残害，故可久也。“有功则可大”者，事业有功，则积渐可大。此二句，论人法乾坤，久而益大。

⑤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周易正义》：“可久则贤人之德”者，使物长久，是贤人之德，能养万物，故云“可久则贤人之德”也。“可大则贤人之业”者，功劳既大，则是贤人事业。

【译文】乾以平易来知，坤以简单去做（天地之道，不需要做什么却善于创始，不需要做什么却善于形成，所以称为“易和简”）。平易则易于了解，简易则容易遵从。容易了解就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和亲近，容易让

人遵从就可以用来建立事业。得到理解和亲近就能长久，能够建立事业就能更加宏大（有易简这样的德行，就能成就恒久而伟大的功业）。能够长久就是贤德的人所应有的品德，能够宏大就是贤德的人应该建立的事业（天地有着易简之德，万物因此能够永久地保持其形；圣人没有任何作为，万方都各自成功顺利地把各自的事情做好了。德业成就之后，就成为有形之物，需要有一定的名称，因此就根据其成就的德业称其为“贤人”了）。秉承易简之德，则天下的道理就都懂得了。

【原文】易与天地准^①，作易以准天地也。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②。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知幽明之故^③，知死生之说也^④。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死生者，始终之数也。知鬼神之情状^⑤。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四章，说明《易经》与天地的规律相应。圣人作《易经》完全效仿天地自然。通晓易理，就能通晓天下万事万物之理。

【注释】①《易》与天地准：准，相同。此句说明《周易》的创作与天地规律相应。如乾健以法天、坤顺以法地之类。《周易正义》：言圣人作《易》，与天地相准。②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弥纶，统率、统摄、包括。此句紧承上文，说明《易经》能够包罗万物，无一不备。《周易正义》：“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者，以《易》与天地相准，为此之故圣人用《易》，能弥纶天地之道。弥谓弥缝补合，纶谓经纶牵引。能补合牵引天地之道，用此易道也。《周易禅解》：以圣人作易，本自与天地准，故能弥合经纶天地之道也。③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知幽明之故：天文，指天象，如日月星辰；地理，指地形，如山川原野；幽明，指无形和有形。句末“故”指“事”。这三句说明用《周易》的法则观“天文”、察“地理”，可知有形、无形的事理。《周易正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者，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

理也。“是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谓事也。故以用易道，仰观俯察，知无形之幽、有形之明，义理事故也。《周易禅解》：圣人之作《易》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知天文地理之可见者，皆是形下之器，其事甚明。而天文地理所以然之故，皆不出于自心一念之妄动妄静。④知死生之说：这句说明用易理可知事物的死生规律。《周易正义》：“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者，言用易理，原穷事物之初始，反复事物之终末，始终吉凶，皆悉包罗，以此之故，知死生之数也。正谓用易道参其逆顺，则祸福可知；用蓍策求其吉凶，则死生可识也。⑤知鬼神之情状：鬼神，指万物精微变化的状态。《周易集解》：虞翻曰：乾神似天，坤鬼似地。圣人与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

【译文】《易经》和天地相准（指圣人作《易经》完全效仿天地之道），所以天地的规律都包含在里面了。抬头来观察上天的各种现象，低头来观察大地的各种情况，因此能够知道幽隐难见的和显而易见的事情，能够知道万物消亡与生长的规律（幽隐难见的和显而易见的，是有形的事物和无形的事物的现象；消亡和生长，是始终逃不掉的定数）。能够知道万物精微变化的情况和状态。

【原文】与天地相似^①。德合天地，故曰相似也。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②。知周万物，则能以道济天下也。乐天知命，故不忧^③。顺天之化。故曰乐也。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范围者，拟范天地而周备其理也。曲成万物而不遗^④，曲成者，乘变应物，不系一方者也，则物得宜矣。故神无方，而易无体^⑤。神则阴阳不测，易则唯变所适，不可以一方一体明也。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四章，是说明《易经》中的道理涵盖天下万物，明了易道就能周济天下万物，以善巧方便帮助一切人、事、物。

【注释】①与天地相似：《周易正义》：天地能知鬼神，任其变化。圣人亦穷神尽性，能知鬼神，是与天地相似，所为所作，故不违于天地，能与天地合也。②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周，包容、包括；济，周济、帮助。这是说明通《易经》者知识广备，可兼济天下。《周易正义》：“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者，圣人无物不知，是知周于万物；天下皆养，是道济天下也。③乐天知命，故不忧：《周易正义》：顺天之化，故曰乐也。顺天施化，是欢乐于天；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任自然之理，故不忧也。④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曲成，多方设法使有成就、委曲成全。这两句从“天地”“万物”的角度，重申易道广大，足以见“范围”“曲成”之功。《周易正义》：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范围者，拟范天地，而周备其理也。范谓模范，围谓周围。言圣人所为所作，模范周围天地之化养，言法则天地以施其化，而不过过失违天地者也。曲成万物而不遗。曲成者，乘变以应物，不系一方者也，则物宜得矣。言圣人随变而应，屈曲委细，成就万物，而不过遗弃细小而不成也。⑤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正义》：神则寂然虚无，阴阳深远，不可求难，是无一方可明也。易则随物改变，应变而往，无一体可定也。

【译文】《易经》之理和天地的规律相似（圣人的德行能够和天地相合，所以说相似）。能了解《易经》所包容的万物的规律，就能够按照它所反映出来的规律来解决天下的问题（圣人彻底明白万物的道理，所以能够周济天下万物）。能够乐观地对待自然趋势、明了人生宇宙的真相和规律，所以没有忧愁苦闷（圣人明白天道的常数，从而能够顺应它，所以没有忧虑）。《易经》效法天地之间的一切变化规律而没有错失（范围者，指圣人效法天地之道而周备其理），多方设法成就万物而没有遗漏（曲成者，指随变而应，多方设法而使物成就，而不局限于单一的方术，则物各得其所宜，连细小之物都没有被遗弃而不成就的）。因此它神妙而没有固定的方所，变化无穷而没有具体的形态（因其神妙，所以不能测定其物类，因其善变，所以能适应于一切事物，不能够用一方一体来说明）。

【原文】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①。君子体道以为用者也，体斯道者，不亦鲜乎。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五章，是说明易道为万物之本，却鲜有人真正明了通达。

【注释】①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集解》：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侯果曰：仁者见道，谓道有仁。知者见道，谓道有知也。《周易正义》：“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言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言道冥昧不以功为功，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也。“故君子之道鲜矣”者，君子谓圣人也。仁知则各滞于所见，百姓则日用不知，明体道君子，不亦少乎？

【译文】仁者见到道就将它叫做“仁”，智者见到道就将它叫做“智”，百姓每天运用道却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真正懂得圣人之道的人很少了（圣人是能够体悟道，依照道来修身的人。能体悟道的人，不是也很少吗）。

【原文】显诸仁，藏诸用^①。衣被万物，故曰显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诸用也。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广大悉备，故曰富有。日新之谓盛德^②，体化合变，故曰日新。生生之谓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阴阳不测之谓神^③。神也者，变化之极也，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也。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五章，这一节是说明阴阳化生之功和变化之理。

【注释】①显诸仁，藏诸用：这两句说明“道”显现于仁德，而潜藏于日用，即上文“见仁”及“日用而不知”之义。《周易正义》：“显诸仁”者，言道之为体，显见仁功，衣被万物，是“显诸仁”也。“藏诸用”者，谓潜藏功用，不使物知，是“藏诸用”也。②“盛德大业至矣哉”至“日新之谓盛德”：此释“大业”“盛德”之义，说明“圣人”之“业”在于广泛获得万物的归附，其“德”在于日日增新、不断更善。《周易正义》：圣人为功用之母，体同于道，万物由之而通，众事以之而理，是圣人极盛之德、广大之业，至极矣哉！于行谓之德，于事谓之业。③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正义》：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前后之生，变化改易。生必有死，易主劝戒，奖人为善，故云生不云死也。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

【译文】《易经》所体现的道显露出来就表现为仁德，又隐藏在一切日常所用的事物之中（养惠、加护于万物，所以叫做“显诸仁”；每日在用而没有察觉，所以叫“藏诸用”）。天地的盛德大业可以说到了极点。富有就叫做“大业”（天地辽阔广大，拥有一切，所以叫做“富有”），一天比一天进步就叫做“盛德”（圣人能够体察时运迁化而与之相合，日日增新，所以叫做“日新”）。使万物生长并再生就是易（阴阳不断地变化，以成就和化生万物），阴与阳的变化无法使人预测叫做神（神是变化到了极点的意思。万物的变化无形无体，不能够用物来形容而穷语，所以说“阴阳不测”）。

【原文】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①。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②。易之所载，配此四义也。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③。穷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济万物，其业广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④。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六、七章，这一节是赞美《易经》之理的宽广、伟大。

【注释】①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周易正义》：“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者，变通之道，遍满天地之内，是则备矣。②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此四句说明乾大坤广、变化交通，阳刚阴柔、平易简约等意义，可以与“天地”“四时”“日月”“至德”相配合，极赞《易》理，正与首章“《易》广矣大矣”的叹美相呼应。《周易正义》：“广大配天地”者，此经申明易之德，以易道广大，配合天地，大以配天，广以配地。“变通配四时”者，四时变通，易理亦能变通，故云“变通配四时”也。“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者，案初章论乾坤易简，可大可大，配至极微妙之德也。然《易》初章易为贤人之德，简为贤人之业，今总云“至德”者，对则德业别，散则业由德而来，俱为德也。③子曰至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周易正义》：“子曰：易其至矣乎”者，更美易之至极，是语之别端，故言“子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者，言易道至极，圣人用之，增崇其德，广大其业，故云“崇德而广业也”。《周易禅解》：夫圣人依易理而作易书，易书之配天道人事也如此。故孔子作传至此，不觉深为之叹赏曰：夫易，乃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④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周易正义》：天地陈设于位，谓知之与礼，而效法天地也。“而易行乎其中矣”者，变易之道，行乎知礼之中，言知礼与易而并行也。若以实象言之，天在上，地在下，是天地设位；天地之间，万物变化，是易行乎天地之中也。

【译文】《易经》所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广泛博大了！从天地之间来看，它无比的完备，什么都包括在内，什么都有。它的广博、伟大与天地相一致，它的变化通达与四季运行相一致，它的阴柔与刚健的道理与日月的形象相一致，它的易简之善可以与至高无上的德性相配合（《易经》所承载的道理，就是这四个含义）。孔子说：“《易》大概完善完美到

极点了吧!《易》,圣人用来使人们品德越来越高尚、事业越来越广大(穷究事物的道理到了入神的地步,其德也可以说是无比的崇高了;能够使得天下万物都得到其恩惠,其事业可以说是无比的广大了)。天高和地卑的地位一经设定,《易》所体现的规律就运行在天地之中了。”

【原文】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①,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②。乾刚坤柔,各有其体,故曰拟诸其形容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③。拟议以动,则尽变化之道也。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八章,说明圣人通过物象和文辞揭示事理的方法。

【注释】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赜,幽深难见,此处指事物深奥的道理。句中说明“圣人”作《易》之初,发现事理有幽隐深奥者,故取常见的形象来比拟说明。《周易正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者,赜谓幽深难见,圣人有其神妙,以能见天下深赜之至理也。②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象,动词,象征;宜,适宜恰当。这是说明“圣人”所拟取的象征形象必切合于特定事物的意义。《周易正义》:“而拟诸其形容”者,以此深赜之理,拟度诸物形容也。③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拟,比拟、模拟;言,指言说易理;议,审议物情;动,指揭示变动规律。这三句说明《周易》的创作原则是先比拟物象然后言其义理,先审议物情然后明其变动,合“比拟”“审议”两端,则形成《周易》特殊的变化哲学。

【译文】圣人因为看到天下万物复杂多样,便用八卦模拟出它们的形态,用合适的物来进行取象(乾道刚健,坤道柔顺,各自有它的体,所以说模拟出它们的形态)。先模拟好物象然后再揭示其中的道理,先讨论事物的情形然后揭示其中变动的规律,通过模拟和讨论而确定万

事万物的变化规律(通过模拟和讨论而确定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就能够彻底明白变化之道了)。

【原文】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①。鹤鸣则子和,修诚则物应,我有好爵,与物散之,物亦以善应也。鹤鸣乎阴,气同则和,出言户庭,千里应之,出言犹然,况其大者乎,千里或应,况其迩者乎。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制动之主。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八章。这是孔子读《易》的实例,从卦中抽出一条爻辞解释,作为学《易》的示范。此一节是对中孚卦九二爻辞的解释。

【注释】^①“鸣鹤在阴”至“吾与尔靡之”:《周易正义》:“鸣鹤在阴”者,上既明拟议而动,若拟议于善,则善来应之;若拟于恶,则恶亦随之。故引鸣鹤在阴,取同类相应以证之。此引《中孚》九二爻辞也。鸣鹤在幽阴之处,虽在幽阴而鸣,其子则在远而和之,以其同类相感召故也。“我有好爵”者,言我有美好之爵,而在我身。“吾与尔靡之”者,言我虽有好爵,不自独有,吾与汝外物共靡散之。谓我既有好爵,能靡散以施于物,物则有感我之恩,亦来归从于我。是善往则善者来,皆证明拟议之事。我拟议于善以及物,物亦以善而应我也。^②“子曰”至“可不慎乎”:枢,户枢,即门户的转轴;机,门槩。“枢机”合称,犹言门户开阖的“机要”,文中借喻“君子”言行的重要性。《周易正义》:“子曰君子居其室”者,既引《易》辞,前语已绝,故言“子曰”。“况其迩者乎”者,出其言善,远尚应之,则近应可知,故曰“况其迩者乎”。此证明拟议而动之事。言身有善恶,无问远近,皆应之也。“言行,君子之枢机”者,枢谓户枢,机谓弩

牙。言户枢之转，或明或暗；弩牙之发，或中或否。犹言行之动，从身而发，以及于物，或是或非也。

【译文】“鹤在树荫中鸣叫，其子就会和它共鸣。我有好酒，好朋友来了就与其一起享用。”（鹤一鸣叫，其子就会与之应和，君子修诚，万物就会与之感应。我有美酒，就弥散施予万物，万物也会以善与我感应。鹤在树荫下鸣叫，它的同类就会与之应和。君子在自家庭院中说话，千里之外都会有人应和。出言都如此，何况其他的大事呢？千里之外都能够与之感应，何况近处呢？）孔子说：“君子处在自家的庭院中，发出言论之后，如果言论是美好的，那么千里之外都能得到回应，何况是近处的呢？处在自家的庭院中，发出言论之后，如果不是美好的，那么千里之外也会背弃它，何况那近处的呢？言论从他本身发出来，影响到民众；行动发生在近处，却显现在远处。言论和行动，对君子来说好比是门户的转轴或弓箭上的机关一样（枢机，制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门轴和机关的发动，关系到得到的是称赞还是羞辱。言论和行为，是君子能够影响天地万物的因素，怎能不慎重呢？”

【原文】同人，先号咷而后笑^①。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人终获后笑者，以有同心之应也。夫所况同者，岂系乎一方哉。君子出处默语，不违其中，则其迹虽异，道同则应也。同心之言，其臭如兰^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八章，是孔子对同人卦九五爻辞的解释，说明《易》象之例。

【注释】①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号咷，咷，音啣。叠韵联绵词，形容大声痛哭。此为同人九五的爻辞。②“子曰”至“其臭如兰”：臭，音秀。《周易正义》

“子曰君子之道”者，各引《易》之后，其文势已绝，故言“子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者，言同类相应，本在于心，不必共同一事。或此物而出，或彼物而处；或此物而默，或彼物而语。出处默语，其时虽异，其感应之事，其意则同，或处应于出，或默应于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者，二人若同齐其心，其纤利能断截于金。金是坚刚之物，能断而截之，盛言利之甚也。此谓二人心行同也。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言二人同齐其心，吐发言语，氤氲臭气，香馥如兰也。此谓二人言同也。

【译文】同人卦九五爻辞说，“先会嚎啕大哭，然后会欢笑”。孔子说：“君子之道，可以体现于在外做官，也可以体现于在家闲居；可以体现为沉默不语，也可以体现为言谈议论。两个人能够心志相同，就像锋利的刀剑可以斩断金属（同人卦之所以最后能够获得欢笑，是因为有同心之人的相应。要知道比喻同者的方式，怎么能够只有一个方面呢？君子无论在外为官还是在家闲居，无论沉默不语还是言谈议论，都不违背中道，则其形迹虽然各异，但只要与道相符，就会相互感应）。心志相同的话语，犹如兰花一样芳香。

【原文】籍用白茅，无咎^①。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八章，是孔子对大过卦初六爻辞的解释，说明《易》象之例。

【注释】①“借用白茅，无咎”：藉，衬垫，即用物垫于下以承物。白茅，洁白的茅草。这两句是大过卦初六的爻辞，说明初六当“大过”之时，一阴在下，应当极为敬慎承事上之阳刚，才能免“咎”，故爻辞拟白茅衬地承物以奉上为喻。②“子曰”至“慎之至也”：《周易正义》：“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者，苟，

群书治要译注

且也；错，置也。凡荐献之物，且置于地，其理可矣。言今乃谨慎，荐藉此物而用洁白之茅，可置于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者，何愆咎之有，是谨慎之至也。

【译文】“大过卦的初六爻辞说，用白色的茅草垫着来放祭品，没有灾难。”孔子说：“随便地把祭品放置在地上就可以了，却还要用白色茅草垫在下面作席子，还有什么灾难呢？因为已经做到谨慎之至了啊！”

【原文】劳谦，君子有终，吉^①。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②。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③。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八章，是孔子对谦卦九三爻辞的解释，说明《易》象之例。

【注释】①劳谦，君子有终，吉：这是谦卦九三的爻辞。此谓九三为卦中唯一的阳爻，居下卦之终，以刚健承应于上，故以“有终”获“吉”。②“子曰”至“语以其功下人者也”：伐，自夸、炫耀。语，此处指用劳谦的行为告诉人们。下，此处指要自谦于人。《周易正义》：“子曰劳而不伐”者，以引卦之后，故言“子曰”。“劳而不伐”者，虽谦退疲劳，而不自伐其善也。“有功而不德，厚之至”者，虽有其功，而不自以为恩德，是笃厚之至极。“语以其功下人”者，言《易》之所言者，语说其谦卦九三，能以其有功于人者也。③德言盛至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周易正义》：“德言盛，礼言恭”者，谓德以盛为本，礼以恭为主，德贵盛新，礼尚恭敬，故曰“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言谦退致其恭敬，以存其位者也。言由恭德，保其禄位也。

【译文】“（谦卦九三爻辞说）有功劳而无比谦逊，君子能够一直

这样做，就能获得吉祥。”孔子说：“有劳苦不自我夸耀，有功绩而不自己认为有功，这是敦厚到了极点啊！这是告诉君子，立了功也要甘于人下。道德以盛大为根本，礼节以恭谨为根本。所谓谦逊，就是使自己达到恭谨而保持地位啊。”

【原文】不出户庭，无咎^①。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②，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③。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八章，是孔子对节卦初九爻辞的解释，说明《易》象之例。

【注释】①“不出户庭，无咎”：此为节卦初九的爻辞。户庭，门户庭院。此言初九居节卦之始，上应六四，但前路被九二阻塞，故节制慎守，遂以“不出户庭”免“咎”。②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阶，阶梯，此处指导引。《周易正义》：“子曰：乱之所生，则言语以为阶”者，阶谓梯也。言乱之所生，则由言语以为乱之阶梯也。③“君不密则失臣”至“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密，慎重而周密；机，通行本作几，几，事之初，“几事”即“办事之始”。《周易正义》：“君不密则失臣”者，臣既尽忠，不避危难，为君谋事，君不慎密，乃彰露臣之所为，使在下闻之，众共嫉怒，害此臣而杀之，是失臣也。“臣不密则失身”者，言臣之言行，既有亏失，则失身也。“几事不密则害成”者，几谓几微之事，当须密慎，预防祸害。若其不密而漏泄，祸害交起，是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者，于《易》言之，是身慎密不出户庭，于此义言之，亦谓不妄出言语也。

【译文】“（节卦初九爻辞说）不走出门户庭院，没有灾难。”孔子说：“一切混乱的产生，就是由于言语不谨慎而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君王言语不慎重而周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言语不慎重而周密，就会失去

生命；事情初始之时不能慎重而周密地考虑，就会形成灾害。因此君子谨慎守密，言语不轻易出口。”

【原文】子曰：为易者，其知盗乎^①。言盗亦乘衅而至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②。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③。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八章，是孔子对解卦六三爻辞的解释，说明《易》象之例。

【注释】①“为易者，其知盗乎”：《周易正义》：此结上不密失身之事。事若不密，人则乘此机危而害之，犹若财之不密，盗则乘此机危而窃之。易者，爱恶相攻，远近相取，盛衰相变，若此爻有衅隙衰弱，则彼爻乘变而夺之。故云作《易》者，其知盗乎。②“《易》曰”至“冶容诲淫”：负，背着、扛着；乘，乘坐。此谓六三处“解”之时，阴柔失正，乘凌九二阳刚之上而攀附于九四，犹如“小人”窃据高位，故以负重而乘车招致强寇来夺为喻，明其居于非分之位，不能长久。但爻辞又发规劝“小人”改邪向善之意，故特诫其趋正自守，以防憾惜。《周易正义》：“《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者，此又明拟议之道，当量身而行，不可以小处大，以贱贪贵，故引解卦六三以明之也。“负也者，小人之事也”，负者，担负于物，合是小人所为也。“乘也者，君子之器”者，言乘车者，君子之器物。言君子合乘车，今应负之人而乘车，是小人乘君子之器也，则盗窃之人，思欲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者，小人居上位必骄慢，而在下必暴虐。为政如此，大盗思欲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者，若慢藏财物，守掌不谨，则教诲于盗者，使来取此物；女子妖冶其容，身不精洁，是教诲淫者，使来淫已也。以此小人而居贵位，骄矜而不谨慎，而致寇至也。③“《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招，诱导、招致。《周易正义》：又引《易》之所云，是盗之招来

也，言自招来于盗。以慎重其事，故首尾皆称“《易》曰”，而载《易》之爻辞也。

【译文】孔子说：“创作《易经》的人大概知道招致盗贼的原因吧（是说盗贼也会趁机而至）。《易经》（解卦六三爻辞）说：‘背着东西并且乘着车子，招致盗寇前来。’背东西是一般百姓的事情，一般百姓却乘坐着君子才能拥有的车子，因此盗贼才想到要夺取。在上位的人轻慢，在下位的人暴虐，因此盗贼才想到要侵犯他！在藏敛财物上轻慢就会引人为盗，在容貌上打扮太妖冶就会引人淫乱。《易经》解卦说：‘背着东西并且乘着车子，必然招致盗寇前来。’这就说出了导致盗贼的原因。”

【原文】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①。此四存乎器象，可得而用者也。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十章，这一章是说明易道变化、功用之神。此一节是说明易之用有辞、变、象、占四个方面。

【注释】^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周易正义》：“《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言《易》之为书，有圣人所用之道者凡有四事焉。“以言者尚其辞”者，谓圣人发言而施政教者，贵尚其爻卦之辞，发其言辞，出言而施政教也。“以动者尚其变”者，谓圣人有所兴动营为，故法其阴阳变化。变有吉凶，圣人而动，取吉不取凶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者，谓造制形器，法其爻卦之象。若造弧矢，法睽之象，若造杵臼，法小过之象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者，策是筮之所用，并言卜者，卜虽龟之见兆，亦有阴阳行变动之状。故卜之与筮，尚其爻卦变动之占也。《周易禅解》：前文云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今言此四即易所有圣人之道也。夫玩辞则能言，观变则能动，观象则可以制器，玩占则可以卜筮决疑。言

也，动也，制器也，卜筮也，圣人修身治人之事，岂有外于此四者哉。

【译文】孔子说：《易经》中包含有圣人之道的四个方面：圣人通过发言而施政教，则看重其爻卦之辞；圣人有所行动作为时，就效法其阴阳变化之律；圣人用来指导制作器物时，就效法其卦爻之象；圣人用来占问决疑时，则崇尚它的占筮之理（这四个方面存在于爻辞和卦象之中，可以从中获取并且使用）。

【原文】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②。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③。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十章，说明《易》有至精、至变、至神之性。

【注释】^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至“其孰能与于此”：《周易正义》：“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者，既易道有四，是以君子将欲有所施为，将欲有所行，往占问其吉凶，而以言命著也。“其受命也如响”者，谓著受人命，报人吉凶，如响之应声也。“无有远近幽深”者，言易之告人吉凶，无问远之与近，及幽邃深远之处，悉皆告之也。“遂知来物”者，物，事也。然易以万事告人，人因此遂知将来之事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者，言易之功深如此，若非天下万事之内，至极精妙，谁能参与于此，与易道同也。此已上论易道功深，告人吉凶，使豫知来事，故以此结之也。《周易禅解》：君子，学圣人者也。学圣人者必学易。善学易者，举凡有为有行，必玩辞而玩占，果能玩辞玩占。则易之至精，遂为我之至精矣。^②参伍以变至其孰能与于此：《周易正义》：

“参伍以变”者，参，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略举三五，诸数皆然也。“错综其数”者，错谓交错，综谓总聚，交错裛聚其阴阳之数也。“通其变”者，由交错总聚，通极其阴阳相变也。“遂成天地之文”者，以其相变，故能遂成就天地之文。若青赤相杂，故称文也。“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者，谓穷极其阴阳之数，以定天下万物之象。犹若极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之老阳之象，穷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阴之象，举此余可知也。“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者，言此易之理，若非天下万事至极之变化，谁能与于此者，言皆不能也。此结成易之变化之道，故更言“与于此”也。前经论易理深，故云“非天下之至精”。此经论极数变通，故云“非天下之至变”也。③“《易》无思也”至“其孰能与于此”：《周易正义》：“易无思也，无为也”者，任运自然，不关心虑，是无思也；任运自动，不须营造，是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既无思无为，故“寂然不动”。有感必应，万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谓事故，言通天下万事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者，言易理神功不测，非天下万事之中，至极神妙，其孰能与于此也。此经明易理神妙不测，故云“非天下之至神”，若非天下之至神，谁能与于此也。

【译文】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就会用《易经》的卦爻辞来询问吉凶趋向，他所得到的吉凶答复好比敲击物体必然会有回声一样灵验，不管是远是近，还是幽隐精深的事情，都能知道事物未来的吉凶趋势。如果不是天下最为精深的道理，哪一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三和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将这些数字交错综聚，就能够与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相通，于是就形成了能够体现天地变化的文辞。穷极这些数字的变化，于是就确定了能够体现天下万事万物的卦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妙的变化，哪一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易经》所体现的道理，不是思考得来的，更不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它寂静不动，无思无为，却能有感必应，万事皆通。如果不是天下最神妙的道理，哪一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原文】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①。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②。四者由圣道以成，故曰圣人之道也。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十章，说明易理之深奥、缜密和神妙。

【注释】^①“夫《易》”至“不行而至”：《周易正义》：“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者，言易道弘大，故圣人用之，所以穷极幽深，而研覆几微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务”者，圣人用易道以极深，故圣人德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意。“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者，圣人用易道以研几，故圣人知事之几微。几者离无入有，是有初之微。以能知有初之微，则能兴行其事，故能成天下之事务也。《周易禅解》：由此观之，则易之为书，乃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者也。苟极其深，则至精者在我，而能通天下之志。苟研其几，则至变者在我，而能成天下之务。苟从极深研几处悟其无思无为寂然不二之体，则至神者在我，故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谓圣人之道不全寄诠于易书中可乎？今有读《易》而不知圣人之道者，何异舍醇醲而味糟粕也。^②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周易集解》：侯果曰：言《易》唯深唯神，蕴此四道，因圣人以章，故曰“圣人之道”矣。

【译文】《易经》是圣人用来深入探求研究事物微妙之理的书。正因为深入，所以能够与天下人的心志贯通；正因为微妙，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一切事务（能够深入探究无形的道理叫做“深”，能够洞察精微的变化叫做“几”）；正因为神妙，所以能够不急于求成却自然而然地很快成就，不用主观地去做什么却顺从自然而达到理想的目的。孔子说“《易经》涵有的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四个

方面是用圣人探求研究事物微妙之理的方式来完成的，所以叫“圣人之道”）。

【原文】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也。言易通万物之志，成天下之务，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①。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服万物而不以威刑者也。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以神明其德^②。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兆见曰象。形乃谓之器，成形曰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③。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十一章，这一章主要是说明《易经》有通志、定业、断疑的功用，圣人可用易理治民修德。

【注释】①“夫《易》”至“以断天下之疑”：《周易正义》：“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此夫子还自释《易》之体，用之状言《易》能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有覆冒天下之道。斯，此也，《易》之体用如此而已。“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者，言易道如此，是故圣人以其易道通达天下之志，极其幽深也。“以定天下之业”者，以此易道定天下之业，由能研几成务，故定天下之业也。“以断天下之疑”者，以此易道决断天下之疑，用其著龟占卜，定天下疑危也。《周易禅解》：此欲明易书之妙，而先示易理之大也。夫所谓易；果何义哉。盖是开一切物，成一切务，包尽天下之道者也。是故圣人依易理而成易书。以通天下之志，使人即物而悟理；以定天下之业，使人素位而务本；以断天下之疑，使人不泣歧而徼幸。②“其孰能与于此哉”至“以神明其德”：《周易正义》：“其孰能与于此哉”者，言谁能同此也，盖是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易道深远，以吉凶祸福，威服万物。故古之聪明睿知神武之君，谓伏牺等，用此易道，能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杀而畏服之也。“是以明于天之

道”者，言圣人能明天道也。“而察于民之故”者，故，事也。易穷变化而察知民之事也。以“神明其德夫”者，言圣人既以易道自斋戒，又以易道神明其己之德化也。③“一阖一辟谓之变”至“民咸用之谓之神”：《周易正义》：“一阖一辟谓之变”者，开闭相循，阴阳递至，或阳变为阴，或开而更闭，或阴变为阳，或闭而还开，是谓之变也。“往来不穷谓之通”者，须往则变来为往，须来则变往为来，随须改变，不有穷已，恒得通流，是“谓之通”也。“见乃谓之象”者，前往来不穷，据其气也。气渐积聚，露见萌兆，乃谓之象。言物体尚微也。形乃谓之器，成形曰器。体质成器，是谓器物。故曰“形乃谓之器”，言其著也。“制而用之谓之法”者，言圣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为模范，故云“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者，言圣人以利而用，或出或入，使民咸用之，是圣德微妙，故云“谓之神”。

【译文】孔子说：“《易经》是一部揭示万物的道理、成就天下的事业、覆盖天下万事万物规律的书，如此而已（冒，是覆盖的意思。是说《易经》的道理能通达天下万物的心志，成就天下之务，《易经》中的道理可以覆盖天下万事万物）。”因此，圣人用它来通晓天下人的心志，用它来确定天下的大业，用它来决断天下的一切疑难问题。谁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呢？大概是古代那种耳聪目明、心智聪慧、神妙勇武而又不杀伐人的人吧（圣人用易道来使天下人敬服，而不需用刑杀使民众畏服）？因为他们（通过《易经》来）明晓天地之道，通晓社会规律，从而加强修养，使自己的德行更加神妙圣明！一开一合叫做“变”，有往有来而不穷尽叫做“通”。呈现出来而有物象可观叫做“象”（征兆显现叫象），转变成有形有质的就叫做“器”（具备形体叫器）。制造物品使用，让人效法，叫做“法”。利用它来出出入入，往来不穷，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都应用它却不知晓，叫做“神”。

【原文】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崇高莫大乎富贵^①。位，所以一天下之动而济万物也。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龟^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十一章，主要是说明圣人作《易》效仿天地、四时、日月，以利天下，有着索隐钩深、定吉凶、成功业的作用。

【注释】①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周易正义》：“法象莫大乎天地”者，言天地最大也。“变通莫大乎四时”者，谓四时以变得通，是变中最大也。“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者，谓日月中时，遍照天下，无幽不烛，故云“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崇高莫大乎富贵”者，以王者居九五富贵之位，力能齐一天下之动，而道济万物，是崇高之极，故云“莫大乎富贵”。②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龟：亹，音伟。蓍，音湿。备物，指的就是“洗心”，即做好心理准备。致用，利益社会、人群。成器，成就道德学问。《周易正义》：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谓备天下之物，招致天下所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为天下之利，唯圣人能然，故云“莫大乎圣人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探，谓窥探求取。赜，谓幽深难见。卜筮则能窥探幽昧之理，故云探赜也。索，谓求索。隐，谓隐藏。卜筮能求索隐藏之处，故云索隐也。物在深处，能钩取之；物在远方，能招致之。卜筮能然，故云“钩深致远”也。以此诸事，正定天下之吉凶，成就天下之亹亹者，唯卜筮能然，故云“莫大乎蓍龟”也。

【译文】使人取法的现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化贯通没有比四季更大的，悬挂物象显示光明没有比日月更显著的，尊崇高贵没有比富有和尊贵更高的了（因处在九五尊位，凭借其能力只要有所行动就能帮助

到天下万物)。完备地研究出万物的道理而能使人们应用，创立造成各种器具来给天下人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探求万事万物的复杂情况，探索隐含着的道理，挖掘深刻的哲理，搜罗幽远的事物，用来确定天下万事万物的吉凶，鼓励天下之人勤勉追求，没有比“蓍草”和“龟甲”更伟大的了。

【原文】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①。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上》第十二章，是引孔子之语解释大有卦上九的爻辞。

【注释】^①“天之所助者”至“吉无不利。”：《周易正义》：“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者，人之所助，唯在于信，此上九能履践于信也；天之所助，唯在于顺，此上九恒思于顺。既有信思顺，又能尊尚贤人，是以从天已下，皆佑助之，而得其吉，无所不利也。《周易禅解》：夫天无私情，所助者不过顺理而已。人亦无私好，所助者不过信自心本具之易理而已。诚能真操实履，信自心本具之易理，思顺乎上天所助，则便真能崇尚圣贤之书矣，安得不为天所佑，而吉无不利哉。

【译文】孔子说：“上天所辅助的是能够顺从天地之道的人，人们所扶助的是讲究诚信的人。按照诚信的要求去做事而时刻不忘记顺从天地之道的人，能够从上天得到保佑，吉祥而无不利。”

系 辞(下)

【原文】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明夫天地万物，莫不保其贞以全其用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①。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一章，说明天地、日月、天下万事都要坚守贞正。

【注释】^①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周易正义》：“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谓天覆地载之道，以贞正得一，故其功可为物之所观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言日月照临之道，以贞正得一而为明也。若天覆地载，不以贞正而有二心，则天不能普覆，地不能兼载，则不可以观，由贞乃得观见也。日月照临，若不以贞正，有二之心，则照不普及，不为明也，故以贞而为明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言天地日月之外，天下万事之动，皆正乎纯一也。若得于纯一，则所动遂其性；若失于纯一，则所动乖其理。是天下之动，得正在一也。

【译文】天地之道，是因守正才能为人们所观仰（天地万物，无一不是保有其贞正之体以全其用途的）；日月之道，是因守正才能发出光明普照万物。天下万事万物的一切变化，都必须坚守贞正而精诚专一啊。

【原文】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②。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财。财所以资物生也。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一章，说明圣人守位治民的要旨。

【注释】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周易正义》：“天地之大德曰生”，言天地之盛德，在乎无常生，故言曰生。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圣人之大宝曰位，言圣人大宝者在于位耳。位是有用之地，宝是有用之物。若以居盛位，能广用无疆，故称大宝也。”②“何以守位”至“曰义”：《周易正义》：“何以守位曰仁”者，言圣人何以保守其位，必信仁爱，故言“曰仁”也。“何以聚人曰财”者，言何以聚集人众，必须财物，故言“曰财”也。“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言圣人治理其财，用之有节，正定号令之辞，出之以理，禁约其民为非僻之事，勿使行恶，是谓之义。义，宜也。言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周易禅解》：何以守位？则必全体天地之德，纯一不已之仁耳，仁则物我一体矣。庶必加之以富，故曰财。富必加之以教，故曰义。此内圣外王之学，一取法于天地事物者也。

【译文】天地最大的功德在生养万物，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在于有崇高的地位。何以保全名位？要靠“仁爱”的德行。何以聚集人民？那就要有财物（有了财，才能资助万物使之生长）。理好财物，节约用度，端正辞令，出之以理，教化民众不要为非作歹，不让他们作恶，这就是“义”。

【原文】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①。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五章。这一章是孔子的读

《易》示范，抽出困、噬嗑等卦的爻辞进行解释，从而教导人们如何学《易》。此一节是引孔子语解释困卦六三爻辞的含义。

【注释】①“困于石，据于蒺藜”：此为困卦六三的爻辞。《周易正义》：《困》之六三，履非其地，欲上乾于四，四自应初，不纳于己，是困于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刚阳，非己所乘，是下向据于九二之蒺藜也。六三又无应，是入其宫，不见其妻，死期将至，所以凶也。②“子曰”至“身必危”：《周易正义》：“子曰：非所困而困焉”者，夫子既引《易》文，又释其义，故云“子曰”。“非所困”，谓九四。若六三不往犯之，非六三之所困，而六三强往干之，而取困焉。“名必辱”者，以向上而进取，故以声名言之，云“名必辱”也。“非所据而据焉”者，谓九二也。若六三能卑下九二，则九三不为其害，是非所据也。今六三强往陵之，是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者，下向安身之处，故以身言之，云“身必危”也。

【译文】《周易》（困卦六三爻辞）说：“前进则受困于坚硬的巨石，后退则又依据于多刺的蒺藜上面，异常痛苦。”孔子说：“本不是自己所应经历的困境，却为了欲望而受困，必遭致声名俱裂的恶果。本不是自己所应凭据的据点，却后退以安身，必遭致身家危殆的恶果。”

【原文】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①。易曰：履校灭趾，无咎^②。此之谓也。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五章，此一节是引孔子语解释噬嗑卦初九爻辞的含义。

【注释】①“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周易正义》：此章第三节也。明小人之道，不能恒善，若

群书治要译注

因惩诫而得福也，故引《易·噬嗑》初九以证之。②屨校灭趾，无咎：此为噬嗑卦初九的爻辞。屨，动词，戴着。校，木制刑具，此处指“脚桎”之类的木械。灭，犹言“伤灭”。此谓初九处“噬嗑”之始，犹如初触刑法，其过尚微，故仅受着足械、伤脚趾的小惩。因其质本阳刚，有受“小惩”而能“大诫”之象，不致重犯大过，故“无咎”。

【译文】孔子说：“小人行不仁之事却不以为羞耻，做了不义的事也不害怕，不见到功利就不努力去做，不用刑威就不能使他得到惩戒。小的惩罚使他受到大的戒惧，以致不犯大罪，这是小人之福。《周易》（噬嗑卦初九爻辞）说：最初犯有轻微刑法的人，被加上脚镣的刑具，将他的脚趾纳入刑具里，把脚趾都灭没了，虽受刑，但过失尚小，能从此改过自新，也就无咎了。”

【原文】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何校灭耳，凶^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五章，此一节是引孔子语解释噬嗑卦上九爻辞的含义。

【注释】①何校灭耳，凶：此为噬嗑卦上九的爻辞。何，通“荷”，动词，用肩扛或担、背负；校，此处指“木枷”之类的项械。此言上九以穷亢之阳居噬嗑卦之极，犹积恶不改，触犯刑法，被套上枷锁，上灭耳朵，其凶至甚。《周易禅解》：勿轻小罪以为无殃，惩之于小则无咎。酿之于终则必凶。修心者所宜时时自省自改也。

【译文】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名于天下；罪恶不累积，也不足以

自灭其身。小人做事，完全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以为做出小小善事，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便索性不去做了；以为做些小的恶事，无伤大体，便不改过。因此日积月累，罪恶便盈满天下，以致到了无法掩盖和不可解救的地步。《周易》（噬嗑卦上九爻辞）说：“罪恶深重，刑具已负荷在头部，两耳都看不见了，这是凶险之象。”

【原文】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①。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五章，此一节是引孔子语解释否卦九五爻辞的含义。

【注释】①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这是说明“危”“亡”“乱”，均来自于昔日自恃其“安”“存”“治”。《周易正义》：“危者，安其位者也”，言所以今有倾危者，由往前安乐于其位，自以为安，不有畏慎，故致今日危也。“亡者，保其存”者，所以今日灭亡者，由往前保有其存，恒以为存，不有忧惧，故今致灭亡也。“乱者，有其治”者，所以今有祸乱者，由往前自恃有其治理也，谓恒以为治，不有忧虑，故今致祸乱也。是故君子今虽复安，心恒不忘倾危之事；国之虽存，心恒不忘灭亡之事；政之虽治，心恒不忘祸乱之事。②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此为否卦九五的爻辞。苞，此处指草木丛生。此句诫九五之“君”要“心存将危乃得固”。《周易正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者，言心恒畏慎：其将灭亡！其将灭亡！乃系于苞桑之固也。《周易禅解》：自有因过而憬悟以进德者，自有无过而托大以退道者。故君子虽未必有过，尤宜乾乾惕厉，如否之九五可也。安其位是德，保其存是知，有其治是力。

【译文】孔子说：“今日处境危险的人，是因为他先前安逸于他的

职位上，自以为安逸，没有畏惧之心，所以导致今日之危；今日灭亡的人，是因为先前自以为自身可以长存，不存忧虑和恐惧，所以导致今日的灭亡；今日有祸乱的人，是因为自恃之前已经将国家治理好，以为就会长治久安，不存忧虑和恐惧，所以导致今日的祸乱。所以君子必须在安定的时候不要忘记危险，在存在的时候不忘记灭亡，在大治的时候不忘记祸乱，以如此的谨慎之心，因而可以使自己身安而国家可以保存。《周易》说：常常以‘不久将要灭亡，不久将要灭亡’这样的警句来提醒自己，以自戒慎，才能像系结在一大片丛生的桑树上那样牢固，安然无事。”

【原文】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①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②。言不胜其任也。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五章，此一节是引孔子语解释鼎卦九四爻辞的含义。

【注释】①“德薄而位尊”至“鲜不及”：鲜不及，指很少有不及祸的。《周易禅解》：欲居尊位，莫若培德。欲作大谋，莫若拓知。欲任重事，莫若充力。德是法身，知是般若，力是解脱。三者缺一，决不可以自利利他。②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为鼎卦九四爻辞。餗，鼎中的食物，泛指佳肴美味；形，指鼎身；渥，沾濡之貌。此言九四上承六五，所任已重，但又下应初六，且失正中，有行事不自量力之象，犹如鼎器难承重荷，必致“折足”“覆餗”，其体亦遭沾渥，故“凶”。

【译文】孔子说：“德行浅薄而身居尊位，智慧狭小而图谋大事，力量薄弱却担当重任，很少没有灾祸的。《周易》说：‘鼎足折断，倾覆了公爵的美食，象征着倾覆家园，身遭刑辱，是非常凶险的。’这是说才

力不足以胜任其事啊！”

【原文】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①。几者，动之微，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②。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③。定之于始，故不待终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④。此知几其神者也。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五章，此一节是引孔子语解释豫卦六二爻辞的含义。

【注释】^①“知几其神”至“其知几乎”：几，苗头、预兆。渎，轻慢，对人不恭敬。《周易正义》：“知几其神乎”者，神道微妙，寂然不测。人若能豫知事之几微，则能与其神道合会也。“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者，上谓道也，下谓器也。若圣人知几穷理，冥于道，绝于器，故能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若于道不冥而有求焉，未能离于谄也；于器不绝而有交焉，未能免于渎也。能无谄、渎，知几穷理者乎？^②几者，动之微：《周易正义》：此释“几”之义也。几，微也。是已动之微，动谓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后，则心事显露，不得为几。若未动之前，又寂然顿无，兼亦不得称几也。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故云“动之微”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言君子既见事之几微，则须动作而应之，不得待终其日。言赴几之速也。^③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此为豫卦六二爻辞。介，耿介正直之状；于，介词，犹“如”。这两句比喻六二柔顺中正、耿介如石，当“豫”之时，能不苟且求豫，“不终日”即“知几”速悟“豫”理。如此守正必吉，故称“贞吉”。^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万夫，万人，指很多人；望，瞻望景仰。《周易正义》：“君子知微知彰”者，初见是几，是知其微；既见其几，逆知事之祸福，是知其彰著也。“知柔知刚”者，刚柔是变化之道，既知初时之柔，则逆知在后之刚。言凡物之体，从柔以至刚，凡事之理，从微以至彰，知几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

神道，故为万夫所瞻望也。万夫举大略而言。若知几合神，则为天下之主，何直只云万夫而已，此知几其神乎者也。

【译文】孔子说：“能预先觉察出事物的苗头和趋势，大概可以称得上知几了吧？君子对上不谄媚阿谀，对下不轻慢无礼，大概可以说能预先觉察出事物的苗头和趋势了吧？几是事情微妙的苗头和趋势。君子能见于未然，所以能够见几就行动，不必等到事情终结。《周易》说：‘被坚硬的石头所阻隔，不必等到一天过完才离开，要想到当下脱离此境，这是贞固而吉利的（在事物刚开始萌芽之初就能看出吉凶，因此不需要等到事情终结之时）。’君子见微知彰，见柔知刚，能知几如是，必定能够得到天下万民的景仰（这可以说是知几如神的人了）。”

【原文】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①。易曰：不远复，无只悔，元吉^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五章，此一节是引孔子语解释复卦初九爻辞的含义。

【注释】^①“颜氏之子”至“未尝复行也”：颜氏之子即颜渊，名回，字子渊，孔子的学生。殆，大概。庶几，接近、差不多，此处指道德接近完美。《周易正义》：此节论贤人唯庶于几，虽未能知几，故引颜氏之子以明之也。“其殆庶几乎”者，言圣人知几，颜子亚圣，未能知几，但殆近庶慕而已，故云“其殆庶几乎”，又以“殆”为辞。“有不善未尝不知”者，若知几之人，本无不善。以颜子未能知几，故有不善。不近于几之人，既有不善，不能自知于恶。此颜子以其近几，若有不善，未尝不自知也。“知之未尝复行”者，以颜子通几，既知不善之事，见过则改，未尝复更行之，但颜子于几理暗昧，故有不善之事，于形器显著，乃自觉悟，所有不善，未尝复行。^②不远复，无只悔，元吉：此为复卦初九爻

辞。不远复：指初九以一阳居群阴之下，为“复”之始，最得“复”道，故有“不远”即“复”之象。只，形容词，很大的。这两句极言初九“不远复”的好处：既可无灾无悔，又获致大吉祥。《周易禅解》：此所谓知大而谋自远者也。欲证知几之神，须修不远之复。

【译文】孔子赞赏他的学生颜回说：“颜家的这位子弟，差不多算是知几通达的君子了吧！心里有了不好的念头，没有自己不知道的，一觉察以后，立即回头，不会付诸于行动。《周易》（复卦初九爻辞）说：‘迷途了，走到未远的地方，就能适时回头猛省，便不至于有太大的悔吝，经此警觉，则有大吉。’”

【原文】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①。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五章，此一节是引孔子语解释益卦上九爻辞的含义。

【注释】①“子曰”至“故全也”：《周易正义》：“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者，此明致一之道。致一者，在身之谓。若己之为得，则万事得；若己之为失，则万事失也。欲行于天下，先在其身之一，故先须安静其身而后动，和易其心而后语，先以心选定其交而后求。若其不然，则伤之者至矣。《周易禅解》：惟仁可以安身，惟知可以易语，惟力可以定交。仁是断德，知是智德，力是利他恩德。有此三者，不求益而自益。②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伤之者至矣：《周易禅解》：今危以动则德薄，惧以语则知小，无交而求则力小。不亦伤乎？

【译文】孔子说：“君子必先安定其身心，然后才可以有所行动；要

群书治要译注

先平心静气，然后说话；先建立友谊，然后向对方提出要求。君子有了这三项基本修养，自己和人民都会得到利益。相反，如果是冒险的举动，人们不会拥护你的。如果内心惶恐而发表议论，别人就不会回应。如果没有建立友谊就向对方求助，别人也不会帮助。不仅无人给予帮助，还或许会受到伤害。”

【原文】子曰：履，德之基^①也。基所蹈也。谦，德之柄也^②。复，德之本也^③。恒，德之固也^④。固，不倾移也。损，德之修也^⑤。益，德之裕也^⑥。能益物者，其德宽大也。困，德之辨也^⑦。困而益明。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七章，是著名的三陈九卦，《群书治要》仅节录其中七卦，说明这七个卦在修养道德过程中的意义。

【注释】①履，德之基：履，六十四卦之一，象征“小心行走”，含有遵循礼制而行的意义。人能遵循履道，则可防范而不违礼，故为“立德之基”。《周易正义》：以为忧患，行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但于此九卦，最是修德之甚，故特举以言焉，以防忧患之事。故履卦为德之初基。故为德之时，先须履践其礼，敬事于上，故履为德之初基也。②谦，德之柄也：谦，六十四卦之一，象征“谦虚”。人能行谦虚，犹如把握道德有了“柯柄”，故谓“德之柄”。《周易正义》：“谦，德之柄也”者，言为德之时，以谦为用，若行德不用谦，则德不施用，是谦为德之柄，犹斧刃以柯柄为用也。③复，德之本也：复，六十四卦之一，象征“回复”，含有“归复阳刚正道”的意义。人能归复善道，则为进道的根本。《周易正义》：“复，德之本”者，言为德之时，先从静默而来，复是静默，故为德之根本也。④恒，德之固也：恒，六十四卦之一，象征“恒久”，含有“恒久守正”的意义。人以恒心守持正道，则道德能固。《周易正义》：言为德之时，恒能执守，始终不变，则德之坚固，故为德之固也。⑤损，德之修也：损，六十四卦之一，象征“减损”，含有“自损不善”的意义。人能自损不善、减

抑忿欲，必可修美道德。《周易正义》：“损，德之修”者，行德之时，恒自降损，则其德自益而增新，故云“损，德之修”也。谦者，论其退下于人；损者，能自减损于己。故谦、损别言也。⑥益，德之裕也：益，六十四卦之一，象征“增益”，含有“施益于人”的意义。人能施益于外，则可充裕己德。《周易正义》：“益，德之裕”者，裕，宽大也。能以利益于物，则德更宽大也。⑦困，德之辨也：困，六十四卦之一，象征“困穷”，含有“处困守正”的意义。人于困穷之时，适可分辨、检验其是否固守道德，故云“德之辨”。郑玄曰：辨，别也。遭困之时，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德于是别也。《周易正义》：若遭困之时，守操不移，德乃可分辨也。《周易禅解》：心慈而力健，故为德基。内止而外顺，故为德柄。天君为主，故是德本。动而深入，故德可固。譬如为山，故为德修。鼓舞振作，故为德裕。积而能流，故为德辨。

【译文】孔子说：履卦教人小心谨慎，循礼而行，它是修德的基础（基，就是所应该遵循的）；谦卦教人谦虚礼让，屈己下人，它是修德的柯柄；复卦教人回归正道，趋向仁善，是修德的根本；恒卦教人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它是巩固道德的保证（固，就是不会偏移的意思）；损卦教人克损物欲，减少过失，是修德的重要表现；益卦教人施益于外，充裕己德，它是道德的余裕（能够利益万物，其德可以说是宽大了）；困卦教人身处困境，守正不乱，是分辨道德的考验（在困境中更能显明其德）。

【原文】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①。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十二章，这是《系辞传》的最后一章，和第一章遥相对应，讲述乾坤至健至顺之性和易简之德。

【注释】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此举说明乾德至健，其行既能恒久平易，又能知见艰险，义与《系辞传·上》第一章“乾以易知”相应。《周易正义》：“德行恒易以知险”者，谓乾之德行，恒易略，不有艰难，以此之故，能知险之所兴。若不有易略，则为险也，故行易以知险也。②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此举说明坤德至顺，其行既能恒久简约，又能知见难阻，义与《系辞传·上》第一章“坤以简能”相应。《周易正义》：“德行恒简以知阻”者，言坤之德行，恒为简静，不有烦乱，以此之故，知阻之所兴也。若不简则为阻难，故行简静，以知阻也。

【译文】乾象是天下最刚健的，它的德性表现在恒久平易，所以可以照出天下危险的事情。坤象是天下最柔顺的，它的德性表现在恒久简静，所以可以明察天下困阻之事的原由。

【原文】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诸侯，物主有为者也，能悦万物之心，能精为者之务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①。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十二章，说明《易经》可以使人心情喜悦、精于思虑，判定天下万事的吉凶。

【注释】①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悦，通行本作“说”，内心愉悦；侯之，说为衍字；亹亹，勤勉的样子。这四句承上文，说明领会乾坤“简易”而“知险阻”的意义，可以“悦心”“研虑”、定“吉凶”之事、成“勉勉”之功。《周易正义》：“能说诸心”者，万物之心，皆患险阻。今以阻险逆告于人，则万物之心，无不喜说，故曰“能说诸心”也。“能研诸侯之虑”者，研，精也。诸侯既有为于万物，育养万物，使令得所，《易》既能说诸物之心，则能精妙诸侯之虑。谓诸侯以此易之道，思虑诸物，转益精粹，故云“研诸侯之虑”也。“定天下之吉凶”者，言易道备载诸物得失，依之则吉，逆

之则凶，是《易》能定天下之吉凶也。“成天下之亹亹”者，亹亹，勉也。天下有所营为，皆勉勉不息。若依此易道，则所为得成，故云“成天下之亹亹”也。

【译文】易学的道理，能使人身心和悦，能精妙诸侯的思虑（诸侯，是万物之主和养育万物的人。能让万物之心喜悦，能精通有为者的事务）。能断定天下之吉凶，促使天下之人勤勉不息。

【原文】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①。近，况比爻也。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十二章，此一节说明《周易》所拟喻的事物情态，指出若“近而不相得”则必凶。

【注释】^①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周易正义》：“近，谓两爻相近而不相得，以各无外应，则致凶咎。若各有应，虽近不相得，不必皆凶也。”

【译文】凡是《易经》所说的情况，如果相互交接的两爻不相合，就必定会凶险（近，比喻两爻相近而不相得）。

【原文】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②。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系辞传·下》第十二章，说明内心不同的人，其言辞也不一样。

【注释】^①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枝，分枝，指言辞散乱不一。游，指言辞虚漫浮游。屈，指言辞亏屈不展。《周易正义》：“将叛者其辞惭”者，此已下说人情

群书治要译注

不同，其辞各异。将欲违叛己者，貌虽相亲，辞不以实，故其辞惭也。“中心疑者其辞枝”者，枝，谓树枝也。中心于事疑惑，则其心不定，其辞分散若闲枝也。

“吉人之辞寡”者，以其吉善辞直，故辞寡也。“躁人之辞多”者，以其烦躁，故其辞多也。“诬善之人其辞游”者，游，谓浮游。诬罔善人，其辞虚漫，故言其辞游也。“失其守者其辞屈”者，居不值时，失其所守之志，故其辞屈挠不能申也。凡此辞者，皆论《易经》之中有此六种之辞，谓作《易》之人，述此六人之意，各准望其意而制其辞也。

【译文】将要反叛的人，他的言辞一定惭愧不安。心中疑虑的人，他的言辞必定散乱枝蔓。善良吉祥的人，他的言辞必定少而精练。性情烦躁的人，他的言辞必定杂乱繁多。诬陷好人的人，他的言辞必定游移不定。丧失操守的人，他的言辞必定屈曲不直。

说卦传

【原文】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①。

【段旨】此一节节录自《说卦传》第二章，说明《易经》讲的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

【注释】^①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禅解》：“吾人自无始以来，迷性命而顺生死，所以从一生二，从二生四，乃至万有之不同。今圣人作易，将以逆生死流，而顺性命之理。是以即彼自心妄现之天，立其道曰阴与阳，可见天不偏于阳，还具易之全理，所谓随缘不变也。即彼自心妄现之地，立其道曰柔与刚。可见地不偏于柔，亦具易之全理，亦随缘不变也。即彼自心妄计之人，立其道曰仁与义。仁则同地。义则同天。可见人非天地所生，亦具易之全理，而随缘常不变也。”

【译文】从前圣人之所以作《易经》，是要用它来顺和性命的道理的。所以用阴与阳来阐明天道，用柔与刚来阐明地道，用仁与义来阐明人道。

群书治要 卷二 尚书

【题解】《尚书》亦称《书》《书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宫廷文献，儒家的重要经典。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云：“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举，则凡诸经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从事著。圣贤阐教，事显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既书有法，因号曰‘书’。后人见其久远，自于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意思是说，尚书是古代的圣贤为了阐明天地自然的根本大道，弘扬大道，而采用文字传法的形式，专门为后世之人留下的一部关于立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道理的著作。因为年代极其久远，源自上古，所以后人称之为“尚书”。

《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则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主要记录了虞夏商周各代部分帝王与大臣们的言行。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独特的“天命观”，认为天命是由人心决定的，上天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爱，谁拥有德行，上天就会站在谁的一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所以圣王拥有天下，必定以爱民、“养民”为自己的天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君王爱护人民，要象爱护自己初生的婴儿一样，天下才能安乐和顺，臻于大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否则，为政者失去了德行，就会失去“天命”，自取灭亡（“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并针对统治者在顺境中容

易滋生贪图享乐思想的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

《尚书》的要旨，一是明仁君治民之道，二是明贤臣事君之道。

为君之道，首在正身，次在任贤。“正身”就是要孝亲敬老，和睦亲族（“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端身正意（“慎厥身修思永”，“钦明文思安安”），远离各种欲望的诱惑（“敬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无康好逸豫”），为天下百姓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尔惟风，下民惟草”）。“任贤”有三重含义，一是以贤臣为师，虚心听从贤臣的教导和劝谏，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能归于正道（“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以匡乃辟”）；二是在治国上充分调动贤臣（“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自己只负责寻求和任用贤才（“在知人”），就可令政治清明，百废俱兴（“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不必亲自干预政事（“罔敢知于兹”），否则反而会令群臣懈怠而万事不举（“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三是亲近贤者，远离奸佞小人，连身边的侍从仆役，都要选择能够时时鉴督并指出君王过失的忠贞之士，（“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懋乃后德，交修弗逮”）而绝不允许有阿谀奉承、巧言令色之人在自己的身边出现（“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无昵于儇人充耳目之官”），以防受其迷惑而生出傲慢懈怠之心。

为臣之道，首在正君，次在安民。“正君”就是作为君王的辅佐，要能及时纠正君王的过失（“绳愆纠谬，格其非心”），上正则下化（“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安民”则包括教民（“慎徽五典”）和“养民”（“六府三事”）两个方面。教民以身教为主，重在感化（“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于极少数顽固不化之人，以刑罚作为教育的补充（“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使用刑罚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惩治罪犯，而是为了天下不再有人去犯罪受刑（“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辟以止辟，乃辟”）。“养民”就是以爱民利

民为唯一目的，在不损害他人和大众利益、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正德”），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利用”），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获得充分地保障（“厚生”）。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君正臣贤，万民自化。不管到任何时候，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是贤人在位，人民自然就会受到教化。民安则国泰，不仅人民安居乐业，而且爱敬天地万物，自然风调雨顺，泽被千秋，而无遗患于后世。德风所至，万国来归，这是大治之道（“德惟治”）。一旦政府的官位不幸被一些缺乏德行的自以为是的“能人”所占据，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这是大乱之道（“否德乱”）。

这就是中国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启示：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一切都是以“人”为本。纵然制度不够完善，只要有圣贤人在位，都能够逐步趋于完善，进而造福人民（“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绩其凝”）。相反，纵然社会制度再好，如果不能任人唯贤，一旦恶人当道，再好的制度也会变味，人民同样遭殃，国家同样要陷于危亡（“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弗保，天降之咎”）。所以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为政者永远要把人民的教化摆在首位！

魏徵对《尚书》有着十分透彻的研究。他在编撰《群书治要》时，从《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各章内经过“剪裁淫放”（录其大要并节录了孔安国的注解）节录三十四篇段，内容涵盖修德、任贤、教民、择人、民生、刑罚等诸多方面，对执政者治理天下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其中很多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言，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等等。

贞观十三年五月，久旱不雨，唐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均要上奏疏。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就是这年五月的应诏之作。他在疏文中引用《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的古训，针对

群书治要译注

太宗“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错误思想，批评太宗说：“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太宗读后，“深加奖叹”，为了“反覆寻研，朝夕瞻仰”，又把这篇奏疏陈列在皇宫的屏障上，以示“闻过能改”。

唐太宗、魏徵君臣之间的这些言论和对话，足以证明《尚书》在当时已经成为唐朝治国安邦的重要指南。

【作者简介】《尚书》相传经先圣孔子亲自编订而成。魏徵等人节录《尚书》同时节录了孔安国的注。

孔安国，西汉鲁人，字子国，孔子十一代孙。西汉经学家。约汉景帝元年，至昭帝末年间在世，受《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武帝时，官谏大夫，临淮太守。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府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皆科斗文字，当时人都不识，安国以今文读之，又奉诏作书传，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尚书》，又著《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影响较大的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

【原文】昔在帝尧^①，聪明文思^②，光宅^③天下。言圣德之远著。作《尧典》^④。典者常也。言可为百代常行之道。

【注释】①尧：我国古代帝王，五帝之一。名叫放勋，尧是他的谥号。帝喾在位七十年崩，传位给儿子挚。尧十三岁辅佐挚，封于陶地，十五岁改封于唐地，所以尧号曰陶唐氏。十八岁，尧代挚为天子。《史记》言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说尧帝的仁德如天，智慧如神。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仰望他，就像云彩一般灿烂。他能尊敬有善德的人，使同族九代的人都能相亲相爱。同族的人既已和睦，又去考察百官。百官政绩显著，各方诸侯邦国都能和睦相处。②聪明文思：聪明，《孔疏》，“听远为聪，见微为明”，“以耳目之闻见，喻圣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文，郑玄、马融都认为“经纬天地谓之文”，这里是治理天下的意思。思，郑玄说：“虑事通敏谓之思。”意思是果断，有计谋。③宅：拥有，充满。④尧典：《尚书》篇目之一，记载了唐尧虞舜的功德、言行，是研究上古帝王尧舜的重要资料。

【译文】昔日唐尧称帝之时，以其聪敏贤明经纬天地，谋划众物，德光普照天下（谓古圣先贤的德化对当时及后世的深远影响）。史官根据这些写作了《尧典》（典，是“常”的意思。可以作为子孙后代长久遵循的准则，才称之为“典”）。

【原文】曰若稽古^①，帝尧，言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也。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②，勋，功也。言尧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当安者也。允^③恭^④克^⑤让^⑥，光被^⑦四表^⑧，格^⑨于上下。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让，故其名闻充溢四外^⑩，至于天地也。克明俊德^⑪，

以亲九族^⑫。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孙之亲也。九族既睦，平^⑬章^⑭百姓。百姓。百官。百姓^⑮昭明，协和万邦^⑯，黎^⑰民于^⑱变时^⑲雍^⑳。时，是也。雍，和也。言天下众人皆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也。

【注释】①曰若稽古：曰若，发语辞，又写作越若、粤若，常用在追叙往事的开端。若，《尚书正义》解释为“顺”。稽，考察。②钦明文思安安：钦，处事敬慎并且节约用度。钦明文思，马融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安安，安所当安。③允：的确。《说文》，允，信也。④恭：恭谨。郑玄说：不懈于位曰恭。⑤克：能够。⑥让：让贤。郑玄说：推贤尚善曰让。⑦被：覆盖。⑧四表：四方以外的地方。⑨格：到达。《孔传》：格，至也。⑩四外：即“四表”，指四方以外之地。⑪俊德：郑玄云：“‘俊德’，贤才兼人者。”俊，才智超过一般人。⑫九族：《孔疏》：上至高祖，下及玄孙，是为九族。即高祖、曾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⑬平：分辨。《史记·五帝本纪》作“便”，《史记索隐》作“辩”，《后汉书·刘恺传》引作“辨”，郑玄注：“辨，别也。”⑭章：彰明。⑮百姓：即百官。《孔疏》：“百姓谓百官族姓。”⑯万邦：众氏族。⑰黎：众。⑱于：《尚书核诂》引高晋生说，“于”相当“以”。⑲时：同“是”。此，这。⑳雍：和睦。

【译文】用心查考往事，凡事都遵循古人的常道，这个人就是尧帝（这是说能够用心地查考并遵循古道而行的人，莫过于尧帝啊）。尧帝以“放勋”为名。以钦、明、文、思四德来安定天下（勋，是“功绩”的意思。谓尧效法前代圣王治理天下的经验，而以“敬、明、文、思”这四种德行教化人民，使天下得以安定）。他诚信、恭谨、克己、礼让，德光泽被天下，成为上下之楷模（具备了这四种德行，又能够诚实守信、谦恭礼让，所以他的德名被传播到四方以外，直至布满于天地之间）。他能弘扬美德、以亲睦九族（就是任用有德能的贤达之士，使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的族人都和睦亲爱）；九族亲睦之后，又为百官赐授姓氏、区别宗族（百姓，即百官）。这

一百个官位都用来让那些贤明之士得到任用、从而使四方各国协调和顺，黎民随之也变得友好和睦（时，如此的意思。雍，和的意思。这是说天下百姓因为受到百官德行的感召自上而下地发生变化，所以民风民俗出现了十分和谐的局面）。

【原文】虞舜^①侧微^②，尧闻之聪明，侧，侧陋。微，微贱。将使嗣位^③，历试诸难。历试之以难事。慎徽^④五典^⑤，五典克^⑥从^⑦；五典。五常之教也。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举八元^⑧。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能从。无违命也。纳^⑨于百揆^⑩，百揆时叙^⑪；揆，度也。舜举八凯^⑫以度百事，百事时叙也。宾^⑬于四门，四门穆穆^⑭；宾，迎也。四门，宫四门也。舜流四凶^⑮族，诸侯来朝者，舜宾迎之，皆有美德，无凶人也。纳于大麓^⑯，烈风雷雨弗迷。纳舜于尊显之官，使大录万机之政，于是阴阳清和，烈风雷雨，各以期应^⑰，不有迷错愆伏^⑱，明舜之行合于天心也。

【注释】①舜：名重华，以受尧的“禅让”而称帝于天下，其国号为“有虞”，故号为“有虞氏帝舜”。帝舜、大舜、虞帝舜、舜帝皆虞舜之帝王号，故后世以舜简称之。②侧微：侧身于寒微之境。③嗣位：继承君位。④徽：美，善。⑤五典：五种常教。《蔡沈集传》：“五典，五常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⑥克：能够。⑦从：顺从。⑧八元：高辛氏有八个才子，称“八元”。《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⑨纳：入。⑩百揆：揆度庶事的官，犹言百官。⑪时叙：承顺。⑫八凯：古代高阳氏的八个才子，称“八凯”。《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斨、栒戴、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凯’。”⑬宾：迎接宾客。⑭穆穆：容仪敬谨。⑮四凶：指尧舜时代四个凶猛狠恶的部族首领，即穷奇（共工）、浑敦（欢兜）、饕餮（三苗）、檮杌（鲧）。《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

群书治要译注

穷奇、桀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⑩大麓：犹总领，谓领录天子之事。孔传：“麓，录也。”^⑪期：定时。以期应：顺应节令，应时发生。^⑫愆伏：愆，过失。伏，隐藏。此处指隐患。

【译文】虞舜出身微贱，隐匿于民间（侧，是侧陋的意思。微，是微贱的意思）。尧帝听说他聪敏贤明，打算让他继承自己的帝位，（为了考察他的德能就）屡以各种难事相试（多次找一些难办的事来考验他）。让他用心地去传布“五典”，以美德教化百姓，结果百姓都能接受顺从（五典，指的是五种关于伦常的教育，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从高辛氏的后人中选出八位贤能的人（世称“八元”），令他们传布五伦之教于四方，结果这五种教义都能够被大众顺利地接受，没有人违背它）；让他摄理百官事务，他把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揆，是揣度的意思。舜从高阳氏的后人选出八位贤能的人（世称“八凯”）帮助处理百官事务，结果事事都处理得有条有理）；让他在宫庭四门迎接前来朝见的宾客，四门都礼仪整肃，没有丝毫差错（宾，是迎接宾客的意思。四门，指宫庭四面的门户。舜处置了四凶及其族人，将他们流放到边远之地。诸侯有来朝拜的，舜都以宾客之礼来迎接，处处体现出优美的德行，国中再也没有肆意作恶的人了）；让他统领治理政务，其德能感顺天地之心，暴风雷雨也不再肆意逞凶了（让舜担任地位显要的职务，令他总揽一切政务，则天地间阴阳二气清澈冲和，烈风雷雨，皆随时令而作，不再错乱生灾，这些都足以证明舜的德行已与天地之心合而为一）。

【原文】正月上日^①，受终^②于文祖^③。尧天禄永终，舜受之也。文祖，是五庙之大名也。五载一巡狩^④，群后^⑤四朝^⑥。

【注释】①上日：善日，吉日。②终：指尧终帝位之事。③文祖：尧太祖的

宗庙，古时政事在宗庙举行。④巡狩：古时称天子出行，视察邦国州郡为“巡狩”。⑤后：上古称君主为后，此处指各地诸侯。⑥四朝：舜帝巡狩各地之时，诸侯按所在方位，分别在四岳朝见。

【译文】正月的一个吉日，舜在尧的太庙接受了禅让（尧帝完成了上天赋予他的使命，由舜帝来继承他。文祖，是五庙的名称）。每五年对各诸侯国巡视一次，四方诸侯分别在四岳朝见，以示其忠正。

【原文】敷^①奏^②以言，明试^③以功，车服以庸^④。敷奏，犹遍进也。诸侯每见，皆以次序遍进而问焉，以观其才。既则效试其居国为政，以著其功。赐之车服，以旌^⑤其所用任也。象以典刑^⑥，典，常也。象用之者，谓上刑赭衣^⑦不纯。中刑杂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而反于礼。流^⑧宥^⑨五刑^⑩；流，放也。宥，三宥^⑪也。言所流宥，皆犯五刑之罪也。眚^⑫灾肆^⑬赦^⑭，眚，过也，灾，害也。肆，失也。言罪过误失，以为当赦之也。怙^⑮终贼刑。怙，谓怙赦宥而为者也。终为残贼^⑯，当刑之也。

【注释】①敷：普遍。②奏：古代臣子对君王陈述意见或说明事情。③试：考核。④庸：本义为用，需要。此处作酬劳解。⑤旌：表彰。⑥典刑：常见的过失或犯罪。⑦赭衣：古代囚衣。因以赤土染成赭色，故称。赭，音者。⑧流：流放。⑨宥：宽恕。⑩五刑：五种重罪。⑪三宥：指根据不同情况，酌情予以从宽处理或免于惩罚。⑫眚：音审，本义为眼睛生翳。⑬肆：放纵；此处皆指过失。⑭赦：赦免。⑮怙：依靠，有所倚仗。⑯残贼：指凶残暴虐的人。

【译文】舜让他们依次进言，公正地评价他们的政绩，赏赐车马衣物，以示表彰（敷奏，是普遍进言的意思。诸侯每次朝拜，舜帝都会安排他们依次见面，并和他们逐一交谈，从中观察他们的才干。接著将一些重要的政事安排他们去担当，使他们的才干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为国家建功立业。

然后再赐给他们车马衣服作为酬劳，以表彰其功绩）；明确告诉他们掌管刑罚的原则（典，经常的意思。象征性地运用刑罚，指的是对犯有严重罪过者令其穿上颜色深浅不同的赭色衣服，中等过失的人令其穿颜色不同的鞋子，轻微过失的人穿灰黑色的衣服，让他们居住在大众中间，让大众都知道这是羞耻的事，使大家都回归到礼的行为准则上来）；对犯有法律规定的五类罪行者，予以流放，或适时宽赦（流，放逐的意思。宥，视其情节，分三种情况予以宽减或免于处罚。这里说的是不管是流放还是宽宥，其对象都是指触犯了法律规定的五种罪行的人）；人有过错，或不慎对别人造成了伤害，或行为放纵不够检点，皆可酌情赦免（眚，指过错；灾，指伤害；肆，指过失。谓这些罪过误失，都是可以宽恕和赦免的）；对于有所倚仗而不思悔改者，终必处以极刑（怙，指的是倚仗可以得到赦免而故意胡作非为的人。这些人终究会发展成为凶残暴虐的恶人，必须予以严惩）。

【原文】流共工^①于幽洲^②，共工，穷奇也。幽洲，北裔^③也。放欢兜^④于崇山^⑤，欢兜，浑敦，崇山，南裔也。窜三苗^⑥于三危，三苗，国名也，缙云氏^⑦之后，为诸侯，号饕餮^⑧也。三危^⑨，西裔也。殛^⑩鲧^⑪于羽山^⑫。鲧，桀杻^⑬也。殛，诛也。羽山，东裔也。四罪^⑭而天下咸服。美舜之行，故本其征用^⑮之功也。

【注释】①共工：尧的大臣，与欢兜、三苗、鲧并称“四凶”。②幽洲：亦作“幽州”。古九州之一。③裔：边，边远的地方。④欢兜：人名，尧时佞臣，“四凶”之一。⑤崇山：地名。⑥三苗：古族名。又叫“苗民”、“有苗”。⑦缙云氏：一个古老氏族。《集解》引贾逵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亦有解为云姓始祖，又有说黄帝号“缙云氏”。⑧饕餮：音淘贴（四声）。传说中一种贪残的怪物。三苗以“饕餮”为号，足见其不善。⑨三危：地名。⑩殛：放逐。⑪鲧：姓姬，字熙。黄帝的后代，大禹之父，曾奉命治水失败。⑫羽山：地名。⑬桀杻：音桃物。古代传说中的恶兽。⑭四罪：四次对恶人定罪并加以惩处。⑮征用：指

对刑罚适当运用。征，用武力制裁，讨伐。

【译文】舜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共工又名“穷奇”。幽洲在北方边远的地方），将欢兜发配到崇山（欢兜又名“浑敦”。崇山在南方边远的地方），将三苗驱逐到三危（三苗是国名。缙云氏的后代，是当时的诸侯，号称“饕餮”。三危在西方边远的地方），将鯀放逐到羽山（鯀又名“樛杻”。殛，诛责的意思。羽山在东方边远地方）。这四个罪人得到应有的惩处，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这里为光显舜帝的善行，所以引用了他当年适当运用刑罚治理国家的事迹作为证明）。

【原文】二十有^①八载，放勋^②乃徂落^③。百姓如丧考妣^④，三载，四海遏密^⑤八音^⑥。遏，绝也。密，止也。尧崩，百姓如丧父母，绝止金石八音之乐也。

【注释】①有：又。②放勋：尧帝。③徂落：去世。④考妣：指（死去的）父亲（考）和母亲（妣）。妣，音比。⑤遏密：停止、断绝。⑥八音：我国古代根据制作材料对乐器的分类。指金（如钟、铃）、石（如磬）、土（如埙）、革（如鼓）、丝（如琴）、木（如柷敔）、匏（如笙）、竹（如笛）八类。

【译文】舜继承帝位二十八年后，尧帝逝世，百姓像失去了父母一样悲痛，三年内，全国停止了各种音乐娱乐（遏，断绝。密，停止。尧帝驾崩，人民如同失去父母一样悲痛，所以一切音乐娱乐都停止了）。

【原文】舜格^①于文祖，询于四岳^②，辟四门，开辟四方之门，广致众贤也。明四目^③，明视四方也。达四听（本书听作恩）；听达于四方也。柔^④远能迩^⑤，能安远者，则能安近也。不能安近，则不能安远也。敦^⑥德允^⑦元^⑧，所厚而尊者德也。所信而行者善也。而难任人^⑨，任，佞^⑩也。辩给^⑪之言，易悦耳目，以理难之也。蛮夷^⑫率^⑬服；远无不服，迩无不定。三载考

绩^⑬，三考^⑭，黜^⑮陟^⑯幽明^⑰，黜，退也。陟，升也。三岁考功，九载三考；退其幽暗无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也。庶^⑱绩咸^⑲熙^⑳。九载三考，众功皆兴也。

【注释】①格：至，到，感通。②四岳：指四方的诸侯君长。③四目：四方目光所看到的地方。④柔：安抚。⑤迓：近。⑥敦：厚。⑦允：信。⑧元：善。⑨任人：善辩之人。⑩佞：巧言善辩。⑪给：敏捷。⑫蛮夷：古代称南方少数民族为蛮，东方少数民族为夷。此处泛指边远地区的人民。⑬率：都。⑭考绩：考察政绩。⑮三考：三次考察。⑯黜：罢免。⑰陟：音至，提升。⑱幽明：幽，昏庸。明，贤明。⑲庶：众多。⑳咸：都。㉑熙：兴。

【译文】舜继承了尧的治国之道，又向所有部落首领虚心请教，咨询政事，打开所有招贤之门（打开四方之门，让众多贤能的人都汇集到自己身边），敞亮四面八方的视野（对四方看到的各种情况都能辨别明白），通达四方资讯（对四方的各种声音都能清楚地听到），远近之地都得到安抚（能安抚远方，自然也能安抚近方。不能让近处得到安定，自然也就没有能力去安定远方之地），亲厚贤德之人（所厚待并尊重的，唯有德。所信奉并力行的，唯有善），而拒纳佞邪之辈（任，佞的意思。巧言善辩之人的言语，容易迷惑人，应当明辨是非令其不能得逞），边远蛮夷之族，无不顺服（边远之地没有不敬服的，附近的地方也没有不安定的）。舜帝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经三次考察后，罢免昏官，提拔贤明（黜，罢免。陟，升迁。每三年一次到各地巡回考察功绩，九年共经过三次巡回考察；罢免了那些昏庸没有作为的人，仁德贤能有功绩的人得到了进一步重用），于是一切政绩都兴盛和美（九年三次考察，众多政绩显现，一派兴盛的景象）。

【原文】曰若稽古，大禹^①曰：“后克^②艰厥^③后^④，臣克艰厥臣，政乃乂^⑤，黎^⑥民敏^⑦德。”敏，疾也。能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则其政治，而众民皆疾^⑧修德也。

【注释】①稽古大禹：稽，考察。大禹，鲧的儿子，名文命，号禹，夏后氏首领。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越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后人称他为大禹，也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②克：能够。③厥：其。④后：君主。⑤乂：治理，安定。⑥黎：众，众多。⑦敏：敏捷，迅速。⑧疾：快，迅速。

【译文】考证往事，大禹曾说：“如果君主能够了解先王治国的艰难并勇于担当，臣子能够了解先贤为官的艰辛并不辞勤勉，国政就会得以安定，民众就会勉力修德（敏，迅速。如果真能明白作为一国之君的艰难，作为臣子辅佐君王的不易所在，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会得到妥善的治理，民众也会很快地提高自己的德行和修养）。”

【原文】帝曰：“俞^①！允^②若兹^③，嘉言^④罔^⑤攸^⑥伏^⑦，野^⑧无遗贤，万邦咸宁。攸，所也。嘉言无所伏，言必用也。如此，则贤材在位，天下安也。稽^⑨于众，舍己从人，弗^⑩虐无告^⑪，弗废^⑫困穷，惟^⑬帝时^⑭克^⑮。”帝谓尧也。舜因嘉言无所伏，遂称尧德以成其义。考众从人，矜^⑯孤^⑰愍^⑱穷^⑲，凡人所轻，圣人所重也。

【注释】①俞：文言叹词。犹言“然”。表示应答或肯首。②允：信，实。③兹：这个，此。④嘉言：善言。⑤罔：无，没有。⑥攸：所。⑦伏：隐藏、埋没。⑧野：指不当政的地位，与“朝廷”的“朝”相对。⑨稽：考。⑩弗：不。⑪无告：指求告无门的孤苦之人。⑫废：沮丧失望。⑬惟：同“唯”，只有。⑭时：随时。⑮克：能够。⑯矜：怜悯，怜惜。⑰孤：幼年丧父或父母双亡。⑱愍：同“悯”，怜悯；哀怜。⑲穷：处境恶劣。

【译文】舜帝说：“是啊！如果真是这样，善的言论不会被埋没，民

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万国都会太平了（攸，是所的意思。善的言论不会被埋没，指听到善的言论就一定努力去实行。这样，才是真正的贤才在位，天下就太平了）。认真听取众人的意见，放弃个人私见，听从大家的公论；不使孤苦无依之人受到侵害，不使艰难穷困之人沮丧失望；只有我们的尧帝随时都能做到（舜帝说的是尧。舜有感于“善言不被埋没”的道理，于是称颂尧帝的德行，来阐明其中的义理。虚心听取并随顺众人的善言，怜惜和帮助孤苦穷困的人，这些平常人不经意处，正是圣人所留意注重的啊）。

【原文】益^①曰：“都^②！帝德广运^③，乃^④圣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尧也。广谓所覆者大，运谓所及者远。圣无不通，神妙无方，文经纬^⑤天地，武定祸乱也。皇天眷^⑥命，奄^⑦有四海，为天下君。”言尧有此德，故为天所命，所以勉^⑧舜也。

【注释】①益：伯益，舜的大臣，东夷部落的君主，为嬴姓各族的祖先。史载伯益助禹治水有功，禹欲让位于益，益避居箕山之北。②都：叹词。③广运：广远。④乃：如此。⑤经纬：规范；准则。本义称织物上的竖线为经，横线为纬。⑥眷：顾念。眷命，垂爱并赋予重任。⑦奄：覆盖，尽。⑧勉：勉励。

【译文】益说：“可敬呀！尧帝德行广大而影响深远，真是圣明而神妙，武治能平定祸乱，文治能定国安邦（伯益听了舜的一番话，更加崇敬尧的美德。广，是说所覆盖的面积大；运，是说所达到的地方远。圣德无所不通，神妙无际。文，可以规范、统理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武，可以平定远近的祸乱）。皇天眷念其至德而授予天命，使尧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这里是说尧有这样的德行，所以得到上天的垂爱，被赋予神圣的使命，伯益这样说，目的是以此来勉励舜帝）。

【原文】禹曰。惠迪^①吉。从逆^②凶。惟^③影响。迪。道也。顺道吉。从

逆凶。吉凶之报^④。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

【注释】①惠迪：惠，顺。迪，道。②从逆：向反，背道而行。③惟：文言助词，常用于句首。④报：回报，报应。

【译文】禹说：“随顺正道则吉利，违背正道而行则凶险，其效应正如影必随形、响必应声一样（迪，是道的意思。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走就会诸事吉祥，顺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就会遭遇凶险和不测。这种吉和凶的报应，就像影子是因身体而有，回音是因声响而发一样，这话一点都不假）。”

【原文】益曰：“吁，戒^①哉！敬戒无虞^②，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淫，过也。游逸^④过乐，败德之源，富贵所忽^⑤，故特^⑥以为戒也。任贤勿贰^⑦，去邪勿疑，疑谋勿成^⑧，百志^⑨惟熙^⑩。一意任贤，果于去邪，疑则勿行，道义所存于心者，日以广也。罔违道以干^⑪百姓之誉，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贱之也。罔拂^⑫百姓以从己之欲。拂，戾也。专欲难成，犯众兴祸，故戒也。无怠无荒，四夷来王^⑬。”言天子常戒慎，无怠惰荒废，则四夷归往之也。

【注释】①戒：戒慎，谨慎。②虞：误，失误。③罔：不，不可。④游逸：同“游佚”，犹游乐。⑤忽：忽视。⑥特：特地，特意。⑦贰：不信任；怀疑。⑧疑谋勿成：意为要做好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内心犹疑不决，就不可能有所成就。⑨志：德行。《吕氏春秋》：“凡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高诱注：“志，德也。”⑩熙：兴。⑪干：求。⑫拂：古同“拂”，违逆，乖戾。⑬王：动词，指“以……为王”，归顺的意思。

【译文】伯益说：“啊！要谨慎啊！要恭敬地对待前人的训诫，方可免于犯错。做事情不要轻易违失古人的法度；不要耽于游闲安逸；不

要过分追求娱乐(淫,过分的意思。过分贪图享乐,是道德败坏的根源,人在富贵的时候往往最容易忽视这一点,所以要特别引起警觉)。任用贤才勿存疑心,去除奸佞不要犹豫不决。心中怀有疑虑,有好的谋略也不会成功。让美好的德行广泛流布,国家就会兴盛起来(一心一意任用贤能的人,果断地远离种种邪说。如果觉得有些说法似是而非,一时拿不定主意,就不要急于实行。领导者心中时时装满着道义,良善的风气逐步形成,并且越播越广)。不要违背正道去谋求百姓的赞誉(干,是谋求的意思。舍弃了正确的道路[让自己时时处于危险的境地]去谋求[那本不存在的虚假的]名声,在古人看来,这显然是很愚蠢下贱的);不要损害百姓的利益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拂,违逆、乖戾。独图私欲难以成事,况且触犯众怒必将给自己带来灾祸,所以一定要谨慎啊)。为政不怠惰、不荒弃,周边诸国就会归附于君主(谓做君王的常常鉴戒、谨慎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因怠惰、放逸而荒废了自己的职责,那么四方边远之地的国家都会来归顺于他)。”

【原文】禹曰：“于^①！帝念^②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③，言养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正德^④、利用^⑤、厚生^⑥、惟和^⑦。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也。九功^⑧惟序^⑨，九序惟歌^⑩。言六府^⑪三事^⑫之功，有次序，皆可歌乐，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⑬，董^⑭之用威，劝之以《九歌》^⑮，俾^⑯勿坏。”休，美也。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劝之，使政勿坏，在此三者也。

【注释】①于：叹词。表示赞美。②念：思考，思虑。③修：整治，整理。④正德：端正德行。⑤利用：谓物尽其用，使事物或人发挥效能。⑥厚生：使人们生活充实。⑦和：和顺，和谐。⑧九功：古谓六府三事之功为九功。⑨序：次序，顺序。⑩歌：歌颂。⑪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孔颖达疏：“府者，藏财之处；六者，货财所聚，故称六府。”⑫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⑬休：美善，吉庆。⑭董：督察。⑮九歌：禹时乐歌。《左传·文公七年》：“九功之德，皆可歌

也，谓之《九歌》。”^⑩俾：使。

【译文】禹说：“这些话，舜帝您值得思考啊！（帝王的）德行就体现在推行善政上，所谓善政就是‘养民’（让人民都过上幸福安乐的生活）。妥善治理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养民’的根本，就是首先要治理好‘六府’〔这六个藏财之地，以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端正德行、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重视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这三件事要相辅相成（端正德行就能带领好臣民一齐修德向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可以聚集财富，让人民生活富足，安定和乐，这就是‘养民’了。这三件事能够相辅相成，和谐并进，就可以称为‘善政’了）；这九件事做起来应当安排有序，九件事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就可以将这些事迹配以音乐来加以歌颂（这里说的是‘六府’‘三事’这九件事都能有条不紊的进行，并被人们尽情地歌颂，那就是把君王推行仁德的善政发挥到极至了）。要用美德来劝戒；用刑威来监督；用《九歌》来勉励；以保持善政不致被败坏（休，美善的意思。董，监督的意思。谓推行善政的途径，就是用美德来劝勉人们，用刑威来约束人们，用至善的音乐来感化人们。要使政事不至于衰败，最关键的就是这三条啊）。”

【原文】帝曰：“俞^①！地平天成^②，六府三事允^③治，万世永赖^④，时乃^⑤功。”水土治曰平，五行^⑥叙曰成，因禹陈九功而叹美之，言是汝之功也。

【注释】①俞：文言叹词。犹言“然”。表示应答或肯首。②地平天成：比喻上下相称，万事妥帖。③允：确实；果真。④赖：依靠，凭借。⑤乃：你，你的。⑥五行：金、木、水、火、土。此处指天地万物。

【译文】舜帝说：“对！如果有一天真的天下太平，‘六府’‘三事’都得到妥善治理，（这些宝贵的经验财富）能让千秋万代的后人都有所

依靠借鉴，这也是你的功劳（水土得到治理为“平”，天地万物按序排列各就其位为“成”，舜帝因大禹陈述“九功”的治国方略而大为赞叹，说这些都是你的功劳啊）。”

【原文】帝曰：“咎繇^①，惟兹臣庶^②，罔或^③干^④予正^⑤。或，有也。无有干我正，言顺命也。汝作士^⑥，明于五刑^⑦，以弼^⑧五教^⑨，期^⑩于予治。欲其能以刑辅教，当于治体也。刑^⑪期于无刑，民协^⑫于中，时乃功，懋^⑬哉！”虽或行刑，以杀止杀，终无犯者，刑期于无所刑，民皆合于大中^⑭，是汝之功勉之也。

【注释】①咎繇：即皋陶。舜之贤臣。②庶：众。③或：有。④干：犯。⑤正：通“政”。⑥士：古代指掌管刑狱的官员。⑦五刑：五种轻重不同的刑罚。⑧弼：纠正，辅佐。⑨五教：五种伦常教育。⑩期：当，合。⑪刑：用刑。⑫协：符合，相同。⑬懋：美好。⑭大中：《易·大有》：“《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王弼注：“处尊以柔，居中以大。”高亨注：“象大臣处于尊贵之位，守大正之道。”后以“大中”指无过与不及的中正之道。

【译文】舜帝又说：“咎繇啊，群臣众庶，没有人触犯我的政令（或，有的意思。“没有人触犯我的政令”，谓大家都能顺从天命）。你作为执掌刑狱之官，彰明五类刑罚，用以辅助‘五教’，帮助我使天下得到妥善的治理（希望他能以法制来辅佐教育，使治理国家的政策能够完善而无有偏颇）。你运用刑法，真正达到了不必对人民实施刑罚的目的，百姓的心中一片祥和，不再有人触犯国家的法令。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令人赞叹啊！（虽然有时也运用刑罚，用暴力手段来阻止暴力的泛滥，最终令大家都不再背离正道，适当地运用刑罚，是期望将来不再需要刑罚，人民的日常言行都能符合无过与不及的中正之道。舜帝说“这是你们的功劳”，这是对大臣们的鼓励啊）。”

【原文】咎繇曰：“帝德罔愆^①。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愆，过也，善则归君，人臣之义也。罚弗^②及嗣^③，赏延于世；嗣，亦世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也，而及其赏，道德之政也。宥过^④无大，刑故^⑤无小；过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小必刑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至也。与其杀弗辜，宁失不经^⑥。好生之德，洽^⑦于民心，兹用弗犯于有司^⑧。”咎繇因帝勉己，遂称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爱之道也。

【注释】①愆：过错。②弗：不。③嗣：后代。④宥过：谓宽恕别人的过错。⑤刑故：故，故意犯罪。刑故，处罚故意罪犯。⑥不经：不合常法。⑦洽：协和。⑧有司：有关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

【译文】咎繇说：“舜帝您的德行无可挑剔。你以平易对待臣下，以宽容驾馭百姓（愆，过错的意思。将善绩归功于自己的君主，是做臣子的本分）；惩罚不株连子孙，赏赐却延及后代（嗣，和“世”一样指的是后代。延，及的意思。父子之间如果有罪过被惩罚，可以不互相牵连；但如果是荣誉、嘉奖却可以共享，这是真正有道德的善政啊）；过失犯罪再大也可以宽赦，故意犯罪再小也必定惩罚（因过失而犯罪，虽然后果严重也必定从宽处理，如果是无所顾忌的故意犯罪，罪行再轻必定严肃惩处）；犯罪事实有疑点时考虑宁可从轻判处；立功事实有疑点时考虑宁可从重奖赏（量刑时有疑问难决就尽量从轻；赏赐时有疑问难决则尽量从重，忠良敦厚的风气就会慢慢形成了）；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失之于‘治理不力’。您怜爱生命的美德，浸润于民众之心，所以百姓才不会冲犯官府（咎繇受到舜帝的夸赞后，立即称颂舜帝的德行，以显示臣民不可以目无君王而妄自居功。宁可犯下执法不严的过失，也绝不冤枉一个无辜的好人，这才是仁爱之道啊）。”

【原文】帝曰：“来^①，禹！汝惟弗矜^②，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弗伐^③，天下莫与汝争功。自贤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让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劳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绝众人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④。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⑤之谋勿庸。无考，无信验也。不询，专独也，终必无成，故戒勿听用也。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⑥后^⑦何戴^⑧？后非众罔与守邦。庶民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众戴君以自存，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成也。惟口出好兴戎^⑨，朕言弗再。”好谓赏善，戎谓伐恶。言口荣辱之主，虑而宣^⑩之，成于一^⑪也。

【注释】①来：语助词。②矜：自以为贤。《孔传》：“自贤曰矜。”③伐：自夸有功。④“人心……”四句：蔡沈集传：“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道心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者也。”危，险。微，微妙。精，精进。一，专一。蔡沈集传：“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⑤询：问。庸：用。⑥元：大。⑦后：君。大君，指天子。⑧戴：拥戴。这里是尊奉并依靠的意思。⑨出好兴戎：指言出于口，可以导致好或坏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⑩宣：公开说出，散布。⑪一：专一。古人谓“专一精思以通神”。晋葛洪《抱朴子·地真》：“守一存真，乃能通神。”

【译文】舜帝又对禹说：“禹呀！你虽然不炫耀自己的能力，天下却没有人与你争能；你虽然不炫耀自己的功劳，天下却没有人与你争功（自以为贤明叫‘矜’，自夸有功叫‘伐’。这里是说禹举荐并让位于贤能的人，但并不因此而失去自己贤能的声誉；有了成绩从不居功，但他的功劳谁也无法否认。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啊）。人心（人的欲望）是危险的，道心（伦理道德）是微妙的，只有勇猛精进，住于一心，才能真正的把握中正（无过之、无不及）之道（欲望是危险的，使人心难以安定；道心是

微妙的，人们又很难明了，所以在这里告诫大家：必须精进、专一地修学善法，才能真正把握好中道。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信，没有征求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要采纳（没有根据的言论，也没有办法用事实来验证。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就是独断专行。这两者最终都不能成事，所以说要不听、不做）。世界上最可爱戴者不就是君主吗？最可畏惧者不就是民众吗？民众没有君主又拥戴谁呢？君主没有民众的拥护也就无法守住自己的国家（民众把君主当作自己的命运的依靠，所以说值得敬爱。如果国君背弃了为民做主的正道，人民也会随着背叛国君，所以说值得畏惧。这里说的是民众拥戴自己的君主，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君主也是因为有了大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言语可以用来赞叹美德，也可以用来讨伐罪恶，所以我不会轻易开口说什么，一旦说出来就意味着不容更改（这里说的‘善事’指赏善，这里说的‘讨伐’指除恶。这里说的是：一个人口中说出的话直接关系到自身或他人的荣辱，必须慎重地考虑明白了以后再说出来，专一精思之后，无过无不及，才能成事）。”

【原文】帝曰：“咨^①，禹！惟时有苗^②弗率^③，汝徂征^④。”三苗之民，数千^⑤王诛。率，循也。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乱逆也。命禹讨之。

【注释】①咨：叹息。②有苗：古国名，亦称“三苗”。③率：遵循，依从。④徂征：前往征伐。徂，往。⑤干：干犯。

【译文】舜帝说：“唉！禹呀！现今三苗不遵循帝道，就命你去讨伐他们吧（三苗的民众，多次冒犯天威。率，遵循的意思。徂，往的意思。不遵循帝道，指犯上作乱。于是命禹去讨伐三苗）。”

【原文】禹乃会群后^①誓于师曰：“济济^②有众，咸听朕命。会诸侯共伐有苗也。军旅曰誓。济济，众盛之貌也。蠢^③兹有苗^④，昏迷弗恭；蠢，

群书治要译注

动也。昏，暗也。言其所以宜讨也。侮嫚^⑤自贤^⑥，反道败德；狎^⑦侮先王，轻嫚典教^⑧，反正道，败德义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废仁贤，任奸佞。民弃弗保，天降之咎^⑨。言民叛之，天灾之也。肆^⑩予以尔众士，奉词伐罪。肆，故也。尔尚^⑪一乃^⑫心力，其^⑬克^⑭有勋^⑮。”

【注释】①群后：指列国诸侯。②济济：众多的样子。③蠢：虫类蠕动。引申为骚动，动乱。④有苗：这里指的是三苗国的国君。⑤嫚：亵渎，轻侮。⑥自贤：自以为贤。⑦狎：亲近而态度不庄重。⑧典教：典章教化。⑨咎：灾祸，不幸之事。⑩肆：故；因此。⑪尚：犹恍，倘若。⑫乃：你，你的。⑬其：犹将，将要。⑭克：能够。⑮勋：功勋；功劳。

【译文】于是，禹便会聚各方诸侯，并在誓师大会上说：“众位官兵，都要听从我的号令（调集各路诸侯共同征伐有苗。在大军出发前盟约叫“誓”。济济，人数众多的样子）。那蠢蠢欲动的三苗，昏庸糊涂，不恭不敬，轻慢君主（蠢，蠢蠢欲动的意思。昏，昏暗的意思。说明为什么要征讨三苗），妄自尊大，违反正道，败坏德义（对先王毫无恭敬，把典章教化不当回事，违背伦常的正道，败坏社会道德规范），有德行操守的人都散落在民间，追名逐利之徒则受到重用（正直贤良的人被排斥，奸佞之徒纷纷被任用），百姓背弃自己的国家不愿保护它，上天已经降罪于这片土地（谓人民背叛他，上天也降灾于他）。因此，我率领你们诸位，奉舜帝之命，讨伐其罪行（肆，因此）。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必将在这次征战中建立功勋。”

【原文】三旬，有苗民逆命^①，益赞^②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③。满招损，谦受益，时^④乃天道。自满者人损之，自谦者人益之，是天道之常。至诚（诚作誠）感神，矧^⑤兹有苗。”至和感神，况有苗也。言易感也。

【注释】①逆命：在古代既可解为违抗命令，也可解为接受命令，此处是抗命。②赞：辅佐；帮助。这里指出谋划策。③届：至，到。④时：这。⑤矧：音审，况且，何况。

【译文】过了三十天，三苗之民（虽然暂时被武力所震慑，但内心）还是不能顺从禹的命令。伯益向禹建言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无论多远，其感召力都可到达。自满会招致损害，谦虚会得到益处，这是天下至理（骄傲自满的人会受到众人的厌弃或攻击，谦卑恭敬的人会得到众人的拥戴和帮助，这是大自然的法则）。至诚连神灵都能感动，何况这个三苗呢？（天地间祥和之气连神明都可以感动，何况是有苗呢？这里说的是人性本善的道理，一切人都可以通过德行来感化他）”

【原文】禹拜昌言^①曰：“俞^②！”班^③师振^④旅。以益言为当，故拜受，遂班师。兵入曰振旅，言整众也。帝乃诞敷^⑤文德^⑥，远人不服，大布文德以来之也。儻干羽^⑦于两阶^⑧。七旬，有苗格^⑨。讨而不服，不讨自来，明御^⑩之必有道也。

【注释】①昌言：美言。②俞：表示应答和首肯，犹是、对。③班：返回。④振：整顿、整理。师、旅，皆指军队。⑤诞敷：遍布的意思。诞，大，程度、情势等不同一般。敷，传布、散布。⑥文德：指礼乐教化，与“武功”相对。⑦儻干羽：儻，通“舞”。干羽，古代舞者所执的舞具。文舞执羽，武舞执干。⑧两阶：宫廷的东、西阶梯。主人走东阶，客人走西阶。⑨格：来，至。⑩御：统治、治理。

【译文】禹接受其善言，说：“很对！”随即整顿士兵，撤回了军队（认为伯益的话是对的，所以虚心接受，于是撤回军队。让军队回到原地叫“振旅”，是让众将士得到休整的意思）。于是，舜帝对苗民广泛进行礼乐道德的教化（边远地方的人民不愿遵循王道的统治，可以通过努力进行

群书治要译注

礼乐教化，使他们心悦臣服地主动来归顺），在宫殿两侧台阶前持盾牌、羽具，在一片祥和的音乐声中，演出祈祷幸福、和平的歌舞。七十天后，三苗终于主动前来归顺（武力不能让对方屈服，放弃武力后却能让对方主动归顺，说明治理天下必定是有正确的途径可循的）。

【原文】咎繇曰：“允^①迪^②厥^③德，谟^④明弼^⑤谐。”迪，蹈。厥，其也，其古人。谟，谋也。言人君当信蹈^⑥行古人之德，谋广聪明^⑦以辅谐^⑧其政也。

【注释】①允：信实，诚信。②迪：蹈行，实行。③厥：其。④谟：音谋，谋划、谋略。⑤弼：辅佐。⑥蹈：履行；遵循。⑦聪明：谓明察事理。⑧谐：和合；协调。

【译文】咎繇说：“君主坚定地蹈行古圣先贤的德范，才能感召来贤明的辅佐良臣，谋划就会英明，君臣就会和谐（迪，遵循。厥，那些，这里是“那些古人”的意思。谟，谋略。谓作为人民的领袖应当努力继承古圣先贤的德范，广泛谋求贤德之才以辅弼政务，谐和政风以利兆民）。”

【原文】禹曰：“俞，如何^①？”然其言问所以行也。咎繇曰：“都^②！慎厥身修，思永^③。叹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为长久之道也。惇^④叙九族，庶明厉翼^⑤，迓可远^⑥在兹。”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则^⑦众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厉。翼戴^⑧上命^⑨，迓可推而远者，在此道也。

【注释】①如何：应当怎样。②都：叹词。表示赞美。③思永：考虑长久之道。④惇：敦厚；笃实。⑤厉翼：奋勉辅佐。厉，也写作“励”。⑥迓可远：由近可以及远。⑦则：表假设。犹若，如果。⑧翼戴：辅佐拥戴。⑨上命：上级的命令，此处特指君命。

【译文】禹说：“你说得对！那么应当怎样去做呢（先肯定对方的话，再问到具体应该怎样去做）？”咎繇说：“问得好！谨慎其自身品德修养，要从长远考虑（感叹美德的重要。让每个人都重视完善自身的德行，为的就是治理国家的长久之道啊），重视九族上下的秩序，让大众都懂得努力辅佐尊长，那么由近可以致远（由父可以致君，由家可以致国），天下的太平就从这里开始（谓高度重视自身的德行修养，虔诚恭敬地顺从家族长幼尊卑的秩序，一旦天下百姓都能够明白、愉快的接受这种德行的教育，就能够时时自我勉励。从自觉的辅佐拥戴家族的尊长一直到忠于国家的领袖，由近可以及远的道理就在于此啊）。”

【原文】禹拜^①昌言曰：“俞！”以咎繇言为当，故拜受而然之。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叹修身亲亲^②之道在知人，所信任^③在能安民也。

【注释】①拜：敬受。②亲亲：爱自己的亲属。《诗·小雅·伐木序》：“亲亲以睦友，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③所信任：所相信的人得到任用。

【译文】禹接受其善言，说：“你说得对（认为咎繇说的话很恰当，所以恭敬地接受并给予称赞）！”咎繇说：“啊！重要的还在于知人善任，在于让人民安居乐业啊（进而感叹要让民众都能做到重视自身品德修养、亲人之间都能相亲相爱，重要的还在于了解和选拔人才。让真正赢得大众信任的贤能之人得到任用，原因在于他们能以身作则教会民众敦伦尽分，以此安定民心）。”

【原文】禹曰：“吁^①！咸若时^②，惟^③帝其^④难之。言帝尧亦以知人安民为难也。知人则哲，能官人^⑤；安民则惠^⑥，黎民怀之。哲，知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惠，爱也，爱则民归之也。能哲而惠，何忧乎^⑦欢兜？何

迂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⑧孔壬^⑨。”孔，甚也。壬，佞也。巧言，静言^⑩庸违^⑪也。令色，象恭滔天^⑫也。禹言有苗、欢兜之徒，甚佞如此，尧畏其乱政，故迁放^⑬之也。

【注释】①吁：叹词。②咸若时：都能像这样。③惟：助词。也作“唯”“维”。用于句首。④其：副词，表推测、估计。大概，或许。⑤官人：选取人才，给以适当官职。⑥惠：仁爱，宽厚。⑦乎：于。⑧令色：伪善、谄媚的脸色。巧言令色，指用花言巧语和媚态伪情来迷惑、取悦他人。⑨孔壬：孔，甚。壬，佞。孔壬，意为大奸佞。⑩静言：巧饰之言。⑪庸违：用意邪僻。⑫象恭滔天：意谓貌似恭敬，实则傲慢到极点。《书·尧典》：“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孔传：“言共工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⑬迁放：犹流放。

【译文】禹说：“哦！要都做到像这样，连帝尧也认为是不容易的（这是说尧帝也觉得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和让人民安居乐业都是很困难的啊）。能透彻地了解别人就是大智，这样就能恰当地选拔官员；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大仁，百姓就会归顺他（哲，是智慧的意思。一点不会看错人，所以有能力任命官员。惠，是爱的意思。仁爱，民众就会归顺他啊）；智慧与仁爱兼于一身，怎会担忧欢兜？何必流放三苗？又怎么会惧怕善于花言巧语、察言观色的奸佞之人呢？（孔，是大的意思。壬，是奸佞的意思。巧言，就是花言巧语，它的用意是邪僻的。令色，貌似恭敬，但实际却傲慢到了极点。大禹说像有苗、欢兜这些恶人，奸佞到这种程度，尧担心他们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才把他们流放到边远之地。）”

【原文】咎繇曰：“都！亦^①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伪，则可知也。宽而栗，性宽弘^②而能庄栗^③也。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④也。乱而敬，乱^⑤，治也。有治而能谨敬也。扰而毅，扰^⑥，顺也，致果为毅^⑦也。直而温，行正直而气温和也。简而廉，性简大^⑧而有

廉隅^⑨也。刚而塞^⑩，刚断而实塞也。强^⑪而义。无所屈挠，动必合义。彰厥有常^⑫，吉哉！彰，明也。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择人而官之，则政之善也。

【注释】①亦：助词，无义。②宽弘：胸怀宽阔，气量弘深，能容人。③栗：庄敬，严肃。庄栗，是庄重、庄严之意。④慤愿：谨慎老实，谨慎善良。慤，恭谨，朴实。愿，质朴，恭谨。恭恪，恭敬谨慎的意思。⑤乱：治，治理。⑥抚：安抚，和顺。⑦毅：刚强坚韧。⑧简大：简脱大气。⑨廉隅：棱角。比喻端方不苟的行为、品性。⑩塞：诚实。⑪强：坚强不屈。⑫常：规律，通例。这里指道德标准。

【译文】咎繇说：“啊！人的品行有九种类型（具体分析人的优良品格，大致可分为九类，以此来考察人的善恶真伪，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一是秉性宽弘而不失庄敬（胸怀宽阔，器量宏深，能包容万物，而又态度鲜明，不失其肃敬庄严）；二是外表柔和而内心不失其贞正（性格温和却能成就善举）；三是老实忠厚又能恭肃庄重（诚实善良又能谨慎恭敬）；四是精于治事又有敬业的精神（乱，在这里是“治”的意思。有治国的才能，又能够时时恭敬谨慎而无丝毫骄慢之心）；五是为人驯顺，内心却刚强坚韧（抚，和顺的意思。真诚的驯顺或者说绝对的忠诚可以造就内心的坚定与刚毅）；六是为人正直却能待人温和（行止方正刚直而态度却不失温和）；七是性情简脱却有操守（性格豪爽，落拓不羁，却能保持品端行正）；八是性格刚毅又实在（刚毅果断又能实事求是）；九是坚强不屈又能坚持正义（做任何事都有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凡事必定得合乎道义才肯去做）。要表彰符合这九种道德标准的人，天下才会昌顺啊！（彰，是表彰、彰显，让大家都明白的意思。吉，大好的意思。让天下人都明白这九种美德的标准，依此来选拔人才并委以重任，那么国家的政治就清明了）。

【原文】九德^①咸事^②，俊乂^③在官^④。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则俊德治能

之士并在官也。百僚师师^⑤，百工惟时^⑥，僚工，皆官也。师师，相师法也。百官皆是，言政无非也。庶绩其凝^⑦。凝，成也，言百事功皆成也。无教逸欲有邦，不为逸豫^⑧贪欲之教，是有国者之常也。兢兢^⑨业业^⑩，一日二日^⑪万几^⑫。兢兢，戒慎。业业，危惧。戒惧万事微也。无旷^⑬庶官^⑭，天工人其代之。旷，空也。位非其人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政事^⑮懋^⑯哉。”言无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听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也。

【注释】①九德：指具备上述九种优良品格的人。②事：治理，任事。③俊义：才德出众的人。④在官：任职于官署，在职为官。⑤师师：相互师法。⑥时：通“是”。此，这。⑦庶绩其凝：庶绩，各种事业。凝，成就。⑧逸豫：犹安乐。⑨兢兢：小心谨慎貌。⑩业业：危惧貌。⑪一日二日：犹言“日日”。⑫万几：孔传：“几，微也，言当戒惧万事之微。”⑬旷：空缺。⑭庶官：各种官职。⑮政事：政务。⑯懋：勤勉，努力。

【译文】“假使具备上述九种德行之人都来参与政事，才德出众之才都处在官位，（让具备“九德”之人都出来从政，那么贤能的人都得到任用）。百官之间互相学习、仿效，这样官员们就可以都达到良善的境界（僚、工，都是官员的意思。师师，相互学习的意思。官员都能够这样，谓国家的方针政策已经没有什么不当的了）。那么，各种事业都将会获得成功（凝，成就。谓凡事都会顺利成就）。不要教人贪图享受和放纵欲望，才能管理好国家和人民（领导者不要为民众做出贪图享受的不良示范，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要时时刻刻防微杜渐（兢兢，常常自我告诫，小心谨慎的意思。业业，忧虑恐惧的样子。从万事的开端就要小心警惕）。不要空设各种官职，因为天赋予的职事，将由人来代它完成（旷，是空缺的意思。官位被不适合的人占据叫“空官”。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代表上天来行使职责，不可以将上天赋予的官位让那些不具备行使上天职责的没有德能的人私下占据）。应勤勉于政事啊！（谓一切都是在遵循上天的旨意，所以作

为人民的领袖，肩负着上天赋予的神圣职责与使命，执政处理国家大小事务，不能不经常勉励自己啊)。”

【原文】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邻，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须^①而成也。

【注释】①须：依靠。

【译文】舜帝感叹地说：“啊！大臣是君主亲近的人，君主亲近的人就是大臣啊！”禹说：“正是！”（邻，接近的意思。谓君王和大臣的职责和使命相近，是相互依靠、相辅相成的。）

【原文】帝曰：“臣作朕^①股肱耳目，言大体若身也。予欲左右^②有民，汝翼^③。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也。予欲观古人之象^④，欲观示法象^⑤之服制也。以五采^⑥彰施于五色^⑦作服，汝明^⑧。天子服日月以下，诸侯自龙袞^⑨以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⑩。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也。予欲闻六律^⑪五声八音^⑫，以出纳^⑬五言^⑭，汝听。言欲以六律和声音，出纳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当听审之。予违^⑮，汝弼^⑯。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我违道，汝当以义辅正我。无得面从我违，退后言我不可弼也。

【注释】①朕：我。②左右：帮助。③翼：辅佐。④观古人之象：看到古时人的形象。这里是重新恢复古人衣着服制等礼仪的意思。⑤法象：指合乎礼仪规范的仪表、举止。⑥五采：指五种不同色彩的颜料。⑦于五色：于，为。五色，五种不同的色彩。古代以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为正色。⑧明：弄清楚、明白。⑨龙袞：上绣龙纹的礼服。⑩僭上：指越分冒用尊者的仪制或官室、器物等。⑪六律：古代乐音标准名。古代乐律有十二，阴阳各六，阳为律，阴为吕。六律即

群书治要译注

黄钟、大蕤、姑洗、蕤宾、夷则、无射。⑫五声八音：五声，指宫、商、角、征、羽五音。八音，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通常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质材所制。⑬出纳：这里是传播的意思。⑭五言：指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⑮违：违背，违反。⑯弼：纠正，辅佐。

【译文】舜帝说：“大臣犹如我的股肱耳目（这里说的是君王与群臣是一个大的整体，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我想教化引导所有百姓，你们来扶助我吧（左右，从旁帮助的意思。帮助我国中所有的人民，让他们富裕，并让他们受到礼乐道德的教化，你们来帮我一起做成这件事吧）。我想看到古人的样子（希望能看到可以显示符合礼仪规范之仪表、举止，且因尊卑不同而款式、图案各异的衣着式样），以五种颜料将布帛染成五种鲜明的色彩来制作服装，让尊卑有序，你们把这件事明示于众吧（天子穿的是绘有日月图案的衣服，以及以下等级的衣服；诸侯穿的是绘有龙的图案的被称作“龙衮”的制服，以及以下等级的衣服。尊贵的人可以同时穿低级别的衣服，低级别的人不可以越分冒用尊者的仪制。用五种颜料将布帛染成五种颜色，制作用来区别尊卑的朝服，你们把这些都详细搞清楚以后再把它做出来）！我希望能够重新听到（像古时那样的）六种旋律、五级音阶、八类乐器演奏的至善至美的音乐，用以显露传布‘五德’之言，你们同我一起听受、审辨（谓希望能以六种音律和各种乐声，来传播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使其广布于民间以起到教化的作用。你们应当和我一起仔细倾听，并加以辨别，以便从中选出至善至美的音乐来）；我如果有什么过失，你们应当及时帮我纠正。你们不可以当面顺从，从我这里离开后又在背后议论我（我要是违背了正道，你们应当以义理来纠正我。不要当面顺从我的错误，事后又说我这人没法辅佐）。”

【原文】禹曰：“俞哉！万邦黎献^①，共惟帝臣，惟帝时举^②，敷纳^③以言，明^④庶以功，车服以庸^⑤，献，贤也。万国众贤，共为帝臣，帝举是而用

之，使陈布其言^⑥，明之皆以功大小为差^⑦，以车服旌^⑧其能用之也。谁敢弗让？敢弗敬应？上唯贤是用，则下皆敬应上命而让善也。帝弗时，敷同日奏^⑨，罔功。帝用臣不是，则远近布同，而日进于无功，以贤愚并位、优劣共流^⑩故也。

【注释】①黎献：黎民中的贤者。②举：推荐，选用。③敷纳：谓臣下陈奏善策，天子择善采纳。④明：贤明的人。⑤庸：用，采用。⑥陈布其言：传播其善言。指对民众进行教化。⑦差：分别等级，依次排列。⑧旌：表彰。⑨敷同日奏：敷同，布同谓远近相同。奏，进、举用。⑩共流：指受到同等对待。

【译文】禹说：“是啊，舜帝！全天下贤能的人，都是您的臣子，任由您选拔举用。如果能广泛地采纳他们的意见，公正地考察他们的业绩，赐予车辆官服以表彰那些有所作为的人（献，贤的意思。各诸侯国众多的贤能之士都是您的臣民，您从中选拔最合适的人并任用他们，让他们各自教化一方，再分别依据他们各自功绩的大小明察他们的德能，分别等级次序，赐以车马官服，用来表彰那些有功之臣），这样一来，还有谁不谦让，谁敢不恭敬地接受呢（君上能够唯贤是用，那么群臣都会恭敬地响应上面的号召，并互相让功与对方）？您如果不是这样，不能够做到近贤远佞，而是对贤愚优劣都一概同等对待，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会一天天荒废下去（帝王任用臣僚不恰当，那么对待臣下就没有了贤愚远近之分，政事也就会日渐衰微。这是因为贤良优秀的人才和庸愚无行的人受到同等待遇的缘故啊）。

【原文】无若丹朱^①稟^②，惟慢游^③是好，丹朱，尧子，举以戒也。傲虐^④是作，罔昼夜额额^⑤。傲戏而为虐，无昼夜常额额，肆恶不休息也。罔水行舟，朋淫^⑥于家，用^⑦殄厥世^⑧。朋，群也。丹朱习于无水陆地行舟，言无度也。群淫于家，妻妾乱也。用是绝其世，不得嗣也。帝其念哉！”

群书治要译注

【注释】①丹朱：人名。尧的儿子。②稟：古同“傲”，傲慢。③慢游：浪荡遨游。④傲虐：遨游嬉戏，残害百姓。⑤额额：不休息貌。⑥朋淫：群聚淫乱。⑦用：因而，因此。⑧用殄厥世：殄，灭绝、绝尽。厥，其。世，父子相继。用殄厥世，指其世子爵位从此被取消。

【译文】所用之人，不能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游手好闲（丹朱，尧的儿子，举此例引以为戒）、戏谑作乐、不分昼夜地恣意妄为而无休止（遨游嬉戏，为害百姓。额额不分昼夜，指的是放纵恶行没完没了）；自己坐于木船之上，让人在平地上推着行走；妻妾成群，淫乱于家。其后果是被取消嗣子之位（朋，群的意思。丹朱喜欢在无水的陆地上让人推着行船，谓行为一点没有节制。在自己家中聚众享乐，纵欲无度，谓妻妾家人均不能以礼相待。因此才被取消了世子的爵位，不能够继承帝位）。舜帝您当深思啊！”

【原文】夔^①曰：“于！予击石拊石^②，百兽率舞^③，庶尹^④允谐。”尹，正也。众正官^⑤之长，信皆和谐，言神人^⑥治也，始于任贤，立政以礼，治成以乐，所以致太平也。帝庸^⑦作歌，曰：“敕^⑧天之命，惟时惟几^⑨。”敕，正也。奉正天命以临民，惟在顺时、惟在慎微也。乃^⑩歌曰：“股肱喜哉！元首^⑪起^⑫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乐尽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业乃广也。

【注释】①夔：人名。舜时的乐官。②拊石：敲击石磬。孔传：“石，磬（通磬）也；拊，亦击也。”③百兽率舞：音乐和谐之声感动群兽相率起舞。率，皆，都。舞，同“舞”。④庶尹：百官。⑤正官：正式编制内的官员。正，君长，官长。⑥神人：指神和人。《书·舜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⑦庸：因，因此。指这次盛会。⑧敕：古时自上告下之词。⑨几：微。⑩乃：又。⑪元首：君。⑫起：兴起，振奋。

【译文】乐官夔赞叹说：“啊！我依着节拍敲击石磬，连百兽听闻也纷纷随之起舞。众多的君长确实已将天下治理得十分和谐了（尹，君长的意思，这里是指众多官员中的尊长。百官和谐一致，万物神灵和人民都归于大治。这一切都始于选拔任用贤能的君子，用礼规范人的行为，确立为政之道，国家安定后就依靠音乐的教化，来移风易俗，所以天下太平）。”舜帝于是作歌唱道：“我等尊奉上天之命，凡事都必顺应天时，诸事谨慎及于细微之处（敕，以上正下。奉上天之命以正下民，就是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则，顺应天时，细微之处也小心谨慎）。”接着又唱道：“看到终日勤于国事的大臣们是如此地欢喜啊！作为你们的君主我是多么地振奋！百业兴盛的时代已经来临（元首，指天子。大臣们都能心甘情愿、欢喜快乐地为君王竭尽忠诚，君王治理天下的功绩就从这里开始了，各行各业也会越来越兴盛）！”

【原文】咎繇拜手稽首^①，乃赓载^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③哉！”赓，续也。载，成也。帝歌归美股肱，义未足，故续歌先君后臣，众事乃安，以成其义也。又歌曰：“元首丛脞^④哉！股肱惰哉！万事堕^⑤哉！”丛脞，细碎无大略^⑥也。君如此则臣懈惰，万事堕废，其功不成。歌以申戒^⑦也。

【注释】①拜手稽首：拜手，古代男子跪拜礼的一种。跪后两手相拱，俯头至手。稽首，古时九拜中最恭敬的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②赓载：相续而成的意思。赓，继续，连续。载，完成，成功。③康：治理。汉蔡邕《独断》：“安乐治民曰康。”④丛脞：琐碎，杂乱。⑤堕：荒废，废弃。⑥大略：远大的谋略。⑦申戒：告诫。

【译文】咎繇拱手叩头，紧接着唱道：“我们的君主是如此地圣明啊！大臣们才如此心甘情愿地竭尽忠心！才有了今天的诸事康顺（赓，

群书治要译注

继续。载，完成。舜帝作歌将美德归功于大臣，如此，其中的义理尚不能完全显现，所以下面咎繇继续歌唱。君在先，臣在后，诸事有序，才是安治天下的道理。这样一来，就将天下大治的真谛完全显现了！”接着又唱道：“倘若做君主的不懂得治国的要领，包揽琐事，事必躬亲，大臣们就会因此而懈怠，万事必定随之荒废，叫人寒心（丛脞，拘泥于琐碎的事务而没有远大的谋略。领导者如此，那么做下属的就会懒惰，万事都会随之荒废，君王治理天下的大业就无法完成了。所以在此作歌以为告诫）！”

【原文】帝拜曰：“俞，钦^①哉！”拜受其歌，戒群臣自今已往敬职也。

【注释】①钦：敬佩，佩服。

【译文】舜帝听后拜谢道：“唱得好啊！群臣自今以后务必兢兢业业善始善终啊（舜帝在此敬受咎繇歌中的告诫，同时以此来告诫群臣：从今以后，国事就倚仗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尽职啊）！”

【原文】太康尸位^①以逸豫^②，启子也。尸，主也。以尊位为逸豫，不勤也。灭厥德，黎民咸贰^③。君丧其德，则众民二心也。乃^④盘^⑤游无度，盘乐游逸，无法度也。畋^⑥于有洛之表^⑦，十旬弗反^⑧。洛水表也。

【注释】①太康尸位：太康，大禹之孙，启之子。尸位，指居位而无所作为。②逸豫：犹安乐。③贰：不专一，怀有二心。④乃：如此，这样。⑤盘：娱乐，欢乐。⑥畋：音田，打猎。⑦有洛之表：指洛水的南面。有洛，地名，指洛水。表，外边，外面。⑧反：还归，回。后多作“返”。

【译文】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务正事，因为贪图安逸享乐（太康是夏启的儿子。尸，因为是代死者受祭，所以象征着祭祀者的主宰。太康就像

“尸”一样，虽然居于尊位，被奉为万民之主，但却只知道贪图享受安逸，不能勤于国事），丧失了一个君主应有的品德，百姓都对他怀有二心（君王失德，天下百姓就会离心）。他这样纵情游乐没有节制（只知道享受游逸之乐，行为不依照礼仪规范），在洛水的南面打猎，百余天都不回京都。

【原文】有穷^①后^②羿^③，因^④民弗忍，拒于河^⑤。有穷，国名。羿，诸侯名也。拒太康于河，遂废之^⑥也。

【注释】①有穷：古国名。②后：诸侯。③羿：人名，后来通常都称其为“后羿。”④因：趁，乘。⑤河：专指黄河。⑥废之：废除了太康的君主地位。

【译文】有穷国国王后羿，因为国民都不能忍受太康的所作所为，趁机就在黄河岸边阻止太康返回京都（有穷是国名，后羿是有穷国诸侯的名字。后羿在黄河边阻拦太康，从此结束了太康的统治地位）。

【原文】厥^①弟五人，御^②其母以从，御，侍，言从畋也。俟于洛之汭^③。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国也。述^④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

【注释】①厥：其。这里指的是太康。②御：陪侍。③汭：音瑞，河流会合的地方或河流弯曲的地方。④述：遵循，继承。

【译文】当时，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他们的母亲随从打猎，在洛黄交汇的河湾等候他（御，陪侍，这里指随从打猎）。五个弟弟都埋怨太康（等待太康，责怪他迷恋打猎时间太久，终于失去了国家），遂依据大禹的训诫而作歌（述，遵循的意思）。

【原文】其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言人君当固民以安国也。

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①能胜予。言能敬畏小民，所以得众心也。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不见是谋，备其微也。予临兆^②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马^③。廩，危貌也。朽，腐也。腐索御马，言危惧甚也。为人上者，奈何弗敬^④？”能敬则不骄，在上不骄，则高而不危也。

【注释】①一：皆，都。②兆：十亿，喻多。③廩：通“懔”。危惧，戒惧。六马：指驾车之马众多，不易调和。朽索之馭六马，意思是用腐朽的绳索驾馭六匹马，形容危险得很。④敬：慎重。

【译文】太康的第一个兄弟唱道：“百姓是立国的根本，根本得以稳固，国家才会安宁（谓人君应当稳固民心，才能使国家安定）。我遍观天下之事，深感愚夫愚妇都能将我战胜（谓能敬畏小民，才能赢得人心）。对于民怨，应在其尚未显现时就有所谋划，岂能等它明显了才开始警醒（防患于未然，从一开始就小心戒备）。我面对亿万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之绳驾驶六马之车（廩，危惧的样子。朽，腐烂、损坏的意思。用腐烂损坏的绳索驾馭马车，比喻危惧到极点）。作为民众的君主，怎能不时刻谨慎忧惧？（能敬畏就不会骄傲，能处于上位而不骄傲，即使居位再高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原文】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①，外作禽荒^②，迷乱曰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③弗亡。”此六者，有一必亡，况兼有乎。

【注释】①色荒：荒，迷乱。迷乱于女色，叫色荒。②禽荒：禽，鸟兽。迷乱于捕猎鸟兽，叫禽荒。③或：有。

【译文】第二个兄弟接着唱道：“先帝的《训诫》中有这样一段话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内沉迷于女色，在外迷恋于游猎（迷乱叫

‘荒’), 贪杯好酒无节制, 迷恋歌舞无止时, 房子愈造愈大, 一味追求豪华, 在墙壁上到处雕绘形形色色的图画。只要有上述情况之一, 就没有不导致亡国的! (这六种情况, 只要有其中的一种情况出现, 就必定会导致亡国, 何况这六种情况同时出现呢?)”

【原文】其三曰: “惟彼陶唐^①, 有此冀方^②。陶唐, 帝尧氏, 都冀州也。今失厥道, 乱其纪纲, 乃底^③灭亡。”言失尧之道, 乱其法^④制^⑤, 自致亡灭也。

【注释】①陶唐: 指尧帝。②冀方: 古泛指中原地区。《蔡沈集传》: “尧授舜, 舜授禹, 皆都冀州。言冀方者, 举中以包外也。”③底: 同“底”。致, 达到。④法: 法度, 章法。⑤制: 指礼乐制度。

【译文】第三个兄弟唱道: “想当年先祖尧帝德化四方, 才拥有了中原这片地方, (陶唐指尧帝, 尧帝属陶唐氏)。如今丢弃了先帝的美德, 破坏了祖宗的礼法纲常, 才会招致灭亡 (谓丢失了尧帝的治国之道, 乱了法度, 才会自取灭亡)。”

【原文】其四曰: “明明^①我祖, 万邦之君。有典^②有则^③, 贻厥子孙。典, 谓经籍也。则, 法也。荒堕^④厥绪^⑤, 覆宗^⑥绝祀^⑦!”言古制存, 而太康失其业以亡也。

【注释】①明明: 前面的“明”是彰显的意思, 后面的“明”是“明德”的意思, 意为人的本性 (性德) 本来就是光明无瑕疵的, 因为被物欲等障碍蒙蔽才难以得到彰显。明明, 即“明明德”, 意为圣德 (即“性德”) 的光明得以彰显。②典: 典籍。③则: 关于言行举止方面的礼法规范。④堕: 荒废, 废弃。⑤绪: 前人未尽之功业。⑥覆宗: 毁败宗族。⑦绝祀: 断绝祭祀。

【译文】第四个兄弟唱道：“我圣德煌煌的先祖啊，是众多诸侯国共同的君主。既有万世不变的经典，又有完备的礼法制度。这些无价之宝都留给了他的子孙，谨慎奉守可保其世代无虞（典，指的是经典古籍。则，指的是礼法制度）。如今典章犹在，人心不古，眼看前人的事业到此时已变得一片荒芜。宗族将要覆灭，连祭祀也面临断绝！（谓古制犹存，而太康不能守住前人的功业以至于亡国）。”

【原文】其五曰：“乌虘^①曷^②归？予怀^③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也。万世^④仇予，予将畴依^⑤？仇，怨也，言当依谁以复国乎。郁陶^⑥乎予心，颜厚有忸怩^⑦。郁陶，言哀思也。颜厚，色愧。忸怩，心惭也。惭愧于仁人贤士也。弗慎厥德，虽悔可追？”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灭败。虽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无益也。

【注释】①乌虘：亦作“呜呼”，叹词。②曷：何。③怀：指心情。④万世：一作“万姓”，这里是指全天下的人。⑤畴依：依靠谁。畴，谁。⑥郁陶：忧思积聚貌。郁，音玉。⑦忸怩：羞愧。

【译文】最后第五个兄弟也唱道：“啊！我们将归向何方？我一想到这里，便感到无限悲伤（曷，何，此处说因忧思而悲伤）。普天下的人都对我们充满怨恨，我们还有谁可以依凭（仇，怨恨。这句说的是还可以依靠谁来帮助复国）？我等终日哀伤能怨谁？纵然脸皮再厚也难掩内心的羞愧（郁陶，说的是心中忧思难平。颜厚，就是面有愧色。忸怩，是心中惭愧。这是因想到古代的仁人贤士而惭愧啊）。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德行，此刻已难以追悔！（这里说的是人君的所作所为，如果不慎重自己的德行，就会迅速败亡。此时再想悔改，哪里还来得及呢？也就是说，那已经无补于事了啊！）”

【原文】成汤^①放桀于南巢^②，惟^③有惭德^④，有惭德，惭德不及古也。曰：“予恐来世以台^⑤为口实^⑥。”恐来世论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也。仲虺^⑦乃作诰^⑧，陈义告汤可无惭也。

【注释】①成汤：汤伐桀，武功成，故号成汤。②放桀于南巢：放，放逐，流放。南巢，古地名，今安徽省巢湖市内。③惟：助词。④惭德：因言行有缺失而内愧于心。⑤台：我。⑥口实：话柄。⑦仲虺：成汤的左相。虺，音悔。⑧诰：《书》六体之一，用于告诫或勉励。

【译文】成汤灭夏后，将夏桀放逐到南巢，觉得自己这样做有愧于尽忠的德行，（有惭德，即自惭德行比不上古人）。于是说道：“我担心后世之人要把我的行为当成话柄（担心后人评论得失，说我放逐天子，并把这件事常常挂在嘴上）。”仲虺于是写下了这篇诰文（文中向成汤陈述了他可以不必内疚的道理）。

【原文】曰：“呜呼！天生民有欲^①，无主^②乃乱，民无君主，则恣情欲，必致必祸乱也。惟天生聪明时义^③。言天生聪明，是治民乱也。有夏昏德^④，民坠涂炭^⑤。夏桀暗乱^⑥，不恤下民，民之危险，若陷泥坠火，无救之者。

【注释】①欲：贪欲，情欲。②主：君王。③时义：治理这些人民。时，是，这些。义，治理。④昏德：昏乱而无仁德，恶德。⑤涂炭：比喻极困苦的境遇。⑥暗乱：昏暗错乱。

【译文】他这样写道：“啊！人天生就有七情六欲，百姓如果没有君主来教导约束，就会产生祸乱（民众如果没有君主的约束，就会放纵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必然要导致祸乱），只有上天降生聪明仁德之人施以

群书治要译注

教化，时势才能安定（谓上天降生聪明之人，就是为了治理民乱）。夏桀昏庸无德，没有能力教化人民，百姓就如同坠入泥潭、炭火之中（夏桀昏乱失德，不能体恤帮助下民，人民的境遇，立刻就像陷入泥潭，坠入大火中一样，却没有人能够救他们）。

【原文】“惟王弗迓声色^①，弗殖^②货利^③；迓，近也。德懋懋官^④，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弗吝^⑤；勉于德者，则勉之以官，勉于功者，亦勉之以赏。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过则改，无所吝惜。所以能成王业者也。克宽克^⑥仁，彰信^⑦兆民^⑧。言汤宽仁之德，明信于天下也。

【注释】①声色：声，淫声。色，女色。②殖：聚积。③货利：货物财利。④德懋懋官：两个懋字分别为盛美、劝勉之义。这里是说：德盛的用官职劝勉他。下文“功懋懋赏”，用法相同。⑤吝：吝惜。⑥克：能。⑦彰信：彰，明。信，信义。⑧兆民：万民。

【译文】“今大王（成汤）不接近歌舞女色，不聚敛金钱财物（迓，近）；对德高者以官职予以劝勉，对功高者以赏赐予以鼓励；任用贤人就像对自己一样信任，改正自己的过错毫不吝惜（对努力修德的人用官位来劝勉他，对勤奋做事的人用赏赐来激励他。采纳别人好的意见，就像自己的一样毫不犹豫。自己有过失立即改正，丝毫不会迟疑。这才是真正能成就帝王之业的人啊）；待人宽厚、内心充满了仁爱，信义播于四海（指成汤宽厚仁爱的品德为天下人所公认）。

【原文】“乃^①葛伯^②仇饷^③，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仇，怨也。曰：‘奚^④独后予。怨者辞^⑤也。

【注释】①乃：从前。②葛伯：葛国的君主。③餼：馈送食物。④奚：何。⑤辞：言词。

【译文】“当初葛国的君主随意抢夺、杀害为耕田者送饭的人，所以最初的征伐行动就是从葛伯开始的。没有料到的是，大王往东征伐，西夷之民就会埋怨；大王往南征伐，北狄之人就会埋怨（葛伯在出游的途中，看到往田地里给干活的农民送食物的人，葛伯夺其食物，又杀了这个人，引起天下人的怨恨，所以叫‘葛伯仇餼’。仇，怨恨）。他们都说：‘凭什么偏偏要把我们这个地方摆在后面呢’（这都是心怀怨恨的人说的话啊）？”

【原文】攸徂^①之民，室家^②相庆，曰：‘徯^③予后，后来其苏。’汤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君来其可苏息^④也。”

【注释】①攸徂：攸，所。徂，往。②室家：家家户户。③徯：等待。④苏息：休养生息。

【译文】“大军将到之地的百姓，家家互相庆贺说：‘等候我们的君王吧！君王到来，我们就有活路了。’（汤王将到之处的人民，听说汤王大军就要到来，都欢喜地说：‘等着吧，君王来了，我们的苦日子就要到头了。’）”

【原文】右^①贤辅德，显忠进良^②。贤则助之，德则辅之，忠则显之，良则进之，明王之道。推^③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则推而亡之，有存道则辅而固之。王者如此，国乃昌盛也。德日新^④，万邦惟怀^⑤；志自满，九族^⑥乃离。日新，不懈怠也。自满，志盈溢也。

【注释】①右：佑。辅助，帮助。②进良：荐举贤良之士。一作“遂良”。遂，亦进也。③推：排除。④日新：日日更新。⑤怀：归向。⑥九族：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孙，为九族。

【译文】“佑护和辅助贤德的君子，表彰和进用忠良之士（发现贤能的人就帮助他，发现德行高尚的人就协助他，发现忠义的人就表彰他，发现良善的人就举荐他，这就是历代圣明帝王的治国之道啊），去恶务尽，从善如流，这样国家才会得以昌盛（对败家亡国的恶习及早铲而除之，对有利于安邦定国的良善之举大力表彰和提倡。做君王的能够这样，国家就会昌盛了）。君王虚心向善，让自己的道德修养一天天提升，万国都会向往；如果心中骄傲自满，九族亲人也将背离（日新，就是每天都要有新的收获，永不懈怠。如果骄傲自满，就意味着心中什么东西也装不下了）。

【原文】王懋昭^①大德，建中于民^②，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乖裕^③后昆^④。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义奉礼，垂优足之道示后世也。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⑤，求圣贤而事之。谓人莫己若^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己亡之道。好问则裕，自用^⑦则小。’问则有得，所以足也。不问专固^⑧，所以小也。’

【注释】①懋昭：懋，劝勉，勉励。昭，明。②建中于民：指立中庸之道于民。③乖裕：乖，它本作“垂”。垂裕，谓为后人留下业绩或名声。④后昆：后嗣，子孙。⑤王：称王。⑥莫己若：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⑦自用：自行其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⑧专固：犹固执。

【译文】“大王努力显扬大德，在百姓中建立中庸之道，依据道义来做事，以礼法来调伏人心，将伟大的功业传给子孙后代（希望汤王自我勉励，彰显大德，在人民中树立起大中之道的榜样。遵循道义，奉行礼法，

将治国的各种道理完备地彰显出来，用以昭示子孙后代)。我曾听说：‘能自己去寻得老师者可以称王（寻访圣贤之人做自己的老师），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的人终究会灭亡（如果自以为了不起，那谁都帮不了他，这正是自取灭亡之道）。谦卑好学不耻下问的人内心才是真正的富有，自以为是者则是那样的渺小可怜。’（好学好问，收获不断，所以愈来愈富足。不学不问，固执于一己之见，自然就渺小可怜了）。

【原文】“乌虘！慎厥终，惟其始。靡^①不有初，鲜^②克有终，故戒慎终如其始也。殖^③有礼，覆昏暴。有礼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钦^④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⑤，则敬天安命之道也。

【注释】①靡：无，没有。②鲜：少。③殖：树立。④钦：敬。⑤上事：指君事、国事。

【译文】“啊！慎重地结束一件事要如开始时一样战战兢兢（开始做一件事时没有不慎重的，但很少有能够小心谨慎一直到结束的。所以告诫要善始善终）。对符合礼节的事情大为宣扬，对不循法度昏乱残暴的事覆盖不宣（对守礼的要尽心培养树立榜样，对无知妄为的要予以严惩隐恶不宣）。敬奉上天的意志，才可永保上天赋予的使命（君王能够这样对待国事，这就是敬奉天命安邦定国之道啊）。

【原文】王归自克夏，至于亳^①，诞^②告万方。诞，大也，以天命大义告万方之众人。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③虐于尔万方百姓。夏桀灭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于天下百官，言残酷也。肆台小子^④，将天命明威^⑤，弗敢赦^⑥。其尔万方^⑦有罪，在予一人；自责化不至也。予一人有罪，无以^⑧尔万方。无用汝万方，言非所及也。乌虘！尚^⑨克时忱^⑩，乃亦有终。”忱，诚也，庶几^⑪能是诚道，乃亦有终世之美也。

【注释】①亳：古都邑名，商汤的都城。②诞：大，程度、情势等不同一般。③敷：施予，施行。④肆台小子：肆，迨，及至。台，我。小子，自称谦词。⑤将：愿，请。明威：指上天圣明威严的旨意。⑥赦：宽免罪过。⑦尔万方：尔，你，你们。万方，万邦，各方诸侯。⑧以：连及。⑨尚：通“常”。⑩忱：真诚。⑪庶几：差不多，近似。

【译文】“打败夏桀后，大王自夏都回师，到达亳后，便隆重地诏告天下（诞，大。阐述天命的大义，昭告天下人民），说：‘夏王丧失道德，滥用刑罚，对各方百姓施行残害（夏桀无视道德的作用，一味迷信法制，滥用刑罚，在全国上下推行苛严的刑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暴政啊）。因此，我奉行天命以显示天威，不敢赦免桀的罪行。如果说全天下的人都有罪，那就把这些罪过都加到我一个人的头上吧（自责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教化所有的人，使他们免于罪责）。我愿意一个人承担所有的惩罚，愿从此以后一切灾祸都与你们无关。’（与所有的人无关，就是说要让大家从此不再被灾祸连累）。啊！能够常常保持这样一颗真诚的心，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善始善终之道啊（忱，真诚。如果为人君者都能够这样真诚有道，那就可以称得上善始善终了）！”

【原文】成汤既歿^①，伊尹作《伊训》^②，作训以教道太甲也。曰：“乌虜！古有夏先后^③，方^④懋厥德，罔有天灾。先君，谓禹以下少康以上贤王，言能以德禳灾^⑤也。于其子孙弗率^⑥，皇天^⑦降灾，假手^⑧于我有命^⑨。言桀不循其祖道，天下祸灾，借手于我，有命商王诛讨^⑩之也。”

【注释】①歿：死，去世。②伊尹作伊训：伊尹，商汤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相传生于伊水，故名。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助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汤去世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后太甲即位，因荒淫失度，被伊尹放逐到桐宫，三年后迎之复位。伊训，伊尹为教导太甲而写的一篇训诫文章。

③先后：先世君王。④方：副词。表示某种状态正在持续或某种动作正在进行。犹“正”。⑤禳：除。禳灾，指去除灾祸。⑥率：遵行，遵循。⑦皇天：对天及天神的尊称。⑧假手：借他人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⑨有命：天命。有，助词。⑩诛讨：征伐，讨伐。

【译文】成汤去世以后，伊尹写作了一篇《伊训》（作这篇训诫文是用来教导太甲的），文中说：“啊！想前代夏朝先世的君王，那时正勉力完善其美德，因此天下没有灾祸（先世的君王，指自禹以下至少康以上这中间的历代贤王，谓修德可以消除灾祸的道理）。到了他们的子孙，因为不再遵循先王之道，于是上天降灾，借我殷商之手来实现上天的旨意（谓夏桀不遵循先祖修德禳灾之道，于是上天借我之手降祸于夏朝。意谓商王是应上天的旨意，去讨伐夏桀的）。

【原文】惟我商王，布昭圣武^①，代虐以宽，兆民允怀^②。言汤布明武德，以宽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怀我商王之德也。

【注释】①圣武：圣明英武。②允怀：真诚的思念。

【译文】“再看看今天我们的商王：向全天下展示他的圣明与英武，以宽和之道取代了残暴之政，使亿万百姓都无比地怀念他（谓汤王广布圣明之道，展示武德，以宽和的仁政代替了夏桀的暴政，天下亿万百姓都因此而真诚地怀念我们商王的美德）。

【原文】今王嗣^①厥德，罔弗在初。言善恶之由，无不在初，欲其慎始也。立爱^②惟亲，立敬^③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言立爱敬之道，始于亲长，则家国并化，终洽^④四海也。

群书治要译注

【注释】①嗣：继承，接续。②爱：仁爱之心。③敬：敬畏之心。④洽：通达。亦有和洽、融洽之义。

【译文】“如今陛下欲继承先王的美德，一切都要从最初就开始做起啊（谓一切善恶成败，无不形成于最初的起心动念，希望大王凡事都能够慎于始啊）。在事奉父母亲人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仁爱之心，在与长者恭敬相处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敬畏之心，这样爱敬之风起始于家庭和邦国，最终必将扩展到整个天下（谓要树立爱敬之道，必得从家中的亲人长辈开始，这样家庭和国家同时都被美德所化，和谐、融洽之风最终必将通达于天下）。

【原文】乌虘！先后^①敷求^②哲人^③，俾^④辅于尔后嗣^⑤，敷求贤智，使师辅于尔嗣王，言仁及后世也。制官刑^⑥，儆^⑦于有位。言汤制治官刑法，儆戒百官也。

【注释】①先后：先王。②敷求：广求、遍求。敷，通溥，普遍。③哲人：智慧卓越的人。④俾：使。⑤尔后嗣：尔，你，你们。后嗣，继承者。⑥官刑：治理官吏的刑法。⑦儆：告诫，警告。

【译文】“啊！先王（成汤）广求聪明贤达之人，让他们辅佐你等后来的继承者（遍求贤达有大智慧的人作为国师，来帮助你等王位的继承者。谓汤王的仁德惠及后世）。他专门制定了《官刑》，以儆戒百官（谓汤王专门制定了治理官吏的刑法，用来告诫群臣要勤于修身，不可肆意违犯）。

【原文】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①于室，时谓巫风^②；常舞则荒淫也。乐酒曰酣，事鬼神曰巫也。敢有徇^③于货色^④，恒于游畋^⑤，时谓淫风^⑥；徇，求也，昧求财货美色，常游戏田猎，是淫过之风俗。敢有侮圣言，逆忠

直，远耆德^⑦，比^⑧顽童，时谓乱风^⑨。狎^⑩侮圣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规而不纳，耆年有德疏远之，童稚顽嚚^⑪亲比之，是谓荒乱之风俗也。

【注释】①酣歌：沉湎于饮酒歌舞。②时：是，这。巫风：指歌舞作乐的风气。巫覡以歌舞事神，故称。③徇：贪求，营谋。④货色：财货和女色。⑤游畋：出游打猎。⑥淫风：耽于逸乐的风气。⑦耆德：年老有德的长辈。⑧比：亲近。⑨乱风：乱礼败俗的风气。⑩狎：戏谑，狎玩。狎侮：轻慢侮弄。⑪顽嚚：亦作顽嚚。愚妄奸诈。

【译文】“《官刑》中写道：胆敢经常在宫中观赏舞蹈、在家中醉酒、听歌的，这就叫做巫风（经常沉湎在歌舞取乐中就会流于荒淫。好酒贪杯叫“酣”，作舞以事奉鬼神的人叫“巫”）；有胆敢贪图财物、女色，经常游乐围猎的，这就叫做淫风（徇，是求的意思。愚昧失德，只知道贪图一时的财货美色，沉湎于游乐打猎，这是放纵过度的习气啊）；胆敢有轻慢圣人的言论、拒绝忠直的规劝、疏远年老德高者却亲近刁钻顽劣的市井少年的，这叫做乱风（轻慢侮弄圣人的教诲而不能依照奉行，对忠直之士的规谏拒而不纳，远离德高望重的长者，却与社会上一些愚妄奸诈的年轻人常常混在一起，这些都是荒乱的习气啊）。”

【原文】惟兹^①三风十愆^②，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有一过则德义废，失位亡家之道也。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诸侯犯此，国亡之道也。臣下弗匡^③，其刑墨^④。’邦君卿士，则以争臣^⑤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凿^⑥其额^⑦，涅^⑧以墨也。

【注释】①兹：代词，此，这。②愆：罪过，过失。③匡：匡正。纠正，扶正。④其刑墨：对其使用“墨刑”。⑤争臣：能直言诤谏的大臣。争，通“诤”。⑥凿：穿孔，打孔。⑦额：额头。⑧涅：染黑，染污。指在人身上刺涂黑色文字或

图纹。

【译文】“以上这三种风气、十种劣行，公卿士大夫自身沾染其中一例，他的食邑必会丧失（只要有了其中的一种过失，那么他的道德就会荒废，这是一条走向身败名裂的败家之路啊）；诸侯自身沾染其中一例，他的封国必会灭亡（如果是一国之君不幸触犯了，那就是一条亡国之路啊）。臣下如果不匡正国君的错误，就将服以墨刑（所以，作为国君和公卿士大夫，就一定要依赖、仰仗臣下的直言诤谏，使自己的过失及时得到匡正。大臣发现君王的过错而不加以扶正，就应当对其施以墨刑，在其额头上凿上黑色的标记，以儆效尤）。”

【原文】“乌虘！嗣王祇^①厥身，念哉！言当敬身，念祖德也。惟上帝弗常^②。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③。祥，善^④也。天之祸福，唯善恶所在，不常在一家也。尔惟^⑤德罔小，万邦惟^⑥庆。修德无小，则天下赖^⑦庆也。尔惟弗德罔大，坠^⑧厥^⑨宗^⑩。”苟为不德无大。必坠失宗庙。此伊尹至忠之训也。

【注释】①祇：敬。②弗常：不常，不固定。③殃：祸患，灾难。④善：吉祥，美好。⑤惟：为。⑥惟：助词。⑦赖：得益，受益。⑧坠：丧失，败坏。⑨厥：其。⑩宗：祖庙。这里代指国家。

【译文】“啊！承继帝位的君王应当恭身自爱，念念不忘祖德啊（谓人应当自珍自爱，就是要时时思念祖宗之德，不给列祖列宗脸上抹黑）！上天的眷顾不是专对哪一家的，对行善者，就会赐予各种吉祥；对作恶者，就会降给各种灾祸（祥，是善的意思。在古代，“善”也有吉利、美好的含义。上天降祸还是降福，全在人之行善还是行恶，并不会固定地偏向于哪一家啊）。你们行有德之事不论多小，天下人都会为之庆幸（修德行善无

论多小，都会令天下人民受益并庆幸)。你们行无德之事即便不大，也是失去宗庙(亡国)的开始(如果是不善的行为，纵然不够大，也必将导致亡国之患。这一段话确是伊尹至诚至忠的告诫啊)。”

【原文】太甲既立^①，弗明^②。不用伊尹之训，不明居丧之礼。伊尹放^③诸^④桐^⑤。汤葬地也。王徂^⑥桐宫^⑦居忧^⑧，往入桐宫居忧位也。克终允^⑨德。言能思念其祖，终其信德也。

【注释】①立：登位，即位。②明：圣明，明智，明察。③放：安放，安置，安排。④诸：之于。⑤桐：地名。汤王的葬地。⑥徂：往。⑦桐宫：建造在桐地的宫殿。⑧居忧：指居父母之丧。⑨允：信实，确实。

【译文】太甲登上帝位之后，不明道德仁义(不听从伊尹的告诫，也不明白在为父居丧期间所应遵循的礼法)，伊尹将他安排在桐宫(埋葬商汤之地)。太甲去桐宫为其父守陵，日夜忧思自责(住进桐宫后，终日面对列祖列宗，很自然的处于一种经常忧思愧责的环境之中)，终于成就了自己的真实德行(这里是说太甲能够追念先王生前的种种风范与教诲，终于成就了自己至诚恭敬的美德)。

【原文】惟三祀^①，伊尹奉^②嗣王归于亳，王拜稽首，曰：“予小子弗明于德，自底^③弗类。类^④，善也。暗于德，故自致不善也。欲^⑤败度^⑥，纵败礼，以速戾^⑦于厥躬^⑧。速，召也。言己放纵情欲，毁败礼仪法度，以召罪于其身也。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弗可逭^⑨。孽，灾也。逭，逃也。言天灾可避，自作灾不可逃也。既往背师保^⑩之训，弗克^⑪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圆惟厥终。”言己已往之前，不能言修德于其初，今庶几^⑫赖教训之德，谋终于善。悔过之辞也。

【注释】①三祀：太甲即位之第三年。②奉：侍奉，侍候。③底：同“底”。引致，达到。④类：善，美好。⑤欲：贪欲，情欲。⑥度：法度。⑦速戾：即招致罪责。速，召。戾，罪。⑧躬：自身。⑨遁：音患。逃避。⑩师保：古时任辅弼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官，有师有保，统称“师保”。⑪弗克：不能。⑫庶几：或许，大概可以。

【译文】太甲继位的第三年，伊尹迎接太甲回到国都亳。太甲向老师伊尹真诚地跪拜，说道：“是弟子不明于道德，才造作了种种的不善（类，是善的意思。一个人不明道德，所以才会给自己带来不祥啊）；放纵欲望，败坏礼法，给自身招来罪过（速，是召的意思。谓自己放纵情欲，毁坏礼仪法度，才招来自身的罪过）。天作孽，犹可避；自作孽，不可逃（孽，是灾祸的意思。遁，是逃避的意思。上天造成的灾祸，还可以避开；自己造成的灾祸，是逃脱不了的）。过去，我违背了老师您的教导，不能从一开始就严格要求自己，今后尚要依赖您老人家匡正扶助的恩德，力图能有一个好的结局（说自己往日不能修德以善始，今日亡羊补牢，或许还可以仰仗老师殷勤教导的恩德，以求善终。这些都是发心忏悔、改过自新的话语啊）。”

【原文】伊尹拜手稽首^①，拜手，首至手也。曰：“修厥身，允德^②协^③于下，惟明^④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于群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⑤困穷，民服^⑥厥命，罔有弗悦。言汤子爱困穷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无有不欣喜也。奉先^⑦思孝，接^⑧下^⑨思恭。以念祖德为孝，以不骄慢为恭也。视远惟明，听德^⑩惟聪。言当以明视远，以聪听德。朕承王之休^⑪无斁^⑫。”王所行如此，则我承王之美无厌也。

【注释】①拜手稽首：拜手，亦称“拜首”。古代男子跪拜礼的一种。跪后两手相拱，俯头至手。稽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

②允德：诚信之德。③协：协和。④明：英明。⑤子惠：施以仁惠。子通慈，慈爱。⑥服：顺从。⑦奉先：祭祀祖先。⑧接：接见，接待。⑨下：下臣。⑩听德：谓听用有德之言。⑪休：美善。⑫斲：音易，终止，终了。

【译文】伊尹拱手伏地跪拜还礼（拜手，是一种叩首至手的礼节），说：“注重自身修养，说到做到，以诚信之美德谐和民众，这才是英明的帝王（谓努力修身，说到做到，使诚信之德自上而下形成风气，这才是明君啊）。先王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困苦贫穷之人，人民都顺从他的命令，没有不高兴的（谓汤王慈爱艰难窘迫之人，使他们都能够有所依靠，所以人民都听从他的教导和命令，没有不欢喜的）。奉祀祖先，必心存孝敬；接近臣民，必心存谦恭（以追念列祖列宗的德范为孝，以不骄傲无礼为恭）。能够看得长远，才叫做眼明；能够听从有德之人的善言，才叫做耳聪（谓要做到眼明，为的是能够看得长远；要做到耳聪，为的是能够听得进善言）。倘能如此，老臣将永远蒙受大王的恩惠，再也不用担心会有终结的那一天哪（大王能够这样去做，那么我等蒙戴大王的恩惠就不会有止尽了）。”

【原文】伊尹申诰^①于王曰：“乌虐！惟天无亲，克敬惟亲^②。言天于人所亲疏，唯亲能敬身^③者。民无常怀^④，怀于有仁。民所归无常，以仁政为常也。鬼神无常享^⑤，享于克诚。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诚信者，则享其祀。”

【注释】①申诰：反覆告诫。②克：能够。惟：助词。③敬身：谓敬重自身。④常怀：固定不变的归向。⑤享：神鬼享用祭品。

【译文】伊尹再三告诫太甲说：“啊！上天并非固定要亲近谁，只亲近那些对天地万物心存敬畏的人（谓上天对于芸芸众生本无亲疏之别，只亲近那些能敬德修身的人）；百姓并非固定会归向谁，只归向那施行

群书治要译注

仁政的人(民心之所向并非一成不变,仁政所在,便是民心所归,这是不变的道理);鬼神并非固定只享用哪一家的祭祀(享用其祭品才意味着保佑),只享用能坚持诚信的祭祀者的祭品(谓鬼神从来都不是只保佑哪一个人,谁能常怀一颗至诚恭敬之心,言行一致,诚实守信,才会降临到他的祭坛)。”

【原文】天位^①难哉!言居天子之位难,以此三者。德惟治^②,否德^③乱。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则乱也。与治同道^④,罔弗兴;与乱同事^⑤,罔弗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乱在所法也。

【注释】①天位:天子之位,帝位。②德惟治:用有德之人则治。③否德:鄙陋之德,微德。④同道:办法相同。⑤同事:行事相同。

【译文】“处在天子这个位置上很难啊(为何说处在天子这个位置上难?就是因为上面这三件事啊)!任用有德行的人才会太平,任用无德之人天下就会动乱(为政以德,天下太平。为政不以德,便是致乱的根源);与治世采用同一宗旨,则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采用同样的做法,则没有不灭亡的(谓天下安危全在用人,国家治乱只在一念之间,就看如何去选择)。”

【原文】若升高^①,必自下;若陟遐^②,必自迩^③。言善政有渐,如登高升远,必用下近为始,然后致高远也。无轻^④民事,惟难^⑤;无轻为力役之事,必重难之乃可也。无安厥位,惟危^⑥。言当常自危惧,以保其位也。慎终于始。于始虑终,于终虑始。

【注释】①升高:登高。②陟遐:远行。③迩:近。④无轻:不要轻视。⑤惟难:要想到它的难处。⑥惟危:要想到它的危险。

【译文】“若要登高，必然从低处开始；若要远行，必然从近处起步（谓施行善政也要循序渐进，如登高行远，必从低处、近处开始，然后才能达到高远之境）；不要轻视百姓们的劳作，要想到其艰难（不要轻易兴起劳役之事，必须充分考虑到它的难度才行）；不要自安于天子之位，要想到其危险（就是说应当常常怀着一颗危惧之心，才能守住这个位置啊），考虑事情的结局，从一开始就须谨慎（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到结果，也为了有个好结果，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慎重）！”

【原文】有言逆^①于汝心，必求诸^②道；人以言拂^③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也。有言逊^④于汝志，必求诸非道。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⑤也。

【注释】①逆：违背。②诸：之于。③拂：违逆。④逊：谦虚，恭顺。⑤臧：善，好。

【译文】“有些话不合您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的立场去推度他的存心（别人的话违逆了你的心意，一定从道义的角度来衡量他的本意，不要轻易地拒之门外）；有些话顺随你的意见，一定首先要从‘违背道义’的角度来设疑推论，想想对方是否是出于阿谀奉承的动机，或是有其它的目的（逊，是顺从的意思。别人的话正好顺合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是否违背道义的角度来审察它，不可真的就认为自己一定正确）？”

【原文】乌虜！弗慮胡獲^①？弗為胡成^②？一人元良^③，萬邦以貞^④。胡，何也。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也。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正也。君罔以辯言^⑤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⑥居成功^⑦，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⑧以安之也。邦其永孚^⑨于休^⑩。”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也。

群书治要译注

【注释】①弗：不。胡：何。②一人元良：一人，此处指天子。元良，大善，至德。③贞：正。④辨言：巧伪之言，美丽动听而奸诈虚伪的言词。⑤宠利：恩宠与利禄。⑥成功：成就的功业，既成之功。⑦极：儆戒。⑧孚：保。⑨休：喜庆，美善，福禄。

【译文】“啊！不用心去体察怎会有收获？不身体力行怎么会成功？天子一人有大善，天下各诸侯国就会风气纯正（胡，何的意思。贞，正的意思。谓心中常常装着道德，才会拥有道德；经常想着如何落实善政，才能成就善政。一人，这里指的是天子。天子有大善在身，全天下都会走在正道上）。君主不要听信诡辩之言而搅乱既定政策（一张能言善辩的利口足以败国亡家，所以要特别地警惕啊）；臣下不要因为贪图恩宠和利禄而常以功臣自居（功成而不愿身退，势必另有所图，所以在对这些人预为儆戒，以息其私心）。那么，国家将取信于民而长治久安（这里说的是君主和大臣都能遵循道义，各自安于自己的本分，国家就会永葆其良善之风而天下太平）。”

【原文】“伊尹既复政厥辟^①，还政太甲。将告归^②，乃陈^③戒^④于^⑤德，告老归邑，陈德以戒。曰：“乌虘！天难忱^⑥，命靡常^⑦。以其无常，故难信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⑧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则安其位。九有^⑨，诸侯也。”

【注释】①复政厥辟：复，还，返回。辟，天子，君主。②告归：旧时官吏告老回乡或请假回家。③陈：陈述。④戒：告诫。⑤于：以。⑥忱：相信。⑦靡常：无常。⑧匪：同“非”。不，不是。⑨九有：九州。

【译文】伊尹把政权交还给天子之后（还政给太甲），打算告老归乡，于是再次叮咛告戒，要求太甲保持其德（告老还乡前，再次以德相

勉)。他说：“上天难信，天命无常（因为它无常，所以才难信）。常保其德，才能保其位；不能常保其德，国必亡（人能够经常保持自己的德行无亏，才能安居于现有的地位而不至于动摇。九有，指的是各个诸侯国）。

【原文】“夏王弗克^①庸德^②，慢^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④下民。皇天弗保，言天不安桀所为。眷求^⑤一德，俾^⑥作神主^⑦。天求一德使代桀，为天地神祇^⑧之主。惟尹躬^⑨暨^⑩汤咸有一德^⑪，克享^⑫天心^⑬，受天明命^⑭。享，当也。

【注释】①弗克：不能。②庸德：用德，修德。③慢：轻忽，怠慢。④恤：体恤；怜悯。⑤眷求：殷切寻求。⑥俾：使。⑦神主：百神之主。⑧祇：地神。⑨躬：自身，自己。⑩暨：连词。与，及，和。⑪一德：谓始终如一，永恒其德。⑫享：当，相当。⑬天心：犹天意。⑭明命：圣明的命令。

【译文】“夏桀不能经常修德，侮慢神灵，虐待百姓（谓夏桀不能继承祖德，上不能正心诚意以敬奉神明，下不能修德行善以体恤百姓），于是上天不再护佑他（是说上天因夏桀的所作所为而感到不安），一心想寻求一位有道德者，使其成为百神之主（上天要另找一个有道德的人，让他代替夏桀作为天地鬼神的祭祀者）。其时只有下臣我和先王汤都还坚守着先祖的德行始终如一，未敢有丝毫懈怠，因而能够符合上天之意，接受天帝圣明的指令（享，与其相当的意思）。

【原文】“非天私^①我有商，惟^②天祐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也，祐助一德，所以王也。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归于一德。德惟^③一，动^④罔弗吉；德二三^⑤，动罔弗凶。惟^⑥吉凶不僭^⑦，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行善则吉，行恶则凶，是不差也。德一，天降之福；不一，天降之灾。是在德也。

【注释】①私：偏爱，宠爱。②惟：只，仅仅。③惟：助词。④动：行动。⑤二三：谓不专一，反覆无定。⑥惟：发语词。⑦僭：差失。

【译文】“这并非是上天偏向我们殷商，而是上天在佑护永恒的道德（不是上天偏袒殷商才令其拥有天下，而是为了护佑专一不变的德行，所以才令汤王称帝的啊）；并非殷商求之于天下百姓，而是天下百姓归附于永恒的道德（并非殷商以势力征服天下人民令其臣服，而是民心本来就归向于专一不变的道德啊）。只要道德永恒不变，凡事无不吉祥。如果不能坚守道德，三心二意，则凡事无不凶险。境缘是吉是凶完全在于各人的所作所为，不会有丝毫误差；上天是降予灾祸还是降予祥瑞，只在于每个人自身的德行啊（行善则吉，行恶则凶，这是不会有错的。坚守道德，天降之福；偏离道德，天降之灾。这些都是由自身的德行决定的啊）。

【原文】“今嗣王新服^①厥命，惟新^②厥德；其命，王命也。新其德，戒勿怠也。终始惟一，时乃^③日新。言德行终始不衰杀^④，是乃日新之义也。

【注释】①新服：新近归服。②新：更新，使之新。③时乃：时，这。乃，助词。④衰杀：减缩。

【译文】“现在，大王您刚刚继承了天子的使命，理当勤修圣德，使自己日有所进（其命，就是帝王的使命。不断完善自己的品德，就是告诫其千万不要懈怠），始终如一坚持不懈，这样才能日见其新（谓修德行善永无懈惰之时，这便是‘日新又新’的真义所在）。

【原文】“任官惟^①贤材，左右^②惟其人。官贤才而任之，非贤才不可任也。选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也。其^③难其慎，惟^④和^⑤惟一^⑥。其难，无以为易也。其慎，无以轻之也。群臣当和一心事君，政乃善也。

【注释】①惟：只。②左右：近臣，侍从。③其：代词，它。④惟：当。⑤和：和谐。⑥一：专一。

【译文】“任用官员只选那些贤德的人，所有身边的人也都是这样的人（官职只用来任命给那些有德行的人，包括对身边的侍从人员，也必须选择那些忠良之士。不是忠良之辈，就一定不能留用）。选拔这样的人很难，所以要特别慎重，细心考察，必须是能够相互间通力合作、一心一意的人（这件事很难，千万不要以为是件容易的事。这件事必得要小心慎重，千万不要轻慢忽视了。群臣协力合作，一心一意辅佐国君，政事才会日见其善啊）。

【原文】后^①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②。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无自广^③以狭^④人，匹夫匹妇^⑤弗获自尽^⑥，民主^⑦罔与成厥功。”上有狭人之心，则下无所自尽矣。言先尽其心，然后乃能尽其力，人君所以成功也。

【注释】①后：君主。使：役使，使唤。②罔事：无处尽力。③自广：自以为见识广，自大。④狭：小看，轻视。⑤匹夫匹妇：平民男女。⑥自尽：各尽自己的才力。⑦民主：民之主宰者。古代多指帝王、君主。

【译文】“君主若没有百姓就会孤立无依，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民众若没有君主的领导就不能自善其事，安居乐业（君王因为教导人民才显出自己的尊贵，百姓因为忠于国君才得以安居乐业）。不要骄傲自大轻视他人，要知平民百姓如果不能自愿尽心尽力，人主就没有人协助他成就帝王的功业（人君有了轻视别人的心，臣民就无法尽心尽力效忠于君主。这里说的是要先赢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拥戴，然后才可令其各尽所能。这就是人君之所以能够成就功业的关键所在啊）。

【原文】高宗^①梦得说^②，小乙子也，名武丁，梦得贤相，其名曰说也。使百工营求诸野^③，得诸^④傅岩^⑤。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经营^⑥求之于外野，得之于傅岩之溪也。曰：朝夕纳海^⑦。以辅台^⑧德！言当纳谏诲^⑨直辞^⑩以辅我。

【注释】①高宗：名武丁，商代国王名。后世称为高宗。盘庚弟小乙之子。②说：即傅说，人名。高宗时贤相。③野：指民间，不当政的地位。④诸：之于。⑤傅岩：地名。⑥经营：周旋，往来。⑦纳海：进献善言。⑧台：我。⑨谏诲：规劝教诲。⑩直辞：亦作“直词”，正直的言词。

【译文】高宗在梦中遇到了一个名叫傅说的人（商王小乙的儿子武丁，在梦中得到一位贤能的宰相，名叫傅说），便让百官去各地寻找，结果在傅岩找到了（派遣众官员按梦中所见之人的相貌，去各地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叫傅岩的地方，在一条小溪边找到了此人）。高宗见到傅说后就说：“我将朝夕听从您的教诲，以帮助我不断提高自己的德行修养（意思是您应当不断地以直言善语来教导辅助我）。

【原文】若金^①，用汝作砺^②；若济^③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④大旱，用汝作霖雨^⑤。启乃心^⑥，沃朕^⑦心！

【注释】①金：铜铁。②砺：磨石。③济：渡河。④岁：年岁。⑤霖雨：甘雨，时雨。⑥启：开，打开。乃：你的。⑦沃朕：沃，滋润，灌溉。朕，我。

【译文】“如果我是一件铜器，您就是我的磨石；如果我要渡过大河，您就是我的船和桨；如果岁逢大旱，您就是甘霖。请开启你心中的智慧之水，来浇灌我干涸已久的心田吧！”

【原文】若药弗瞑眩^①，厥疾弗瘳^②；开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药，必瞑眩极，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③以自警也。若跣^④弗视地，厥足用^⑤伤。跣必视地，足乃无害。言欲使为己视听也。惟暨乃^⑥僚^⑦，罔弗同心，以匡乃辟^⑧。”与汝并官^⑨，皆当倡率^⑩，无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也。

【注释】①瞑眩：指用药后产生的头晕目眩的强烈反应。②厥疾弗瘳：厥，其。瘳，病愈。③切言：直言，恳切之言。④跣：赤脚，光着脚。⑤用：因而，因此。⑥暨乃：暨，与，和。乃，你的。⑦僚：朋辈，同官。⑧匡乃辟：匡，辅佐，辅助。辟，君王。⑨并官：共同为官，犹同事、同僚。⑩倡率：率先从事，引导。

【译文】“譬如药效不猛烈，疾病就不会痊愈（开你之心以润我怀，如生病吃药，必至头晕目眩后，方可除病。说这话是希望对方能直陈忠谏，以起到警醒自己的作用）；若赤脚行走而不察看地面，脚就会受伤（赤脚行走必得看清地面，脚才不至于受到伤害。这是希望对方能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一样为己所用啊）。希望你及你的同僚，无不同心合力，以匡正你们的国君（与同僚们在一起，你要做出榜样，带头倡导，令大家都能同心同德，来辅助你们的国君啊）。”

【原文】说复^①于王曰：“惟木从绳^②则正，后从谏^③则圣。言木以绳直，君以谏明也。后克^④圣，臣弗命^⑤其承^⑥。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谏也。谁敢弗祗^⑦若^⑧王之休命^⑨？”言如此，谁敢不敬顺王之美命而谏也。

【注释】①复：答复。②从绳：依照绳墨取直。③后从谏：后，君主。从谏，听从谏言。④克：能。⑤弗命：此指不用命令。⑥承：接受。⑦祗：敬。⑧若：顺，顺从。⑨休命：美善的命令。多指天子或神明的旨意。

【译文】传说回答高宗说：“木板按绳墨锯解，则会平直；君主听从

臣下规劝，则会圣明（谓木因绳而直，君因谏而明）。君主能够圣明，臣下不等令下就会主动进言（君王能诚心接受劝谏，做臣子的不用吩咐，就会主动秉承君王的意愿直陈谏言），谁敢不敬从君主美好的命令呢（谓君王能有这样的胸襟，谁还会不敬从君王这美善的命令而放言陈谏呢）？”

【原文】惟说命总^①百官，在冢宰^②之任也。乃进^③于王曰：“乌虘！明王奉若^④天道，建邦设都，天有日月五星，皆有尊卑相^⑤正^⑥之法，言明王奉顺此道以立国设都也。树^⑦后王^⑧君公^⑨，承^⑩以大夫^⑪师长^⑫；言立君臣上下也。将陈为治之本，故先举其始也。弗^⑬惟^⑭逸豫^⑮，惟^⑯以乱^⑰民，不使有位者逸豫于民上也。言立之主^⑱使^⑲治民也。

【注释】①总：统领，统率。此处指传说接受王命总理百官。②冢宰：官名，为六卿之首，亦称太宰。③进：进奏，进言。④明王奉若：明王，圣明的君主。若，顺从。⑤相：指处于辅佐地位。⑥正：指处于正位。相正，犹偏正。⑦树：树立，建立。⑧后王：君主，天子。⑨君公：称诸侯。⑩承：继，接续。⑪大夫：古职官名。⑫师长：众官之长。⑬弗：不。⑭惟：为。⑮逸豫：犹安乐。⑯惟：助词。⑰乱：治理。⑱主：根本。⑲使：让，令，叫。

【译文】传说受命总理百官（担任了太宰），遂向高宗进言说：“啊！圣明的君王遵奉天道，建立邦国，选定国都（天有日月星辰，都是按照尊卑偏正的规律依次来定位。这里说的是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都是遵循大自然的法则，来建立国家，并设定一国之都的），首先确立天子、再分封诸侯，接着又任命大夫、师长等官职（谓先确立好君臣上下的次序。在阐述治国的根本方针之前，先从最初的做法谈起），不是为了自己安逸享乐，只是要以此来治理万民（不能让有官位的人，为了享乐而高居在民众之上啊。谓建立上下尊卑的秩序，其宗旨不是为了少数人享受特权，而是为了治国安民啊）。

【原文】惟口起羞^①，惟甲冑起戎^②；言不可轻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③在笥^④，惟干戈省^⑤厥躬。言服^⑥不可加非其人，兵^⑦不可任非其才也。王惟戒兹！允^⑧兹克^⑨明，乃罔弗休^⑩。言王戒慎四惟之事^⑪，信能明，政乃无不美也。

【注释】①起羞：招致羞辱。②甲冑起戎：甲冑，泛指兵器。起戎，引起战事。③衣裳：此处指官服。④笥：音四，盛衣物或饭食等的方形竹器。⑤省：反省，检查。⑥服：指官服。⑦兵：军队。⑧允：确实，果真。⑨克：能。⑩休：美善。⑪四惟之事：指前面说的四件事。

【译文】“要知道，言语不当，会招致羞辱；甲冑披身，会引发战争（谓不可轻易发布指令，不可轻易用兵）；官服存放在竹箱里，不要轻易授人；兴兵、宣战，当先考察将帅是否身堪其任（谓官服不可穿在那些德行不相配的人身上，军队不可以交给那些不适合的人才）。君王应戒慎上述四事，倘若真的对这些道理都能通达明了，就没有什么不吉庆的了（谓君王小心戒慎这四件事，确实做到了，政事就什么都会好起来了）。

【原文】惟治乱在庶官^①。所官得人则治，失人则乱也。官弗及私昵^②，惟其能^③；不加私昵，唯能是官也。爵弗及恶德^④，惟其贤。言非贤不爵也。虑善^⑤以动，动惟厥时。非善非时，不可动也。

【注释】①庶官：百官。多指一般官员。②及私昵：及，授予。私昵，所亲近、宠爱的人。③能：贤能。古人以贤为能。④恶德：不良的品德。亦指有不良品德的人。⑤善：此指符合道义的善政。

【译文】“一个国家安定还是动乱，关键就在于对百官的任用上（官位选对了人，就会得到好的治理，一切都会和顺。如果是选错了官员，那就

会全乱套了)。所以官职不要授给自己所偏爱或亲近之人，应只授予有德能的人(不因为关系亲密而有所偏袒，只任用那些贤能的人)；爵位切不可授给品德恶劣的人，只赐予那些道德高尚的贤者(不是贤德之人切不可重用)。凡事考虑到确实符合道义才实施，实施前还要慎重地选择好时机(不符合道义或者时机尚不成熟，切不可轻举妄动)。

【原文】有其善，丧厥善；矜^①其能，丧厥功。虽天子亦必让以得之。无^②启宠^③纳^④侮^⑤，开宠非其人，则纳侮之道也。无耻过^⑥作非。”耻过误而文之，遂成大非。

【注释】①矜：自夸，自恃。②无：不要。③启宠：启用自己私下宠爱、亲近的人。④纳：招来。⑤侮：轻慢，轻贱。⑥耻过：耻于承认自己的过错。

【译文】“一个人自以为贤德，这本身就是一种失德的表现；当一个人自居其功时，他原有的功绩就已经大打折扣(所以说即使是天子之位，也必须是经过礼让之后再得到的，才合乎天理)；不要开启偏宠之先例，为自己招致羞侮(打开偏宠之门，启用那些德行不能与官位相吻合的人，这是自取其侮的一条路啊)，不要耻于认错而文过饰非(羞于承认自己的过错与失误，试图加以掩饰，终将铸成大错)。”

【原文】王曰：“旨^①哉！说^②，乃^③言惟服^④。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也。乃弗良^⑤于言，予^⑥罔闻于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则我无闻于所行之事。

【注释】①旨：美，美好。②说：传说。③乃：你，你的。④服：实行，施行。⑤良：此处兼有“良善”和“善于”二义。⑥予：我。

【译文】高宗说：“说得真好啊！传说，你的这番话句句都是切实可行的啊（旨，美的意思。觉得传说所言甚是，都是可以付诸实施的）。如果不是你这样善于进谏这些有德之言，我还真的从来没听说过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去做啊（你若不讲出这番有道德的话，我对于自己所要做的事还真是一无所知）。”

【原文】说拜稽首^①，曰：“非知之艰，行之惟^②艰。”言知之易而行之难，以勉高宗也。

【注释】①拜稽首：犹叩头下拜。②惟：为。

【译文】传说叩头下拜说：“懂得这些道理并不难，要真正做到却很不容易啊（谓知之为易，而行之为难。以此勉励高宗明白道理之后，要重在力行啊）。”

【原文】王曰：“来，汝说！尔惟训于朕志^①。言汝当教训于我，使我志通达也。若作酒醴^②，尔惟^③曲蘖^④；酒醴须曲蘖以成，亦我须汝以成也。若作和羹^⑤，尔惟盐梅^⑥。”盐醎，梅酢^⑦，羹须醎酢以和之。

【注释】①训：教诲，教导。志：德行。②酒醴：酒和醴（甜酒）。亦泛指各种酒。③尔：你。惟：为，是。④曲蘖：音区波（四声），酒曲。酿酒用的发酵物。⑤和羹：配以不同调味品而制成的羹汤。⑥盐梅：指盐醎和梅醋。⑦酢：同“醋”。梅酢：梅汁，腌咸梅子的汁液。

【译文】高宗说：“来吧，传说！请你训导我树立德行（就是说你应当尽心的教导我，使我成为能够通达事理的有德之人）。若比作酿酒，你就是酒曲（如同酒必须有酒曲才能酿成，我也是一样，必须有你的帮助才能

群书治要译注

成就啊)；若比作调制和合众味的羹汤，你就是盐和梅(指盐咸和梅酢，制羹须用咸和酢加以调和才行)。”

【原文】说曰：“王！人求多闻^①，时惟^②建事^③。学于古训^④乃有获。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古训乃有所得也。事^⑤弗师古，以克^⑥永世，匪^⑦说攸^⑧闻。”事不法古训，而以能长世，非所闻。

【注释】①闻：知识，见闻。②时惟：时，是，这。惟，为。③建事：谓建立事业或功业。④古训：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或可以作为准绳的话。⑤事：治理，任事。⑥以克：以，连词，而。克，能。⑦匪：同“非”。不，不是。⑧攸：所。

【译文】傅说说：“君主希望见闻广博，是想建立功业，认真学习古人的教导，就会有收获(作为一个君王，增广见闻是为了成就大业，学习古人的教诲才会有所收获)。做事不师法古人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我傅说没有听说过(做事情不能遵循古人的教导，而能够做得长久的，这种事从来没有听说过啊)。”

【原文】王曰：“乌虖，说！四海之内，咸仰^①朕德，时乃^②风^③。风，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也。股肱^④惟人，良臣惟圣。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圣也。”

【注释】①咸：皆，都。仰：敬仰。②时：是，这。乃：你的。③风：风教，教化。④股肱：大腿和胳膊。

【译文】高宗说：“啊，傅说！如果有一天四海之内的人民，都景仰我的品德，那都是蒙您教导的功劳啊(风，教化的意思。如果我能够令全天下的人都仰慕我的德行，那都是您教的啊)。有手有脚才成其为人，有贤

良之臣才能成就圣明之君(手足具备方可成人,拥有良臣才可望成为圣君啊)。

【原文】昔先正^①保衡^②,作^③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也。正,长也。言先世长官之臣也。乃曰:‘予^④弗克^⑤俾^⑥厥后惟^⑦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⑧。’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尧舜,则心耻之,若见^⑨挞于市也。一夫弗获^⑩,则曰:‘时予之辜^⑪。’伊尹见一夫不得其所,则以为己罪也。右^⑫我烈祖^⑬,格^⑭于皇天^⑮。言以此道左右^⑯成汤,功至大天^⑰。

【注释】①先正:亦作“先政”。前代的贤臣。②保衡:伊尹的尊号。又称“阿衡”。③作:兴起。此作使动用法,使兴起。④予:我。⑤弗克:不能。⑥俾:使。⑦后:君王。惟:成为。⑧挞于市:挞,鞭打。市,闹市。⑨见:被。⑩弗获:不得其所。⑪辜:罪过。⑫右:通“佑”,助。⑬烈祖:指建立功业的祖先。古多称开基创业的帝王。⑭格:感通,感动。⑮皇天:对天及天神的尊称。⑯左右:帮助,辅佐。⑰大天:上天。大,“太”的古字。

【译文】“从前的贤臣伊尹,使我们先王之业振兴(保衡,即伊尹。作,兴起的意思。正,官长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前代的大臣),他说:‘我若不能使君王成为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我内心就感到惭愧和羞耻,就好像被鞭挞于街市(这是说伊尹如果不能帮助自己的君王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君,就会内心感到羞耻,就像在大街上被人鞭打一样)。’哪怕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他就说‘这是我的罪过啊!’(伊尹如果看到还有一个人没有得到教化和帮助,就会认为是自己的罪过)。他就是这样辅佐我显赫的先祖,以至诚感通于上天(谓伊尹正是以这样一种至诚之心辅佐成汤,因此成就了伟大的功业)。

【原文】尔尚^①明保^②予,罔俾^③阿衡^④专美^⑤有商^⑥。汝庶几明安^⑦我,

群书治要译注

事与伊尹同美也。惟后非贤弗义^⑧，惟贤非后弗食^⑨。言君须贤以治，贤须君以食也。其尔克绍乃辟^⑩于先王，永绥^⑪民。”能继汝君于先王，长安民，则汝亦有保衡之功也。

【注释】①尚：庶几，犹言也许可以。②明保：尽力保护，佑助勉励。明，通“勉”。③罔俾：不要使。④阿衡：即伊尹。⑤专美：独享美名。⑥有商：即殷商。有，词头。⑦安：安定。⑧义：安定。⑨食：作为，有为。⑩其：假设，如果。尔：你。克：能。绍：继承。乃辟：你的君王。⑪绥：音隋，安，安抚。

【译文】“或许你今天也可以勉力来辅佐我，不让伊尹在殷商一朝独享美名（你或许可以努力帮助我安定天下，这件事可以和当年伊尹的所作所为相媲美啊）。君王没有贤臣不能实现国家大治，贤臣没有君王也无法有所作为（谓君王须有贤人的辅佐，国家才能得以治理；贤人须以君王为依托，才可以施展其抱负）。如果你能让你的君王继续先王的事业，将使百姓得到长久的安定（你若能令我像先王一样，使天下长治久安，那么你就有了和伊尹一样的功绩啊）。”

【原文】说拜稽首曰：“敢^①对扬天子之休命^②！”受美命而称扬之也。

【注释】①敢：谦词。犹冒昧。②休命：美善的命令。多指天子或神明的旨意。

【译文】传说跪拜道：“请让我努力报答和宣扬天子这番尽善尽美的教导吧（传说在此接受神圣的使命并予以称扬）！”

【原文】武王伐殷，师渡盟津^①。王曰：“今商王受^②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③冒色^④，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乱^⑤女色，敢行酷暴，虐杀

无辜也。罪人以族^⑥，官人^⑦以世^⑧；一人有罪，刑^⑨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滥也。官人不以贤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乱也。焚炙^⑩忠良，刳剔^⑪孕妇。忠良无罪，焚炙之，怀子^⑫之妇，刳剔视之，言暴虐也。

【注释】①盟津：即孟津。古黄河渡口名，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在此不期而盟会，并由此渡黄河。历代以为会盟兴兵的要地。②受：即商纣王。纣王名受。③沈湎：亦作“沉湎”，犹沉溺，多指嗜酒。④冒色：贪恋女色。冒，犹贪。⑤冒乱：贪恋淫乱。⑥罪人以族：罪，惩治。族，灭族。⑦官人：任用官员。⑧世：世袭，父子相继。⑨刑：惩罚，处罚。⑩焚炙：烧灼。纣王制作的炮烙酷刑。⑪刳剔：音枯踢，剖杀，割剥。⑫怀子：怀着胎儿。

【译文】周武王讨伐殷商，军队将从孟津渡过黄河，武王说：“当今的商纣王，不敬奉上天，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他嗜酒贪色，竟敢滥行暴虐之政（沉湎嗜酒，贪恋淫乱于女色，肆行酷刑暴政，残酷杀害无辜臣民），用灭族的方法惩罚人，以世袭的办法封赏官职（一人有罪，诛连父母兄弟妻子，这说的是滥用刑罚；封官不以贤能为标准，而以父兄的关系相继承，所以导致政事的紊乱），焚烧烙烤忠良之臣，剖腹验看怀孕妇女（忠良之人无罪，却去炮烙他；对怀孕的孕妇，竟然要剖腹验看。这些都是说纣王的暴虐无道）。

【原文】皇天震怒。惟受罔有悛^①心，乃夷居^②，弗事^③上帝神只^④，遗厥先宗庙弗祀^⑤。悛，改也。言纣纵恶无改心，平居^⑥无故废天地百神宗庙之祀，慢甚也。乃^⑦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⑧。纣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也。群臣畏罪^⑨不争^⑩，无能止其慢心。

【注释】①悛：音圈。悔改。②乃：却。夷居：犹箕踞，形容倨傲无礼。

③事：侍奉，供奉。④上帝神只：泛指天地鬼神。⑤遗：抛弃。祀：祭祀。⑥平居：平日，平素。⑦乃：而，又。⑧惩：惩戒，引起警戒。侮：轻慢。⑨畏罪：怕受到惩罚。⑩争：通“诤”。诤谏，规劝。

【译文】“上天已经震怒，但纣王受没有改过之心，反而傲慢无礼，不尊奉天地神灵，遗弃先王宗庙，不行祭祀（悛，悔改的意思。谓纣王放纵自己的恶行，毫无悔改之心，无缘无故废除了平时祭祀天地神灵和先祖宗庙的礼仪，太轻慢不恭了），还说：‘我拥有百姓，因为我持有天命！’满朝文武没有人能惩戒他这种轻慢无礼的行为（纣王说我之所以拥有天下亿万臣民，因为这是上天的旨意！群臣害怕受到残酷的迫害而不敢直言诤谏，因此没有人能制止他这种傲慢之心的膨胀）。

【原文】同力度^①德，同德度义。力钧^②则有德者胜，德钧则秉^③义者强。揆^④度优劣，胜负可见。受其臣^⑤亿万^⑥，惟亿万心；人执^⑦异心，不和谐也。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⑧也。商罪贯盈^⑨，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纣之为恶，一以贯之。恶贯已满，天毕^⑩其命。今不诛纣，则为逆天，与纣同罪。

【注释】①度：量度，衡量。②钧：通“均”。相同，等同。③秉：执，持。④揆：度量，揣度。⑤臣：臣民。国君所统属的民众。⑥亿：十万。⑦执：犹怀有。⑧欲：愿望。⑨贯盈：谓罪恶满盈。⑩毕：完结，终结。

【译文】“（古语说）‘势均力敌则看其德行，德行相当则看其仁义（力量相同，有德者胜；德行相同，符合道义的一方必定更强。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谁优谁劣，胜负立即就可以预见）。’纣王有上万臣民，却有上万条心（人若各怀其心，就不和谐了）；我有臣民三千，但大家都是一条心（三千人一条心，谓同心同德啊）。商纣恶贯满盈，上天命我诛灭他。我若

不顺从上天之意，其罪便与纣王相当（纣王的罪恶不断，从无悔改之意。恶贯满盈，上天就会来结束他的命运。今天我们去讨伐商纣，就是违背天意，与商纣同罪）。

【原文】天矜^①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矜，怜也。言天除恶树善，与民同也。时^②哉不可失！”言今我伐纣，正是天人合同之时，不可违失也。

【注释】①矜：怜悯，同情。②时：时机。

【译文】“因为上天怜悯百姓，所以百姓所期望的，上天必会顺从（矜，怜悯的意思。谓上天除恶扬善的心，与天下百姓是相同的啊）。时不可失啊（谓我们今天讨伐商纣，正是天人一心之时，不可以违背天意而造成千古遗憾啊）！”

【原文】王次^①于河朔^②，次，止。群后以师毕^③会。王乃徇^④师而誓，曰：“我闻吉人^⑤为善，惟日弗足^⑥；凶人^⑦为不善，亦惟日弗足。言吉人竭日以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恶者也。

【注释】①次：驻扎。②河朔：黄河之北。③后：君，这里指诸侯。师：军队。毕：全。④徇：巡行。⑤吉人：善人。⑥弗足：不满足。⑦凶人：恶人。

【译文】武王在黄河北岸驻扎（次，停止），众诸侯率领他们的军队都来会合，武王于是检阅军队并盟誓说：“我听说，吉人做善事，整日去做仍不满足；恶人做坏事，也是整日去做还不满足（谓善人行善整天无息时，恶人行恶也是整天没有息时啊）。

【原文】今商王受，力行无度^①，播弃^②黎老^③，昵比^④罪人，鲐背^⑤之

群书治要译注

耆^⑥称犁老。布弃^⑦，不礼敬也。昵，近也。罪人，谓天下逋逃^⑧小人也。剥丧元良^⑨，贼虐^⑩谏辅^⑪，剥，伤害也。贼，杀也。元，善之长。良，善也。以谏辅纣，纣反杀之。谓己有天命，谓敬弗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⑫。天其以予义^⑬民。用我治民，当除恶也。

【注释】①力行无度：力行，竭力而行。无度，无法度之事。②播弃：捐弃。③犁老：老人，这里指的是朝中忠心耿耿的老臣们。犁，一作黎，老人。④昵比：亲近，勾结。⑤鲐背：谓老人背上生斑如鲐鱼之纹，为高寿之征。鲐，音抬。⑥耆：音苟。年老，高寿。颜师古：“耆者，老人面色如垢也。”⑦布弃：播弃，捐弃。⑧逋逃：逃亡，流亡。⑨剥丧元良：指剖比干之心。剥，割。丧，杀死。元，大。元良，大善之人。⑩贼虐：贼，杀。虐，残暴。⑪谏辅：进谏的辅臣。⑫伤害。⑬义：治理。

【译文】“当今商王受，做的都是违反法度之事，抛弃忠心的老臣，亲近罪恶的小人（背上长满鱼纹斑的面色如垢的老人称“犁老”。播弃，即毫无礼敬之心。昵，亲近的意思。罪人，指在社会上四处流浪或逃亡的一类人），伤害元老贤良，残杀劝谏的大臣（剥，伤害的意思。贼，残杀的意思。元，众善之长。良，善的意思。良臣以忠谏辅佐纣王，纣王反而将这些人杀害），还声称自己拥有天命，说什么‘敬天之事没必要去做，祭祀也没有用处，暴政之下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是上天让我来治理百姓的（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既然上天让我来治理百姓，那么我当然要除掉那些不听我话的“恶人”了）。’”

【原文】受有亿兆^①夷人^②，离心离德；平人，凡人也。虽多而执心用德不同也。予有乱臣^③十人，同心同德^④。我治理之臣虽少，而心德同也。今^⑤朕必往^⑥。百姓廩廩^⑦，若崩厥角^⑧。言民畏纣之虐，危惧不安，若崩摧其角，无所容头也。乌虜！乃^⑨一德一心，立定^⑩厥功，惟克永世^⑪。”汝同

心立功，则能长世以安也。

【注释】①亿：十万。兆：十亿。②夷人：平人，凡人。③乱臣：拨乱之臣，即能治世之臣。④同心同德：谓思想行动完全一致。⑤今：这次。⑥往：前往伐商。⑦廩廩：惊慌貌；危惧貌。廩，通“懔”。⑧角：额骨。俗称额角。⑨乃：你，你们。⑩立定：建立。⑪永世：世世代代，永远。

【译文】“纣王受有亿万臣民，但因其暴虐无道，各怀异心，各行其是（平人，普通人的意思。人数虽多，但心里想的和做的都不一样）；我十名善于治国的贤臣，他们同心同德（我的治国之臣虽少，但是他们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今我决定前往伐纣。殷商的百姓终日生活在危惧之中，头痛如裂（谓百姓害怕纣王的残暴，终日危惧不安，就像头骨被裂开一样痛苦难忍，没地方可容下这颗剧痛的头颅）。啊！你们一定要同心同德，建立功业，以求天下能世代安定（今天只要你们齐心协力建立功业，天下就能得到长久的安宁）。”

【原文】王曰：“商王受，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不敬天，自绝之也；酷虐民，结怨也。斫朝涉之胫^①，剖贤人^②之心；崇信奸回^③，放黜^④师保^⑤；屏弃典刑^⑥，囚奴^⑦正士；屏弃常法而不顾也，箕子正谏，而以为囚奴也。郊社^⑧弗修，宗庙弗享^⑨；作奇伎淫巧^⑩，以悦妇人^⑪。”

【注释】①斫：斩断。胫：人的小腿。②贤人：指比干。③奸回：奸恶邪僻。④放黜：贬退。⑤师保：太师太保，指箕子。⑥屏：抛弃。典刑：法典。⑦奴：奴役。⑧郊：祭天。社：祭地。⑨享：祭祀。⑩奇伎淫巧：指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伎，又作“技”。⑪妇人：指妲己等。

【译文】武王说：“商王受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不敬天，即自绝于

天；残酷暴虐的对待臣民，就是与天下人民结怨），他曾砍断冬晨涉水人的脚胫，挖出贤良之臣的心脏，推重、宠信奸邪小人，放逐贬谪自己的老师，摒弃法典所定刑法，任意囚禁、奴役正直之士（抛弃国家的法律条文不顾。箕子正当地劝谏，却因此而被囚禁和奴役）。京郊祭天地之坛不予整修，祖宗庙堂不予祭祀，弄一些过于淫巧而无益的技艺和器物，一心取悦于妇人。

【原文】古人有言曰：‘抚^①我则后，虐我则讎^②。’武王述古言以明义，言非唯今恶纣也。独夫^③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独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杀无辜，乃是汝累世讎。明不可不讨也。树^④德务滋^⑤，除恶务本^⑥。立德务滋长，除恶务除本，言纣为天下恶本也。肆^⑦予小子，诞^⑧以尔众士，殄歼^⑨乃讎。”言欲行除恶之义，绝尽纣也。

【注释】①抚：爱。②讎：仇敌。③独夫：指残暴无道、众叛亲离的统治者。④树：立。⑤务：务求。滋：长。⑥本：根本。⑦肆：故，所以。⑧诞：大。⑨殄歼：歼灭。歼，音尖。

【译文】“古人曾说：‘抚爱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君主，虐待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仇敌（武王在此转述古人的话，以表明此次行动的大义所在。谓并不是今天私自憎恨商纣王，而是遵循自古以来的大义行事）。’独夫纣王大施淫威，作恶多端。他是你们累世的仇敌（说他是独夫，是因为他丧失了为君之道，所以不配被称为‘君’。他大施淫威，滥杀无辜，其实是你们累世的仇敌。这段话是说明对纣王不得不讨伐啊）。立德务求长远，除恶务求除根（建立美德务求与日俱进，剪除邪恶务求断其根本。谓今天的纣王就是天下众恶之源啊）。所以我今天才会合你们众将士，要大兴正义之师，去歼灭你们的仇敌（说明除恶务求除根的道理，就是要将纣王彻底歼灭）。”

【原文】武王与受战于牧野^①。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②。言无晨鸣之道。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③。’索，尽也。喻妇知^④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也。”

【注释】①牧野：古代地名，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②牝鸡无晨：母鸡不能鸣啼报晓。牝，音品（四声）。雌性鸟兽。晨，鸡鸣报晓。③索：尽，空。④知：主持，执掌。

【译文】武王与纣王战于牧野，武王说：“古人有言：‘母鸡没有早晨啼叫的（谓自古以来就没有母鸡司晨的道理）。如果母鸡早晨啼叫，这个家就会败尽（索，尽的意思。这是用来比喻女人掌管了外部事务。母鸡代替公鸡打鸣，家就会败尽；后宫操纵了君王的政事，国家就会灭亡）。’”

【原文】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①。妲己惑纣，纣信用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②，是崇是长^③，言纣弃其忠臣，而尊长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④，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⑤于尔百姓，以奸宄^⑥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奸宄于都邑也。今予发^⑦，惟龚行天之罚^⑧。”

【注释】①惟妇言是用：即“惟用妇言”。妇，指妲己，商纣王的妃子。②逋逃：逃亡的罪人。③是崇是长：崇，推崇。长，提升。④是信是使：信，任。使，使用。⑤暴虐：犹肆虐，残害。⑥奸宄：亦作“奸轨”，违法作乱。宄，音鬼。⑦发：周武王姓姬名发，此处是武王自称。⑧龚行天之罚：奉天命而讨伐。龚，通“恭”。

【译文】“如今，商纣王只听从女人的话（妲己迷惑纣王，纣王便一味听信她的话），而且专门尊崇、重用那些四方戴罪逃亡之人（谓商纣王抛弃忠臣，却尊崇那些从别国逃亡至商的罪人，信任并重用他们），宠信、任用，让他们占据了大夫、卿士这样重要的位置，让这些人疯狂地残害你

们这些百姓，并得以在商国都城违法作乱（致使各国的罪人，都聚集到商都，违法作乱，残害百姓）。现在我姬发，正是恭奉上天的旨意来惩罚他。”

【原文】王来自商，至于丰^①。乃偃武修文^②，倒载干戈^③，示不复用也。行礼射^④，设庠序^⑤，修文教也。归马于华山之阳^⑥，放牛于桃林^⑦之野，示^⑧天下弗服^⑨。示天下不复乘^⑩用也。

【注释】①丰：文王时的都城。②偃武修文：停息武备，修明文教。③倒载干戈：亦作“倒置干戈”或“倒戟干戈”，指倒着藏放兵器，表示不再打仗。④礼射：上古礼仪之一。在一定的礼节要求下，依循乐声而射矢。⑤庠序：古代的地方学校。⑥阳：山的南面。⑦桃林：古地区名。在今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地区。⑧示：把事物摆出来或指出来给人看。⑨服：使用。⑩乘：利用，凭借。

【译文】武王伐商归来，到达丰邑，便停止武备，修治文教（将兵器一律倒置封存，表示不再起用。开始让大家修习礼射，在各地办学校，修明文治与教化），把战马放归华山之南，把当初服役的牛重新放回桃林之野，明示天下不再使用（向世人表明从此不再使用这些为战争服务的马牛了）。

【原文】王若^①曰：“今商王为天下逋逃主，肆^②予东征，陈于商郊，受率其旅若^③林，会^④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⑤倒戈^⑥，攻于后以北^⑦，血流漂杵^⑧。壹戎衣^⑨，天下大定。一著戎服而灭纣，言与众同心，动有成功（旧无功字。补之）。也。”

【注释】①若：如此，这样。②肆：所以。③受率其旅若：受，指纣王。旅，

军队。若，如同。④会：会战。⑤前徒：指前面的军队。⑥倒戈：掉转武器向己方攻击。⑦北：通“败”，败逃。⑧杵：通“櫓”。古代武器中的盾。⑨戎衣：军服，战衣。一说谓用兵伐殷。

【译文】武王这样说道：“如今商王受已成为天下逃亡罪犯的魁首，所以我兴师东征，陈兵于商都郊外。纣王受所率的军队密如丛林，与我会战于牧野，却没有愿与我军为敌的。其前军临阵倒戈，攻击其后续军队。商军随之败逃，流血之多，可以浮起木杵。只此一战，便天下大定（一用兵便立即灭了纣王，谓万众一心，做什么事都会成功）。”

【原文】释^①箕子囚，封^②比干墓，式^③商容^④闾^⑤。封，益（旧无益字。补之）。其土也。商容，贤人，纣所黜退。散鹿台^⑥之财，发巨桥^⑦之粟，纣所积之府仓也，皆散发以赈贫民也。大赉^⑧于四海，而万姓^⑨悦服。”施舍^⑩己责^⑪，救乏调^⑫无，所谓周有大赉也。天下皆悦仁服德也。

【注释】①释：释放。②封：修葺。③式：通“轼”，以手抚轼。为古人表示敬意的一种礼节。④商容：商之贤人。⑤闾：大门。⑥鹿台：商纣王贮藏珠玉钱帛的地方。⑦巨桥：粮仓名，商纣王聚敛粮食之所。周武王克殷后散其粟赈民。⑧赉：音赖，赏赐。⑨万姓：万民，百姓。⑩施舍：亦作“施舍”。给人财物。⑪责：责成。指令专人或机构负责完成任务。⑫调：音周，周济，救济。

【译文】随之释放被囚禁的箕子，重修比干的坟墓，礼敬商容的故居（封，加土、培土的意思。商容，贤人，曾被纣王贬黜、斥退），散发鹿台贮积的财货，发放巨桥屯聚的粮米（纣王聚积财物的仓库，现在都被用来散发赈济贫苦的百姓），广泛赏赐于天下百姓，因而万民心悦诚服（做完这些散发财物的事以后，贫苦无依的人都得到了救济。所谓“周朝对人人都有重赏”，说的就是全天下的人都对周朝的仁德心悦诚服啊）。

【原文】西旅献獒^①，西旅，远国也，贡^②大犬。大保^③乃作《旅獒》，用^④训于王。陈贡獒之义，以训谏也。曰：“乌虜！明王慎德，四夷咸宾^⑤。言明王慎德以怀远，故四夷皆宾服。无有远近，毕^⑥献方物^⑦，惟服食^⑧器用。天下万国，尽贡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为耳目华侈^⑨。”

【注释】①西旅献獒：西旅，国名。獒，音熬，高大凶猛的狗。②贡：进贡，进献方物于帝王。③大保：即太保，官名，周代始置，为辅弼国君之官。此处指召公。④用：介词，犹言以。表示凭借或者原因。⑤宾：服从，归顺。⑥毕：全都，全部。⑦方物：本地产物，土产。⑧服食：衣服饮食。⑨华侈：豪华奢侈。

【译文】西旅国来周朝见时向武王献上一种名叫“獒”的高大凶猛的犬（西旅，是边远国家，进贡来一种大犬），太保（召公）得知此事后，立即撰写了《旅獒》一文，用来提醒和劝诫武王（陈述献獒这件事情背后所隐藏的道理，作为对武王的提醒和劝谏）。文中说：“啊！圣明的君王谨慎修德，所以四方外族之邦都来归顺朝见（谓明君都是通过谨慎修德来安抚边远之地的人民，所以四方邦国才一齐来归顺），不论远近，都献上当地特产，不过都是些吃穿器具之类（四方各国来朝见，都会进贡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品，这些只可用于吃穿用度而已，意思是千万不可因其稀有，能娱人耳目，而生出豪华奢侈享乐之心）。”

【原文】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①，无替厥服^②；德之所致，谓远夷之贡也，以分赐异姓诸侯，使无废其职也。分珺玉于伯叔之国^③，时庸^④展亲。以宝玉分同姓之国，是用诚信其亲亲^⑤之道也。人弗易^⑥物，惟德^⑦其物。言物贵由人也。有德则物贵，无德则物贱，所贵在德也。

【注释】①王：此处泛指历代的明王。昭：显示，显扬。致：到，到达。邦：国家。②替：废弃。服：职事。③珺：古同“宝”。叔伯：此处指同姓。④时：是，

此。庸：用，使用。⑤亲亲：爱自己的亲属。⑥易：轻视。⑦德：动词，把……看作德。

【译文】“圣明的君王于是借此来显扬恩德于异姓的诸侯国，使他们不要荒废了政事（恩德所到之处，就是将这些远方的贡物，分赐给那些异姓的诸侯，勉励他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又将宝玉分赐给同姓的诸侯国，以表达对亲情的重视（将宝玉分赏给同姓之国，是借以证明不忘亲情的一片真诚）。人们不轻看这些物品，是因为它代表了君王的恩德（谓物因人而贵的道理。人有德则物贵，人无德则物贱。物之可贵，只在于人的德行啊）。

【原文】德盛弗狎侮^①。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也。狎侮君子^②，罔以尽人心；以虚受人，则人尽其心矣。狎侮小人^③，罔以尽其力。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则尽力矣。玩^④人丧德，玩物丧志。以人为戏弄，则丧其德矣。以器物为戏弄，则丧其志矣。弗作无益害^⑤有益，功乃成；弗贵异物贱用物^⑥，民乃足^⑦。游观^⑧为无益，奇巧^⑨为异物。言明王之道，以德义为益。器用为贵，所比^⑩化俗^⑪生民^⑫。

【注释】①狎侮：轻慢侮弄。②君子：官员。③小人：百姓。④玩：玩弄，戏弄。⑤害：损害。⑥贵异物贱用物：贵，重视。异物，奇特罕见之物。贱，轻视。用物，日常用品。⑦足：充足，满足。⑧游观：游逛观览。⑨奇巧：奇异精巧。⑩比：皆，都。⑪化俗：指风俗受德教而发生变化。⑫生民：使民生，养民。

【译文】“君王德行隆盛就不会轻慢、侮弄他人（厚德之人必定会自尊自爱，怎么会有轻慢、侮弄之心呢）。若轻慢、侮弄了君子，就不能使他们人尽其心地去辅佐您（以一颗谦卑的心去接纳别人，别人就会对您尽心尽意）；若轻慢、侮弄了百姓，就不能使他们各尽其力地去拥戴服

群书治要译注

从您（让百姓欢欢喜喜地去做事，百姓会因为忘记了劳累而竭尽全力）。玩弄别人会丧德，玩物会丧志（把别人当作玩弄的对象，就会玷污其品德；把物品当作玩弄的对象，就会丧失其志向）。不要做那些无益的事去耽误、妨害了那些有益的事，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看重奇异之物、不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游逛观览即为无益，奇异机巧即为异物。这里谓明王之道，就是以道德仁义为有益，以实用为贵，一切都是为了教化和养育人民啊）。

【原文】犬马非其土生弗畜^①。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习其用。珍禽奇兽，弗育^②于国。皆非所用，有所损害故也。弗珺^③远物，则远人格^④；不侵夺其利，则来服。所珺惟贤，则迓^⑤人安。宝贤任能，则近人安。近人安，则远人安矣。

【注释】①畜：饲养。②育：繁育。③珺：同“宝”，珍爱，珍视，珍重。④格：来，至。⑤迓：近。

【译文】“犬马不是土生土长的不畜养（不是本地所生的不饲养，因为不常用）；珍禽异兽，不在国内繁育（因为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带来一些危害）。不把远方之物看得那么宝贵，远方的人就会归服（不会侵占夺取别人的利益，对方自然会来归顺）；所宝贵的只是贤德之人，近处的人就会安心（珍惜和重用贤能之士，身边的人就会安定。近处能安定，远处也就能安定了）。

【原文】乌虡!夙夜罔或^①弗勤。言当常勤于德。弗务细行^②，终累^③大德。轻忽小物，积害毁大，故君子慎其微也。为山九仞^④，功亏一篑^⑤。谗^⑥向^⑦成也，未成一篑，犹不为山，故曰功亏一篑。是以圣人乾乾^⑧日侧^⑨，慎终如始也。允迪^⑩兹^⑪，生民保^⑫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⑬行此诚，

则生民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武王虽圣，犹设此诫，况其非圣，可以无诫乎？其不免于过，则亦宜矣。

【注释】①夙夜罔或：夙，早，早晨。或，有。②细行：小节，小事。③累：损害，妨碍。④仞：长度单位，周代以八尺为一仞。⑤簣：盛土的竹筐。⑥谕：比喻，比拟。⑦向：面临，将近。⑧乾乾：自强不息貌。⑨日侧：犹日昃，太阳偏西。此处是从早到晚的意思。⑩允迪：诚实遵循。⑪兹：此，这。⑫保：安。⑬蹈：履行，遵循。

【译文】“啊！要从早到晚无不勤奋（谓君王应当常常勤于修德），平时不注重一些小事，最终将有损于大德（小的方面轻视疏忽，其危害积累起来，就会坏了大事。所以有道德的君子对待每一件小事都是特别谨慎的啊）。譬如要堆起九仞之山，却功亏于一簣（比喻堆土为山即将成功，但尚差一筐，就不能成山，所以叫功亏一簣。所以圣人总是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始终如一啊）。若能真诚地奉行这些劝告，百姓将永保安居，天子才能世代称王（这里说的是如果能老老实实的遵循这些告戒，那么人民就能安居乐业，天子也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做下去了。由此看来，纵然武王是一位圣明的君主，尚且需要预设下这些告戒，何况后来并非像武王那样圣明的君主，怎么可以没有人来劝诫他呢？那样的话，难免就会犯下过错，这是很自然的事啊）。”

【原文】王^①若曰：“小子封^②！封，康叔名。惟乃丕显^③考^④文王，克^⑤明德慎罚^⑥，弗敢侮^⑦齔寡^⑧，庸庸^⑨，衿衿^⑩，威威^⑪，显^⑫民。惠恤穷民，不慢齔夫寡妇。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天乃大命^⑬文王，殪戎^⑭殷，诞^⑮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杀兵^⑯殷，大受其王命。

【注释】①王：指周公。②小子封：指康叔。小子，子弟、晚辈。封，康叔名，武王之弟。③丕显：伟大英明。④考：去世的父亲。⑤克：能。⑥慎罚：慎，

群书治要译注

慎重。罚，刑罚。⑦侮：轻慢，怠慢。⑧鰥寡：老而无偶的人。亦泛指老弱孤苦的人。⑨庸庸：用可用。⑩祗祗：敬可敬。⑪威威：威慑当威慑的人。⑫显：明示。⑬大命：降大命于。⑭殪戎：杀伐之意。殪，音易，杀死。戎，征伐。⑮诞：大。⑯兵：用兵器杀人。

【译文】周公曾经这样说道：“我年轻的封弟啊（封，康叔名）！伟大的先父文王，能够崇尚德教，慎用刑罚，从不敢怠慢老弱孤苦之人，任用当用的人，尊敬当敬的人，威慑那些应当予以威慑的人，并将这些明示于大众（加恩体恤那些无依无靠的人，连鰥夫寡妇都不敢轻慢。用可用之人，敬可敬之士，惩罚那些理应受到惩罚的人，并将这些做法和理由公之于众）。上天这才降大命于文王，剿灭殷国，并全部承担起上天原本赋予殷商的使命（上天赞赏文王的所作所为，于是降大命于文王，令其剿灭殷商，全部肩负起天子的使命）。

【原文】往尽^①乃心，无康好逸豫^②。往当尽汝心为政，无自安好逸豫也。我闻曰：‘怨^③弗在大，亦弗在小。惠弗惠^④，懋弗懋^⑤。’不在大，起于小也。不在小，小至于大也。言怨不可为，故当使不顺者顺、不勉者勉也。若保赤子^⑥，惟民其康乂^⑦。爱养^⑧民如赤子，不失其欲^⑨，惟民其^⑩皆安治也。

【注释】①往：前往。尽：竭尽。②康：安。逸豫：犹安乐。③怨：民怨。④惠：顺从。⑤懋：音冒，勉，勤勉，勉励。⑥若保赤子：对待民众就像爱护婴儿一样。保：养育。赤子：初生的婴儿。⑦康：安宁。乂：治理。⑧爱养：爱护养育。⑨失：违背。欲：愿望。⑩其：助词。用于句中，无义。

【译文】“你此去封赏之国，要尽心为政，不要贪图安乐（你走后要一心一意放在国事上，不可安于自己的享受啊）。我听说过，‘民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要使不顺从的人顺从，不勤勉的人勤勉（不在大，大

必起于小。不在小，小可至于大。这是说民怨不可结，无论大小皆可生祸，故当努力化解，让原来不顺从的人心甘情愿地顺从王命，让不勤勉的人也变得勤勉起来。’你要爱民如子，心系人民的康乐与安定（爱护养育人民就像对待怀中的婴儿一样，不违背他们的愿望，那么人民就都能安定归于大治了）。

【原文】非汝封刑^①人杀人，言得刑杀人也。无或^②刑人杀人；无以得刑杀人，而有妄刑杀也。非汝封劓^③刵^④人，劓，截鼻也。刵，截耳也。无或劓刵人。”所以举轻刑以戒，为人轻行之也。

【注释】①封：指康叔。刑：对人用刑。②或：有。③劓：音易，古代五刑之一，割鼻。④刵：音二，古代割去耳朵的刑罚。

【译文】“若不是经你亲自核准对罪犯用刑诛杀（这里指的是按其应得之罪用刑诛杀），谁都不可以擅自妄杀无辜（不可因为有按罪用刑杀人的先例，而出现滥用刑罚妄杀无辜的情况）；不是经你亲自核准对罪犯施行割鼻割耳的刑罚（劓，是一种割鼻之刑。刵，是一种割耳之刑），谁都不允许擅自对人动用这类刑罚（这里举出一种较轻的刑罚来作为告诫，因为像这类情况往往是人们很容易就轻率去犯的错误）。”

【原文】王曰：“封！元恶^①大憝^②，矧^③惟弗孝弗友。言人之罪恶，莫大于不孝不友。乃其^④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⑤。言当亦速用文王所作违教^⑥之罚，刑此无得赦也。敬哉！无作怨^⑦，勿用非谋非彝^⑧。言当修己以敬，无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谋、非常之法。小子封，惟命弗于常^⑨。”当念天命之不予常也，行善则得之，行恶则失之。

【注释】①元恶：大恶之人，首恶。②大憝：极为人所怨恶。憝，音对。③矧：

群书治要译注

况且，而况。④乃：你。其：副词，表示祈使。犹当，可。⑤刑兹无赦：刑，惩罚，处罚。赦，宽免罪过。⑥违教：违反法典、法令。⑦作怨：作，制造。怨，怨恨（于民众）。⑧谋：计谋。彝：音移。常道。⑨命：天命。于：语助词，无实义。

【译文】周公又说：“封啊！大奸大恶之人必定人神共愤，何况那些不孝顺父母、不友爱兄弟的人呢（谓人生的罪恶，莫大于不孝不悌）？你应当尽快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对其严惩不贷（谓对这些极恶之人，应当尽快依据文王所定的有关违反典教的刑法予以严惩，不得宽恕），千万要谨慎啊！切不可与无辜百姓结怨，不要采用违背道义的计谋和不合乎古人常法的措施（谓应当勤修己德，常怀敬畏之心，不作可怨之事，不用不善之谋，不行反常之举）。年轻的封啊！要想到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应当时时想到上天降命于谁是没有固定的，行善的人就会得到，行恶的人就会失去）！”

【原文】王若曰：“乃穆^①考文王，诰^②庶邦御事^③，朝夕曰：‘祀兹^④酒。’文王所告众国治事吏，朝夕敕之^⑤，唯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饮也。曰：‘小大邦用丧^⑥，亦罔非酒惟辜^⑦。于小大之国所用丧，无不以酒为罪也。饮惟祀，德将^⑧无醉。’饮酒惟当因祭祀，以德自将，无至醉。”

【注释】①穆：古代宗庙排列的次序，始祖居庙中，父子依序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②诰：上告下为诰。③御事：指官吏。御，治理，统治。④祀兹：祀，祭祀。兹，则。⑤朝夕敕之：反复强调。朝夕，早晚。敕，诫飭，告诫。⑥用丧：用，因而，导致。丧，灭亡，失败。⑦辜：罪，罪过。⑧将：控制，约束。

【译文】周公还说道：“当初先父文王在位，曾告诫各国诸侯及大小官吏，反复强调说：‘在祭祀时才可以用酒（这是文王对各国官员所说的话，早早晚晚都告诫他们：只有祭祀时才能动用这酒，切不可贪杯常饮

啊)”。又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所以败亡了,都是因为饮酒的罪过啊(至于过去大大小小许多国家最终会败亡,没有不是因饮酒而犯下罪过的啊),只有在祭祀时方可饮酒,且要以德行来把持自己,不可醉酒(所以饮酒只能是在为了祭祀的情况下,而且要用德行来约束自己,不可以因贪杯而喝醉了)”。

【原文】在昔殷先哲王,惟御事,弗敢自暇^①自逸^②。惟殷御治事之臣,不敢自宽暇自逸豫。矧^③曰其^④敢崇饮^⑤,崇,聚也。自逸暇犹不敢,况敢聚会饮酒乎。弗惟^⑥弗敢,亦弗暇。非徒^⑦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饮。

【注释】①自暇:犹偷懒。暇,空闲。②逸:享乐。③矧:况且。④其:语助词。⑤崇饮:群聚饮酒。⑥惟:只。⑦徒:仅,只。

【译文】“过去殷代的先祖明君在位之时,治理国事的官员们不敢自己安闲逸乐(殷代终日忙于国事的大臣们,从不敢私下懈怠,自图安乐),更何况聚众饮酒呢(崇,聚的意思。私下自图安闲尚且不敢,哪里还敢聚众饮酒呢)?不只是不敢,也没有闲暇去饮酒啊(岂止是不敢啊,这些做臣子的心里只想着如何辅助君王敬奉礼法,也确实是没有那些闲功夫用来饮酒取乐啊)。

【原文】在今后嗣王酣身^①,嗣王,纣也。酣乐其身,不忧政也。惟荒腆^②于酒,弗惟^③自息^④。言纣大厚于酒,昼夜不念自息。庶群^⑤嗜酒,腥闻^⑥在上^⑦。故天降丧^⑧于殷。纣众群臣用酒耽荒^⑨,腥秽闻在天,故下丧亡于殷也。天非虐^⑩,惟人自速^⑪辜^⑫。言凡为天所亡,天非虐人,惟人所行恶,自召罪^⑬。

【注释】①今:近世。后嗣王:指纣王。酣:好酒。②荒腆:沉迷。③惟:思

群书治要译注

考。④息：停止。⑤庶群：众臣。⑥闻：知道。⑦上：上天。⑧丧：丧亡之祸。⑨耽荒：沉迷惑乱。⑩虐：暴虐。⑪速：招致。⑫辜：罪罚。⑬罪：祸殃。

【译文】“而近世继承王位的商纣王只顾自身酣乐（嗣王，即纣王。只顾酣乐其身，就是不以国事为虑），一味沉湎于饮酒取乐，不思停息（这是说纣王一味厚爱饮酒，昼夜放纵毫无节制之意）。群臣也随之嗜好饮酒，腥秽升闻于上天，所以上天对殷商降下丧亡之祸（纣王及其群臣，因饮酒而沉迷惑乱，腥秽之气升达于上天，所以才会降大祸于殷商）。这不是上天暴虐，都是人自己招来的罪祸啊（就是说凡是被上天所灭的，并非上天要对人施暴，都是人自己作恶，自己招来的灾祸啊）！”

【原文】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鉴^①，当于民鉴。’古贤圣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也。视水见己形，视民行事见吉凶。今惟殷坠^②命^③，我其^④可弗大鉴。”今惟殷纣无道，坠失天命，我其可不大为戒也。

【注释】①鉴：察看，亦指镜子。②坠：丧失。③命：天命，即上帝赐予的统治天下的大命。④其：岂，难道。

【译文】“古人有句格言说：‘有智慧的人不是把水当成镜子，而是把百姓当成一面镜子（古圣先贤曾说过：不要以水为镜，要以民为镜。观察水面只能看到自己的相貌，观察民众的所作所为才可以预见未来的吉凶祸福）’。现在殷商已丧失了上天曾经赐予的大命，我们怎么能不引以为最宝贵的借鉴呢（如今纣王无道，丧失了上天赋予的统治天下的使命，面对这深刻的教训，我们怎能不引以为戒呢）？”

【原文】周公作《无逸》^①。中人之性，好逸豫^②。成王即政^③，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周公曰：“乌虐！君子^④所^⑤，其无逸。叹美君子之道，

所在念德，其无逸豫也。君子且犹然，况王者乎。先知稼穡^⑥之艰难，乃逸^⑦，则知小人^⑧之依^⑨。稼穡，农夫之艰难事，先知之，乃谋逸豫，则知小民所依怙。

【注释】①周公：名旦，也称叔旦。武王弟，成王叔。辅武王灭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东平武庚、管叔、蔡叔之叛。继而厘定典章、制度，复营洛邑为东都，作为统治中原的中心，天下臻于大治。无逸：意为不贪图安乐。成王长大了，周公让他主持政事，害怕他贪图享乐，荒废懈怠，于是告戒他不要贪图逸乐。史官记录周公的诰词，取名《无逸》。②中人：中等的人，常人。逸豫：犹安乐。③即政：正式执政。④君子：道德高尚的人。此处指为国操劳的官吏。⑤所：处所，所在之处。⑥稼穡：种谷为稼，收割为穡。此处指农民在田地里辛苦的劳动。⑦乃逸：然后再考虑（他们的）安乐。⑧小人：指百姓。⑨依：依靠，仰赖。

【译文】周公撰写了《无逸》一文（一般常人的秉性都喜欢安逸享乐。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他会安于享乐才说了这番话，于是就用所告诫的内容作为这篇文章的篇名）。周公说：“啊！君子所居之处，是没有自己的安逸的（赞叹君子之道，时时处处只想着修德，是不会顾及个人的享受的。好的官吏尚且如此，何况是君王呢）？先了解百姓耕耘劳作之艰难，再考虑他们的安乐，就会知道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了（耕耘劳作是农夫最艰辛的事情，要先深入了解这些，再为他们谋求安乐之道，就知道天下百姓所依赖、仰仗的究竟是什么了）。

【原文】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①，大^②戊也。治民祇惧^③，弗敢荒宁^④，为政敬，身畏惧，不敢荒怠自安。享国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寿考^⑤之福也。其在高宗^⑥，嘉靖^⑦殷邦，至于小大^⑧，无时或怨，善谋殷国，至于小大之政，民无时有怨也。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⑨，汤孙太

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弗侮鰥寡，知小人以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顺于众民，不敢侮慢悖独^⑩也。享国三十有三年。

【注释】①殷王中宗：即太戊，汤的玄孙，商朝的第七代国君。②大：“太”的古字。③祗惧：敬畏，小心谨慎。④荒宁：荒废懈怠，贪图安逸。⑤寿考：年高，长寿。⑥高宗：即武丁，商朝贤君。⑦嘉靖：谓以美好的教化安定平服。⑧小大：小的和大的。犹指一切、所有。⑨祖甲：此处指汤王的孙子太甲，并非武丁之后的“祖甲”。⑩悖独：泛指孤苦伶仃的人。悖，音穷。指无兄弟的人。独，老而无子孙者。

【译文】“我听说，昔日殷王中宗（即汤王的玄孙太戊），治理民众，恭敬谨慎，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为政以敬，常怀畏惧之心，不敢自己安于享乐，怕荒废了国事），在位长达七十五年（正因为常存敬畏之心，所以才得享长寿之福）。到了高宗时期，以德化民，殷国幸福稳定，大事小事，没有什么时候听到有人埋怨过（用美德的教化来治理殷国，终于使全国上下一切大小事务无不顺利，人民没有一点怨声），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就是在祖甲在位的时候（这里指的是汤王之孙太甲），也还知道百姓所依靠的是什么，所以能坚持常常施惠于百姓，不欺慢鰥寡孤独之人（知道百姓依靠什么，依靠的就是仁政啊！只有仁政才能做到安抚百姓，顺从民意，不敢侮弄轻慢孤苦伶仃之人啊），在位三十三年。

【原文】自时厥^①后立王，生则^②逸，从是三王^③，各承其后而立者，生则逸豫，无法度^④也。弗知稼穡之艰难，弗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⑤，过乐谓之耽。惟耽乐之从，言荒淫。亦罔或^⑥克寿。以耽乐之故，无有能寿者也。或十年，或七八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乐之损寿也。

【注释】①时：是，此。厥：助词，之。②则：就。③三王：指夏、商、周三代

之君。④法度：规范，规矩。⑤从：追求。⑥罔或：没有什么人。

【译文】“自此以后所立之王，生来就耽于享乐（在这三位君王之后，分别继承他们王位的人，生下来就安逸享乐，没能守住先人的规矩礼法），不知耕耘的艰难，不闻百姓的劳苦，只追求过度的安逸享乐（过度的逸乐谓之耽。只求过度享乐，说的就是荒淫啊），也没有哪一个能够长寿（因为过度逸乐，所以没有能够长寿的）。有的在位十年，有的七八年或三四年（多则十年，少则三年，谓贪图享乐是要减损寿命的啊）。

【原文】惟我周大王、王季^①，克^②自抑畏^③。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言皆能以义自抑，畏敬天命也。文王卑服^④，文王节俭，卑其衣服。自朝^⑤至于日中昃^⑥，弗皇^⑦暇食，用^⑧咸和万民，从朝至日昃^⑨，不暇食，思虑政事，用皆协和^⑩万民者也。厥享国五十年。

【注释】①大王、王季：周文王的祖父和父亲。大王即太王。②克：能。③抑畏：谦抑敬畏。④卑服：使衣服粗劣，穿粗劣的衣服。⑤自朝：从早上。⑥昃：指日西斜。⑦皇：通“遑”。闲暇，空闲。⑧用：行事，行动。⑨日昃：太阳偏西。⑩协和：和睦，融洽。

【译文】“而我们周朝的曾祖太王、祖父王季，能够持身谦抑，常存敬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其祖父。这是说他们都能以道义来约束自己，对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常怀敬畏之心）。文王总是穿着质地粗劣的衣服（文王生活上很节俭，连平时穿的衣服都很粗劣），经常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偏西，都没有空闲时间来吃饭，所作所为都是想着如何让天下人都能和谐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从早到晚，忙得没工夫吃饭，心里装满了国事，想的都是究竟怎样做才能使人民生活和谐美满之类的事情）。他在位五十年。

【原文】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①。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②以临下也。厥或^③告之曰：‘小人怨汝詈^④汝。’则皇^⑤自敬德。其^⑥有告之，言小人怨詈者，则大自敬德，增修善政也。

【注释】①迪哲：蹈智。谓蹈行圣明之道。②明德：光明之德，美德。③或：有人。④詈：骂，责备。⑤皇：大。⑥其：如果，假如。

【译文】“从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到我们周文王，这四人都蹈行圣明之道（谓这四个人都是以他们圣明的智慧与德行来面对天下人民的啊）。有人告诉他们：‘老百姓埋怨你、咒骂你。’他们就更加谨慎其德行（倘若有人告诉他们，说民众中有人在怨恨责骂，他们就会加倍的小心谨慎，检查反省自己的德行，更加勤勉于仁政）。

【原文】此厥弗听，人乃^①或涛张为幻^②，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此其不听中正^③之君，有人诳惑之，言小人怨憾诅詈^④汝，则信受^⑤之也。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从^⑥于厥身。信谗^⑦含怒，罚杀无罪，则天下同怨讎^⑧之，丛聚于其身也。

【注释】①乃：始，刚刚。②涛张为幻：指欺诳诈惑。涛，音周，欺诳。张，夸大。③中正：得当，不偏不倚。④诅詈：诅咒，咒骂。⑤信受：相信并接受。⑥丛：集中。⑦谗：说别人的坏话，说陷害人的话。⑧怨讎：仇敌。

【译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有人刚刚造謠惑众，说百姓埋怨你咒骂你，你便相信其言（这就是那些不肯接受中肯之言的君王，一旦有人用巧诈之言迷惑他，说民间有人怨你骂你，他就会立即相信并接受），从而乱罚无罪、滥杀无辜，民怨就会共同一致，这就等于把民怨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来（听信谗言，心怀怒气，以致动用刑罚，滥杀无罪之人，那么天下

人就会都把你当成他们的仇敌，将怨恨集中在你一个人身上)。

【原文】乌虘! 嗣王其坚^①于兹!”视此乱罚之祸以为戒也。

【注释】①坚：通鉴，镜子。指引为教训。

【译文】“啊！继承王位者应以此为鉴呀（仔细看清楚这种乱罚无辜所带来的祸患，要引以为诫啊）！”

【原文】蔡叔既没^①，以罪放而卒也。王命蔡仲^②践诸侯位。王，成王也。父卒命^③子，罪不相及^④。王若曰：“小子^⑤胡^⑥！胡仲，名也。皇天无亲^⑦，惟德是辅；民心无常^⑧，惟惠^⑨之怀。天之于人，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佐之。民心于上，无有常主，惟爱己者，则归往之。为善弗同，同归^⑩于治^⑪；为恶弗同，同归于乱。尔其^⑫戒哉！”

【注释】①蔡叔：名度，周武王同母弟，周初三鉴之一。武王灭商后，封于蔡（今河南上蔡）。成王时，他与其兄管叔挟纣王子武庚叛乱，被周公旦平定，他被放逐。既：已经。没：通“歿”，死。②王：指周成王，武王之子。蔡仲：蔡叔的儿子。蔡叔死后，成王命其子蔡仲为蔡国之君，并用策书告戒他。史官记叙这件事，写成《蔡仲之命》。③命：册封，任命。④及：涉及，牵连。⑤小子：对同姓中弟子或晚辈的称呼。⑥胡：蔡仲名胡。⑦亲：指偏爱。⑧无常：不固定。⑨惠：仁爱，宽厚。⑩归：归趋，趋于。⑪治：治理得好，安定太平。⑫其：副词，表示祈使。犹当，可。

【译文】蔡叔死后（因罪放逐而死），成王任命蔡仲为诸侯（王，这里指的是周成王。父死用其子，一方有罪过不互相连累）。王这样对他说：“年轻的胡啊（胡，是蔡仲的名字）！上天从来不会偏爱谁，只佑助贤

德之人；民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只归顺那些仁慈宽厚的君主（上天对人没有亲疏之别，谁有德它就保佑谁。在百姓的心中，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君主，谁爱护他们，他们就归向谁）。行善政的方法不同，但结局都是天下大治；做坏事的方式不同，但结局都是国家动乱。你可要当心呀！

【原文】慎厥初，惟其终^①，康济^②小民。率自中^③，无作聪明乱旧章^④；汝为政，当安小民之业，循用大中之道，无敢为小聪明，作异辩^⑤，以变乱^⑥旧典^⑦文章^⑧也。详乃^⑨视听，罔以侧言^⑩改厥度。则予一人汝嘉^⑪。详审汝视听，非礼义勿视听也。无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断之以义，则我一人善汝矣。小子胡，汝往哉！无荒弃^⑫朕命。”汝往之国，无废我命。欲其终身奉行之。

【注释】①惟：思考。终：结果，结局。②康济：安抚救助。③率自中：率，一概，都。自，用。中，正，正道。④旧章：昔日的典章。⑤异辩：倚仗善辩，故作标新立异之言。⑥变乱：变更，使紊乱。⑦旧典：旧时的制度、法则。⑧文章：礼乐制度。⑨详：审慎。乃：你，你的。⑩侧言：邪巧之言。侧，偏颇，不正。⑪嘉：赞美，赞赏。⑫荒弃：荒废，弃置。

【译文】“凡事从一开始就要慎重，并考虑到它的结局。你的目的就是要安抚、救助你的人民，让他们都过上康宁的日子；所作所为都要遵守中正之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先王的典章（你此去执掌国政，首先考虑的是要让人民安居乐业，处理事情要遵循无过无不及的中正之道，不要耍弄小聪明，用标新立异的诡辩之词，去扰乱先王的典章法规和礼乐制度）；要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要听信一些奸巧之言而轻易改变先人的法度。如果你能这样去做，那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预先嘉奖你（仔细审察你的视听，凡是不符合礼义的东西都不要去听去看。不要被奸巧之言所迷惑，从而怀疑和更改先人的法度。凡事依据道义来作决断，那

我这里就对你放心了)。啊!年轻的胡,你去吧!千万不要忘了我的这番话啊(你此去你的封国,切不要把我的这番话不当回事。这样说是希望他能够终生奉行)!”

【原文】王若曰:“猷^①!告尔四国^②多方^③:顺大道,告四方。惟圣罔念^④作狂,惟狂克^⑤念作圣。惟圣人无念于善,则为狂人;惟狂人能念善,则为圣人。言桀纣非实狂愚,以不念善故灭亡也。自作^⑥不和,尔惟^⑦和哉!尔室^⑧弗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⑨,尔惟^⑩克勤乃事。”大小众官,自为不和,汝有方^⑪多士^⑫,当和之哉。汝亲近室家不睦,汝亦当和之。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职事也。

【注释】①猷:道,法则。②四国:四方邻国。亦泛指四方、天下。③多方:泛指众邦国。④念:思考,考虑。这里指的是思虑善法。⑤克:能。⑥自作:自作主张,自行其是。⑦惟:表示希望。祈求的语气。宜,应。⑧室:家庭。⑨邑:领地。克:能。明:明白,清楚。⑩惟:介词。相当于“以”“由于”。⑪有方:四方,各方。有,词头。⑫多士:古指众多的贤士。也指百官。

【译文】成王这样说过:“天下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法则。告诉你们四方各国的诸侯们(遵循自然之道,告诫四方诸侯):圣人如果失去正念就会变成狂人,狂妄之人一旦树立起正念也会变成圣人(圣人一旦不再思虑善法,就会变成狂妄之人;狂妄之人如果常常思考为善之道,也会变成圣人。就是说,夏桀和商纣并非一定就是狂愚之人,只是因为他们的中心不再存有善念,所以才会招致灭亡的啊)。人们往往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所以才会造成对立冲突的局面。你们要各自放下自己的私念和偏见,舍己从人;你们家庭中有人不和睦,你们要帮助他们消除隔阂,使全家人都能彼此互爱。你们在自己的领地把这些事都搞明白了,那就是你们勤于职事的证明啊(大小官员之间,经常会各执

己见而不能和睦相处，你们这些各方的贤能之士啊，应当以你们的德行去感召他们，帮助他们团结起来。你们的家人中间有了矛盾，你们也要尽快去化解。你们把自己国邑中的这些事都能搞明白，这就说明你们真的是在勤于职事)。”

【原文】周公戒于王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①，庶狱^②庶慎^③，惟有司^④之牧夫^⑤。文王无所兼知于毁誉众言，及众刑狱，众所当慎之事，惟慎择有司牧夫而已。劳于求才，逸于任贤。是训用^⑥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⑦知于兹。是万民顺法。用违法，众狱众慎之事，文王一无敢自知于此，委任贤能而已也。武王率惟^⑧救功^⑨，弗敢替^⑩厥义德。武王循惟文王抚安天下之功，不敢废其义德，奉遵父道也。

【注释】①罔攸：无所。兼：兼知。庶言：群言，舆论。②庶狱：诸凡刑狱诉讼之事。③庶慎：众所当慎之事，即各种敕戒。《广雅·释诂》：“慎，敕也”。④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⑤牧夫：古代管理民事的地方官。⑥是：概括之词。凡是，任何。训：顺。用：施行，实行。⑦敢：副词，表示尊敬。⑧率：遵行，遵循。惟：听从，随从。⑨救功：谓安抚天下之功。救，音米，安抚，安定。⑩替：废弃。

【译文】周公劝诫成王说：“文王在位时并没有兼管社会舆论、各种狱讼案件及各种敕戒之事，均由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裁决（文王并没有一一去听那些各种各样或褒或贬的议论，以及各种狱案及敕戒之事，只是慎重选择好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而已。文王只把精力放在寻访人才上，一旦贤能的人得到任用，自己就可以放手了），一切合法还是违法，以及各种狱讼及敕戒之事，文王不敢过问这些（但凡有关百姓是否遵循法度，还是违反了刑法，以及种种涉及狱讼、敕戒之事，文王一概不敢亲自过问，自己只是负责委任贤能的官员而已）。武王继承文王完成了安定天下的事业后，完全继承了文王的仁义和道德（武王遵行文王安抚天下的功业，丝毫

不敢废其义德，这是奉遵父道啊)。

【原文】孺子王矣，稚子今已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①也。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义^②之。”文子文孙，文王之子孙也。从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众狱众慎，其勿误也。

【注释】①祖考：去世的祖父和父亲。②正：官长。是：正，不偏斜。义：治理。

【译文】“年轻人啊，你现在登上王位了(当年的孩童今天已是万民之主，你可不能不常常去效法你的祖父和父亲啊)。从今以后，文王的子子子孙孙，都不要在各种狱讼及敕戒之事上耽误，只是选用好贤能的官员去治理(文子文孙，即文王的子子子孙孙。从今往后，只依照先王的选好官员的办法治理各种狱案及敕戒之事，不要弄错了自己的职责啊)。”

【原文】王曰：“若昔大猷^①，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言当顺古大道，制治安国，必于未乱未危之前，思患豫防^②之。”

【注释】①大猷：谓治国大道。②豫防：谓事先防备。豫：预备，先事准备。

【译文】成王说：“应依照先王的治国大道，在国家尚未出现动乱时，就制定平治之策，在国家没有出现危机时就解决好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谓应当依循古人的大道，安邦定国，必须在国家还未乱未危之前，防患于未然)。”

【原文】曰唐虞稽古^①，建官惟百。内有百揆^②四岳^③，外有州牧侯伯。道尧舜考古以建百官，上下相维^④，内外咸治也。庶政^⑤惟和，万国咸

群书治要译注

宁。官职有序，故众政惟和。万国皆安，所以为至治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⑥。禹汤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⑦也。明王立政，弗惟^⑧其官，惟其人^⑨。言圣帝明王立政修教也，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也。

【注释】①曰：此为成王说。唐虞：指尧舜。稽古：考察古事。②百揆：总理国政之官。③四岳：尧舜时四方部落首领。④维：维系，连结。⑤庶政：各种政务。⑥乂：音易，治理。⑦清要：清简得要。⑧惟：考虑。⑨人：人才，贤人。

【译文】成王说：“尧舜考察古代的典制，设立了一百个官职，上有百揆、四岳，下有州牧、侯伯（谓尧舜考察古制，依此设立百官，上下配合，里里外外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各种政事谐和，各方诸侯安宁，天下大治（官职的设置上下有序，从而使各项工作都能和谐协调地开展。四方各国都相安无事，所以才有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及至夏商两朝，官职增加了一倍，也还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夏禹和商汤时设官二百，也还能用以治理国事，就是说已经不如尧舜时候简明扼要了）。英明的君王成就其政事，不以官员的数目为重，只注重所用之官是否称职（这里说的是圣明的帝王，建立国家的政治体系，重在便于施行教化，官不在多，而在于一定要让贤能的人处在官位上）。

【原文】立太师、太傅、太保^①，兹惟三公。论道经邦^②，燮理^③阴阳。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义者也。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和理阴阳也。官弗必备^④，唯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备员，惟其人有德乃处之也。

【注释】①太师、太傅、太保：三种辅助天子的大官，称“三公”。②论：述说，讲述。经：治理。③燮：和顺，协和，调和。燮理：协和治理。④备：齐备。

【译文】“设立太师、太傅、太保，此为“三公”。三公的职责是为君王讲解自然大道，帮助经纬国家大事，调理阴阳的和谐（师，天子的老师、榜样。傅，就是教导和佑助天子。保，就是保护天子之心永远安住于道德仁义之中。由此可见三公的职责，就是辅佐君王，讲述大道，用以经纬国家大事，化解冲突，让社会日益和谐）。人员不必齐备，所用必须是德高之人（三公的官位，不必人员齐备，一定要是具备了极高道德修养的人才可以担任这样的职务啊）。

【原文】少师、少傅、少保，曰^①三孤。孤，特也。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人也。贰公弘化^②，寅亮^③天地，弼^④予一人。副贰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辅我一人之治。

【注释】①曰：叫做，称为。②贰：副职，协助。弘化：弘扬德化。③寅亮：恭敬信奉。寅，恭敬。亮，相信，信任。④弼：辅助。

【译文】“设立少师、少傅，少保，称作‘三孤’（孤，特别的意思。因其地位在公卿之间，比公稍下，比卿稍上，特地设置了这三个职务）。其职责是协助三公弘扬教化，敬祀天地神明，共同来辅助我一人治理天下（协助三公，广泛弘扬道德的教化，恭敬信奉天地神明的启示，齐心协力帮助我一个人）。

【原文】冢宰^①掌^②邦治，统^③百官，均^④四海。天官卿^⑤称太宰，主国政治，统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内邦国，言任大。司徒^⑥掌邦教，敷^⑦五典^⑧，扰^⑨兆民。地官卿，主国教化，布五常之教，安和天下众民，使小大协睦也。

【注释】①冢宰：周官名。为六卿之首一天官卿，亦称太宰。②掌：掌管，执掌。③统：总管，统率。④均：协调，调剂。⑤卿：古代高级官员的名称。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都有卿，分上、中、下三等。秦汉时期三公以下设有九卿，历代

群书治要译注

相沿。清代则常以三品至五品卿作为官员的虚衔。⑥司徒：周官名。为六卿之地官卿，掌管对国民的教化。⑦敷：传布，施行。⑧五典：古代的五种伦理道德。孔传：“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蔡沈集传：“五典，五常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⑨抚：安抚，和顺。

【译文】“冢宰掌握国家的政治，统领百官，协调天下各诸侯国的关系（作为六卿之首的天官卿，被称为太宰，主持国家政务，统领百官，负责对四方各国的督察与调控，这里说的是责任重大）。司徒掌管对国民教化、传布“五常”之教，使天下百姓安定和谐（作为仅次于天官卿的地官卿，司徒掌管的是对国民的教化，专门弘扬、传布五种伦常大道的教育，使天下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

【原文】宗伯^①掌邦礼，治神人^②，和^③上下。春官卿，主宗庙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国之五礼^④，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司马^⑤掌邦政^⑥，统六师，平^⑦邦国。夏官卿，主戎马之事，国征伐，统正六军，平治王邦四方之乱也。

【注释】①宗伯：官名。周代六卿之春官卿，掌对宗庙和天地神灵的祭祀及礼仪、制度等。②神人：天地神祇人鬼。③和：调和。④五礼：五种礼制。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隋书·礼仪志一》：“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⑤司马：官名。周时为六卿之夏官卿，掌管国家军政事务。⑥邦政：国家军政。政，通“征”，征伐，征讨。⑦平：平定。

【译文】“宗伯掌管国家的礼仪制度，负责对天地神灵和宗庙的祭祀，并谐和尊卑贵贱的关系（作为六卿之一的春官卿，宗伯主管的是宗庙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国人的五种礼仪，通过这些使上下尊卑之间相互协

调和谐)。司马掌管国家军政，统帅六军，平定诸侯之乱（作为夏官卿，司马主管戎马之事，掌管军队的征战，统率六军，负责平定四方邦国的叛乱）。

【原文】司寇^①掌邦禁^②，诘奸慝^③，刑^④暴乱。秋官卿，主寇贼，法禁治奸恶、刑疆暴作乱者也。司空掌邦土^⑤，居^⑥四民^⑦，时地利^⑧。冬官卿，主国空土，以居士农工商四民，使顺天时，分地利，授^⑨之土。

【注释】①司寇：官名。周为六卿之秋官卿，掌管刑狱、纠察等事。②邦禁：国家的法禁。③诘：责罚。奸慝：奸诈邪恶的人。④刑：处罚，惩治。⑤司空：官名。周为六卿之冬官卿，掌管国家的土地。邦土：国土。⑥居：居住。⑦四民：旧称士、农、工、商为四民。《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⑧时地利：依时节以兴地利。⑨授：给予，交付。

【译文】“司寇掌握国家的法禁，治理奸恶的人，惩办暴乱之徒（作为秋官卿，司寇主管的是针对盗贼和敌寇的刑法和禁令，惩治奸恶之徒，依法严办那些犯上作乱的暴徒）。司空掌管国家土地，管理士农工商四类民众的生活居住，把握天时，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作为冬官卿，司空主管着国家空闲的土地，发放给士农工商各界的人民，使他们都能够顺应天时，分享地利，安居乐业）。

【原文】六卿^①分职，各帅其属^②，以倡九牧^③，阜成^④兆民。”六卿各率其属官大夫士治其所分^⑤之职，以倡导九州之牧伯^⑥为政，大成兆民^⑦之性命^⑧，皆能其官^⑨，则政治^⑩矣。

【注释】①六卿：即前所述之六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

群书治要译注

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②属：部属。③倡：倡导。九牧：九州之长。④阜成：使富厚安定。⑤分：职分，位分。⑥牧伯：称州郡长官。⑦兆民：古称天子之民、后泛指众民，百姓。⑧性命：天性，天命。指万物的天赋和禀受。⑨能其官：即能称其职。⑩政治：政事得以治理，政事清明。

【译文】“六卿分别职责，各自率其部属尽其职分，以倡导九州的州牧尽心于政务，从而使百姓富裕安定（六卿各自率领他们属下的大夫与众士，治理好各自分内的职事，并带动九州官员一起这样做，以成就人民本善的天性。大家都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好了，政事也就清明了）。”

【原文】王曰：“乌虘！凡我有官君子，钦^①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②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叹而戒之，使敬所司，慎出令，从政之本也。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二三^③其令，乱之道也。”

【注释】①钦：敬。②惟：思。③二三：指反复无常。

【译文】成王又说：“啊！凡我朝在位的官员，你们一定要以一颗敬畏之心对待你们所承担的职责。你们在颁布每一个政令之前，都要慎之又慎。号令一出，就一心只想着如何去落实，不要再想着是否改变它（所说在位的官员，都是大夫以上的。成王在此感叹地告戒他们，要他们敬奉自己的职守，慎重地对待所颁布的每一个政令，因为这是为政的根本。令出必行，不得中途废除或更改。如果执政者不断改变政令，反复无常，那正是一条乱国之道啊）。”

【原文】以公灭私，民其允怀^①。从政以公平灭私情，则民其信归之。学古^②入官，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言当先学古训，然后入官治政，凡制事^③必以古义议度终始，政乃不迷错也。其尔典常^④作师，无以利口^⑤乱厥官。其汝为政，当以旧典常故事为师法，无以利口辩佞^⑥乱其官也。弗学墙面^⑦，

莅^⑧事惟烦。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临政事必烦矣。

【注释】①允怀：犹归顺。②古：古训。③制事：谓处理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④典常：常道，常法。⑤利口：能言善辩。⑥辩佞：能说会道，花言巧语。⑦墙面：谓面对墙壁，目无所见。比喻不学无术或一无所知。⑧莅：到，临。

【译文】“以公心取代私心，老百姓才会诚心归向（为官者以公平代替私情，民众就会信任并归顺他）；先学习古训，然后再进入仕途，朝中议事必以先人的典章制度为依据，面对各种复杂的军政事务才不会迷失方向（谓为政者必先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然后再去为官执政。讨论决策重大事件必依据古人的义理，反复权衡，贯彻始终，这样政事才不会出现迷错）。你们要以古人的常道为师，不要以利口巧辩扰乱官风（你们为政，当以古人的典常旧例作为学习的榜样，不要逞口舌之利，以巧言善辩来混淆视听）。人不学习古训，如面壁而立，一无所知，遇到政事必会无所适从（人而不学，如面墙而立，临政必生烦恼）。

【原文】戒^①尔卿士，功崇^②惟志，业广^③惟勤；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举其掌事者也。功高由志，业广由勤也。位弗期^④骄，禄弗期^⑤侈；贵不与骄期^⑤，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骄侈以行己，所以速亡也。恭俭惟^⑥德，无载^⑦尔伪^⑧。言当恭俭，惟以立德，无行奸伪也。作德，心逸日休^⑨；作伪，心劳日拙^⑩。为德，直道而行，于心逸豫，而名日美。为伪，饰巧百端，于心劳苦，而事日拙，不可为之也。

【注释】①戒：告戒。②崇：高。③广：大。④期：希望，企求。⑤期：邀约，相约。⑥惟：语气词，用于句中，表示肯定或强调的语气。⑦载：行。⑧伪：不诚实，诡诈。⑨休：美好。⑩拙：指困窘。

【译文】“我告诉你等卿士：功高在于立志，业广源于勤勉（这番话是用来告诫所有的为官者。此处只对卿士说，是以这些掌管要务的人为例，以见“功高由志，业广由勤”并非虚言）；位贵者不知不觉就容易变得骄纵，禄厚者不知不觉就容易变得奢侈（身居高位的人即使不刻意去想着骄纵，往往不知不觉中就有了骄态；富有的人纵然不想着奢侈，往往无形中就染上了奢侈的习气。骄奢之风一起，就是自己迅速走向败亡的时候了）；恭敬勤俭才是美德，不要有那些伪诈的行为（意思是说应当从恭敬节俭做起，来树立自己的德行，不要做奸巧伪饰之事）。为善修德，就会心中安宁，日见美善；弄虚作假，就会心中烦劳，日益困窘（为善修德的人像走在笔直平坦的大道上一样，心中安逸舒畅，他的名声也一天比一天好。弄虚作假的人百般巧饰，内心劳苦，而事情总是越办越糟，这种傻事情不能干啊）。

【原文】居宠思危^①，罔弗惟畏，弗畏入畏^②。言虽居贵宠，当常思危惧，无所不畏，若乃不畏，则入不可畏之刑^③。

【注释】①危：凶险。②弗畏入畏：不畏就会进入可畏的困境。③刑：惩罚，处罚。

【译文】“处贵宠之位，要想到危惧，要凡事无所不畏。如果不知敬畏，就会坠入可畏之境（谓一个人纵然处在贵宠的位置，也要时时想到背后的凶险而有所畏惧，对一切都常怀敬畏之心。如果你什么都不怕，最终必将遭到可怕的惩罚）。

【原文】推贤让能，庶官乃和^①。贤能相让，俊乂^②在官，所以和谐也。举能^③其官，惟尔之能；称匪^④其人，惟尔弗任^⑤。”所举能修^⑥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也。举非其人，惟亦汝之不胜其任也。

【注释】①庶：众。乃：于是。②俊乂：亦作“俊艾”。德才出众的人。③举：

推举。能：贤能。④称：举荐。匪：不，不是。⑤任：胜任。⑥修：整饬，有条不紊。《南史·张齐传》：“齐手不知书，目不识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

【译文】“互相推贤让能，百官就会和谐（相互推让贤能的人，让德才出众的人都处在官位上，社会自然就和谐了）。你推荐了贤能的人来担任官职，这便是你的贤能；你若举用了不能胜任其官职的人，这也就是你的不称职（你所举荐的人能够整饬吏事，把事情都办得有条不紊，这也是你的功劳和能力的体现。你若举荐了不该举荐的人，那也是你不能胜任你的职责的表现啊）。”

【原文】王曰：“乌虘！三事暨^①大夫，敬尔有^②官，乱^③尔有政，难而敕^④公卿以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职也。以右^⑤乃辟^⑥，永康兆民，万邦惟无斁^⑦。”言当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长安天下兆民，则天下万国惟乃无厌我周德也。

【注释】①三事：指三公。暨：至，到。②有：助词，放在名词前，无实义。③乱：治理。④难：谨慎。敕：诫饬，告诫。⑤右：佑助，辅佐。⑥辟：君王。⑦斁：厌弃，厌倦。

【译文】王说：“啊！上自三公下及大夫的官员们，敬守你们的官位，管好你们的政务吧（以谨慎之道告诫公卿以下的官员们，要各自以敬慎之心忠于你们的职守，做好你们自己分内的事情），以此来辅佐你们的君主，使百姓永远康宁，天下万邦才会不厌弃我周朝（就是说你们应当常怀敬畏之心来治理政事，以辅佐你们的君王，使天下百姓得到长久的安宁，那么德风所至，天下万国就不会有厌弃我周朝的那一天了）。”

【原文】周公既歿，命君陈^①分正^②东郊^③成周^④。成王重周公所营，故

命陈分居正东郊成周之邑。王若曰：“君陈，我闻曰：‘至治馨香^⑤，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⑥惟馨。’所闻上古圣贤之言也。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气，动于神明。所谓芬芳，非黍稷之气，乃明德之馨，厉^⑦之以德也。

【注释】①君陈：人名，成王的臣子。②正：治理。③东郊：王都洛邑的东郊。④成周：邑名。周公把殷商的遗民迁到成周，亲自监督。周公去世，成王命令他的臣子君陈代替周公治理成周，并用策书教导君陈。⑤至治：完美的政治。馨香：香气远闻。⑥明德：光明之德，美德。⑦厉：“励”的古字。劝勉。

【译文】周公死后，成王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文王陵墓所在之封邑）（成王珍惜周公多年来对成周这块地方的辛苦经营，所以才任命君陈分管东郊的成周都邑）。成王这样说道：“君陈啊，我曾听说：‘完美的政治如同芳香之气，可以感通神明。黍稷的芳香还算不得馨香，只有美好的德行才是久远的馨香（成王所听到的是上古的圣贤之言啊。政治到了完美的境界，芬芳馨香之气，可以感动神明。所谓芬芳，并非黍稷之香气，而是美好的德行所散发出来的馨香啊。说这些话，目的是用德行来勉励君陈）。’

【原文】凡人未见圣，若弗克见；既见圣，亦弗克由^①圣。此言凡人有初无终也。未见圣道，如不能得见。已见圣道，亦不能用之，所以无成也。尔其戒^②哉！

【注释】①由：听从。②戒：警惕。

【译文】“大凡人未曾见过圣人时，觉得圣人好像不能见到；及至见到圣人，却又不能听从圣人之言（这里说的是平常人往往有始无终，未遇见圣道，如不能得见，时时盼望见到，遇见圣道之后，又不能遵循圣人的

教诲，所以还是一事无成)。你要以此为诫啊！

【原文】尔惟^①风，下民惟草。汝戒勿为凡人之行也。民从上教而变，犹草应风而偃，不可不慎也。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②。无乘势位，作威民上，无倚法制^③，以行刻削之政。宽而有制^④，从容以和。宽不失制，动不失和，德教之治也。

【注释】①惟：是。②削：侵削，剥削。③法制：法令制度。④制：度。

【译文】“你好比是风，百姓好比是草（草随风向而动）（你要当心，不能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百姓会随着官长的教化而改变，如同小草随风而伏，你不可以不谨慎对待啊），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不要打着法律的旗号施行苛政（不要仗着自己的势力权位，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不要借着法律制度的名义，去做侵害人民的事情），应当宽容而有节制，举止从容不失中和（宽不失度，动不失和，就是用道德的教化来治理国家和人民啊）。

【原文】殷民在辟^①，予曰辟^②，尔惟勿辟；予曰宥^③，尔惟勿宥。惟厥中。殷民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也；我曰赦宥，汝勿宥也。惟其当以中正平理断也。有弗若^④于汝政，弗化^⑤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顺于汝政，不变于汝教，刑之而惩止。犯刑者，乃刑之也。

【注释】①在：处于。辟：刑法。②辟：惩办。③宥：宽恕，赦免。④若：顺，顺从。⑤化：变化，改变。

【译文】“殷民违犯了法律，我说要处罚，你可以不处罚，我说要赦免，你可以不赦免，只求处置公正（住在成周的殷民有人犯罪当在刑罚之

群书治要译注

列，我说惩治他，你先别惩治；我说赦免他，你先别赦免。你应当依据实际情况做出中正公平的判断）。他们若有不顺从你的政令、不接受你的训导的，不得不以处罚来终止其罪恶，那就应当处罚（如有拒不服从你的政令，屡教不改者，必须用刑罚来制止其继续触犯刑法，那就去惩治他吧）。

【原文】尔无忿疾^①于顽^②，无求备^③于一人。”人有顽器^④不喻^⑤，汝当训之，无忿怒疾之。使人当器^⑤之，无责备于一夫也。

【注释】①忿疾：忿怒憎恶。②顽：愚顽的人。③求备：求全责备。④顽器：愚妄奸诈。喻：明白。⑤器：谓量才使用。

【译文】“对于愚顽之人，你不要愤怒、厌恶；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求全责备（有些人愚妄顽劣，不明事理，你应当耐心开导他，不要忿怒、嫌恶这些人。用人要用其所长，不要求全责备于哪一个人）。”

【原文】王（王旧作命。改之）曰^①：“乌虘父师^②！毕公代周公为太师，为东伯，命之代君陈也。政贵有恒，辞尚体要^③，弗惟好异。政以仁义为常，辞以体实^④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不好也。商俗靡靡，利口^⑤惟贤，余风未殄^⑦，公其念哉。纣以靡靡利口为贤，覆亡国家。今殷民利口，余风未绝，公其念绝之也。

【注释】①王曰：指康王（成王之子）对毕公说。君陈死后，康王又命毕公继续治理成周。②父师：毕公当时居太师之职，故称。③体要：切实而简要。④体实：切合实际。⑤靡靡：草随风倒伏貌，引申为随顺貌。⑥利口：能言善辩。⑦殄：音舔。灭绝，绝尽。

【译文】康王说：“啊！父师（毕公取代周公为太师，为东伯，康王命

他代替君陈继续治理成周),为政贵有恒常之法,言辞崇尚切实简要,不要喜好标新立异(为政以仁义为常道,措辞以求实为要务,才会受到尊崇。如果与先王之道不合,君子是不会喜欢的)。商朝的风俗浮而不实,以能言善辩为能事,其余风尚未尽绝,您可要想到啊(纣王以巧言善辩为贤能,终于使国家败亡。如今殷商的遗民,巧言利舌的余风未绝,您去后要想办法让它断绝啊)!

【原文】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①。’以荡陵^②德,实悖^③天道。世有禄位而无礼教,少不以放荡陵邈^④有德者,如此,实乱天道也。弊化^⑤奢丽,万世同流。言弊俗相化,车服奢丽,虽相去万世,若同一流^⑥者也。兹殷庶士^⑦,骄淫矜侔^⑧,将由恶终,闲^⑨之惟艰。言殷士骄恣过制,矜其所能,以自侔大,将用^⑩恶自终,以礼御其心惟难也。

【注释】①鲜:少。由:遵循。②荡:放荡。陵:轻视。③悖:违背,违反。④陵邈:傲不为礼,轻慢。⑤弊:败坏。化:风化。⑥一流:一类。⑦庶士:众士。⑧矜侔:夸耀。⑨闲:纠正,治理。⑩用:介词。犹言以,表示凭借或原因。

【译文】“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人家,很少能够遵循礼法。’他们以放荡的行为欺凌守德之人,实在有悖于天道(世代享有禄位但却没有继承先人的礼教,很少不是以放荡无礼的言行轻慢那些有德之人的。这样做,其实就是在扰乱天道啊)。不良的习俗相互沿习,奢求华丽,世世代代如出一辙(谓陋习相沿,于车马衣服一味追逐奢侈华丽,虽相隔万世,如同一类)。殷商的众多士人,骄横淫纵,自夸其能,势必从恶而终,遏制此风很难啊(谓殷商士人骄奢过度,自恃其能,竞相炫耀,势必因种种恶习泛滥成灾而自取灭亡,可见用礼教来调服人心是一件很难的事啊)!”

【原文】惟周公克慎厥始^①，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周公迁殷顽民，以消乱阶^②，能慎其始也。君陈弘周公之训，能和其中也。毕公闡^③二公之烈^④，能成其终也。钦^⑤若^⑥先王成烈^⑦，以休^⑧于前政^⑨。”敬顺文武成业，以美于前人之政，所以勉毕公。

【注释】①克：能。厥：其。②乱阶：祸端，祸根。③闡：开辟，扩大。④烈：功业，业绩。⑤钦：敬。⑥若：顺，顺从。⑦成烈：成就的功业。⑧休：美。⑨前政：前人的政绩。

【译文】“当初，周公能够谨慎疏导；接下来，君陈能够化解矛盾；您此番要做的，就是最终达到端正风化的目的（周公将殷商一些顽固不化的遗民迁至成周亲自管教，以消除祸根，这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慎于其始；君陈继周公之后进一步弘扬周公的德教，上下相安无事，这是协和于中；毕公此去将二公的教化继续发扬光大，才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敬守先王的基业，并继续弘扬其德教，在你前任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敬守文王、武王开创的基业，在前人政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是用来勉励毕公的啊）。”

【原文】穆王^①命君牙^②作周大司徒。穆王，昭王子也。王若曰：“乌虜！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③王家，厥有成绩，纪^④于大常^⑤。言汝父祖世厚忠贞，服事勤劳王家，其有成功见纪录，书于王之太常，以表显之也。

【注释】①穆王：指周穆王。《国语·齐语一》：“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②君牙：人名，周穆王的臣子。③服劳：服事效劳。④纪：记，记载。⑤大常：太常，古代旌旗名。古代有大功的要写在太常旗上。

【译文】周穆王任命君牙担任周朝大司徒（穆王，昭王之子），穆王对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啊！君牙，你的祖辈和父辈，世代都非常忠贞，为王室奔波效劳，他们的功绩，都记录在太常旗上（你的父辈祖辈都秉性仁厚，世代忠良，为王室奔波劳碌，他们的功劳都有记载，被书写在王室的太常旗上，作为对他们的表彰）。

【原文】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①，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②乱^③四方。惟我小子，继守先王遗业，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己无所能也。心之忧危^④，若蹈^⑤虎尾，涉^⑥于春冰。言祖业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怀危惧也。虎噬畏噬^⑦，春冰畏陷，危惧之甚也。

【注释】①遗绪：前人留下来的功业。②克：能。左右：佐佑，佐助。③乱：治理。④忧危：忧虑戒惧，忧虑惶惧。⑤蹈：踩，踏。⑥涉：徒步渡水。⑦噬：啖食，吃。

【译文】“我年纪尚轻，继承和坚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业，并仰赖先王的老臣，能够尽心辅佐于我，才得以治理四方（我年轻德薄，如今继承和守护着先王的基业，也只有先父先祖的老臣，能帮助我治理四方。意思是我自己并没有什么能力）。心中的危惧，如踏虎尾，如履春冰（谓祖宗留下的基业如此之大，自己的能力又是这样的微弱，所以才心怀危惧。踩着虎尾怕随时被老虎吃掉，行走在春天的薄冰之上生怕会掉下去。形容非常的担心恐惧）。

【原文】今命尔予翊^①，作股肱^②心膂^③。今命汝为我辅翊股肱心体之臣，言委任之也。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④，惟尔之中。言汝身能正，则下无敢不正。民心无中，从女^⑤取中。必当正身，示民以中正之道。

【注释】①翊：通翼。辅佐，护卫。②股肱：大腿和胳膊，比喻左右辅佐之

群书治要译注

臣。③心膂：心与脊骨，喻主要的辅佐人员。亦以喻亲信得力之人。膂，音旅。

④中：中正之道，标准。⑤女：汝。

【译文】“现命你为我之辅佐重臣，做我的股肱心腹之臣（现在我任命你做我的辅政大臣，左膀右臂、心腹骨干，谓正式任命君牙）。如果你自己能够立身中正，便没有谁敢不中正；百姓不明白什么叫中正，只有你才能为他们做出中正的榜样（谓你的身能正，那么下面的老百姓就不敢不正。百姓的心中本没有中正的标准，需要从你那里获得中正的标准。所以你必须端正自身，让天下百姓都能从你的身上看到真正的中正之道）。

【原文】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①；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民惟怨咨咨嗟，言心无中正也。冬祁寒^②，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③其易^④，民乃宁。”天不可怨，民犹怨嗟，治民其惟艰哉！当思虑其艰，以谋其易，民乃安。

【注释】①惟曰：只是。怨咨：埋怨嗟叹。②祁寒：严寒。祁，大，盛。③图：谋求，谋取。④易：治理的方法。

【译文】“炎夏酷暑天降大雨，百姓会抱怨嗟叹（夏天酷热多雨，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一般百姓只会埋怨叹息。就是说他们的心中没有中正啊）；冬天遇到严寒大雪，百姓也会抱怨嗟叹。要他们心里中正似乎是很难的呀！但你要考虑到他们的艰难，从而设法帮他们解决难题，百姓的心就会安定（上天是不可以怨恨的，但百姓还是会抱怨叹息，要安定民心确实很不容易啊。应当时时想到他们的难处，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难题，化难为易，民心就可以安定了）。”

【原文】王若曰：“伯冏^①！昔在文武，聪明齐圣^②，小大之臣，咸怀

忠良。聪明，听视远也。齐通，无滞碍也。臣虽官有尊卑，无不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③正人，给侍进御，仆从从官，官虽微，无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④。出入起居，罔有弗钦^⑤；小臣皆良，仆从皆正，以旦夕承辅^⑥其君，故君出入起居，无有不敬。发号施令，罔有弗臧^⑦。下民祇若^⑧，万邦咸休^⑨。言文武发号施令，无有不善，下民敬顺其命，万国皆美其化也。

【注释】①伯罔：人名，周穆王的臣子。罔，音炯。②齐圣：合于圣道。③匪：同“非”。不，不是。④弼：辅助。辟：君。⑤钦：敬，敬重。⑥承辅：辅佐。⑦臧：善，好。⑧祇若：敬顺。⑨休：喜庆，美善，福禄。

【译文】周穆王（在任命大臣伯罔时）说道：“伯罔啊！昔日的文王、武王，聪明睿智合于圣道，大小臣子都忠心耿耿、诚实善良（聪明，视听都能达到很远的意思。齐，通达无滞碍的意思。众臣虽官位有高下尊卑之别，但无不忠诚良善）。那些侍奉左右者、驾驶车马者及仆役等，也没有一个不是行端品正之人（从负责日常生活起居的近侍人员，到陪护外出的随从人员，官职虽微，无不选用秉性中正之人）。以这样的人朝夕侍奉、辅助其君主，故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整肃的（小臣及仆役随从人员都能个个良善中正，大家齐心协力，不分昼夜地辅佐自己的君主，所以君王的出入起居都能敬守礼法，从无失礼不恭之处）；发号施令，没有不合于仁义的。百姓恭敬顺服，万国皆称其美（谓文王、武王颁布的各种号令，没有不尽善尽美的，天下百姓都能够恭敬欢喜地接受，四方各国都纷纷赞叹周王的美好教化）。

【原文】惟予一人无良^①，实赖^②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③其弗及，惟我一人无善，实恃^④左右前后有职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责群臣正己者也。绳^⑤愆^⑥纠谬，格^⑦其非心^⑧，俾克绍先烈^⑨。言恃左右之臣，弹正^⑩过误，检^⑪其非妄之心，使能继先王之功业也。

群书治要译注

【注释】①无良：不善，不好。②赖：依靠，凭借。③匡：正，纠正。④恃：依赖，凭借。⑤绳：纠正。⑥愆：罪过，过失。⑦格：纠正，匡正。⑧非心：邪心，错误的念头、想法。⑨俾：使。克：能。绍：承继。先烈：祖先的功业。⑩弹正：指正，纠正。⑪检：挑拣，指检查、督察。

【译文】“只有我自己不够贤明，实在需要依赖左右前后有职位的君子，匡正我的不足（唯我一人缺少德能，实须仰仗诸位有职位的贤者，及时纠正我的过失。他这么说就是在责令群臣，要随时匡正君王的种种不足啊），纠正我的过错和谬误，匡正我不正确的想法，使我能继承先祖的功业（就是说要仰仗身边的群臣，随时帮助自己纠正错误的行为，检查错误的想法，使自己能够恒守中正之道，以继承先王的功业）。

【原文】今予命汝作大仆正^①，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群仆，无敢佞伪也。懋乃后德^②，交^③修弗逮。言侍御之臣，无小大亲疏，皆当勉汝君为德，更代修^④进^⑤其所不逮也。慎简^⑥乃^⑦僚^⑧，无以巧言令色^⑨便辟^⑩侧媚^⑪，其惟吉士^⑫。当谨慎简选汝僚属侍臣，无得用巧言无实、令色无质、便辟足恭^⑬、侧媚谄谀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也。

【注释】①大仆正：太仆长。②懋：劝勉，勉励。乃：你，你的。后：君主。③交：共同。④修：儆戒，告诫，警告。《国语·鲁语下》：“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⑤进：进奏，进言。⑥简：选择。⑦乃：你，你的。⑧僚：官吏，同官。此处指部属。⑨令色：伪善、谄媚的脸色。⑩便辟：谄媚逢迎。亦作“便僻”。⑪侧媚：用不正当的手段讨好别人。⑫吉士：犹贤人。⑬足恭：过度谦敬，以取媚于人。亦作“足共”。

【译文】“现在我任命你担任太仆正之职，教正群仆近侍之臣（希望他能教正群仆，使其不敢奸佞伪诈），使他们都要勉励其君主修德，一

起修正君主的不足之处（凡所有侍御之臣，不管大小亲疏，都应当勉励你们的君主努力修德，并且还要代行儆戒进言之事，以随时纠正君主的不足）。你要谨慎地选择你的部属，不用那些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的小人，只能选用品德优良的人士（应当谨慎选拔你的僚属侍臣，不要用那些巧言令色而不实在，谄媚逢迎，为了取媚于人而过度谦敬，不择手段巴结讨好、阿谀奉承的人，只用那些贤良正直之士）。

【原文】仆臣正，厥^①后^②克正；仆臣谀，厥后自^③圣。言仆臣皆正，则其君乃能正；仆臣谄，则其君乃自谓圣。后德惟臣，弗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无德，惟误之。言君所行善恶，专在左右也。尔无昵于儉人^④。充^⑤耳目之官，迪^⑥上^⑦以非^⑧先王之典。”汝无亲近儉利^⑨小子^⑩之人，充备^⑪侍从，在视听之官，导君上以非先王之法也。

【注释】①厥：其，他们的。②后：君。③自：自以为。④儉人：小人，奸佞的人。儉，音先。⑤充：充当。⑥迪：导，引导。⑦上：君上。⑧非：违背。⑨儉利：奸邪利口。⑩小子：犹言小人，特指无德的人。⑪充备：参预，充当。

【译文】“仆从近臣都是中正之士，其君主也会保持中正；仆从近臣谄媚，君主就会自居圣明（谓仆从近臣身正，他们的君主也会身正；仆从近臣阿谀奉承，他们的君主便会自以为圣明）。君主有德在于臣下，君主失德也在于臣下（君主有德，那是因为群臣的辅佐成就了他的德行；君主无德，也是臣子没能尽职而误导了君主。谓君主所作所为是善是恶，都取决于身边的近臣）。你不要亲近奸佞小人，不要让他们担任这些充当君王耳目的要职，以免诱导君王违背先王的典制（你不要亲近那些奸邪利口的小人，让他们占了侍从的位置，充当代替君王视听的官员，从而导致君王违背先王的成法）。”

【原文】王曰：“呜呼！伯父^①、伯兄^②、仲叔^③、季弟^④、幼子、童孙，皆听朕言。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孙列者也。尔尚^⑤敬逆^⑥天命，以奉^⑦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汝当庶几^⑧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虽见畏，勿自谓可敬畏；虽见美，勿自谓有德美。惟敬五刑^⑨，以成三德^⑩。一人有庆^⑪，兆民赖^⑫之。”先戒以劳谦^⑬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刚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则兆民赖之。

【注释】①伯父：父亲的哥哥。②伯兄：长兄。③仲叔：指兄弟中排行第二者。④季弟：最小的弟弟。⑤尚：副词。犹言庶几，也许可以。常带有祈使语气。⑥逆：迎受，接受。⑦奉：尊奉。⑧庶几：或许，也许。⑨五刑：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国刑等五种治理百姓的法律。《周礼·秋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五刑，一说指五种轻重不等的刑罚：墨、劓、剕（刖）、宫、大辟（杀）等。⑩三德：三种品德。随文而异。《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孔颖达疏：“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张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刚克，言刚强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⑪庆：善。⑫赖：得益，受益。⑬劳谦：勤劳谦恭。

【译文】穆王（对着自己的家人）感叹地说：“啊！我的伯父、伯兄、二叔、三弟及年幼的子孙们，你们且听我说（这些人都是周穆王的族人，从父辈到兄弟子孙辈等等），你们应当敬顺天命，大家同心同德一齐来帮助我。你们（因为是我的亲人，所以）会格外受到众人的敬畏，但不要认为自己理当受人敬畏，有了美誉也不要自认为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们应当能够恭敬地接受上天的安排，从此大家都要服从我的号令。作为王室的成员，你们平日行事常会受到别人格外的尊重，但你们不要认为这

是应该的；别人称赞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的德行真的就很好了）。要像普通百姓一样敬畏国家的刑罚，常常以‘五刑’来警示自己，养成三种美德。”由此可见，天子有了善行，万民都将赖以受惠（首先告诫家人努力修善，树立谦恭之德；再教导大家要以一颗敬慎之心对待五刑之法，以成就自己刚、柔、正直这三种品德。这正是天子的善行，天子一人有善，全天下人民都赖以受益）。

【原文】王曰：“吁^①！来，有邦^②有土^③，告尔祥刑^④。吁，叹也。有国有土，诸侯也。告汝以善用刑之道也。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在今汝安百官兆民之道，当何所择，非惟吉人乎？当何所敬，非惟五刑乎。”

【注释】①吁：叹词。②有邦：指诸侯。③有土：指有采邑的大臣。④祥刑：同“详刑”。谓善用刑罚。

【译文】穆王接着（对大臣们）说：“啊！过来吧，还有你们这些各据一方的诸侯大臣们，让我来告诉你们应当如何慎用刑罚（吁，感叹的意思。有国有土，指的是各位诸侯。下面是告诉你们善用刑罚的道理）。如今你们要使百姓安定，应当一心寻求、选择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贤人吗？应当时时警惕、戒慎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刑罚吗？（现在你们要安定你那里的百官和人民的根本问题，就是要选用什么样的人，不就是要选用贤能的人吗？再就是要慎重些什么，不就是要慎重地对待五刑吗？）”

【原文】两造^①具备，师^②听^③五辞^④。两，谓囚证也。造，至也。两至具备，则众狱官共听其入五刑之辞也。五辞简孚^⑤，正^⑥于五刑。五辞简核，信有罪验，则正之于五刑也。五刑不简，正于五罚^⑦。不简核，谓不应五刑，当出金赎罪也。五罚弗服^⑧，正于五过^⑨。不服，不应罚也。正于五过，从赦免也。

【注释】①两造：指诉讼的双方，原告和被告。②师：士师，司法官。③听：理。④五辞：谓诉讼时原告被告双方的述词，因与五刑相关，故称“五辞”。亦作“五词”。⑤简：核实，符合事实。孚：相应，符合。简孚：犹核实。⑥正：定罪。⑦五罚：对罪不当五刑者处以相应的五种赎金，称为五罚。⑧弗服：指不当。⑨五过：古代刑法规定可以宽恕的五种罪过。

【译文】“审判时，双方证据齐备，法官依据五刑的标准审理相关述词（两，指的是囚、证双方；造，至的意思。原告、被告各方证据齐备后，众法官共同判断其符合‘五刑’的那些条款）；述词无误，合于五刑，按五刑定罪（罪证经核实可信，便按‘五刑’的有关规定治罪）；以‘五刑’治罪的罪证不足，则按‘五罚’的有关规定处置（经核查与事实情况不符，即不当执行五刑，那就用出钱赎罪的办法处置）；按‘五罚’处置仍不适合的，就按照‘五过’来处理（不服，就是不当罚的意思。按照五过的标准来处理，就是给予赦免）。

【原文】五刑之疑有赦^①，五罚之疑有赦。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刑罚世轻世重^②，惟齐非齐^③。言刑罚随世轻重也。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④，用中典。凡刑所以齐非齐。

【注释】①疑：疑案。赦：宽免。②世轻世重：因时制宜，根据时世决定轻重。③齐：同。④平国：承平守成之国。

【译文】“按‘五刑’条款判罪若有疑点，则改用‘五罚’条款予以宽大处理。按‘五罚’条款处置若有疑点，则改用‘五过’条款予以赦免（从刑有疑则宽而从罚，从罚有疑则宽而从免）。刑罚的轻重要根据时世来定，罪行相同，量刑可以不同（谓刑罚要随时势不同分别决定轻重。新国用刑宜轻，乱国用刑宜重，承平守成之国用刑轻重宜取其中。这就是案例

相同但量刑可以不同的道理所在)。

【原文】非佞^①折狱^②，惟良折狱，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断狱，惟平良可以断狱，无非在中正也。哀敬^③折狱，咸庶^④中正。当矜下民之犯法，敬断狱之害人，皆庶几必得中正之道也。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其所刑，其所罚，其当审能之，无失中也。

【注释】①佞：佞人，善于言辞的人。②折狱：判决诉讼案件。③哀：怜悯。敬：谨慎。④庶：庶几。将近，差不多。

【译文】“并非巧言善辩之人才能够断案，而是贤明良善之人才适宜断案。无非是要存心公正而已（不是靠口才方能断案，只有靠公平良善才可以断案，无非在于端心正念执守中正不偏之道啊）。以怜悯之心、谨慎之心判决案件，就会基本做到公正适当（应当同情百姓触犯法律的缘由，谨防断案失误给这些人带来更大的灾难，都应力求合于中正之道），究竟是按‘五刑’判处还是按‘五罚’处理，也就大致能够清楚地断定了（是用刑，还是用罚，自当能够详察明审，不失其公正）。”

群书治要 卷三

毛诗

【题解】《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儒家“六经”之一。相传为孔子编订，本只称《诗》，后世才称为《诗经》。因其现存诗三百零五篇，故又称“诗三百”。根据内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大抵为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风”即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民谣等，有一百六十篇；“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一百零五篇，其中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主要是祭祀时歌颂神灵或祖先的乐歌。《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分别采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风、雅、颂和赋、比、兴合起来，称为《诗经》“六义”。《诗经》语言朴素优美，韵律和谐，写景抒情都富于艺术感染力，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现代研究《诗经》的人很多，但都着眼于它的艺术性。然而《诗经》之所以能够几千年来被称之为经典，并受到历代高贤大德们的一致推崇，成为历朝历代读书人的必修之课，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却往往被今人所忽视，甚至对诗篇文意的理解，也全都因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与原诗的主旨大相径庭。重新翻开古人对这部著作的注解，倾听千百年前先贤们品读《诗经》的心得体会，将会令我们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汉代传《诗》者有申培的《鲁诗》、辕固生的《齐诗》、韩婴的《韩诗》、毛萇的《毛诗》。鲁、齐、韩三家诗现皆亡佚，仅存《韩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今所传者即为《毛诗》。

《群书治要》从《毛诗》中选录七十七首，并在每首夹注中节录郑玄所作《毛诗笺》的部分笺释。选录文章中有歌咏赞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之圣德功绩的诗作，也有讽刺幽王、厉王的作品。魏徵在《隋书·经籍志》中评论说：“《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古时候，“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讽刺之”，从此产生了诵美讥恶的讽谏诗。魏徵向唐太宗进谏，“所谏前后二百余事”，几乎每次都引用《诗经》的话。

《诗经》感情真挚，“诵美”和“讥恶”各得其当，反复诵之，善恶是非自然清晰。《诗经》又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道观念，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对于塑造传统中国人的性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正足以包容，“敦厚”正足以履行正道。故魏徵以《诗经》的话劝谏唐太宗，实有深意在焉。

【作者简介】《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总集（或谓乐歌选集），从大约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到如今，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与鲁诗、韩诗、齐诗相比，毛诗后来居上，盛行于世，在三家诗先后亡佚之后，独传至今。

毛诗创始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萇。其中鲁、齐、韩三家为今文学家，在汉代立为官学；毛诗晚出，属古文经学。毛诗训诂简明，很少神学方面的内容，未被立为官学，只能在民间传授。东汉时受到重视，允许在朝廷公开传授。东汉末年兼通今古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集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主要为毛氏《诗·故训传》作注。

三家诗自此渐渐衰败。《隋书·经籍志》说：“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

毛亨，生平不详，是“毛诗”的开创者。一说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人；一说河间（今河北河间、献县）人。据称其诗学传自子夏，作《毛诗古训传》，传授赵人毛萇。时人谓毛亨为大毛公，毛萇为小毛公。

群书治要译注

周南

【原文】《关雎》，后妃^①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②天下而正夫妇^③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讽也，教也。风以动^④之，教以化^⑤之。诗者，志之所之^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⑦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⑧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⑨谓之音。发，犹见也。声，谓宫商角征羽^⑩。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也。治世之音安以乐^⑪，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⑫；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⑬。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⑭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故《诗》有六义^⑮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⑯以风化下^⑰，下以风刺^⑱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故曰《风》^⑲。以一国之事，系^⑳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㉑，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㉒，以其成功^㉓告于神明^㉔者也。是谓四始^㉕，《诗》之至^㉖也。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也。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㉗作矣。（以一至至也本书在《变雅》作矣下。）《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㉘，不淫其色^㉙，哀窈窕^㉚，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注释】①后妃：指皇后妃嫔。《礼记·昏仪》记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是古代政治制度中一种很特殊的建制，这些后妃名为帝王的妻妾，实际上都是宫廷里掌管各级内政的女官。选拔这些后妃要求品格纯正、温润贞良，目的是为了彰显女德，仪范天下。后世之君，以之满足贪欲，故多致亡国败家。②风：同“讽”，婉言劝谏。③正夫妇：端正夫妇之道。④动：谓思想受影响而动摇、改变。《书·盘庚上》：“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⑤化：改变人心风俗；教化；教育。《易·乾》：“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⑥志之所之：人的心志之所趋向。之，往，去。⑦衷：内心。⑧嗟叹：叹息，感叹。嗟、叹，同义复词。⑨成文：组成一定的旋律。⑩宫商角征羽：古代之五声音律，或称五音。《周礼·春官·大师》：“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征、羽。”⑪安以乐：安和而喜乐。以，而且。⑫乖：违背；不合。⑬民困：民众困厄危难。⑭经：调理。⑮六义：即后文之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指《诗经》的内容，有十五国风、二雅、三颂；赋、比、兴指《诗经》的写作手法，赋为铺陈其事而直言之的白描法，比为托物拟况而以彼物状此物的比喻法，兴为先言他物而再兴起联想的象征法。⑯上：君主；皇帝。⑰下：臣下；百姓。⑱刺：以尖锐的话指出别人的过失，有指责之意。⑲风：讽喻。宋代朱熹《诗集传》此处注为“风者，民俗民谣之诗也”，与西汉毛亨、毛萇的《毛传》释注为“讽喻”者不同。⑳系：连结。㉑形四方之风：表现天下的风气。㉒形容：盛德的表现、体现。㉓成功：成就的功业，既成之功。《史记·秦始皇本纪》：“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㉔神明：天地间一切神灵的总称。㉕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等四类之合称。始，开端。㉖至：至大，完善。㉗变风、变雅：皆为乱世的作品，世以为乱世之音。相对于正风、正雅代表的治世之音而言。㉘进贤：进用贤能的人。㉙不淫其色：不只沉溺于美色。㉚窈窕：幽静美好的样子。

【译文】《关雎》一诗，歌咏后妃的美德，是《国风》的第一篇，用以教化天下，使夫妇之道端正。所以，《关雎》对引导乡野民众、改善国

家风气都有功用。风，是婉言劝谏、教育感化的意思。用劝谏来转变人的观念，用教化来改善人心风俗。诗，是人的心境的寄托，存在于人的心中便是心境，以言辞表达出来就是诗。情志在内心涌动，就用言辞表达出来。言辞不足以表达人的情志，所以就发表感叹。感叹还不足以表达人的情志，所以就歌咏。歌咏还不足以详尽表达人的心境，便手舞足蹈来抒发。情志流露在声音里，发声形成一定的旋律，则称为音乐（声音形成一定的旋律，就是宫、商、角、征、羽五音互相应和的效果）。世道太平的音乐充满安适与欢乐，表明当时的政治平和；乱世的音乐充满了怨恨与愤怒，表明当时的政治必是倒行逆施的；灭亡或濒于灭亡的国家的音乐充满哀苦和愁思，表明当时的百姓困苦无望。所以说端正得失标准、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可与诗的作用相比拟的。先王以诗调理夫妇关系，形成孝敬风气，使人伦淳厚，使教化美善，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所以，诗有六义：一是风，二是赋，三是比，四是兴，五是雅，六是颂。君王以诗来劝勉教化臣民，臣民以诗来劝谏讽喻君王。用《诗》的言辞劝谏的人不会获罪，听到的人能够引以为戒，所以称为讽喻。把一国的时事与国君修身治国的根本相连结，便称之为风类诗歌；谈论天下之事，表现天下的风气，便称之为雅类诗歌。雅，就是端正之意，论说的是君主之政事衰败与兴旺的缘由。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大雅之分。颂是赞美表现君主高尚品德，将其成就的功业告知于天地间一切神灵的。风、小雅、大雅、颂合称为“四始”，是诗的最高成就（称为始，是因为讲述了王道兴起或衰落的缘由）。到王道衰落、礼义废弃、政教违逆、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家风改变，因而变风、变雅等作品便随之产生。《周南》、《邶南》是端正初始治国方向的法则，是以王道转变人心风俗的根本。因此《关雎》一诗是说后妃心里以得贤善之女以配君子为喜，以所推选的贤能之人不受重用为忧，不是只沉溺于自己的美色以求专宠而已。哀伤幽静贤良的女子未得以赏识推荐，一心渴望得到贤能的人才，而无丝毫妒忌、抑制贤者之心，这是《关雎》一诗

的意旨所在。

【原文】关关雎鸠^①，在河之洲^②。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③，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若雎鸠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也。窈窕^④淑女^⑤，君子^⑥好仇^⑦。窈窕，幽闲^⑧也。淑，善也。仇，逮也。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仇。逮也。参差^⑨荇菜^⑩，左右流^⑪之。荇，接茶也。流，求也。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左右助之，言三夫人九嫔^⑫以下，皆乐^⑬后妃之事也。窈窕淑女，寤寐^⑭求之。寤，觉也。寐，寝也。言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⑮。服，事也。求贤女而不得，觉寐则思己职事，当与谁共之也。悠哉悠哉^⑯，展转反侧^⑰。悠，思也。言己诚思之也，卧而不周曰展也。

【注释】①关关雎鸠：关关，雄雌水鸟相和鸣叫之声。雎鸠，一种水鸟，这种鸟雄雌情意专一，不乱偶。《淮南子·泰族训》记：“《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②洲：水中的陆地；干滩。③鸟挚而有别：雎鸠的情感特别诚挚专一，与常鸟有别，体现夫妇应循守礼法之意。④窈窕：娴静貌；美好貌。⑤淑女：贤惠善良的女子。⑥君子：品德优秀的男子。⑦好仇：美好理想的配偶。仇，同“逮”。今本《诗经》作“好逮”。⑧幽闲：娴静柔顺。⑨参差：长短不齐的样子。⑩荇菜：一种多年生的水生植物，叶子可食用。⑪流：求，顺着水势去摘采之意。⑫三夫人九嫔：古代帝王的妃子。《礼记·昏仪》：“古者天子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⑬乐：喜好。⑭寤寐：寤，睡醒；寐，睡着。寤寐表示无时无刻。⑮思：语气助词，没有实义。服，思念。⑯悠哉悠哉：思之不已的样子。⑰展转反侧：形容因心中有所思念而不得安眠。展转，翻来覆去而不得安眠。今本《诗经》作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形容睡卧不安。

【译文】小岛上双栖的雎鸠相对而唱，发出关关的和鸣（这一句为起兴，意在引出下文。雎鸠鸟情感诚挚专一，与其他鸟不同。后妃喜爱君子的德行，没有不和谐的。她不是沉湎于自己的美色，就像关雎鸟与常鸟不一样，这样就可以教化天下。夫妇各有本分，父子就能互相亲爱。父子互相亲爱，君臣就能互相恭敬。君臣互相恭敬，那就能使朝廷端正。朝廷端正，那么君王就能成功地教化天下）。只有那娴静温婉的女子，才配得上君子那完美的德行（后妃具有雎鸠情义专一的美德，是幽静贤淑的好女子，适宜做君子理想的配偶）。

水面上漂满了长短不齐的荇菜，众姐妹顺着水流左采右采（后妃有关雎情感诚挚专一的美德，才能进献荇草来准备物品，以供奉宗庙。左右助之，是说三夫人九嫔以下，都相互配合，乐于自己的职事）。温良娴静的人儿啊，我日夜盼望你早一天到来（这一句说后妃日夜寻求贤德的女子，想与她一起教化天下）。这样的贤淑之人一天没有出现，总叫我日思夜想寝食难安。（寻求不到贤惠善良的女子，日夜思虑着教化天下的事情有谁能够与自己共同承当）。我心中日思夜想为国求贤，翻来覆去难安眠（这一句意指自己思虑到了极点）。

【原文】《卷耳》^①，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②，求贤审官^③。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④之志，而无险诋^⑤私谒^⑥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⑦。谒，请也。

采采^⑧卷耳，不盈^⑨倾筐^⑩。忧者之兴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倾筐，畚属^⑪也，易盈之器也。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辅佐君子，忧思深也。嗟我怀人^⑫，置彼周行^⑬。怀，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之周之列位也。周之列位，谓朝廷之臣也。

【注释】①卷耳：野菜名，又叫苍耳、泉耳，叶嫩可食。②君子：指君王。③审官：考察提拔官吏。④进贤：进用贤能的人。⑤险诋：亦作“险陂”。诋，偏颇、不公正。险陂，阴险邪僻。⑥私谒：私下进见。⑦忧勤：忧劳勤奋。⑧采采：

群书治要译注

采了又采，连续不断地采。⑨盈：满。⑩倾筐：浅斜而盛菜的竹筐。今本《诗经》作“顷筐”。⑪畚属：畚箕。⑫嗟我怀人：嗟，叹息。怀人，心中所怀念的人，喻指所思得之贤人。⑬置彼周行：被置放在朝廷臣子的行列中。置，放置。行，行列。

【译文】《卷耳》是写后妃志向的作品。后妃之志希望辅助君王，求取贤良，慎选官员。了解臣下的勤苦与功绩，心里只有向君王选荐贤人的志愿，而没有丝毫偏颇、谋私的邪念。为此朝夕思虑，以至于整日忧劳不断。

我两手不停把卷耳采，总觉那罗筐没装满（这一句为起兴，器皿容易装满却总装不满，意在说明希望辅佐君王的忧虑深远）。只因我心中把君王念，但愿那天下的君子，都做了君王座上贤（这一句说明后妃希望君王任人唯贤，让其成为周朝廷的官员）！

邵南

【原文】《甘棠》^①，美邵伯^②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国^③。邵伯，姬姓，名奭，作上公^④为二伯^⑤。

蔽芾^⑥甘棠，勿翦^⑦勿伐，邵伯所茇^⑧。蔽芾，小貌。甘棠，杜也。茇，草舍也。邵伯听男女之讼^⑨，不重烦劳百姓，止舍^⑩小棠之下而听断^⑪焉，国人被^⑫其德，悦其化，敬其树也。

【注释】①甘棠：棠梨树，落叶乔木，果实甜美。②邵伯：邵，又作“召”。姬姓，名奭。西周的开国元勋，为西周宗室，文、武、成、康四朝元老，和周公旦共平“武庚之乱”，共辅“成康之治”。《史记·燕召公世家》有他在巡行乡邑时，为不耽搁百姓农耕工作，曾在甘棠树下决断狱事的记载。另一说邵公为周宣王时姬奭的后人召虎，周宣王时封在召地，故称召虎。《群书治要》认为邵公当为姬奭。③南国：指江汉一带的诸侯国。《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纪。”④上公：周制，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八命（官阶），出封时，加一命，成为上公。⑤二伯：指周初分别主管东方和西方诸侯的两位重臣周公和召公。⑥蔽芾：茂盛貌。芾，形容树木枝叶小而密。⑦翦：同剪，意思是修剪枝叶。⑧茇：草屋，此指邵伯当时听讼断狱时的那间草屋。⑨讼：双方打官司以争论曲直。⑩止舍：止息的屋舍。⑪听断：听取陈述，审察事理，而作决断。⑫被：蒙受。

【译文】《甘棠》是赞美邵伯的诗。邵伯教化民众、执行德政之善举，盛传在江汉一带。

你看那枝繁叶茂的甘棠，切莫要修剪砍伐将它伤！那里有邵伯住过的草屋，那是他曾经断案的地方（邵伯审理百姓的官司，为了不让百姓劳烦，在小棠树下的草屋听讼断狱，百姓蒙受邵伯的德泽，悦服邵伯的教化，因而恭敬那棵棠树）。

【原文】《何彼穠^①矣》，美王姬^②也。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③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④。

何彼穠矣？唐棣之花^⑤。兴也。穠，犹戎戎^⑥也。唐棣，移^⑦也。云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花。兴者，喻王姬颜色之美盛也。曷弗肃雍^⑧，王姬之^⑨车。肃，敬也。雍，和也。曷，何也。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车。言其嫁时始乘车，则已敬和矣。

【注释】①穠：花木茂盛浓密。②王姬：周天子的女儿。③系：连结；关联。④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肃雍，亦作“肃雝”，为称颂妇德之辞。谨守妇道而表现出庄重谦和的美德。⑤唐棣之花：唐棣，即棠棣，树名，花白色。华，植物的花朵，同花。⑥戎戎：茂盛的样子。⑦移：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树木，即棠棣。《说文解字》：移，棠棣也。⑧曷弗肃雍：曷弗，何不。肃雍，敬肃和睦的气象。今本《诗经》作“肃雝”。因本诗缘故，后以肃雍、肃雝称赞妇德。⑨之：往。

【译文】《何彼穠矣》是赞美周天子女儿的诗。虽然贵为天子之女，又下嫁于诸侯，她的车马服饰规格和她丈夫的地位无关，待遇仅次于王后，却能谨守妇道而表现出庄重谦和的品德。

啊，那是何等的茂盛！请看那棠棣花盛开的地方（这一句以盛开的棠棣花起兴，比喻周天子的女儿面容娇好）。怎能不敬肃而和美呢，那正是王姬出嫁的车辆（怎能不敬肃和睦呢？请看王姬出嫁乘车时的情形吧！这一句意在赞美公主下嫁诸侯从乘车之始就已经显现出敬肃和睦的气象）！

邶 风

【原文】《柏舟》^①，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②。

泛^③彼柏舟，亦^④泛其流^⑤。兴也。泛泛，流貌也。柏木所以宜为舟也。汎其流，不以济渡也。舟，载渡物也。今不用而与众物泛泛然，俱流水中。兴者，喻仁人之不用，与群小人并列，亦犹是也。耿耿^⑥不寐^⑦，如有隐忧^⑧。耿耿，犹傲傲^⑨也。隐，痛也。仁人既不遇，忧在见^⑩侵害也。忧心悄悄^⑪，愠^⑫于^⑬群小^⑭。悄悄，忧貌也。愠，怒也。覯闵^⑮既多，受侮不少。闵，病也。

【注释】①柏舟：柏木制成的小船。②仁人不遇，小人在侧：卫顷公时，有仁心抱负的大臣不被君上重用，反被小人谗害，是以此诗是君子不遇于君而作。③泛：在水面上漂浮。④亦：语助词。⑤流：水流的中间。⑥耿耿：心中忧愁不安的样子。⑦寐：睡着。⑧隐忧：难以言说的忧愁。⑨傲傲：戒惧不安的样子。⑩见：用在动词前面表示被动，相当于被、受到。《孟子·梁惠王上》：“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⑪悄悄：心里忧愁烦闷的样子。⑫愠：怨恨。⑬于：介词，被，表示被动。《论语·公冶长》：“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⑭群小：众多奸邪的小人。⑮覯闵：覯，遭受。闵，痛苦忧伤。

【译文】《柏舟》一诗，抒发怀有仁德之心却不能尽忠于国君的情怀。卫顷公时，仁人未能受到君王的重用，反而遭到小人的谗害。

任由那柏木小舟空无一人，独自在河流中漂浮（柏木适宜做舟船，

却任其漂流，不用来装载货物渡河。舟船是用来装载货物渡河的，现在不发挥其作用，却任其与其他东西一起漂流水中。这一句以在河流中漂浮的舟船起兴，比喻仁人不被重用，与品德卑微的人并列，也正如能够装载货物的舟船却任意在河流中漂浮着一样)。我整日整夜难以入眠，心中有无尽的忧虑(仁人既然不能得到重用，就非常担忧君王和国家利益会受到侵害)。君子只能遁世而居，枉被小人所嫉妒。还要饱受痛苦和忧伤，常常要受人轻辱。

【原文】《谷风》^①，刺夫妇失道^②也。卫人化其上^③，淫^④于新婚，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

习习^⑤谷风，以阴以雨^⑥。兴也。习习，和舒之貌。东风言之谷风，阴阳和而谷风至，夫妇和则室家成也。黽勉^⑦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思与君子同心也。所以黽勉者，以为见^⑧谴怒^⑨非夫妇之宜也。采葑采菲^⑩，无以下体^⑪。葑，蕒^⑫也。菲，芴^⑬也。下体，根茎也。二菜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时、有恶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之时，并弃其叶。喻夫妇以礼义合，以颜色^⑭亲，亦不可以颜色衰而弃其相与之礼^⑮。德音^⑯莫违^⑰，及尔同死^⑱。莫，无也。及，与也。夫妇之言，无相违者，则可长相与处至死，颜色，斯须之有^⑲也。

【注释】①谷风：东风。②失道：失去标准，违反正道。③化其上：批评其君主。④淫：过度，无节制，滥。《书·大禹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孔安国传：“淫，过也。”⑤习习：和暖舒适的样子。⑥以阴以雨：又有云，又有雨。阴，指云块。⑦黽勉：努力勤奋。⑧见：用在动词前面表示被动，相当于被、受到。⑨谴怒：犹谴责。《诗·小雅·小明》：“念彼共人，睠睠怀顾。岂不怀归？畏此谴怒！”朱熹《诗集传》：“谴怒，罪责也。”⑩采葑采菲：葑，蔓菁，根叶皆可食。菲，萝卜，根叶皆可食。⑪下体：指蔓菁和萝卜的根果部分。⑫蕒：一种草本植物，嫩茎可食，全草入药。⑬芴：一年生草本植物，花紫红色，可供观赏，兼作蔬菜。亦称“菲”。⑭颜色：姿色，美色。⑮相与之礼：夫妻相偕的礼仪。⑯德音：指夫妻间的誓言、美言。⑰违：背，背弃。⑱及尔同死：与你同死。指愿与丈

夫共生死。⑩颜色斯须之有：姿色、美色只是一时的。斯须，一会儿。

【译文】《谷风》是斥责当时违背夫妇之道的诗。卫人批评其君主纵欲于新婚而厌弃前妻，因而造成社会上诸多夫妇离弃而国家风俗败坏的情况。

大地上吹起和煦的东风，天空的云雨也应时而降。（这一句以和煦的谷风起兴，比喻“阴阳和则谷风至，夫妻和则家室成”的道理。）恰如那天地间阴阳和合，夫妇同心切莫以怨怒相伤（这一句是说夫妇相处，要相互劝勉学习圣贤君子的德行风范，同心同德。若是被别人劝勉，却反认为自己受到了责备，这不是夫妻相处之道）。譬如那蔓菁萝卜菜蔬味好，怎可以根茎稍苦便一概全抛（蔓菁和萝卜的嫩叶皆可食用，但是它们的根茎有能食用的时候，也有不能食用的时候。采摘的人不能够因为其根茎不能食用就连叶子一起抛弃。这一句比喻夫妻间以礼仪相结合，以外表相亲近，不可因年老色衰，就抛弃夫妻相偕的道义）。切莫要违背彼此当初的誓言，今生今世相濡以沫、白头到老（夫妻之间的誓言，不要失信违背，就可以长长久久相处到老。而外表的姿色是短暂的，犹如昙花一现，不能长久）！

鄘 风

【原文】《相^①鼠》，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②，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③。相，视也。仪，威仪也。视鼠有皮，虽居高显之处，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与人无威仪者同也。人而无仪^④，不死胡为^⑤。人以有威仪为贵，今反无之，伤化败俗，不如其死无所害也。相鼠有体^⑥，人而无礼^⑦。体，支体也。人而无礼^⑧，胡不遄^⑨死。

【注释】①相：察看。②正其群臣：端正其群臣。③人而无仪：人却没有礼仪。④人而无仪：人如果没有礼仪。⑤不死胡为：不死还能做什么呢？⑥体：肢体。⑦人而无礼：人却没有礼貌。⑧人而无礼：人如果没有礼貌。⑨遄：迅速。

【译文】《相鼠》是斥责丧失礼仪之作。卫文公能够端正其群臣的作风，而责备那些身处在上位，承受着先君的风化，而不守礼仪之人。

看那老鼠身上只有一张皮，就好比人类一旦没有了礼仪（看那老鼠还有皮，虽然处在高耸突出的地方，但苟且偷生，不知廉耻，也与没有礼仪的人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礼仪，纵然不死，活着又有何意思（人以有礼仪为尊贵。现在却相反，伤风败俗，不如死去就没有危害了）？看那老鼠只空有一副躯壳，就像一个人没有了礼仪。人没了礼仪便如同行尸走肉，过这样的日子为何不赶快去死？

【原文】《干旄》，美好善也。卫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贤者^①乐告以

善道也。贤者，时处士也。

子子干旄^②，在浚^③之郊。子子，干旄貌，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旗也。浚，卫邑。时有建此旄来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者也。素丝纼^④之，良马四之^⑤。纼，所以织组也。总纼于此，成文^⑥于彼，愿以素丝纼组之法御四马也。彼姝者子^⑦，何以畀^⑧之。姝，顺貌。畀，与。时贤者既悦此大夫有忠顺之德，又欲以善道与之^⑨，诚爱厚之至焉。

【注释】①贤者：德行完备的人，此指有才学而隐居不做官的人。②子子干旄：独立特出的样子。干旄，旌旗的一种，以旄牛尾饰旗竿，作为仪仗。③浚：卫邑的名称。④纼：在衣冠或旗帜上镶饰缘边。郑玄笺：“素丝者以为缕，以缝纼旌旗之旒（旌旗悬垂的饰物）纒（旌旗的正幅，为旒所着之处。），或以维持之。”⑤四之：四匹马中两驂马、两服马拉车。⑥文：纹理；花纹。《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⑦彼姝者子：比喻贤者。⑧畀：予，给与。⑨以善道与之：贤者欲将为善的方法告诉大夫。

【译文】《干旄》是赞美人们向善的诗。卫文公的臣子大多喜欢行善事，因此德行完备的隐士乐于告知他们为善的方法。

招贤的旌旗高高飘扬，大臣们乘着车子来到浚郊（时常有车尾插着旄旗子的车子到浚郊，那是公卿大夫中，好善求贤者到来的行迹）。用青丝编织成旌旗上的佩饰，四匹宝马整齐排列，随时恭候那贤人的来到（汇集丝线在这里，形成花纹在那里，希望用素丝纼组之法，即驾御者手持缰绳于此，俊马驰骋于彼，驾驭者懂得驭术，四匹马奔跑得欢喜）。连那些多年隐居不仕的君子也不禁动情：如何才能报答你们求贤的至诚（当时德行完备的隐士欢喜卫文公的大臣们具备忠顺的德行，又一心要把最好的治国方略告诉他们，真是对他们厚爱到了极处啊）！

卫 风

【原文】《淇澳》^①，美武公之德^②也。有文章^③，又能听规谏，以礼自防^④，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

瞻彼淇澳，绿竹猗猗^⑤。兴也。猗猗，美貌也。武公质美德盛，有康叔之余烈^⑥也。有斐^⑦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⑧。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学而成也。听其规谏，以礼自修饰^⑨，如玉石之见^⑩琢磨。

【注释】①淇澳：淇水弯曲处。今本《诗经》作“淇奥”。澳，同“奥”，水边弯曲处。②美武公之德：赞美卫武公的美好德行。③文章：文采。④以礼自防：以道德仪节的规范自我约束。⑤猗猗：美盛的样子，用以喻指卫武公的质美德盛。⑥康叔之余烈：康叔，姬姓，名封，又称康叔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弟，被武王封于康国。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在黄河和淇水之间的商朝故墟朝歌建立卫国，封康叔于卫，故又称卫康叔。卫康叔治国有方，是卫的开国始祖。余烈，遗留下来的风范。⑦斐：有文采的样子。⑧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为古代处理玉石器或骨器的不同工艺技术。此指学问品德的锻鍊须反覆切磋琢磨，精益求精。⑨自修饰：自我整理装饰。⑩见：被。

【译文】《淇澳》是称扬卫武公美好德行的诗，说他既有文采，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以道德仪节的规范自我约束，所以能够担任周朝的宰相，为表示对他的赞美而作此诗。

请看那弯弯的淇水河边，大片的绿竹秀美又茂盛（这一句为起兴，用淇水内侧绿竹长得秀美茂盛比喻武公的美德，武公具有卫国开国始祖康叔的风范）。

那文采斐然的君子啊，进德修身如雕琢美玉，人人都精益求精（善于听取他人的劝谏，用礼义自我修养，成就敬慎庄重的威仪，就像要成就精美的玉器，必须经过切磋琢磨）。

【原文】《芄兰》^①，刺惠公^②也。骄而无礼，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谓有才能，而骄慢于大臣。但习威仪^③，不知为政以礼也。

芄兰之支^④。兴也。芄兰，草柔弱，恒延蔓于地，有所依缘则起。兴者，喻幼穉^⑤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童子佩觿^⑥。觿所以解结，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事，虽童子犹佩觿，以早成其德也。虽则佩觿，能不我知^⑦。此幼稚之君，虽佩觿焉，其才能实不如我众臣之所知为也。惠公自谓有才能而骄慢，所以见刺^⑧也。

【注释】①芄兰：草本植物名，有藤蔓生，枝叶细弱。此用以比喻惠公童子之身的柔弱。②刺惠公：指责惠公。③但习威仪：只学习了表面庄严的容止仪态。④支：枝。⑤穉：同“稚”，幼小。⑥觿：用象骨制成的解结锥，可为装饰品，供成年男子佩带。⑦能不我知：指惠公年纪小，所知所能不如大臣。⑧见刺：被指责。见，被。

【译文】《芄兰》是讽喻惠公的诗。惠公骄纵而不遵礼义，所以大夫们对他进行讽喻（惠公幼年即位，恃才而骄，只学习了表面威严的举止仪态，不明白用礼贤下士来治理国家的道理）。

就像芄兰那需要有所依托才能攀升的细枝（这一句为起兴，枝叶细弱的芄兰要有所依托才能在地上不断地攀延。比喻幼小的君王要任用大臣为依托，才能为政治国），年幼的君王已佩戴起象征成人的解结锥（惠公治国管理成人，虽是小孩却佩戴标志成人的解结锥，是希望尽早成就他

群书治要译注

的德行)。虽然配戴了此物不等于就已经成熟。君王啊，若有难事，别忘了还有我们这群臣子（这一句说明幼稚的君王，虽然佩戴着成人标志的解结锥，但他的才能实在是比不上我等众臣的见识和智慧。惠公自认为很有才华而恃才骄傲，故被大臣们指责）！

王 风

【原文】《葛藟》，王族刺桓王^①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②焉。

绵绵葛藟^③，在河之浒^④。水涯曰浒。葛也藟也，生河之涯，得其润泽，以长而不绝。兴者，喻王之同姓，得王恩施以生长其子。终远兄弟^⑤，谓他人父。兄弟，族亲也。王寡于恩施，今以远弃族亲矣，是我以他人为己父也。

【注释】①刺桓王：指责桓王。此处“桓王”根据郑玄及孔颖达的考证，应是周平王。②弃其九族：嫌弃厌离自己的九族宗亲。弃，厌弃；嫌弃。九族，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孙，为九族。③绵绵葛藟：绵绵，绵长不断的样子。葛藟，即葛蕉藤，是蔓生的藤类。④浒：水涯边。⑤终远兄弟：竟然离弃同族宗亲。终，竟。远，离开；避开。兄弟，古代对同姓宗亲的称呼。郑玄注：“兄弟，犹言族亲也。”

【译文】《葛藟》是王族之人讽喻周平王的诗作。当时周朝王道衰颓，周平王嫌弃厌离自己的九族宗亲。

葛蕉之藤延绵不绝，是因为生长在河边，长期得到河水的滋润（葛蕉藤生长在河边，得到水的滋润，绵延不断地生长着。这一句为起兴，比喻君王的同姓宗族都是受君王恩泽而生存的）。没想到君王竟然离弃兄弟宗亲，往日的隆恩不再，原来的慈父已变成路人（君王对族亲寡恩，现在又远远地离弃我们，王族仰赖君王的恩施，如同仰赖自己的父亲，如今和认他人之父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采葛》^①，惧谗^②也。桓王^③之时，政事不明。臣无大小^④，使出者，则为谗人所毁，故惧之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⑤。兴也。葛，所以为絺纈^⑥也。事虽小，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兴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者也。

【注释】①采葛：采集葛藤。用以比喻所做的出使工作是一件小事。②惧谗：害怕被说坏话、被人中伤。③桓王：此处“桓王”根据郑玄及孔颖达的考证，应是周平王。④臣无大小：指不分大臣、小臣。⑤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虽只一天没见到，像三个月没见到那般让人担心思念。⑥所以为絺纈：用来制作成夏季服装用的细葛布及帽带。

【译文】《采葛》是写臣子们惧怕有人谗毁中伤的诗作（周平王时，政务不分明。大臣无论官职大小，被派出使就会被小人诋毁，所以人人担心惧怕）。

就好像出门去找些葛藤，我离开您只是去办小事一件，可是一天见不到就把心担。好似有几个月没见面，生怕夜长梦多生事端（这一句为起兴，用采摘葛藤比喻臣子因小事出使。出使虽然是小事，但一天没见到君王就担心会被小人诋毁）！

郑 风

【原文】《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①焉。

风雨凄凄^②，鸡鸣喈喈^③。兴也。风且雨凄凄然，鸡犹守时而鸣喈喈然。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改其节度也。既见君子^④，云胡不夷^⑤。夷，悦也。思而见之，云何不悦也。

【注释】①度：法则，应遵行的标准。即君子之节操。②风雨凄凄：风雨交加，凄凉寒冷。③喈喈：鸡叫的声音。④既见君子：终于见到德才出众的君子。既，终于。君子，泛指德能出众的人。⑤云胡不夷：云，语气助词，无实义。胡，怎么。夷，喜悦。

【译文】《风雨》是思念君子的诗。时处乱世，人们则思念君子。因为君子虽处乱世，却不改变其节操。

任凭它风雨交加天气寒冷，那报晓的雄鸡总是守时而鸣（这一句为起兴，用风雨交加、凄凉寒冷，但雄鸡还守时鸣叫，比喻君子虽身处乱世却不改变其气节和处事原则）。

我仰慕那君子的品行坚贞有节，今日相见怎能不喜悦欢欣（久思君子终于见到，为什么不欢喜呢）！

【原文】《子衿》^①，刺学校废^②也。乱世则学校不修^③。

青青子衿^④，悠悠我心^⑤。青衿，青领。学子之所服，学子而俱在学校之

中。已留彼去，故随而思之。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⑥。嗣，续也。汝曾不传声问我，我以恩责其忘己也。

【注释】①衿：衣服的领子，同“襟”。②刺学校废：指责学校教育荒废。③学校不修：《毛诗正义》曰：“学校不修，学人散去。”修，整治、修理，使其恢复。④青青子衿：这些身着青衿的学子，弃学而去。《毛诗正义》曰：“父母在，衣纯以青。”“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青青之色者，是彼学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弃学而去。”⑤悠悠我心：悠悠乎我心思念而不能见。《毛诗正义》曰：“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见，又从而责之。”⑥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玄笺云：“嗣，续也。”《毛诗正义》曰：“纵使我不往彼见子，子宁得不来学习音乐乎？责其废业去学也。”嗣音，《毛诗正义》曰：“嗣，习也。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

【译文】《子衿》是斥责学校教育荒废的诗。遭逢乱世，学校教育往往得不到整治恢复。

想那班身着青衣的学子啊，你们的离去令我日夜忧思（这一句说明过去和学子们一起，都在学校中学习，现在他们都走了，而只有自己留下来，所以追思着他们）。纵然我不能一一去挨家探访，难道就从此都音信全无，全忘了师生的情义（老师的意思是你们走后为何都不曾捎个音信来问候我？这是从师生恩义的角度责备学生不应该忘记了自己的老师）！

齐 风

【原文】《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①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鸡既鸣矣^②，朝既盈矣^③。鸡鸣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礼^④也。匪鸡则鸣，苍蝇之声^⑤。夫人以蝇声为鸡鸣，则以作早于常时，敬也。

【注释】①陈：陈述。②鸡既鸣矣：《毛诗正义》曰：“言古之夫人与君寢宿，至于将旦之时，乃言曰：‘鸡既为鸣声矣，朝上既以盈满矣。’言鸡鸣，道已可起之节；言朝盈，道君可起之节。已以鸡鸣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③朝既盈矣：朝廷里已充满了参与早朝的臣子。④常礼：通常的礼制。⑤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不是鸡鸣声而是苍蝇的鸣叫声。意指贤德的后妃慎重看待君王上朝之事，比鸡鸣时刻还要早地叫君王起床。

【译文】《鸡鸣》是思得贤妃的诗。哀公荒淫无道，懈怠政事，所以诗人向君王陈述若得贤德贞良的后妃，可早晚警戒辅佐君王成就帝业的道理。“听窗外鸡已啼鸣，快别让朝中的大臣们久等！”（这一句说明鸡叫早朝，是夫人、君王按常礼起床的时辰。）

却原来并非鸡在叫，竟是那小小苍蝇把夫人惊醒（夫人把苍蝇鸣叫声当成了鸡叫声，所以起来得比平时还早。这里说的是夫人非常慎重恭敬地对待君王早朝之事）。

【原文】《甫田》^①，大夫刺襄公^②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其德

而求诸侯^③。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无田^④甫田，维莠骄骄^⑤。兴也。甫，大也。大田过度，而无人功，终不能获。兴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积小以成高大也。无思远人，劳心忉忉^⑥。忉忉，忧劳。此言无德而求诸侯，徒劳其心忉忉然。

【注释】①甫田：面积广大的田地。②刺襄公：指责齐襄公。③求诸侯：期求诸侯支持拥戴。④无田：没有力量耕种。田，古同“佃”，耕种。⑤维莠骄骄：田间的杂草。莠，狗尾巴草。骄骄，杂乱高盛的样子。⑥忉忉：忧愁的样子。

【译文】《甫田》是大夫讽喻齐襄公之诗。襄公不遵循礼义而一心期求获取大的功绩，不修养自己的德行而只会一味要求诸侯支持拥戴他。他的志向虽大，却心劳日拙，是因为他期求的方法不正确。

农夫无力耕种过大的田地，田地里就只会杂草丛生（这一句为起兴，田地面积太大，人力不足，终究不会有收获。比喻君王想建立功勋使国家安定，一定要勤勉地修身养性，积累小的善行来成就大的功绩）。君王无德就别想着远人来归附，那只会白白地劳心费神（这一句说明自身没有高尚的德行却要求诸侯拥戴，只能是白费心力黯然忧伤）。

魏 风

【原文】《伐檀》^①，刺贪也。在位贪鄙^②，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③尔。

坎坎^④伐檀兮，置之河之干^⑤兮，河水清且涟漪^⑦。伐檀以俟^⑧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涟漪。是谓君子之人不得进仕也。不稼不穡^⑨，胡^⑩取禾^⑪三百廛^⑫兮？不狩^⑬不猎^⑭，胡瞻尔庭有悬貆^⑮兮？一夫之居曰廛。貆，兽名也。彼君子兮，不素餐^⑯兮。素，空。彼君子者，斥^⑰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⑱受禄。

【注释】①伐檀：砍伐檀树。檀，树名，其木可制车。②贪鄙：贪婪鄙陋。③进仕：入仕为官。④坎坎：即斫斫，继续不断地斫斫。伐木的动作。⑤置：放置。⑥干：河岸。⑦涟漪：风吹水面形成的波纹。⑧俟：等待。⑨不稼不穡：稼，种田。穡，收割。⑩胡：代词，表示疑问或反诘，为什么。⑪禾：稻谷。⑫廛：束，捆。⑬狩：《尔雅·释天》：“火田为狩。”以火焚烧草木而田猎。⑭猎：打猎，捕捉禽兽。⑮貆：小貉。⑯素餐：无功劳而空享俸禄。素，空、白。⑰斥：指，直接指明。《诗·周颂·雝》：“假哉皇考。”汉郑玄笺：“皇考，斥文王也。”

【译文】《伐檀》是斥责贪婪的诗。若身在官位而贪心不满足，没有功劳却接受俸禄，就会使君子不能够入仕为官。

有人在深山不停地砍伐，将那质地优良的檀木，整齐地摆放在小河边。可惜了这些优质的檀木啊，谁肯将它们带出深山？期待那林边的小河啊，何时再泛起波澜（砍伐檀木等待着被世人采用，就像等着河水清澈且静静地泛着涟漪。这一句是说德行高尚的君子不能够入仕为官）？那些

群书治要译注

人既不能耕种也不会收割，凭什么将千百捆稻谷运出田间？你既不会田猎又不能捕捉，为什么会有小貉，在你的庭院里挂满？那些德行高尚的君子啊，决不会无功受禄，白吃白喝只会令人汗颜（那些德行高尚的君子，指的是河边砍伐檀木之人。意思是说为官者应该有功才可以享受俸禄）！

【原文】《硕鼠》^①，刺重斂^②也。国人刺其君之重斂，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③，若大鼠也。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④。三岁^⑤贯汝^⑥，莫我肯顾^⑦。硕，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汝无复食我黍，疾^⑧其君税斂之多，我事汝已三岁矣，曾无教令恩德来顾眷我，又疾其不修德政。逝将去汝^⑨，适^⑩彼乐土^⑪。往矣将去汝，与之诀别之辞。乐土，有德之国也。

【注释】①硕鼠：大老鼠。比喻苛收重税的国君。②重斂：对百姓课重税。斂，聚集。③畏人：让人忧惧、害怕。④黍：指黍的子实，即黍子。⑤三岁：多年。岁，年。⑥贯：事，侍奉。汝，你。⑦莫我肯顾：否定句宾语前置，莫肯顾我、不肯顾怜我。⑧疾：憎恨。⑨逝将去汝：逝，发语词，无实意。去，离开。⑩适：往。⑪乐土：和平安乐的有德之国。

【译文】《硕鼠》是斥责国君横征暴敛的诗。国人指责其君主横征暴敛、蚕食百姓、不整顿政令、贪婪无度而使百姓畏惧，就像危害百姓的大老鼠。

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再只顾着偷吃我的米谷。多年来我供养着你，你却从不顾念我（硕大的老鼠，是斥责君王的；你不要再偷吃我的粮食，是痛恨君王苛收重税；多年来我侍养你，你却没有用教化恩德来顾眷我，这是痛恨君王不修养德行来整顿政令）。我将要离开你，去投奔那没有盗贼、可以安居乐业的有德之国。

唐 风

【原文】《杕杜》^①，刺时也。君^②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③尔。

有杕之杜，其叶湑湑^④。兴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枝叶不相次比之貌。独行踽踽^⑤，岂无他人^⑥？不如我同父^⑦。踽踽，无所亲也。他人，谓异姓也。言昭公远其宗族，独行国中踽踽然。此岂无异姓之臣乎？顾恩不如同姓^⑧之亲亲^⑨耳。

【注释】①杕杜：杕，树木孤立貌。杜，棠梨树。②君：晋昭公，姬姓，名夷，为晋平公之子。③为沃所并：被强国吞并。沃，曲沃，晋国的一个封邑。④湑湑：繁盛的样子。朱熹《诗集传》：“湑湑，盛貌。”⑤踽踽：孤单行走的样子。⑥他人：其他行人，指无血缘关系的人。⑦同父：同父的兄弟，可指有相同血缘的人。⑧同姓：指同宗兄弟。⑨亲亲：至亲，即非常亲爱之意。

【译文】《杕杜》是斥责时弊的诗。君主不能爱其同宗族之人，而导致骨肉离散。他独居高位而无兄弟相助，必将被强国所吞没。

就像那株赤棠树，叶虽繁盛但却枝条稀零（这一句为起兴）。你孤单一人走在旷野，无人可亲。难道无人与你同行？但毕竟都不是自家兄弟，怎比得上同父同祖的至亲（这一句说明昭公远离宗族，在一国中无人亲近、孤独无助。这样的状况难道是身边没有异姓的大臣吗？是他们不如同姓兄弟那样亲爱对待昭公）？

秦 风

【原文】《晨风》^①，刺康公^②也。忘穆公^③之业，始弃其贤臣焉。

馱^④彼晨风，郁^⑤彼北林^⑥。兴也。馱，疾飞貌也。晨风，鷩也。郁，积也。先君招贤人，贤人归往之，驶疾如晨风之飞入北林也。未见君子，忧心钦钦^⑦。言穆公始未见君子之时，思望而忧，钦钦然也。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此言穆公之意，责康公如何乎，如何乎？汝忘我之事实多大^⑧也。

【注释】①晨风：鸟名。又叫鷩鸟。②刺康公：讽刺秦康公。③穆公：即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④馱：飞得很快的样子。⑤郁：积聚，丛集茂密。⑥北林：林名，一说北面的森林。⑦钦钦：忧而不忘的样子。⑧大：衍字。

【译文】《晨风》是讽喻秦康公的诗作。秦康公忘记父亲秦穆公的基业，开始逐渐弃置国家贤能的臣子。

远望那迅疾的晨风鸟，成群地聚向北林（这一句为起兴，比喻秦穆公招贤纳士，贤才纷纷往秦穆公身边聚集，就像晨风鸟疾速飞入北边林子一般）。在贤才到来之前，我唯有日夜忧心（这一句说的是秦穆公没见到贤才的时候，无限忧虑，日思夜想，翘首以望）。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今天我的后人，再没有我当初的心境（这一句是代秦穆公言，责怪秦康公把自己求贤若渴、招揽贤才、治国安邦之事忘记得太多。）？

【原文】《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嬖姬^①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

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阳^②。渭,水名也。何以赠之,路车乘黄^③。赠,送也。乘黄,驷马皆黄也。我送舅氏,悠悠^④我思。何以赠之,琼瑰^⑤玉佩。琼瑰,美石而次玉者也。

【注释】①嬭:古同“骠”,古国名。今本诗经作“骠姬”。②渭阳:渭水北岸。中国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③路车:诸侯之车。乘黄:四匹马皆黄色。④悠悠:无穷无尽的样子。⑤琼瑰:次于玉的美石。

【译文】《渭阳》是康公怀念母亲的诗。秦康公之母秦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遭逢骠姬之难,尚未返回晋国时,秦姬已亡故。秦穆公接纳了晋文公,助他回国为君。秦康公当时为太子,在渭河北岸赠别晋文公时,想到母亲已亡不能再见,对晋文公说:“我每次见到舅舅您,就好像母亲还在人世!”当他继位后,回想当时的情景,写下了这首诗。

送别母舅,如同送别慈亲。依依难舍,直送到渭水之滨。有什么可以相赠?只有这驷马之车,陪伴您一路风尘。送别母舅,如同送别慈亲。悠悠无尽,是心中的惜别之情。有什么可以相赠?只有这随身的玉佩和美石,请让它们随您同行!

【原文】《权舆》,刺康公^①也。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

于^②我乎!夏屋^③渠渠^④。夏,大也。屋,具也。渠渠,犹勤勤^⑤也。言君始于我厚,设礼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无余。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裁足也。于嗟^⑥乎?不承权舆^⑦。承,继也。权舆,始也。

【注释】①刺康公:指责秦康公。②于:感叹词,无义。③夏屋:大的饌具。夏,大。屋,饌具,即陈设食物的餐具。④渠渠:殷勤的样子。⑤勤勤:恳切至诚。⑥于嗟:于,同“于”,感叹词。嗟,叹息。⑦权舆:起初,开始。

【译文】《权舆》是讽喻康公之诗，言其忘记先君的旧臣与贤良之士，有始而无终。

啊！想当初君王对我何其礼敬，大盘大碗殷勤款待似嘉宾（这一句说的是君王开始待我情义深厚，用大餐具盛丰盛的食物招待我，态度十分殷勤）。

到如今每餐只够填饱肚，盘干碗净无剩余（这一句讲如今君王待我薄情，每餐仅仅够吃而已）。唉，君王的态度已不似当初！

曹 风

【原文】《蜉蝣》^①，刺奢也。昭公^②国小而迫^③，无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⑤。兴^⑥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犹有羽翼以自修饰。楚楚，鲜明貌。兴者，喻昭公之朝，其群臣皆小人也。徒整饰其衣裳^⑦，不知国将迫胁^⑧，君臣死亡之无日^⑨，如渠略然也。心之忧矣，于我归处^⑩？归，依归也。君当于何依归？言有危亡之难，将无所就往也。

【注释】①蜉蝣：又叫“渠略”，一种朝生暮死、寿命极短的虫，栖息水边，其羽翼极薄并有光泽，在此象征小人。②昭公：指曹昭公。③迫：被大国逼迫、强迫。④将无所依焉：将会无所依归。⑤楚楚：鲜明的样子。⑥兴：《诗经》六义之一，为诗歌表现手法，以他事引起此事叫“起兴”。⑦徒整饰其衣裳：只顾着修饰他们的衣着外貌，不顾国家存亡。⑧迫胁：逼迫、威胁。⑨无日：不日，为时不久。⑩于我归处：我的归处在哪？于，语助词，无义。指君王若不修德用贤，国家危亡之际，君王将无所归往。

【译文】《蜉蝣》是斥责奢侈的诗。昭公国家弱小而被大国所欺压，自己又没有治国之法来保卫守护自己和国家，既好奢侈又重用小人，最后终将落得无所归依的结局。

瞧那朝生暮死的蜉蝣，把羽翼修饰得剔透光亮，如同炫耀那华丽的衣裳（这一句为起兴。蜉蝣是一种早上出生傍晚死亡，却拥有羽翼、修饰自

群书治要译注

己的虫。比喻曹昭公的朝廷众臣全都是小人，只顾着修饰他们的外表，不知国家面临危难，君臣死期已近，就像蜉蝣那样）。

仁者的心中充满忧伤：死期将至的人啊，你将归向何方（这一句是说君王若不修德用贤，国家危亡的灾难来临之际，君王将无处可去）？

【原文】《候人》^①，刺近小人^②也。共公^③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荷^④戈^⑤与袞^⑥。候人，道路送迎宾客者也。荷，揭也。袞，及也。言贤者之官，不过候人也。彼其之子^⑦，三百赤芾^⑧。芾，鞞^⑨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轩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

【注释】①候人：在路上迎候宾客的小官员。此小官员为有德的君子。②刺近小人：指责曹共公亲近小人。小人，人格卑鄙的人。③共公：曹共公。④荷：扛。⑤戈：古时的兵器名。⑥袞：即“殳”，亦作“杙”，古代兵器。⑦彼其之子：那些人。指后面提到的赤芾大臣，这些大臣皆为无德小人。⑧赤芾：赤色蔽膝，指大夫以上的官员所穿戴的礼冠与服饰。⑨鞞：蔽膝，古代一种遮蔽在身前的皮制服饰。

【译文】《候人》是讽喻君主亲近小人之诗。曹共公疏远有德君子，而喜欢亲近无德小人。

请看那位孤独的贤者，肩上扛着戈和袞，每天只负责恭候来宾。（这一句是说贤者的官位，不过是负责迎候宾客而已）。再看那些满朝的小人，穿着赤色官服的大夫，就有三百多人！

小雅

【原文】《鹿鸣》，燕^①群臣嘉宾^②也。既饮食之，又实^③币帛^④筐篚^⑤，以将^⑥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⑦尽其心矣。

呦呦^⑧鹿鸣，食野之苹^⑨。兴也。苹，大萍也。鹿得苹草，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⑩，承^⑪筐是将^⑫。筐，篚属。所以行^⑬币帛也，承犹奉也。

【注释】①燕：设宴招待。②嘉宾：尊称来宾。③实：充足；富裕。④币帛：缙帛。泛指财物。⑤筐篚：盛物竹器。方曰筐，圆曰篚。⑥将：奉献。郑玄笺：“将，犹奉也。”⑦得：能够。⑧呦呦：形容鹿鸣声。⑨苹：草名，即幡蒿。⑩簧：乐器中用以发声的片状振动体，这里指乐器。⑪承：捧着。⑫将：献上。⑬行：赏赐；给予。《周礼·夏官·罗氏》：“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郑玄注：“行谓赋赐。”

【译文】《鹿鸣》是写设宴招待群臣、嘉宾的诗。君主既供给酒食，又用筐篮装满财物予以赏赐，以示厚待之意，这样，忠臣嘉宾皆会尽心辅佐君主。

小鹿在野地里呦呦鸣叫，呼唤着同伴，一齐共享那青青的苹草（这一句为起兴，用小鹿招呼同伴吃苹草，比喻君主设宴招待宾客，应当诚恳地招呼来表达礼敬）。我也有满座的嘉宾，席间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共度良辰，更有整筐的礼物，奉献给尊贵的客人（这一句说明君主在席间

诚敬地奉送礼物给宾客)。

【原文】《皇皇者华》^①，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言臣出使能扬君之美，以延其誉于四方，则为不辱君命也。

皇皇者华，于彼原^②隰^③。皇皇，犹煌煌^④也。忠臣奉使，能光^⑤君命，无远无近，如华不以高下易其色矣。无远无近，惟^⑥所之则然也。駉駉^⑦征夫，每^⑧怀靡^⑨及。駉駉，众多之貌也。征夫，行人也。众行夫既受君命，当速行，每人怀其私相稽^⑩留，于王事将无所及也。

【注释】①华：花。②原：宽广平坦之地。③隰：低湿的地方。④煌煌：明亮辉耀貌；光彩夺目貌。⑤光：荣耀；荣宠；光彩。⑥惟：思考；思念。⑦駉駉：众多疾行的样子。⑧每：副词，常常、屡次。⑨靡：副词，不、没。表示否定。⑩稽：留止。《管子·君臣上》：“是以令出而不稽。”

【译文】《皇皇者华》写君主派遣使臣，以礼乐为之送行，表达出使远方国家的光彩荣耀（这一句是说明大臣出使，能够使君主的美德扬名四方，使臣就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了）。

盛开的鲜花漫山遍地，无论远近高低，都因它而充满生机（忠臣奉命出使，能够使君主光耀美德，无论远近，犹如鲜美的花儿不因开在山冈和洼地就改变花儿的艳丽，君主美德的光耀也是这样的）。往来的使臣啊，此番远行，也将把圣王的美德播遍遐迩，难怪脚步匆匆不稍停，唯恐有辱君命（这一句说明众多使臣既然接受了君主的使命，就应当快速地赶路，若因私事而耽误，君主的愿望就不能实现了）。

【原文】《常棣》^①，燕兄弟^②也。闵^③管蔡^④之失道^⑤，故作《常棣》焉。周公吊^⑥二叔之不咸^⑦，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⑧为作是诗而歌之以亲之。

常棣之华^⑨，萼不炜炜^⑩。承华者曰萼，不当作跗^⑪。跗，萼足也。萼足得华之光明炜炜然也。兴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炜炜

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⑫。人之思亲，无如兄弟之最厚。鵲鷖^⑬在原^⑭，兄弟急难。鵲鷖，雍渠也。飞则鸣，行则摇，不能自舍^⑮尔。急难，言兄弟之相救于急难矣。每有良朋，况^⑯也永叹^⑰。况，兹也。永，长也。每，虽也。良，善也。当急难之时，虽有善同门来，兹对之长叹而已。兄弟阋于墙^⑱，外御其侮^⑲。阋，狠也。御，禁也。兄弟虽内阋，外犹御侮也。

【注释】①常棣：木名。诗序：“常棣，燕兄弟也。”后因以常棣喻兄弟。

②兄弟：哥哥和弟弟。《尔雅·释亲》：“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③闵：哀伤；怜悯。后多作“悯”。《书·文侯之命》：“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④管蔡：周武王弟管叔鲜与蔡叔度的并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管蔡流言于国，谓“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东都，后成王迎周公归，管蔡惧，挟纣子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讨伐，诛杀武庚与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其乱终平。事见《书·金縢》及《史记·管蔡世家》。⑤失道：失去准则；违背道义。⑥吊：伤痛。⑦二叔之不咸：二叔，指管蔡二叔。咸，同。⑧召公：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曾辅助周武王灭商，被封于燕（今河南北部），是后来燕国的始祖。他支持周公摄政当国，支持周公平定叛乱。他的后代中有人继承了召公的称号，曾辅佐过周厉王。⑨华：花。⑩萼不炜炜：萼，花萼、萼片的总称。萼位于花的外轮，呈绿色，在花芽期有保护花芽的作用。不，岂不。炜炜，又作“韡韡”，花色鲜明的样子。⑪跗：同“柎”，花萼房。《管子·地员》：“朱跗黄实。”⑫莫如兄弟：没有谁亲如兄弟。⑬鵲鷖：水鸟名，鸟类的一属。最常见的一种，身体小，头顶黑色，前额纯白色，嘴细长，尾和翅膀都很长，黑色，有白斑，腹部白色。⑭在原：鵲鷖当居于水，今乃在于高原之上，失其常处。后因本诗以“在原”指兄弟。《北齐书·元坦传》：“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义？”⑮不能自舍：不能自己舍离放下。舍，离开、舍弃、放下。⑯况：今，现在。⑰永叹：长叹。⑱阋于墙：在家里面争吵。阋，争。⑲侮：欺侮。

【译文】《常棣》是写宴请兄弟的诗。因伤痛管叔、蔡叔违背道义，所以召公作《常棣》一诗（这一句说明周公伤痛管蔡二叔与自己不同心，而使兄弟之间的恩情疏远。召公为此作这首诗来抒发感情，欲使兄弟之间和睦相亲）。

常棣开花，花瓣和花萼相互辉映，岂不是同样鲜明（这一句为起兴，用常棣花开时花瓣和花萼同样鲜明比喻弟弟恭敬侍奉兄长，兄长以荣耀庇护弟弟，兄弟之间的恩义就像常棣花开时花瓣和花萼同样鲜明一样）？如今世上的众人，没有人比兄弟更亲（当时人与人之间的恩情，没有像兄弟之间恩情深厚的）。犹如鹤鸽水鸟不幸流落在高原，行则相顾，飞则相唤。既为兄弟，必当相救于危难（鹤鸽鸟边飞边鸣，行走摇摆不安，不会舍下同伴自己离开，这种天性犹如兄弟之间在急难时互相救助不愿舍离一样）。平日的好友虽多，如今急难之时，却只能报以长叹（当处于急难之时，虽有很好的同学朋友来到，也只能相对长叹而已）。兄弟在家中尽管也有纷争，但一定会同心抵御来自外部的欺凌。

【原文】《伐木》，燕^①朋友故旧也。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②，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③，友贤不弃^④，不遗^⑤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伐木丁丁^⑥，鸟鸣嚶嚶^⑦。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与友生^⑧于山岩^⑨伐木，为勤苦之事，犹以道德相切正^⑩也。嚶嚶，两鸟声也。其鸣之志，似于有朋友道然，故连言^⑪之。出自幽谷，迁于乔木^⑫。迁，徙也。谓向时^⑬之鸟，出从深谷，今移处高木也。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君子虽迁处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也。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⑭伊人^⑮矣，不求友生。矧，况也。相，视也。鸟尚知居高木呼其友，况是人乎？可不求乎。

【注释】①燕：宴请。②庶人：平民百姓。③亲亲以睦：爱敬自己的亲人，能亲密和睦。④弃：厌弃，唾弃，嫌弃。⑤遗：遗弃。⑥丁丁：伐木声。丁，音蒸。⑦嚶嚶：鸟和鸣声。郑玄笺：“嚶嚶，两鸟声也。”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好鸟相鸣，嚶嚶成韵。”⑧友生：朋友。⑨山岩：险峻的高山。⑩切正：切磋相正。

⑪连言：相连而言；连着说。⑫乔木：高大的树木。⑬向时：往昔；从前。⑭矧：况且；何况。⑮伊人：此人，这个人。指意中所指的人。

【译文】《伐木》是宴请朋友、故旧之诗。自天子以下到平民百姓，没有无须借朋友之助而能成就其功业的。君主热爱亲人来保持和睦，友爱贤者，不忘故旧，那么百姓的品德就会回归于淳厚了。

当年一起在深山伐木，斧声叮叮，恰似林中的群鸟，在一旁嚶嚶和鸣（这一句说明君子往日未做官的时候，与朋友一起在险峻的高山中伐木，做勤劳辛苦的事情，还能够相互切磋道德并行正道。两只鸟连声鸣叫，也好似朋友之间在切磋道德互以正道相勉一般）。小鸟偶而从深谷中飞出，迁居于山顶高大的树木。高居的小鸟依旧嚶嚶而鸣，不停地呼唤着幽谷内昔日的友人（君子虽然迁居高位了，但不能忘记故旧和朋友啊）。看那小鸟也知道不忘故旧，何况是那位君子，怎会不寻求旧友（小鸟尚且知道聚集在高大树木上而不忘呼叫朋友，何况是人呢？能不求吗？）？

【原文】《天保》，下报^①上也。君能下下^②以成其政，则臣亦归美^③以报其上焉。

天保定尔^④，俾^⑤尔戩穀^⑥。罄^⑦无不宜，受天百禄。保，安也。尔，汝也。戩，福也。穀，禄也。罄，尽也。天使汝所福禄之人，谓群臣也。其举事尽得其宜，受天之多福禄。如月之恒^⑧，如日之升^⑨。恒，弦也。升，出也。言俱进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也。如南山之寿，不騫^⑩不崩。騫，亏。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⑪。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叶，常茂盛，青青相承，无衰落也。

【注释】①报：报效；报答。②下下：下，向地位低的人行礼、下士。下下，礼贤下士。③归美：称许；赞美。《晋书·郑冲传》：“昔汉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勋劳，归美三俊。”④天保定尔：保，安。尔，汝、你。⑤俾：使。⑥戩穀：戩，福。穀，通“谷”，禄。⑦罄：尽。⑧恒：月上弦之貌。⑨升：出，升起。

⑩蹇：亏损。⑪无不尔或承：不尔，不如此、不然。《管子·海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或，助词。承，继承、接续。

【译文】《天保》是臣下报答君主之诗。君主能礼贤下士而成就其政事，则臣下就会将众善归功于君主，以美德报答君主。

上天保佑使您安定，并让您赐给群臣以福禄。凡事都尽得其宜，才得以享受上天赐予的种种恩惠（上天安定你的王位，所以让你赐福禄予人们，也就是那些朝廷群臣们，都没有赏赐不当的。他们做事都能尽其所能，而堪受君王赐予的种种恩惠）。君王的福禄如上弦月越来越圆满，像初升的太阳越来越明亮。如南山之寿，永无终尽之时；如松柏之茂，枝叶长青而永不衰落。

【原文】《南山有台》^①，乐得贤也。得贤者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②矣。人君得贤者，则其德广大坚固，如山之有基趾也。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③。台，夫须也。兴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盖，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贤臣自以尊显也。乐只^④君子，邦家之基。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贤者置之于位，又尊敬以礼乐乐之^⑤，则能为国家之本也。

【注释】①台：莎草，又称夫须、薹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制蓑笠。②基：根基，根本。③莱：草名，即藜。④乐只：和美；快乐。只，语助词。⑤以礼乐乐之：用礼乐使他们快乐。

【译文】《南山有台》是写喜得贤才的诗。能得到贤才者，则能为国家奠定太平的根基（国君得到贤才，就能够光大德行使国家政权坚固，就像高山具有牢固的根基）。

南山有莎草，北山有野藜，草木丛生才显出山岳的雄伟（这一句为起兴，用山上有草木覆盖而成就山的高大来比喻说明国君有贤才从而显示其尊贵）。啊，天下贤才都乐于归向依止，这就是国家的根基（国君得到

贤才，把他们放在高位，尊敬他们，用礼乐使他们快乐，他们就能成为国家的根基)！

【原文】《蓼萧》^①，泽及四海^②也。

蓼彼萧斯，零露漙^③兮。兴也。蓼，长大貌。萧，蒿也。漙漙然，萧上露貌。兴者，萧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诸侯，亦国君之贱者^④。露，天所以润万物，喻王者恩泽，不为^⑤远国则不及之。既见君子^⑥，我心写^⑦兮。既见君子者，远国之君朝见于天子也。我心写者，舒（舒作输）。其情意，无留恨^⑧者。燕^⑨笑语兮，是以有誉处^⑩兮。天子与之燕而笑语，则远国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称扬德美，使声誉常处天子也。

【注释】①蓼萧：蓼，长大貌。萧，艾蒿。②四海：犹言天下，全国各处。③漙：清澈貌。④贱者：地位低下的人。⑤为：施行。⑥君子：指诸侯。⑦写：舒畅；喜悦。⑧恨：遗憾。⑨燕：通“宴”。宴请，宴饮。⑩处：享有；据有；取。《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译文】《蓼萧》是写君主恩惠施及四海的诗。

长长的艾蒿生长在四野，甘露的滋润无所不及（这一句为起兴，用蓼萧比喻天下的诸侯，也就是比天子地位低下的人。用滋润万物的露水比喻天子施恩泽到天下所有地方）。四方的诸侯都来朝见天子，内心的喜悦、感戴难以言喻（远方诸侯们朝见周天子，心情多么舒畅，没有留下遗憾了）。席间欢声笑语，争相传扬周天子的美德（周天子宴请诸侯们，席间充满欢声笑语，这样远方的诸侯各得其所，因此称赞扬名周天子的美德，使周天子拥有美好的声誉）。

【原文】《湛露》^①，天子燕诸侯也。

湛湛露斯，匪^②阳不晞^③。晞，干也。露虽湛湛然，见阳则干。兴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叶低垂，喻诸侯受燕爵，其威仪有似醉之貌。唯天子

赐爵，则自变，肃敬承命^④，有似露见日而晞也。厌厌^⑤夜饮，不醉无归^⑥。
厌厌，安也。

【注释】①湛露：湛，厚。浓重的露水。②匪：同“非”，不、不是。③晞：干。④肃敬承命：肃敬，恭敬。承命，受命。⑤厌厌：安静；安逸。⑥无归：不回去，不回归。

【译文】《湛露》是写天子宴请诸侯之诗。

草木上挂满晶莹的露珠，除非是太阳照耀便不会干枯（露珠虽然浓重，见到阳光就会干。这一句为起兴，用浓重的露珠在草木上使草木枝叶低垂，比喻诸侯接受天子宴请，席间陶陶然似有醉意。当天子赐给爵位时，就变成恭敬的样子接受任命，就像露珠见到阳光一会儿就被晒干了一样）。天子赐宴直至夜幕低垂，众诸侯心中陶然，不醉不归。

【原文】《六月》，宣王北伐^①也。《鹿鸣》^②废^③，则和乐缺^④矣。《四牡》^⑤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⑥废，则忠信缺矣。《常棣》^⑦废，则兄弟缺矣。《伐木》^⑧废，则朋友缺矣。《天保》^⑨废，则福禄缺矣。《采芣》^⑩废，则征伐^⑪缺矣。《出车》^⑫废，则功力缺矣。《杕杜》^⑬废，则师众^⑭缺矣。《鱼丽》^⑮废，则法度缺矣。《南陔》^⑯废，则孝友缺矣。《白华》^⑰废，则廉耻缺矣。《华黍》^⑱废，则畜积^⑲缺矣。《由庚》^⑳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鱼》^㉑废，则贤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㉒废，则万物不遂^㉓矣。《南山有台》^㉔废。则为国之基坠^㉕矣。《由仪》^㉖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蓼萧》^㉗废，则恩泽乖^㉘矣。《湛露》^㉙废，则万国离矣。《彤弓》^㉚废，则诸夏衰矣。《菁菁者莪》^㉛废，则无礼仪矣。《小雅》^㉜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㉝矣。

六月栖栖^⑳，戎车既饬^㉑。栖栖，简阅貌。饬正也。记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玁狁孔炽^㉒，我是用^㉓急。炽，盛也。孔，甚也。此序吉甫^㉔之意也。北狄来侵甚炽，故王以是急遣我也。

【注释】①宣王北伐：周宣王（？—公元前782年），姬姓，名静，一作靖，西周第十一代君主，周厉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周宣王在位时，西周国力得到短暂恢复，史称“宣王中兴”。西戎是对中国古代西部少数民族的统称，长期威胁西周王朝的西部边境。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三月，玁狁进攻西周，主力部队集中于焦获（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前锋部队抵达泾阳（今陕西省泾阳县境内），直接威胁到西周首都镐京。六月，周宣王命尹吉甫率军反攻。尹吉甫以元戎十乘以先头部队击败玁狁，继而追击至太原（今甘肃省庆阳市一带）。周宣王又派南仲率兵至朔方筑城设防，暂时缓解了玁狁的威胁。公元前816年，周宣王派虢季子白率军攻打玁狁，在洛水北岸击败玁狁，斩首五百人，俘获五十人，解除了玁狁之患。②鹿鸣：《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天子宴请群臣的诗。③废：废弃。④缺：缺失。⑤四牡：《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慰劳使臣的诗。⑥皇皇者华：《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天子派遣使臣的诗。⑦常棣：《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宴请兄弟的诗。⑧伐木：《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宴请朋友故旧的诗。⑨天保：《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臣下祝颂君王的诗。⑩采芣：《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派遣在外驻守的军队，内心思念家乡却没有厌恨的诗。⑪征伐：讨伐。⑫出车：《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军人从军征战的诗。⑬杕杜：《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妻子思念从军征战的丈夫以及想象丈夫返乡时慰劳情景的诗。⑭师众：指军队。⑮鱼丽：《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宴请饮酒通用的乐歌。⑯南陔：《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⑰白华：《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⑱华黍：《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⑲畜积：指积储的财物。⑳由庚：《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㉑南有嘉鱼：《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宴饮通用的乐歌。㉒崇丘：《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㉓遂：完成，成功。㉔南山有台：《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宴饮通用的乐歌，有祝颂客人的意思。㉕坠：毁坏。㉖由仪：《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㉗蓼萧：《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君王宴请诸侯的诗。㉘乖：违反，背离。㉙湛露：《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

君王宴请诸侯的诗。③〇彤弓：《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君王宴请诸侯并赐予弓矢的诗。③①菁菁者莪：《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国家注重教育的诗。③②小雅：指《诗经·小雅》。内容记士大夫宴集之诗。本文上述篇章都在《诗经·小雅》中。③③微：衰微；衰弱；衰败。③④栖栖：忙碌不安貌。这里指检阅军队。③⑤戎车既饬：盛夏出兵，明其急也。饬，同“饰”。③⑥玁狁孔炽：玁狁，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孔炽，很猖獗。③⑦是用：是，助词。用，任用。③⑧吉甫：指周宣王的贤臣尹吉甫。

【译文】《六月》是写宣王北伐之诗。如果《鹿鸣》之章废弃，则君臣和乐缺失；《四牡》之章废弃，则君臣关系有损；《皇皇者华》之章废弃，则于忠诚信义有失；《常棣》之章废弃，则于兄弟情谊有失；《伐木》之章废弃，则会失去朋友；《天保》之章废弃，则会亏缺福禄；《采芣》之章废弃，则丧失征伐之道；《出车》之章废弃，则会失缺征伐之功劳；《杕杜》之章废弃，则军队难以形成；《鱼丽》之章废弃，则法度缺失；《南陔》之乐曲废弃，则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之情缺失；《白华》之乐曲废弃，则廉耻之心缺失；《华黍》之乐曲废弃，则仓储积蓄亏缺；《由庚》之乐曲废弃，则会使阴阳失调；《南有嘉鱼》之曲废弃，则会使贤者不安、百姓得不到安顿；《崇丘》之乐曲废弃，则会使万物不能顺利生长；《南山有台》之乐曲废弃，则会使治国的根本失掉；《由仪》之乐曲废弃，则万物皆失其协调；《蓼萧》之章废弃，则天子与诸侯的恩泽丧失；《湛露》之章废弃，则会使万国背离。《彤弓》之章废弃，则华夏诸国会衰落；《菁菁者莪》之章废弃，则天下将没有礼仪了；《小雅》一类诗歌全部废弃，则会使四方边远民族交替入侵，而使中原衰弱。

正赶上六月农忙之季，战车战马一排排，朝廷正检阅王师（这一句说明盛夏六月出兵，情况紧急）。玁狁来犯何其猖獗，王命紧急，不容我稍有迟疑（这一句是表达周宣王的贤臣尹吉甫的心意。北方少数民族来犯猖獗，所以君王急切地派遣我带兵出征）！

【原文】《车攻》，宣王复古^①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②，复文武^③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④诸侯于东都^⑤，因田猎^⑥而选车徒^⑦焉。东都，王城。

我车既攻^⑧，我马既同^⑨。攻，坚也。同，齐也。四牡庞庞^⑩，驾言徂东^⑪。庞庞，充实。东，雒^⑫邑也。萧萧^⑬马鸣，悠悠^⑭旆旌^⑮。言不欢哗^⑯也。之子于征^⑰，有闻无声^⑱。有善闻而无欢哗。

【注释】①宣王复古：周宣王恢复旧的制度。②攘夷狄：攘，抵御。夷狄，古代称东方部族为夷，北方部族为狄，常用以泛指华夏族以外的各族。③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④会：会盟。⑤东都：王城。⑥田猎：打猎。⑦车徒：善于驾车之人。⑧攻：坚固。《孔子家语·六本》：“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李善注：“攻者，坚也。”⑨同：齐。⑩四牡庞庞：牡，雄性。庞庞，高大壮实貌。⑪徂东：徂，往。东，指雒邑。⑫雒：通“洛”，古邑名。⑬萧萧：象声词，形容马的叫声。⑭悠悠：广远。⑮旆旌：泛指旗帜，亦作“旆旌”。旆，古同“旆”。今本诗经作“旆旌”。⑯欢哗：喧哗。⑰之子于征：之子，将士们。于征，远行。⑱有闻无声：有善闻而无虚名。善，大、高。闻，传布、传扬。

【译文】《车攻》是写宣王恢复旧的制度之诗。宣王能内修政事，对外抵御外族，收复文王、武王时的疆域，整治车马，完善器械，重新在王城会盟诸侯，借打猎之机选拔善于驾车之人。

我的战车坚不可摧，我的战马并驾齐驱。四匹雄马精神饱满，驾车直奔洛邑而去。战马萧萧高声嘶鸣，战旗猎猎迎风飘舞（这一句说明队伍中气氛严肃没有喧哗声）。将士远征受人称颂有威名，军纪严明毫无那喧哗之声。

【原文】《鸿雁》^①，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②来还定安集之，至乎鰥寡^③，无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厉王衰乱之弊而兴，复

群书治要译注

先王之道，以安集众民为始。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④。中泽，泽中。鸿雁之性，安居泽中。今飞而又集于泽之中，犹民去其居而离散，今见还定安集之也。之子^⑤于垣^⑥，百堵^⑦皆作。侯伯卿士又于坏灭之国，征民起屋舍、筑墙壁。百堵同时起，言趋事^⑧也。虽则劬劳^⑨，其究^⑩安宅^⑪。此劝万民之辞，汝今虽病劳，终有所安居也。

【注释】①鸿雁：一种群居水边的候鸟。紫褐羽毛，白色腹部，嘴扁平，腿短，趾间有蹼。食植物种子、虫、鱼维生。亦称“大雁”。②劳：慰劳。③鰥寡：鰥，年老无妻。寡，年老无夫。④中泽：沼泽之中；草泽之中。⑤之子：这个人。⑥垣：指墙、城墙。⑦百堵：众多的墙。亦指建筑群。堵，泛指墙、居处。⑧趋事：办事；立业。《汉书·朱博传》：“夜寝早起，妻希见其面……其趋事待士如是。”⑨劬劳：辛苦劳累。⑩究：穷尽，终极。⑪宅：居。

【译文】《鸿雁》是赞美宣王的诗。当时万民离散，不能安居，而宣王能慰问归来之民，使其归于故土而汇集安居，即使鰥寡之人，都无不得其居所（周宣王承受着周厉王衰败混乱的局面而力图中兴，恢复古圣先王之道，并从安定和睦百姓做起）。

成群的大雁离去又飞回，重新汇集在沼泽间（大雁的天性是习惯于安居在沼泽之中。现在大雁高飞后又汇集在沼泽之中，就像百姓离开家园流离失所，现在又能返回汇集在一起安居）。朝廷下令重修城墙，众多民舍也随之重建（侯伯卿士，为着毁灭的国家着想，征用百姓修建房舍、筑起围墙，众多的屋舍同时修建，说明百废俱兴，百姓安居乐业）。百姓们虽然辛苦劳累，毕竟又有了自己的家园（这一句是勉励百姓的话，你们现在虽然辛苦劳累，最终将有安居的地方）。

【原文】《白驹》，大夫刺宣王^①也。刺其不能留贤也。

皎皎^②白驹，食我场苗^③。絜之维之^④，以永今朝^⑤。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絜，绊也。维，系也。永，久也。愿此去者乘白驹

而来，使食我场中之苗，我则绊之系之，以久今朝，爱之欲留也。所谓伊人^⑥，于焉逍遥^⑦。乘白驹而去之贤人，今于何游息乎？思之甚矣。

【注释】①刺宣王：讽刺周宣王。②皎皎：洁白貌。③场苗：场中之苗。④繫之维之：繫，绊住。维，拴缚。⑤以永今朝：永，永久、永远。今朝，今晨。⑥伊人：意中所指之人。⑦逍遥：悠闲自得。

【译文】《白驹》是大夫讽喻宣王之诗（隐刺宣王不能留用贤才）。

如白雪般皎洁的骏马呀，请停住你脚步的声响。我的苗圃长满青草，在此稍事小憩又何妨？我将轻挽住你的丝缰，让你从此留在我身旁。朝朝暮暮，共度这美好时光（周宣王末年，不能留用贤才，贤才乘白马离开了。希望离开的小白马，回来吃我场中的苗，我则绊住拴住，希望留住白马常吃草。这一句表达爱慕贤才，渴望留住贤才）。啊，乘白驹而去的贤者啊，你此刻正遨游在何方（乘小白马离开的贤才，现在在何处游历歇息？我想念你到了极点）？

【原文】《节南山》，家父^①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②。兴也。节，高峻貌。岩岩，积石貌。兴者，喻三公^③之位，人所尊严也。赫赫^④师尹^⑤，民具尔瞻^⑥。师，大师，周之三公。尹氏为大师。具，俱也。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视汝之所为也。国既卒斩^⑦，何用不监^⑧。卒，尽也。斩，断也。监，视也。天下之诸侯，日相侵伐，其国已尽绝灭，汝何用为职，不监察之。

【注释】①家父：字，周大夫名。②维石岩岩：维，连接。岩岩，积石貌。③三公：周代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④赫赫：显赫盛大貌。⑤师尹：太师，周之三公。尹氏为太师。⑥尔瞻：尔，你们。瞻，看、望、观察、察看。⑦卒斩：卒，尽。斩，断。⑧何用不监：何用，为什么。监，察看、督察。

【译文】《节南山》是周朝一位名叫家父的大夫指斥幽王的诗。

仰望那高峻的南山，堆积着层层岩石（这一句为起兴，用堆积层层石头的南山比喻三公之位是人们所认为尊严的官位）。

身居高位的尹太师啊，百姓全都看着你（尹氏处在三公高位，所以，天下百姓全都看着你的所作所为）。国家将要灭亡，你为何竟毫无觉知（天下的诸侯一天天侵犯，国家将要灭亡，你是怎么履行职责的，难道你没觉察吗）？

【原文】《正月》^①，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②，我心忧伤。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夏之四月霜多，急恒寒若之异，伤害万物，故我心为之忧伤也。民之讹言^③，亦孔之将^④。将，大也。讹，伪也。人以伪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灾异，故言甚大。谓天盖高，不敢不局^⑤。谓地盖厚，不敢不踏^⑥。局，曲也。踏，累足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之言也。哀今之人，胡为虺蜴^⑦。虺蜴之性，见人则走。哀哉今之人。何为如是，伤时政也。燎^⑧之方扬，宁或威之。威之以水也，燎之方盛之时，炎炽燹怒^⑨，宁有能灭息之者乎？言无有也。以无有喻有之者为甚也。赫赫宗周^⑩，褒姒威之^⑪。宗周，镐京也。褒，国名也。姒，姓也。威，灭也。有褒之女，幽王惑焉而以为后，诗人知其必灭周也。

【注释】①正月：正阳之月，指夏历的四月。②繁霜：繁，多。③讹言：谣传的话。《诗经·小雅·沔水》：“民之讹言，宁莫之惩。”④亦孔之将：孔，甚、很。将，壮、大。《诗经·周南·汝坟》：“虽则如毁，父母孔迩。”⑤局：曲。⑥踏：犹重足，两足相叠，不敢正立，形容小心戒惧。⑦虺蜴：蜥蜴。⑧燎：延烧。⑨炎炽燹怒：燹，火焰。怒，气势强盛、猛烈。⑩赫赫宗周：赫赫，显赫盛大貌、显著貌。宗周，镐京。⑪褒姒威之：褒姒，周朝时褒国女子。褒，国名；姒，姓氏。威，灭。

【译文】《正月》是周朝大夫指责幽王酷暴、荒政的诗。

正阳之月却下起了严霜，万物受灾令我心忧伤（正月下大霜，着急于长时间不正常的寒冷之苦会伤害万物，所以我为此而内心忧伤）。民间传谣言，沸沸又扬扬（人们以谎言相骗，彼此陷入不义的境地，致使君王施行残暴的刑罚，导致这次灾难，所以谣言的影响太大）。天何等高远，人们却不敢不弯腰拱背；地何等深厚，人们却不得不小心翼翼（百姓受君王的暴政之疾苦，上下都令人畏惧）。哀怜当今之人，为何都变成了蜥蜴（蜥蜴的特性是见人就逃走。可悲啊，当今之人，为何像蜥蜴一样见到人就逃走？比喻百姓见到君王就像蜥蜴一样见人就逃，非常感伤当时的暴政之烈）。大火烧得正旺，谁能够把它扑灭（只有水能扑灭它。火烧得正旺之时，火焰正猛，谁能扑灭它呢？意思是除水之外再没有了，以此来比喻水势之甚）？显赫的周王朝，褒姒将使其亡灭（周幽王被褒国的女子迷惑，把她作为王后，诗人知道这个女子必然使周朝灭亡）！

【原文】《十月之交》^①，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②辛卯。日有蚀之^③，亦孔之丑^④。之交，日月之交会也。丑，恶也。周十月，夏之八月也。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⑤也。日为君，辰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恶之。彼月而蚀，则维其常。此日而蚀，于何不臧^⑥。臧，善也。百川沸腾，山冢崒崩^⑦。沸，出也。腾，乘也。山顶曰冢。崒者崔嵬^⑧也。百川沸出，相乘凌^⑨者，由贵小人也。山顶崔嵬者崩，喻君道坏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⑩。言君子居下，小人处上也。哀今之人，胡憯莫惩^⑪。憯，曾也。变异如此，祸乱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无以道德止之。黽勉^⑫从事，不敢告劳^⑬。诗人贤者见时如是，自勉以从王事。虽劳不敢自谓劳，畏刑罚也。无罪无辜，谗口嚣嚣^⑭。嚣嚣，众多貌也。时人非有辜罪，其被谗口见桷谿^⑮嚣嚣然。

【注释】①十月之交：十月，周朝的十月是夏历的八月。之交，日月之交会。②朔日：初一。③日有蚀之：蚀，日月食。④孔之丑：孔，甚、很。《诗经·周

群书治要译注

南·汝坟》：“虽则如燬，父母孔迯。”丑，恶。⑤臣侵君之象：象，征兆。⑥于何不臧：为何不善。于何，为何、如何。臧，善。⑦山冢萃崩：山顶曰冢。萃，崔嵬。⑧崔嵬：有石的土山，泛指高山。《诗经·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⑨凌：相互侵犯。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谷，山间低凹的地方。陵，大土山。⑪胡憯莫惩：憯，曾。惩，克制、制止。《诗经·小雅·沔水》：“民之讹言，宁莫之惩。”⑫黽勉：勉励；尽力。⑬告劳：说己劳苦。⑭嚣嚣：众多的样子。⑮见椽谮：见，被。椽谮，攻讦、谗毁。

【译文】《十月之交》是周朝大夫指责幽王行暴政、将亡国的诗。

十月的日食以阴侵阳，更兼初一辛卯以木犯金。日月相侵，这样的凶兆令人心惊（日食，阴侵袭阳，是大臣侵犯君王的征兆。日是君王，辰是大臣。辛是金，卯是木。又因为木侵犯金，所以是非常不吉利的征兆）。以日侵月，尚为平常。以月侵日，实为不祥。时局如百川沸腾，山峰崩陷（用百川沸腾比喻因为重用小人而造成相互侵犯欺凌，用山峰崩塌比喻君王道德衰败）。高山化为深谷，深谷却变作高山（这一句说明君子处在下位，而小人处在上位）。哀怜当今的圣上，何不以德政来制止（如此不正常，招来祸乱。哀怜当今在位的人，为何不曾用道德教化来制止祸乱呢）？小民岂敢诉说辛劳，只有尽力做事（诗人和有道德的人看到时政如此不正常，勤勉做事，即使劳苦也不敢说，畏惧被处以刑罚）。纵然无罪无错，众多的谗言已令人心悸（这一句说明当时之人，无罪无错，却被谗言诋毁，十分嚣张）！

【原文】《小旻》^①，大夫刺幽王也。

谋臧^②不从，不臧覆用^③。臧，善也。谋之善者不从之，其不善者，反用之。我龟^④既厌，不我告犹^⑤。犹，图也。卜筮数而渎龟^⑥，龟灵厌之。不复告其所图之吉凶。谋夫孔多^⑦，是用不集^⑧。集，就也。谋事者众多，而非贤者，是非相夺，莫适可从，故所为不成也。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⑨。谋

事者众，訾訾^⑩满庭，而无能决当是非。事若不成，谁云己当受其咎责者。言小人争智而让^⑪过。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溃，遂也。如当路筑室，得人而与之谋所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不敢暴虎^⑫，不敢冯河^⑬，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冯，凌^⑭也。人皆知暴虎冯河立至之害，而无知当畏惧小人，能危亡己也。

【注释】①旻：幽静高远。②谋臧：为善事而谋。臧，善。③覆用：翻倒；翻转。④龟：龟甲。古代用作占卜之具，遂为占卜之称。⑤不我告犹：不我告，否定句宾语前置，为“不告我”。犹，策谋。⑥卜筮数而渎龟：数，屡次。渎，亵渎、轻慢。⑦谋夫孔多：谋事的人很多。孔多，甚多。⑧集：成就。⑨咎：罪过；过失。《诗经·小雅·北山》：“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⑩訾訾：形容气势很凶。⑪让：推卸。⑫暴虎：空手和老虎搏斗。暴，空手搏击。⑬冯河：徒步涉水渡河，引申为有勇无谋、冒险行动。冯，侵袭。⑭凌：渡过。

【译文】《小旻》是周朝大夫讽喻幽王不用善言的诗。

善的主张不被采纳，不善之言却大行其道。我反复卜筮已令龟灵厌烦，不愿意再向我显示那吉凶之兆（因多次占卜而轻慢龟甲，龟灵厌倦，不再告诉我卦象是凶是吉）。你看那谋事之人虽然众多，不能成事又将奈何（这一句说明谋事的人众多，但不是贤才，是非混乱，无可适从，故所做的事没有成就）？纵然言论充斥于朝廷，有谁敢承担过失的责任（谋事者众多，朝廷上气势汹汹，又不能决断是非。假若事情办不成，谁能说自己当受罪过。这一句说明小人争相表现聪明才智却推卸过失）？犹如在道路上试图谋建房屋，听信那小人之言终将一事无成（就像在道路上修筑房屋，征询路人意见，路人的意见不同，所以最终不能建成）。谁都不敢空手去捉虎，谁都不敢徒步渡江河。都知道这种事太危险，却不知除此之外，更大的危险就在眼前（这一句说明人皆知空手捕老虎、徒步渡江河会招来祸害，但不知道应当谨慎对待小人，因为他能危害到自己）！

【原文】《小宛》^①，大夫刺幽王也。

温温^②恭人^③，温温，和柔貌。如集^④于木。恐坠也。惴惴^⑤小心，如临^⑥于谷。恐陨。战战兢兢^⑦，如履薄冰^⑧。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也。

【注释】①小宛：宛，微小貌。②温温：和柔貌。③恭人：宽厚谦恭的人。④集：鸟栖止于树。⑤惴惴：忧惧戒慎貌。⑥临：面对。⑦战战兢兢：畏惧谨慎貌。⑧如履薄冰：履，踩在上面。像走在薄冰上一样。比喻行事极为谨慎，存有戒心。

【译文】《小宛》是周朝大夫指责幽王听信谗言，以致使群臣惶惧的诗。

是什么让满朝的大臣，一个个温顺恭谨？如小鸟立于树顶，无时不胆颤心惊（担心坠落）。你看他小心翼翼，如迈步便是深谷（恐怕陨落）。你看他忧惧胆怯，如脚下踩着薄冰（这一句说明衰败混乱的时候，贤才君子，即使没有罪过，还是心存恐惧）。

【原文】《小弁》^①，刺幽王也。太子之傅^②作焉。

踧踧^③周道，鞠^④为茂草。踧踧，平易貌。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鞠，穷也。我心忧伤，惄^⑤焉如擣^⑥。假寐^⑦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⑧如疾首^⑨。惄，思也。擣，心疾也。不脱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犹病也。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树^⑩，己尚不敢不恭敬也。靡瞻匪父，靡依匪母^⑪。不属^⑫于毛^⑬，不离于里^⑭。此言人无不瞻仰其父取法则者，无不依恃其母以长大者。今我太子独不受父之皮肤之气乎？不处母之胞胎乎？何曾无恩于我也。无逝我梁^⑮，无发我笱^⑯。逝，之^⑰也。之人梁，发人笱，此必有盗鱼之罪，以言褒姒以淫色来嬖^⑱于王，盗我太子母子之宠也。我躬不阅^⑲，遑恤^⑳我后。念父孝也。念父孝者，太子念王将受谗言不止，我死之后，惧复有被谗者。无如之何，故自决云。身尚不能得自容，何暇乃忧我死之后乎。

【注释】①小弁：古代贵族的一种帽子。《礼记·杂记上》：“大夫免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②傅：指太傅。③踳踳：平坦貌。④鞠：穷困。《尚书·盘庚中》：“尔惟自鞠自苦。”⑤愠：忧思；忧伤。郑玄笺：“愠，思也。未见君子之时，如朝饥之思食。”⑥擣：形容心痛。⑦假寐：不脱冠衣而寐，曰假寐。⑧疚：烦热；疾病。⑨疾首：头痛，指忧苦之极。⑩树：名词用作动词，栽树。⑪靡瞻匪父，靡依匪母：靡，不。匪，不仅、不但。瞻，尊仰、敬视。⑫属：寄托；依托。⑬毛：皮肤。⑭不离于里：里，指胞胎。《诗·小雅·弁》：“不属于毛，不离于里。”毛传：“毛在外阳以言父，里在内阴以言母。”⑮逝我梁：逝，往、去。梁，断水捕鱼之堰。⑯发我筍：发，开启。筍，竹制的捕鱼器、鱼笼。《诗·邶风·谷风》：“无逝我梁，无发我筍。”⑰之：往；至。⑱嬖：宠爱。⑲我躬不阅：躬，身、身体。阅，容纳。《诗·邶风·谷风》：“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毛传：“阅，容也。”⑳遑恤：遑，闲暇。恤，顾及、顾念。

【译文】《小弁》是讽喻周幽王之诗，乃太子太傅所作。

平坦的周室通道，长满茂密的杂草。我内心忧愁伤痛，如锥如捣。和衣而卧不住长叹，日夜忧伤催人衰老。我之忧伤，疾首痛心。眼前的这些树木，是父亲亲手所种，我又安敢不敬？子女哪有不尊敬自己父亲的，哪有不依赖母亲的养育而成人的？难道我不是承袭父亲的精气，和母亲的血肉而生（这一句说明人没有不尊敬自己的父亲并效法父亲的，没有不依靠母亲而长大的。而今难道唯独我太子不承袭父亲的皮肤？不生于母亲的胞胎吗？父母对我何尝不是恩重如山啊）？然而那可恶的盗贼，你不该无端闯入我的鱼堰，你不该擅自打开我的鱼笼。那该死的谗言啊，你不该将我的父王长久欺蒙（到别人的鱼堰，打开别人的鱼笼，这一定是盗鱼的罪名。这里说的是褒姒因为美色取悦于幽王，盗走幽王对太子母子的宠爱）！啊，罢了罢了，我眼看连自身都难容于世，又何必为死后之事忧心忡忡（这一句说明太子孝敬父亲。想到父王长期被谗言迷惑，担心自己死后还有贤才被诋毁。面对这种局面却无可奈何，所以发出感叹：“身

体还不能够被容纳，怎有闲暇顾及身后之事。”）！

【原文】《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而作是诗。

乱之初生，僭^①始既涵^②。僭，不信也。涵，同也。王之初生乱萌，群臣之言，信与不信，尽同之不别。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斥在位者，信谗人言，是复乱之所生。君子信盗^③，乱是用^④暴。盗，谓小人。盗言孔^⑤甘，乱是用餗^⑥。餗，进也。

【注释】①僭：虚伪，不可信。②涵：包含，包容。③盗：谗佞的人。谓小人。④用：因而。⑤孔：甚。⑥餗：进、进入。

【译文】《巧言》是讽喻周幽王之诗。其大夫因被奸佞谗言伤害而作此诗。

追溯动乱的源头，是君王面对伪言，分不清善恶真假（动乱刚刚发生的时候，群臣的言论，真实的与不真实的，没有甄别全都被认同）。动乱再次出现，那是君王听信谗言，良臣却无辜受压。君王信任小人，才会有今天的乱象丛生。小人的甜言蜜语盛行于世，动乱终将逐步升级，直至无法收拾。

【原文】《巷伯》^①，刺幽王也。寺人^②伤于谗而作是诗。巷伯，奄官^③。寺人，内小臣。

萋兮斐兮^④，成是贝锦^⑤。兴也。萋斐，文章^⑥貌。贝锦，锦文。兴者，喻谗人集作己过，以成于罪，犹女工之集采色成锦文也。彼谮人^⑦者，亦已太甚。太甚者，谓使己得重罪。取彼谮人，投畀^⑧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凉而不毛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⑨也。与昊天使制其罪也。

【注释】①巷伯：宦官，太监。因居官巷，掌宫内事，故称。②寺人：古代官中的近侍小臣。多以阉人充任。《诗·秦风·车邻》：“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郑玄注：“寺人，内小臣也。”③奄官：宦官。④萋兮斐兮：萋，草木茂盛貌。斐，有文采貌。⑤成是贝锦：喻诬陷他人、罗织成罪的谗言。贝锦，指像贝的文采一样美丽的织锦。朱熹《诗集传》：“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贝锦，以比谗人者因人之小过而饰成大罪也。”⑥文章：错杂的花纹或色彩。《后汉书·张衡传》：“文章焕以灿烂兮，美纷纭以从风。”⑦谮人：谗毁他人。⑧投畀：抛弃；放逐。⑨昊天：苍天。

【译文】《巷伯》是讽喻周幽王之诗。宫中小臣因被谗言伤害而作此诗。

是谁别有用心，将错杂的丝线编造成五彩的锦文（这一句为起兴，比喻进谗言的小人云集编制花言巧语来陷他人于罪，犹如女工匠采集色彩织成锦文）？那擅长于谗毁他人的小人，已使我重罪在身！他的心肠如此歹毒，真该将他丢弃给豺虎。如果连豺虎也嫌弃不食，就将他丢弃到荒寒的北国。如果连北国也不愿意容纳，就将他丢给苍天，去接受上天的惩罚！

【原文】《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

习习^①谷风，维风及雨。兴也。风雨相感，朋友相须。风而有雨则润泽行。喻朋友同志则恩爱成。将恐将惧，维予与汝。将，且也。恐惧。喻遭厄难也。将安将乐，汝转弃予。汝今已志达而安乐，而弃恩忘旧，薄之甚也。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大德，切磋^②以道，相成之谓也。

【注释】①习习：微风和煦貌。《诗·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②切磋：研讨勉励。

【译文】《谷风》是讽喻周幽王的诗。当时天下风俗浇薄，朋友之间

的恩义已荡然无存了。

和煦的东风阵阵，风声里伴着雨声（这一句为起兴，用风雨相互感应滋润，比喻朋友和志趣相同的人相互恩爱同行）。当年你遭遇厄难，唯有我与你同行。如今你处境安乐，便全然抛弃了故人（你现在得志而且处于安乐，却抛弃对你有恩的故旧，真是薄情到了极点）。人啊，你怎可因为一点点小怨，全忘了我当初对你的深恩（与朋友研讨勉励以正道来互相成就，叫做大德）！

【原文】《蓼莪》^①，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

蓼蓼者莪^②，匪莪伊蒿^③。兴也。蓼蓼，长大貌也。莪已蓼蓼长大，我视之反谓之蒿。兴者，喻忧思心不精识^④其事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⑤。哀哀者，恨不得终养父母，报其生长己之苦也。无父何怙^⑥？无母何恃？出则衔^⑦恤，入则靡至。恤，忧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⑧然以为不可斯须^⑨无也。出门则思之忧，旋^⑩入门又不见，如入无所至也。父兮生我，母兮鞠^⑪我。拊^⑫我畜^⑬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鞠，养也。顾，旋视也。复，反覆也。腹，怀抱。欲报之德，昊天罔极^⑭。之，犹是也。我欲报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无极也。

【注释】①蓼莪：莪，植物名。始生为莪，长大为蒿。后常以“蓼莪”指对亡亲的悼念。②蓼蓼者莪：莪蒿已渐渐长大。蓼蓼，长大貌。③匪莪伊蒿：不是莪蒿而是青蒿。匪，同“非”。伊，是、此。蒿，蒿草。④精识：见解精确。⑤劬劳：劳累；劳苦。⑥怙：依赖；凭恃。⑦衔：心中怀着。⑧依依：依念不舍的样子。⑨斯须：须臾；片刻。《礼记·祭义》：“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⑩旋：回还；归来。⑪鞠：养。⑫拊：抚摩；抚慰；安抚。⑬畜：喜爱。孔颖达疏：“畜我承拊我之后，明起止而畜爱之。”⑭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谓父母养育恩德深广，欲报而无可报答。罔极，指父母恩德无穷无尽。

【译文】《蓼莪》是斥责周幽王之诗。当时百姓辛勤劳苦，连孝子也无力奉养父母，以终其天年。

莪草已经渐渐长大，看上去不再像莪草，而像是粗壮的青蒿（莪苗已经渐渐长大了，我看着反而认为是青蒿。这一句为起兴，比喻忧虑自己不能精细地分辨事情了）。想起了父母，心中有无限哀伤，我从小到大，他们已太过辛劳（哀伤的是不能终养父母，报答其养育之恩）。天下的儿女若没有了父母，这世上还有谁可以依靠？刚离开家门就日夜担心，归来已物是人非，再难觅双亲的踪影（孝顺的子女不论自己年纪有多大，总是一直把父母当成依靠，心中依依不舍，好像片刻也不能离开，走出家门就会想念担忧，回家却再也见不到父母，心中恍惚，好像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父亲啊你给我生命，母亲啊你把我抚养到今朝。你对我的抚爱从不稍停，你对我的养育恩比天高。你对我的眷顾千遍万遍，你曾经进出都把我怀抱。我多么想报答父母的无边恩德，苍天啊，我究竟该如何才能做到（我想报答父母如此的大恩大德，苍天啊！这如天一样的恩德怎么报答得完呢）？

【原文】《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

溥^①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②，莫非王臣。此言王之土地广大矣，王之臣又众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乎。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贤，劳也。或燕燕^③以居息。燕燕，安息貌也。或尽瘁^④以事国。尽力劳病以从国事。或息偃^⑤在床，或不已^⑥于行。不已，犹不止也。或栖迟^⑦偃仰^⑧，或王事鞅掌^⑨。鞅，犹荷^⑩也。掌，谓捧持之也。负荷捧持以趋^⑪走，言促遽也。或耽^⑫乐饮酒，或惨惨^⑬畏咎。咎，犹罪过。

【注释】①溥：普遍。②滨：边境；边缘。③燕燕：安息貌。④瘁：劳累。⑤息偃：安息，休息。⑥不已：不止，继续不停。⑦栖迟：游息。《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朱熹《诗集传》：“栖迟，游息也。”⑧偃仰：安

群书治要译注

居；游乐。⑨鞅掌：谓职事纷扰烦忙。毛传：“鞅掌，失容也。”郑玄笺：“鞅犹何也，掌谓捧之也。负何捧持以趋走，言促遽也。”孔颖达疏：“传以鞅掌为烦劳之状，故云失容。言事烦鞅掌然，不暇为容仪也。今俗语以职烦为鞅掌，其言出于此传也。故郑以鞅掌为事烦之实，故言鞅犹荷也。”⑩荷：承担；担负。⑪趋：快步小跑。⑫耽：玩乐；沉湎。⑬惨惨：忧闷；忧愁。《诗·小雅·正月》：“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郑玄笺：“惨惨，犹戚戚也。”

【译文】《北山》是大夫讽喻周幽王的诗。当时征用劳役不公平，自己勤恳服役，而不能赡养其父母。

普天之下的土地，都是君王的国土。全天下的百姓，都是君王的臣民（这里是说君王的土地广阔，君王的臣子众多，君王没有什么得不到的，役使谁谁都不敢不听从）。大夫们一个个苦乐不均，唯有我为国家劳苦辛勤。有的人悠闲自在安逸享乐，有的人鞠躬尽瘁竭尽悃诚；有的人无所事事安养在床，有的人奔波不息劳累忧伤；有的人闲散无事到处游逛，有的人肩负王命职事纷扰又烦忙（这里是说臣子分工严重不均）；有的人终日沉湎饮酒作乐，有的人忧心忡忡生怕又获罪遭殃。

【原文】《青蝇》，大夫刺幽王也。

营营青蝇，止于樊。兴也。营营，往来貌。樊，藩^①也。兴者，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谗佞^②之人。变乱善恶也。止于藩，欲外^③之，令远物也。恺悌君子，无信谗言。恺悌，乐易^④也。营营青蝇，止于棘^⑤。谗人罔极^⑥，交乱^⑦四国。极，犹已也。

【注释】①藩：篱笆。②谗佞：谗邪奸佞之人。③外：疏远；排斥。④乐易：和乐平易。⑤棘：木名，酸枣树。《诗·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食。”毛传：“棘，枣也。”⑥罔极：谗人之言不止。⑦交乱：共乱。

【译文】《青蝇》是大夫讽喻周幽王之诗。

苍蝇到处飞舞，别让它闯进了藩篱（苍蝇这种昆虫，能使白的变黑，能使黑的变白。这一句为起兴，比喻谗邪奸佞之人混淆善恶。欲用篱笆挡住苍蝇，是想让苍蝇离远点，不要让它靠近人们所接触到的物品，以防污染）。和乐平易的君王啊，切莫要听信谗言。苍蝇飞来飞去，别让它穿过了枣树。若不能中止谗言，终会使天下大乱。

【原文】《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媮近小人^①，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②。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淫液者，饮酒时情态也。言武公入者，入为王卿士也。

宾之初筵，温温^③其恭。温温，和柔也。其未醉止，威仪反反^④。曰既醉止，威仪幡幡^⑤。舍其坐迁，屡舞仙仙^⑥。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仪也。仙仙，僂也。此言宾初即筵之时，自敕戒^⑦以礼，至于旅酬^⑧，而小人之态出也。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筵豆^⑨，屡舞僛僛^⑩。是曰既醉，不知其邮^⑪。侧弁^⑫之俄，屡舞傴傴^⑬。号呶，号呼欢呶^⑭也。僛僛，僂不能自正也。傴傴，不止也。邮，过也。侧，倾也。俄，倾貌也。

【注释】①媮近小人：指狎昵亲近的小人。媮，亲近而不庄重。②沈湎淫液：沈湎，犹沉溺，多指嗜酒。淫液，流连贪美的样子。郑玄笺：“淫液者，饮酒时情态也。”流连，耽于游乐而忘归、留恋不止、依恋不舍。③温温：柔和貌；谦和貌。郑玄笺：“温温，柔和也。”④反反：慎重、和善貌。郑玄笺：“反反，言重慎也。”⑤幡幡：轻率不庄重貌。⑥仙仙：轻盈貌、轻举貌。⑦敕戒：警戒；教戒。⑧旅酬：宾客相互敬酒。⑨筵豆：筵和豆。古代祭祀和宴会时常用的两种礼器。⑩僛僛：醉舞敬斜貌。⑪邮：通“尤”。过失；罪过。⑫弁：古代贵族的一种帽子。⑬傴傴：醉舞失态貌。⑭欢呶：喧哗叫闹。

【译文】《宾之初筵》是卫武公讽喻时政世风的诗。周幽王荒废政事，不能自重，亲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风气也从而败坏。君臣上下都沉湎于纵酒作乐。武公入朝后，即作此诗。

当宴会刚刚开始，来宾们温雅谦恭。饮酒尚未至醉，仪表端庄自重。及至酒醉失态，渐渐举止轻浮。轻则离席徘徊，重则足蹈手舞（这一句说明宾客刚入席，用礼节约束自己，到了相互敬酒时，小人的丑态就表现出来了）。宾客贪杯至醉，喧哗更相呼号。弄乱筵间礼器，纷纷步乱身摇。人若贪杯至醉，不知过失昭昭。衣帽迤迤不整，犹自手舞足蹈。

【原文】《采菽》^①，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③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④之。菽，所以芼^⑤大牢^⑥，而待君子也。君子来朝，何锡与之。虽无与之，路车乘马。君子，谓诸侯也。赐诸侯以车马，言虽无与之，尚以为薄也。

【注释】①菽：豆类的总称。②锡：赐予。③微：衰微，衰弱，衰败。④筥：圆形的盛物竹器。⑤芼：杂；拌和。⑥大牢：古代祭祀，牛羊豕（豕：指小猪。亦泛指猪）三牲具备叫“太牢”。

【译文】《采菽》是一首讽喻周幽王的诗。幽王侮辱慢待诸侯，诸侯前来朝见时，不能诏命以礼款待。屡次征诏诸侯集会，幽王却不讲信义。君子目睹朝廷君臣之礼衰微，因而怀念昔日君王善待诸侯的恩义。

为了精心配制宴会的食品，新鲜的豆菽已采得筐满筥盈（这一句说明君王用豆菽与牛羊豕拌和做成祭祀的食物来款待诸侯）。听说诸侯们就要前来朝见，君王便愁着用什么来款待嘉宾。还一再道歉没什么好东西馈赠，却赐下鸾车宝马，令诸侯们无限感恩（把车马赐给诸侯，却说没有赐赏，是说君王这样做都还觉得自己太薄情了）。

【原文】《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①而好谗佞，骨肉^②相怨，故作是诗也。

駢駢^③角弓^④，翩^⑤其反矣。兴也。駢駢，调和也。不善繼^⑥檠^⑦巧用，则翩然而反。兴者，喻王与九族不以恩礼御待之，则使之多怨心。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胥，相也。骨肉之亲，当相亲无相疏远。相疏远则以亲亲之望^⑧，易以成怨也。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尔，汝。尔，幽王也。胥，皆也。言王汝不亲骨肉，则天下之人皆如斯。汝之教令无善无恶，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学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也。

【注释】①九族：九代的直系亲属，包括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幼学琼林·祖孙父子类》：“何谓九族？高、曾、祖、考、己身、子、孙、曾、玄。”②骨肉：比喻至亲，指父子兄弟等。③駢駢：弓调和貌，弓调和后呈弯曲状。④角弓：以兽角为饰的硬弓。朱熹《诗集传》：“角弓，以角饰弓也。”⑤翩：通“偏”。反貌。⑥繼：绳索。⑦檠：矫正弓弩的器具。⑧望：盼望，期待。

【译文】《角弓》是周幽王的父兄们讽喻周幽王之诗。幽王不亲爱其九代的直系亲属，而喜近谗佞之臣，以致父子兄弟等至亲之间相互怨恨，所以写作此诗。

用牛角装饰调试好的硬弓，如果不善于使用，也会把箭射往相反的方向（不善于使用绳索和矫正弓弩的器具，弓箭就会射往相反的方向。这一句为起兴，比喻幽王不按礼仪对待九族，致使九族心生怨恨）。王族兄弟各自结婚成家，切莫渐渐疏远，使骨肉亲情转变为怨望（兄弟姐妹之间应当相亲相爱，不要相互疏远。互相疏远，就会使亲人之间相互亲爱的期望得不到满足，容易形成怨恨）。王族相互疏远而忽视了亲情，就会让全国百姓，都学会了薄情寡恩。王族用道义教化国人，百姓也会纷纷效仿，凡事皆依循道义而行（这一句说明幽王不亲爱兄弟姐妹，那么天下百姓也会像这样。幽王教化百姓，无论善恶，天下的人都会学习。所以说君王教化百姓，不能不慎重）。

【原文】《菀柳》^①，刺幽王也。暴虐而刑罚不中，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尚，庶几^②也。有菀然枝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岂有不庶几欲就之止息乎？兴者，喻王有盛德，则天下皆庶几愿往朝焉！忧今不然也。俾予靖之，后予极焉。靖，谋也。俾，使也。极，诛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谋政事；王信谗，不察功考绩，后反诛放我。是言王刑罚不中，不可朝事。

【注释】^①菀柳：枝叶茂盛的柳树。菀，“苑”的通假字，茂盛。^②庶几：差不多。

【译文】《菀柳》是讽喻周幽王的诗。幽王暴虐而刑罚失当，诸侯皆不想朝见。诗意说像幽王这样的君主，真是不可入朝侍奉。

高大的柳树枝叶茂盛，为什么却不能给行人以庇荫（枝叶茂盛的柳树，行路之人岂有不愿在树下歇息的道理。比喻君王有盛德，则天下之人都愿意前往朝拜。担忧的是现在不是这样了）？

君王啊，譬如你让我为你谋划，事后却听信谗言，反将我放逐责罚（假设自己朝见君王，君王挽留我，让我谋划政事。可是君王又听信谗言，不考察我的功绩，反而责罚放逐我。这是说君王刑罚不当，令做臣子的无法奉事尽忠）！

【原文】《隰桑》^①，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也。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②。隰中之桑，枝条阿然长美，其叶又茂盛，可以庇勋人。兴者，喻时贤人君子，不用而野处，有覆养之德也。既见君子，其乐如何？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见其在位，我喜乐无度也。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遐，远也。谓，勤也。臧，善也。我心爱此君子，虽远在野，岂能不勤思之乎？我心善此君子，又诚不能忘也。

【注释】①隰桑：低湿地方的桑树。隰，低湿的地方。②难：茂盛貌。毛传：“难然，盛貌。”

【译文】《隰桑》是讽喻周幽王的诗。幽王时，小人在朝为官，君子远离躲避在乡野。作者想访求君子，劝请他们出来尽心匡扶君王。

湿地的桑树婀娜多姿，枝叶茂盛给行人以庇荫（隰地中的桑树，枝条柔美，树叶茂盛，可以庇荫人们。这一句为起兴，比喻当时贤人君子不被重用而远在乡野。所以，隰地中的桑树如君子所处之地，有庇护养育君子之德啊）。倘若见到了贤才被重用，我内心将是何等的欢欣（思念处在乡野的君子，能被君王重用而得到相应的职位，我将无比欢喜啊）！我心中爱慕君子的美德，不因他身处民间，就会稍减我的思念之诚（我诚心爱敬这些君子，他们虽远在乡野，岂能不常常思念他们呢）。我心中爱戴君子，赞叹贤才，昼夜思念何曾有一日忘怀（我在内心赞叹这些君子，真诚而不能忘怀）！

【原文】《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①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②代宗，而王弗能治。申，姜姓之国。孽，支庶^③也。宗，嫡子^④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

英英白云，露彼菅茅^⑤。英英，白云貌。白云下露，养彼可以为菅之茅。使与白华之菅，可相乱易，犹天之下妖气生褒姒，使申后见黜也。天步艰难，之子不犹。步，行也。犹，图也。天行此艰难之妖久矣，王不图其变之所由。昔夏之衰，有二龙之妖，卜藏其鬻^⑥，周厉王发而观之，化为玄黿^⑦；童女遇之，当宣王之时而生女，惧而弃之。后褒人有狱而入之幽王，幽王嬖^⑧之，是谓褒姒。鼓钟于宫，声闻于外。王失礼于内，而下国闻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鸣钟鼓于宫中，而欲使外人不闻，亦不可得也。念子懞懞^⑨，视我迈迈。迈迈，不悦也。言申后之忠于王也。念之懞懞然，欲谏正之，王反不悦于其所言。

【注释】①黜：贬降，罢退。②孽：旧时指庶子或旁支。③支庶：宗法制度谓嫡子以外的旁支。《诗·小雅·白华序》“以孽代宗”，汉郑玄注：“孽，支庶也；宗，适子也。”④适子：同“嫡子”，正妻所生之子，多指嫡长子。⑤菅茅：茅草的一种。夏花者为茅，秋花者为菅。⑥齧：龙或鱼的唾液。⑦玄鼯：蜥蜴。⑧嬖：宠爱。⑨懔懔：忧愁貌。

【译文】《白华》是周人隐刺幽王王后褒姒的诗。幽王先是娶姜姓之国的申女为王后，后来得到褒姒便废去了申后。所以许多诸侯国也追随其风，以其妾取代正妻，以旁系子嗣取代嫡子，而幽王自身行为不端故不能整治。

白云飘荡，甘露如膏，却滋养了那些一心想取代白管的茅草（这一句为起兴，指白云降下露水，滋养着那些可以替代白管使用的茅草，若与秋季开白华的菅草相比，真可以假乱真。犹如上天降下妖气生了褒姒，使申皇后受到贬降而失去君王的宠幸）。时运艰难，君王却不思拯救，所作所为怎不令人心焦（时运艰难妖孽久存，君王不谋划改变的办法。昔日夏朝末年有两条龙妖来到王宫，夏王通过占卜得到指点，将其遗留的唾液装在木匣子里收藏了起来。直到周厉王时打开观看，唾液化为一只“玄鼯”爬出。一个少女碰上了这只鼯，便受了孕，到宣王时生一女婴。因惧其不祥，该女婴被扔弃。后来有褒国人为赎罪将已成年的她献给周幽王，幽王非常宠爱她，因姓姒，故称为褒姒）。宫内鸣钟，响声立刻就会传遍四郊。君王一人有失，天下之人都将争相仿效（君王在宫内失礼，诸侯国听说后就效仿他。君王不能治理国家，就像在宫内鸣钟，却想叫宫外人听不到，这是不可能的）。我为您日夜担忧愁苦，您却对我横眉冷对，丝毫不顾念为妻的忠告（说的是申后忠于幽王，想劝谏匡正其过失，幽王却不乐于听申后的话）。

【原文】《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用兵不息，军旅自岁始草生而出，至岁晚矣，何

草而不黄乎？草皆黄矣，于是闲将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劳苦甚也。何人不将，经营^①四方。言万民无从不役者也。匪兕^②匪虎，率^③彼旷野。兕虎，野兽也。旷，空也。兕虎者，以比战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注释】①经营：往来。②兕：古代一种似牛的野兽。《尔雅·释兽》：“兕，似牛。”此处以“兕虎”作比喻。③率：沿着；顺着。

【译文】《何草不黄》是诸侯国指责幽王的诗。当时，四方边远少数民族交替入侵，中原之国背叛王室。朝廷用兵不息，视民众如同禽兽。君子为之忧伤，所以写作此诗。

从年头到年尾，什么草没有变黄？什么日子停止过行军（征兵作战不停息，军队从年初青草生长时就出发，到了年末，什么草不变黄呢？青草全都变黄，在这期间将帅没有一天不行军。说的是征夫常常行军作战劳苦到了极点）？还有谁不被役使，征战四方奔走不停（这一句说明百姓没有不从事征战的）？我不是野牛和老虎，却被迫成年累月以旷野为家。可怜被役使的征夫，整日奔波何曾有片刻闲暇。

大雅

【原文】《文王》，文王受命^①作^②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文王在上^③，于^④昭^⑤于天。在上，在民上也。于，叹辞也。昭，见。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著见于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也。周虽旧邦^⑥，其命惟新。乃新在文王也。济济^⑦多士，文王以^⑧宁。济济，多威仪也。商之孙子，其丽不亿^⑨。上帝^⑩既命，侯于周服^⑪。丽，数也。商之孙子，其数不徒亿，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后，乃为君子周之九服^⑫之中，言众之不如德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⑬。则见天命之无常也。无常者，善则就之，恶则去之。殷士肤敏^⑭，裸^⑮将于京。殷士，殷侯也。肤，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将，行也。殷之臣壮美而敏，来助周祭也。

【注释】①受命：受天之命。②作：创制；设立。③在上：《书·吕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孔颖达疏：“言尧躬行敬道之道在于上位。”后因以“在上”尊称帝王。④于：叹词。⑤昭：光明；明亮。⑥旧邦：岐山下的周代旧邑，文王祖父古公亶父由豳迁至，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境，周建国于此，故称。⑦济济：众多貌。⑧以：任用；使用；运用。⑨不亿：超过亿数，形容其数甚多。《诗·大雅·文王》：“商之孙子，其丽不亿。”郑玄笺：“其数不徒亿，多言之也。”孔颖达疏：“其数至多，不徒止于一亿而已，言其数过亿也。”⑩上帝：天帝，上天。⑪侯于周服：为“侯服于周”的倒文。侯服，古代王城外围，按距离远近划分的区域之一。周制称王城周围方千里以外的方五百里的地区。《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甸服。”郑玄注：“服，服事天子也。”⑫九服：王畿（畿：指古代王都所领辖的千里地面）以外的九等地区，即全国各地。⑬靡常：无常，没有一定的规律。⑭肤敏：优美敏捷。肤，美。⑮裸：即灌鬯。古代祭祀的一种仪式。把黑黍和郁金香酿成的香酒浇在地上，求神降临。

【译文】《文王》讲述文王受天之命而统领诸侯、创立周朝的事迹。

文王在上，圣德的光辉天地昭彰（文王起初被商纣王封为西伯，有功于民。其仁爱恩德普利天下，故天下归之，尊其为王）。岐周虽然是旧邦，却显现出崭新的气象（旧邦之新，新在文王承先启后的新政）。忠勇之士济济一堂，文王任人唯贤，将天下治理得安定和祥。殷商的后代子孙繁衍众多，其数难计。如今上天已降命于文王，这些人都成了周朝的臣子（历史的重任已交与文王及其后人，做天下的君王，意为人数众多比不上德行广大）。殷商子孙臣服于周，可见天命无常，并无不变之理（天命没有不变的道理。所谓“无常”，就是谁行善，就会接近上天的恩赐；行恶，天恩就会远离）。看那殷商的后代，动作优美而敏捷，正殷勤地协助周家的祭祀！

【原文】《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二圣相承，其明德日广大，故曰大明也。

明明在下，赫赫^①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在于下，故赫然著见于天。天难忱^②斯，不易维王。天位^③殷嫡^④，使不挟^⑤四方。忱，信也。挟，达也。天意难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纣居王位，而又殷之正嫡，以其为恶，乃绝弃之。使教令不行于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无常，唯德是与耳。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⑥上帝，聿怀^⑦多福。厥^⑧德不回，以受^⑨方国。回，违也。小心翼翼^⑩，恭慎貌也。聿，述^⑪也。怀，思也。方国，四方来附者也。

【注释】①赫赫：显赫盛大貌；显著貌。②忱：信任；相信。常用于涉及天命、天意时用之。《诗》曰：“天命匪忱。”③位：使占据其应有的位置。《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④嫡：正妻。⑤挟：握持；操持。引申为持有。《战国策·赵策四》：“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⑥昭事：勤勉地服事。昭，通“劬”。高亨注：“昭，借为劬。《说文》：“劬，勉也。”⑦怀：招致，招来。《易·师》：“王三锡命，怀万邦也。”孔颖达疏：“能招怀万邦。”⑧厥：代词，其。⑨受：得到；得。⑩翼翼：恭敬谨慎貌。郑玄笺：“小心翼翼，恭慎貌。”⑪述：遵循；继承。《书·五子之歌》：“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孔安国传：“述，循也。”

【译文】《大明》讲述的是文王有圣明德行，庇荫影响着后代，故治理天下之重任由文王延续至其子武王（文王、武王两位圣君先后相承，其圣明的德行一天天广为传扬，故称为大明）。

文王的圣德流布天下，声名显著于天地之间（文王的德行惠及百姓，所以声名显赫）。天命无常，实难依赖，只有君王的圣德才可以永葆不变（天意难料，但不轻易变更的是君王）。上天也曾命殷纣为王，不久又令他失去天下（殷纣王虽居王位，而且又是殷商的正室所传，因为他作恶多端，于是废除了他，让他的命令在全国无法施行，天下一起背离了他。所以，天命不会恒常不变，只给予那些有德行的人）。唯有今天的文王，时时恭敬谨慎，唯恐自己的德行有丝毫偏差。奉行天道，勤于国事，使得天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样的德行始终不变，才能够赢得诸侯的归顺，将天命永久承担。

【原文】《思齐》^①，文王所以圣也。言其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也。

思齐大任^②，文王之母。思媚周姜^③，京室^④之妇。齐，庄也。媚，爱也。周姜，大姜。京室，王室也。常思庄敬者大任也，乃为文王之母。又常思爱大姜^⑤之配^⑥大王^⑦之礼，以为京室之妇。言其德行纯备，以生圣子。大

妣^⑧嗣^⑨徽音^⑩，则百斯男。大妣，文王之妃也。大妣十子，众妾则宜百子也。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谓续行其善教令。刑于寡妻^⑪，至于兄弟。以御^⑫于家邦。刑，法也。寡妻，寡有之妻，言贤也。御，治也。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⑬，以此又能为政治于家邦。

【注释】①齐：同“斋”。庄重；严肃恭敬。②大任：即文王之母太任。大，“太”的古字。《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母》：“大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文王父）娶为妃。大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洎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大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大任为能胎教。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踔，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③周姜：指文王的祖母太姜。《列女传·母仪传》：“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大王娶以为妃。生泰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大王谋事迁徙，必与大姜。君子谓大姜广于德教。”④京室：王室。⑤大姜：太姜。⑥配：配合。《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朱熹《孟子集注》：“配者，合而有助之意。”⑦大王：太王。周文王之祖父，古公亶父的尊号。周人本居豳（豳，古国名。周的祖先公刘所立，其地在今陕西省彬县以东旬邑县境），自古公始迁居岐山之下，定国号曰周，自此兴盛，故武王克殷，追尊为太王。⑧大妣：亦作“太妣”。有莘氏之女，周文王妻，武王母。《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妣，文王正妃也。”后用为贤母的典实。⑨嗣：继承；接续。⑩徽音：犹德音。指令闻美誉。⑪刑于寡妻：刑于，谓以礼法对待。指夫妇和睦。寡妻，贤妻。郑玄笺：“寡妻，寡有之妻，言贤也。”一说为嫡妻。毛传：“寡妻，适妻也。”⑫御：统治；治理。《书·大禹谟》：“临下以简，御众以宽。”⑬宗族：谓同宗同族之人。《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尔雅·释

亲》：“父之党为宗族。”

【译文】《思齐》讲述的是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的缘由（文王成圣，不仅是因他天性纯善，还因为他的德行成就有其特殊的原由）。

内心庄严诚敬始终如一，那便是太任——文王之母。她一心效法婆婆太姜，做好王室之妻，不容自己有半点瑕污（能够时时刻刻保持庄严恭敬之心的那个人叫太任，她就是文王的母亲。她还常常思想爱慕太姜辅助配合太王的嘉言懿行，要效法婆婆做好王室之妻。说的是文王的母亲德行纯正完美，所以才会生出圣子）。太姒再次继承太任的德音，后代男丁兴旺逾百人，皆蒙受美德的教化（太姒生有十子，其他嫔妃所生之子约百人。太姒继承太任的德音，这是说她能继续效法太任美好德行的教化）。文王以礼法善待贤妻，进而延及兄弟，国人纷纷效法，德教乃遍布天下（文王以礼法善待妻子，并以礼法推及宗族之人，因此也能以德行教化来为政，治理国家）。

【原文】《灵台》^①。民始附^②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③德以及鸟兽昆虫焉。文王受命而作邑^④于丰^⑤，立灵台也。

经^⑥始^⑦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⑧之，不日^⑨成之。文王应^⑩天命^⑪，度^⑫始灵台之基趾^⑬，营表^⑭其位，众民则^⑮筑作，不设^⑯期日而成之。言说^⑰文王之德，劝^⑱其事，忘己劳也。经始勿亟^⑲，庶民子来。亟，急也。经始灵台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众民各以子成父事而来攻之。

【注释】①灵台：古时帝王观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筑。②附：依附。③灵：天；天帝；神灵。④作邑：谓建筑都城。《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郑玄笺：“作邑者，徙都于丰，以应天命。”⑤丰：地名。周国都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孔颖达疏：“丰……文王旧都也。”⑥经：量度；筹划。《百喻经·三重楼喻》：“是时木匠，即便经地垒壑作楼。”⑦始：谋划。《诗·大

雅·绵》：“爰始爰谋，爰契我龟。”⑧攻：营建。⑨不日：不久。⑩应：受；接受。《书·康诰》：“惟弘王应保殷民。”孙星衍疏：“韦昭注《国语》曰：‘应，受也。’”⑪天命：上天之意旨。⑫度：丈量；计算。《孟子·梁惠王上》：“度，然后知长短。”⑬基址：建筑物的地基、基础。⑭营表：古代建造宫室时测量地基，立表以确定位置，谓之“营表”。孔颖达疏：“营表其位，谓以绳度立表，以定其位处也。”⑮则：立即，马上。《汉书·王莽传上》：“应声涂地，则时成创。”⑯设：全；完备。⑰言说：谈论。⑱劝：勤勉；努力。《管子·轻重乙》：“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⑲亟：紧急；急需。《左传·定公五年》：“夏，归粟于蔡，以周亟，矜无资。”

【译文】《灵台》一诗写于百姓开始亲近依附文王之时。文王接受天命，而百姓乐其有美好德行，且仁爱恩惠泽被鸟兽昆虫（讲述文王受命，在丰地建筑都城，建立灵台之事）。

文王开始营造灵台，精心规划仔细安排。四方百姓闻风而动，转眼之间圆满成功（文王接受上天的旨意，测量规划灵台地基，精确测定基础位置，百姓立即动工建造，还没到竣工日期灵台就很快建成了。大家议论着文王的圣德风范，深受感动，而勤奋努力，心情快乐，忘却了辛劳）。当初并无速成之意，百姓归心诚如赤子（文王测量规划灵台的地基，并没有着急建成的意思，但百姓们都用子女替父母做事的心情，来努力建造灵台）。

【原文】《行苇》^①，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于九族，外尊事黄耆^②，养老乞^③言，以成其福禄焉。乞言，从求善言可以为政者也。敦^④彼行苇，羊牛勿践履。方^⑤苞方体，维叶泥泥^⑥。敦，聚貌也。行，道也。叶初生泥泥然。苞，茂也。体，成形也。敦敦然道旁之苇，牧羊牛者无使蹈履折伤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终将为人用。故周之先王，为此爱之，况于其人乎。黄耆台背^⑦，以引以翼^⑧。台之言眇也。大老^⑨，则背有眇文^⑩也。既告^⑪老人，及其来也，以礼引之，以礼翼之。在其前曰引，在其旁

群书治要译注

曰翼也。寿考^⑫维祺^⑬，以介^⑭景福^⑮。祺，吉。介，助也。养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注释】①行苇：行，道路。路旁的芦苇。②黄耆：指年老的人。《诗·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遐不黄耆。”毛传：“黄，黄发也；耆，老。”③乞：求讨；祈求；请求。④敦：聚拢貌。⑤方：副词。方始；方才。⑥泥泥：柔润貌。⑦台背：台，亦作鲐（鱼名，背上有黑的花纹），老年人背有黑纹，故称老人为台背。⑧翼：搀扶之意。⑨大老：德高望重的老人。⑩鲐文：鲐鱼般的斑纹。鲐，鱼名。⑪告：求，请求。这里是求教的意思。⑫寿考：年高；长寿。⑬祺：幸福；吉祥。⑭介：佐助。⑮景福：洪福；大福。

【译文】《行苇》是赞扬忠厚品行的。周室王族忠厚治国，仁爱延及草木，所以对内能使九族和睦，对外能尊敬老人。敬心供养老人以祈求传授智慧经验，如此敬老尊贤的态度积累了绵长济世的福报（乞言，就是向老人请教，听取善言，即有助于治国安邦之类的言论）。簇簇新苇生长在路边，切莫让牛羊践踏摧残。茂盛的芦苇刚长出鲜嫩的枝干，柔润的翠叶怎不令人爱怜（道旁的芦苇丛丛簇簇，放牛牧羊的人，不要让牛羊踩踏折伤了芦苇。茂盛的草木才刚长出，它最终都会对人有用。周朝的先王对草木尚且都很爱护，更何况人呢）。倘若见到了年迈的老者，年轻人快快上前扶挽（台说的是鲐纹。指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背上已长满了鲐纹。既是求教于老人，见他到来，就当以敬师之礼赶急上前去迎接和搀扶他。在前面带路叫“引”，在旁边搀扶叫“翼”）！长寿之人最吉祥，能庇佑子孙后代洪福齐天（敬养老人的行为非常吉利，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后福无穷）。

【原文】《假^①乐^②》，嘉成王也。

假乐君子，显显^③令德。宜民宜人，受禄^④于天。假，嘉也。宜民^⑤宜人^⑥，宜安民^⑦，宜官人^⑧也。天嘉乐成王有光光^⑨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

宜，以受福禄于天也。千禄^⑩百福，子孙千亿。穆穆^⑪皇皇^⑫，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干，求也。成王行显显之令德，求禄得百福。其子孙亦勤行而求之，得禄千亿。故或为诸侯，或为天子，言皆相勗^⑬以道也。不愆^⑭不忘，率^⑮由旧章^⑯。愆，过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过误，不遗失，循用旧典之文章，谓周公之礼法。

【注释】①假：嘉，美。②乐：喜爱，喜欢。③显显：鲜明貌。④受禄：接受福祉。⑤宜民：谓使民众安定，得以安抚。⑥宜人：谓使人适合其位。⑦安民：安定人民生活；安抚人民。⑧官人：选取人才给以适当官职。⑨光光：显赫威武貌；明亮貌。⑩千禄：千，当为“干”之误。《毛诗正义》：“千禄百福。”干，求。《诗·大雅·旱麓》：“岂弟君子，干禄岂弟。”⑪穆穆：端庄恭敬。⑫皇皇：美盛貌；庄肃貌。⑬相勗：互相勉励。勗，勉励。⑭愆：违背；遗失。⑮率：遵行；遵循。⑯旧章：昔日的典章。

【译文】《假乐》是赞扬成王之诗。

嘉美和乐的君子，您的美德如日月高悬。安民任贤无所不宜，您的福禄受自于上天（上天赞美欢喜成王有明耀显赫的美德，百姓幸福安乐，贤才选用得当，百姓官吏各得其所，因此国运昌盛，天清地宁）。您的福禄无穷无尽，您的子孙百亿万千。身心敬穆仪态庄严，为君为王天意使然（成王有明耀显赫的美德，故能获得大福大禄。他的子孙也像他一样勤修德行以培厚福，得禄不计其数。所以有的做诸侯，有的做天子。说的是他们都能互相勉励，修己培德，遵循大道）。先王之训不弃不忘，古人常道不失不偏（成王的美德还体现在对于周公留下来的典章礼法，不违背，不遗忘，遵照行事）。

【原文】《民劳》，召穆公^①刺^②厉王^③也。

民亦劳^④止，汙^⑤可小康^⑥。惠^⑦此中国^⑧，以绥^⑨四方。汙，几也。康，绥，皆安也。惠，爱也。今周民疲劳矣，王几^⑩可小安之乎？爱此京师之人，以

安天下。京师者，诸夏^⑩之根本也。

【注释】①召穆公：姓姬名虎，谥号穆公，是周厉王的卿士。②刺：讽喻，隐刺。有指责、批评、劝谏的意思。③厉王：成王七世孙，为政暴虐，用好利之小人，徭役繁重，人民不堪其苦，终反，厉王出奔于彘，死而弗返。④劳：疲劳；劳苦。⑤汔：亦作“汽”。庶几；差不多。⑥小康：稍安。郑玄笺：“康，安也。今周民罢劳矣，王几可以小安之乎？”⑦惠：指施予恩惠。⑧中国：指京师。⑨绥：安；安抚。⑩几：怎样。⑪诸夏：周代分封的中原各个诸侯国。泛指中原地区。

【译文】《民劳》一诗讲的是召穆公讽谏厉王之过，劝其回归正途。人民已劳苦不堪，君王啊，让他们稍事安歇又何妨！能宽厚仁爱身边的百姓，进而才谈得上安抚四方（如今百姓疲惫不堪，君王怎么才能让他们过上稍微安稳的生活呢？仁爱国都的百姓，才能安定天下。国都是各诸侯国的根本啊）！

【原文】《板》，凡伯^①刺厉王也。

上帝^②板板^③，下民卒^④瘵^⑤。出话不然^⑥，为犹^⑦不远。板，反也。上帝以称王者。瘵，病也。话，善言也。犹，谋也。王为政反先王与天之道，天下民尽瘵，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以此为谋，不能远图，不知祸之将至也。犹之不远，是用大谏^⑧。王之谋不能图远，用是故我大谏王也。介人^⑨维^⑩藩^⑪，太师^⑫维垣^⑬。大邦^⑭维屏，太宗^⑮维翰^⑯。介，善也。藩，屏也。垣，墙也。翰，干也。太师，三公也。大邦，成国诸侯也。太宗，王之同姓，世嫡子也。王当用公卿诸侯及宗室之贵者为藩屏垣干，为辅弼，无疏远之也。怀德维宁，宗子^⑰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⑱畏。怀，和也。斯，离也。和汝德，无行酷暴之政，以安汝国，以是为宗子之城，使免于难。宗子城坏，则乖离，而汝独居而畏矣。宗子，适子也。

【注释】①凡伯：旧说是周公的后代，有人考证凡伯就是共伯和，世称他

修德行，好贤仁。②上帝：指君主、帝王。《诗·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毛传：“上帝，以托君王也。”孔颖达疏：“王称天称帝，《诗》之通义。”③板板：乘戾，反常。④卒：通“悴”。忧伤；忧愁。《文子·上德》：“有荣华者，必有愁悴。”⑤瘁；劳苦。⑥不然：不如此，不是这样。⑦犹：通“猷”。谋，规划。⑧大谏：竭力规劝。⑨介人：善人。指有才德之士。⑩维：乃；是。⑪藩：篱笆。引申为屏障。晋左思《魏都赋》：“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⑫太师：古三公之最尊者。周置，为辅弼国君之官。《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孔安国传：“师，天子所师法。”⑬垣：指墙、城墙。⑭大邦：诸侯国中的大国。⑮太宗：周王同姓的宗族。⑯翰：羽翼，辅翼。⑰宗子：周王的嫡子。⑱斯：离开；距离。《列子·黄帝》：“华胥氏之国……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

【译文】《板》是凡伯劝谏厉王之诗。

君王行事不循常道，天下百姓愁苦莫名。纵有善言而不能行，虽谋不远其祸将临（君王为政，违背先王教诲和自然规律，天下百姓皆劳苦，君王说出有益之言却又不兑现。用这样的方式治国，非长久之计，不知道大祸即将来临）。欲为君王谋深虑远，竭我鄙诚倾心力谏（君王考虑问题不能长远，所以我才竭力劝谏君王）。才德之士譬如藩篱，太师有道如墙可依。诸侯公卿如障如屏，宗族兄弟皆我羽翼（君王当用公卿诸侯及宗室有才德的人，作为藩篱、屏障、城墙和辅翼，作为辅佐的人，可不要疏远了他们）。君王怀德天下安宁，兄弟拥戴众志成城。城不可坏德不可弃，离城独居诚可畏矣（随顺你的德行而不要施行酷暴的政令，这样才可让你的国家安定祥和，用这样的态度治理宗子之城，不要让他们遭受劫难。若宗子之城倒塌，那么大家就会背离，而你将陷入孤苦无依又恐惧害怕的境地）！

【原文】《荡》，召穆公伤^①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③。上帝，以托君王也。辟，君也。荡荡，言法度废坏之貌也。厉王乃以此居人上，为天下之君，言其无可则像之甚也。疾威上

帝，其命^④多僻^⑤。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疾病^⑥人者，重赋敛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旧章也。天生烝民^⑦，其命匪^⑧谏^⑨。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天之生此众民，其教道之，非当以诚信使之忠厚乎？今则不然，民始皆庶几^⑩于善道，后更化于恶俗也。既愆^⑪尔止^⑫，靡^⑬明^⑭靡晦^⑮，式^⑯号式呼，俾^⑰昼作夜。使昼为夜也。愆，过也。汝既过于沉湎矣，又不为明晦有止息也。醉则号呼相效，用昼日作夜，不视政事也。文王曰：咨，咨^⑱汝殷商。匪上帝不时^⑲，殷不用旧。此言纣之乱，非其生不得其时，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也。虽无老成人^⑳，尚有典刑^㉑。老成人，谓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属也，虽无此臣，犹有常事^㉒，故法可案^㉓用。曾^㉔是莫听，大命^㉕以倾^㉖。莫，无也。朝廷君臣，皆任^㉗喜怒，曾无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诛灭也。殷鉴^㉘不远，在夏后之世。此言殷之明镜不远也。近在夏后之世，谓汤诛桀也。后武王诛纣，今之王何以不用为戒乎。

【注释】①伤：忧思，悲伤。②荡荡：恣纵貌；无所约束貌。③辟：天子；君主。④命：教令，政令；王命，朝命。⑤多僻：亦作“多辟”。多邪僻。⑥疾病：这里是使人困苦不堪的意思。疾，痛苦、困苦。病，穷困。⑦烝民：民众，百姓。烝，众、众多。⑧匪：同“非”。不，不是。⑨谏：真诚。⑩庶几：希望；但愿。⑪愆：罪过，过失。⑫止：容止。指人的仪态举止。⑬靡：无，没有。⑭明：白昼；白天。⑮晦：晚上；夜。⑯式：语助词。⑰俾：使。⑱咨咨：叹息；叹息声。⑲不时：不适时；不合时。⑳老成人：特指旧臣。朱熹《诗集传》：“老成人，旧臣也。”㉑典刑：亦作“典型”。谓旧法、常规。郑玄笺：“犹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㉒常事：上古指掌管政务的官员。㉓案：通“按”。依据，按照。㉔曾：副词。一直；从来。㉕大命：称天子之命。㉖倾：倾覆；覆亡。㉗任：听凭，任凭。㉘鉴：镜子。多为青铜制成。有的刻有铭文，用以自戒。《庄子·德充符》：“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成玄英疏：“鉴，镜也。”

【译文】《荡》是讲召穆公哀伤周厉王时王室法度废坏，厉王无道，

天下大乱，不遵循纲常制度，故而作此诗。

君王啊你只想为所欲为，可知道你本是万民的主宰（厉王以不仁之道居上位，作天下的君王，意思是厉王实在没有可以让臣民效法的地方）！君王啊你只知降灾降罪，祖宗的常道却屡屡抛开（令人困苦不堪的，是沉重的赋税。使人纷纷成为罪犯的，是严酷的刑法。厉王的政令多偏离正道，是因为不遵循昔日的典章之故）。上天之德在于生养百姓，君王你既承天命，怎能不奉守诚信？所有的帝王最初都信誓旦旦，要做到有始有终却并不简单（上天生育了百姓，就当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难道不该用诚信的教化使他们变得忠厚吗？如今却不是这样，百姓一开始还能遵循善道，后来却转而被不良的风俗同化了）。你的仪容举止过于随便，歌舞宴饮昼夜不断。醉后呼号人我不辨，昼夜颠倒政教全乱（你既过度沉溺于饮酒享乐，又不分昼夜没有节度。喝醉了一群人大呼小叫，日夜颠倒不理朝政）。倘若文王见此能不长叹？当叹那般商之后亡国不远！殷纣为帝非不逢时，不遵祖训天乃亡之（这里是说纣王时社会的动乱，并非是他生不逢时，而是不效法先王的法度礼仪所导致的）。吾祖虽远老臣已逝，祖训犹在尚可凭依（老成人，说的是像伊尹、伊陟、臣扈这样的良臣。现在虽然没有了像他们那样的老臣，但还有这些先人留下的典章制度可以依照实行）。似这般祖训常规都弃而不听，当惧那天命无常大厦将倾（朝廷君臣，都凭着个人喜怒，情绪用事，从来不依循规章制度处理事务，这样下去必将遭到诛灭啊）。殊不知商汤放桀其事不远，武王灭纣就在眼前（这里是说殷商值得借鉴的教训就在眼前。近在夏后之世，是指商汤讨伐夏桀。后来武王又讨伐商纣，今天的君王怎么可以不以此为戒呢）！

【原文】《抑》，卫武公刺厉王也，亦以自警也。

无兢^①维人^②，四方^③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④顺之。无竞，竞也。训，教^⑤也。觉，直^⑥也。竞，强也。人君为政，无强于得贤人。得贤人，则天下教化于其俗。有大德行，则天下顺从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之。敬慎威仪^⑦，维民之则。则，法^⑧也。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⑨。话，善言也，谓

群书治要译注

教令也。白圭^⑩之玷^⑪，尚可磨也。斯言^⑫之玷，不可为。玷，缺也。斯，此也。玉之玷缺尚可磨鑿^⑬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谁能反复^⑭之也。

【注释】①竞：强盛；强劲。②人：人才；杰出人物。《左传·文公十三年》：“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③四方：指四方诸侯之国。④四国：四方诸侯国。⑤教：政教；教化。⑥直：有理；正义。⑦威仪：庄重的仪容举止。《书·顾命》：“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孔安国传：“有威可畏，有仪可象。”⑧法：仿效，效法。⑨柔嘉：柔和而美善。⑩白圭：亦作“白珪”。古代白玉制的礼器。⑪玷：玉的斑点，瑕疵。⑫言：政令；号令。⑬鑿：磋磨。⑭反复：重复再三；翻来覆去。《易·乾》：“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朱熹《周易本义》：“反复，重复践行之意。”

【译文】《抑》是卫武公劝谏厉王的诗，同时也以此诗自我警惕。

国家的强盛在于拥有贤德之人，四方之国才都会接受其教化。君王具备了纯正的德行，四方诸侯才能够齐归于麾下（君王治理国家，最好的莫过于得到贤才。有了贤才，那么天下都受到其风俗习惯的教化。有大德行，那么天下都接受其政令。说的是君王因此要带头倡导）。

恭敬谨慎、举止庄重，天下百姓都会效法。颁布教令当循古人常道，言行举止务求优美合度。白玉之瑕，尚可琢磨；政令之失，再难弥补（玉的斑点还可以磨除干净，君王的政教一旦有错，谁能够回头补救呢）！

【原文】《桑柔》，芮伯刺厉王也。芮伯，王卿士^①也。

忧心殷殷^②，念我土宇^③。我生不辰^④，逢天憯^⑤怒。自西徂^⑥东，靡所定处^⑦。宇，居也。憯，厚也。此士卒从军久不息，劳苦自伤之言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⑧。谷，穷也。前无明君，却迫罪役，故穷也。维^⑨此良人^⑩，弗^⑪求^⑫弗迪^⑬。维彼忍心^⑭，是顾^⑮是复^⑯。迪，进也。良，善也。国有善人，王不求索^⑰，不进用之。有忍^⑱为恶之心者，王反顾念^⑲而重复之，言其

忽^⑳贤者。爱小人也。大风有隧^㉑，贪人败类^㉒。听言则对^㉓，诵言^㉔如醉。类，犹等夷^㉕也。贪恶之人，见^㉖道听^㉗之言，则应答之。见诵诗书之言，则眠卧如醉。君居上位而行如此，人或^㉘效之也。

【注释】①卿士：指卿、大夫。后用以泛指官吏。②殷殷：忧伤貌。③土宇：乡土和屋宅。④不辰：不得其时。⑤俾：盛，大。⑥徂：往，去。⑦定处：固定的居处。⑧谷：通“鞠”。困穷。引申为困境。⑨维：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⑩良人：贤者；善良的人。⑪弗：不。⑫求：访求。⑬迪：进用，任用。⑭忍心：狠心；昧着良心；硬着心肠。⑮顾：顾惜；眷念。⑯复：重复；反复；回环。⑰求索：寻找；搜寻。⑱忍：残忍。⑲顾念：眷顾想念；念及。⑳忽：轻视；怠慢。㉑隧：旋转；回旋。㉒败类：毁灭族类。㉓对：应答。㉔诵言：指诵读经书之言。㉕等夷：同等；同辈；同等的人。《韩诗外传》卷六：“遇长老则修弟子之义，遇等夷则修朋友之义。”㉖见：听说；听见；听到。㉗道听：“道听途说”的略语。指没有根据的传说。㉘或：副词。常，时常。

【译文】《桑柔》是大臣芮伯劝谏厉王之诗。

整日里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不由得时时想起故土和家园。只叹我生不逢时福分浅，赶上那上天震怒降灾难。从西到东，居无定所，奔波不断（这是士兵从军，久久不得歇息，发出劳苦忧伤的感叹）。人都说这世道举步为艰，这些年进退维谷有苦难言（上没有明君，却强迫百姓去服无道的劳役，所以进退两难）。大贤大德都流落在民间，无人寻求与打探（国家有贤人，君王不去寻找、不去任用）。那邪恶的小人心肠险，偏偏是圣恩浩荡常顾眷（那些心里残忍的人，君王却常常眷顾想念。指君王轻视贤人而宠爱小人）。狂风所及草木皆伤，恶人所在必有灾殃。怕只怕听惯了甜言蜜语心舒畅，终将那祖宗的教诲丢个精光（贪恶之人，对道听途说的言语很感兴趣，听到诵读经书之声音却像喝醉酒一样昏昏欲睡。君王居上位，却有这样的行为，其他人也会去效仿）！

【原文】《云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①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仍叔，周大夫也。

倬^②彼云汉^③，昭^④回^⑤于天。云汉，谓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气也。精光^⑥转运于天，时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视天河望其候^⑦也。王曰于乎^⑧！何辜^⑨今之人？天降丧乱^⑩，饥馑^⑪荐臻^⑫。荐，重也。臻，至也。辜，罪也。王忧旱而嗟欢云：何罪与，今时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灾，亡乱之道，饥馑之害，复重^⑬至也。靡神不举^⑭，靡爱^⑮斯牲^⑯。圭璧^⑰既卒^⑱，宁^⑲莫我听。靡、莫，皆无也。言王为旱之故，求于群神，无不祭也。无所爱于三牲^⑳也，礼神之圭璧，又已尽矣。曾^㉑无听聆我之精诚^㉒而兴^㉓云雨者与。

【注释】①侧身：倾侧其身，表示戒惧不安。②倬：高大；显著。③云汉：银河，天河。④昭：光明；明亮。⑤回：旋转；回旋。⑥精光：光辉。⑦候：占验，预测。⑧于乎：同“呜呼”。感叹词。⑨辜：罪，罪过。⑩丧乱：死亡祸乱。后多以形容时势或政局动乱。⑪饥馑：灾荒，庄稼收成很差或颗粒无收。饥，通“饥”。⑫荐臻：接连到来；屡次降临。荐，通“洊”，意为一次又一次。⑬复重：重复。⑭举：祭祀。⑮爱：舍不得；吝惜。⑯牲：供祭祀、盟誓和食用的家畜。⑰圭璧：古代帝王、诸侯祭祀或朝聘时所用的一种玉器。朱熹《诗集传》：“圭璧，礼神之玉也。”⑱卒：尽；完毕。⑲宁：竟；乃。⑳三牲：牛、羊、豕，俗谓大三牲。猪、鱼、鸡，俗谓小三牲。㉑曾：代词，表示疑问。相当于“何”“怎”。㉒精诚：真诚。㉓兴：产生。《易·归妹》：“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高亨注：“兴，犹生也。”

【译文】《云汉》是仍叔赞美宣王之诗。宣王虽继承厉王之后衰微的王室功业，但心存拨乱反正之志，每遇灾害便为之忧惧，谨慎修养其德行，希望借此以消除灾异。天下人喜见宣王重新恢复仁爱之道，忧虑百姓之苦，所以写作此诗赞叹他。

夺目的银河星光灿烂，运行于浩瀚无际的苍穹（天上的光辉灿烂夺目，时逢久旱不雨，故而宣王在夜晚仰视银河观察其变化）。君王每每对之长叹：今人何罪，频遭此灾难重重？上天降下亡乱之祸，饥馑连年灾荒接踵（宣王忧虑旱情而感叹说：“当今百姓有何罪过？上天仍然降下旱灾。前代亡乱的世风，眼前连年的灾荒，相继接踵而至。”）。为民祈福，我祭遍了所有的神灵，何曾吝惜过供祭的牺牲。祭神的圭璧都已经用尽，苍天啊，难道你还不能相信我的赤诚（这里说的是宣王因为干旱之故，向众神祈求时没有不做祭祀的。他并不吝惜祭祀用的牲畜，祭神的圭璧也都已经用尽。不禁感叹：“为何不聆听我真诚的祈祷，而降下云雨呢？”）！

【原文】《崧高》，尹吉甫^①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

维^②岳^③降神^④，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⑤。翰，干也。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贤知^⑥入，为周之桢干^⑦之臣也。申伯之德，柔惠^⑧且直。揉此万邦^⑨，闻于四国。揉，顺也。四国，犹言四方也。

【注释】①尹吉甫：周宣王贤臣。又称兮伯吉父。姓兮，名甲，字伯吉父（父一作甫），尹是官名。②维：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③岳：泛指高山，此处指嵩山。④降神：神灵降临；使神灵降临。⑤翰：辅翼。⑥贤知：贤明多智。⑦桢干：指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人或事物。汉匡衡《上政治得失疏》：“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⑧柔惠：温顺柔和。⑨万邦：所有诸侯封国。后引申为天下、全国。

【译文】《崧高》是尹吉甫赞美宣王之诗。当时天下复见太平景象，宣王能分封诸侯、亲爱诸侯，并褒奖申伯。

高高的嵩山神灵降临，甫侯和申伯于此降生。申伯和甫侯不负素志，如今全都是周室的重臣（甫侯和申伯都是因贤明睿智而成为周朝的重臣）。申伯的德行名满天下，正直无私、温和柔顺。辅佐朝廷安邦定国，

周王的德化遍及四邻。

【原文】《烝民》^①，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②，周室中兴^③焉。

天生烝民，好是懿德^④。天之生众民，莫不好有美德之人也。天监^⑤有周，昭假^⑥于下。保^⑦兹天子，生仲山甫^⑧。监，视也。假，至也。天视周室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谓及于众民也。天安爱此天子宣王，故生仲山甫使佐也。仲山甫之德，柔嘉^⑨维则^⑩。令仪^⑪令色^⑫，小心翼翼^⑬。嘉，美也。令，善也。善威仪，善颜色，容貌翼翼然，恭敬也。肃肃^⑭王命^⑮，仲山甫将^⑯之。邦国若否^⑰，仲山甫明^⑱之。将，行也。若，顺也。顺否犹臧否，谓善恶也。既明^⑲且哲^⑳，以保其身。夙夜匪懈^㉑，以事一人^㉒。夙，早也。匪，非也。一人，斥^㉓天子也。人亦有言，柔则茹^㉔之，刚^㉕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㉖鰥寡^㉗，不畏^㉘强御^㉙。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㉚克^㉛举之。我仪图^㉜之。輶，轻也。仪，足也。人之言云，德甚轻。然而众人寡能独举之以行者，言政事易^㉝耳。人不能行者，无其志也。我与伦^㉞足^㉟图之而未能也。维仲山甫举之。仲山甫能独举是德而行之。衮职^㊱有阙^㊲，维仲山甫补^㊳之。王之职有缺，辄^㊴能补之者，仲山甫也。

【注释】①烝民：民众，百姓。②任贤使能：任用有贤德、有才能的人。③中兴：由衰复盛，重新振作。④懿德：美德。⑤天监：上天的监视。⑥昭假：向神祷告，昭示其诚敬之心以达于神。⑦保：保佑。⑧仲山甫：周宣王时的贤臣。后因用以代称贤臣。⑨柔嘉：柔和美善。⑩则：楷模；准则。⑪令仪：谓整肃威仪。⑫令色：和悦的容色。⑬小心翼翼：恭敬谨慎。⑭肃肃：严正貌。⑮王命：帝王的命令、诏谕。⑯将：施行。⑰否：恶。⑱明：明白；清楚。⑲明：指贤明的人。⑳哲：明智；有智慧。㉑夙夜匪懈：亦作“夙夜匪解”或“夙夜不解”。形容日夜辛劳，勤奋不懈。㉒一人：古代称天子，亦为天子自称。㉓斥：指；直接指明。㉔茹：吃，吞咽。㉕刚：坚硬。㉖侮：轻慢，轻贱。㉗鰥寡：老而无妻或无夫的人。引申指老弱孤苦者。《诗·小雅·鸿雁》：“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毛

传：“老无妻曰鰥，偏丧曰寡。”⑳畏：害怕；恐惧。㉑御：强御；强暴。㉒鲜：少；尽。㉓克：能够。㉔仪图：揣想忖度。朱熹《诗集传》：“仪，度；图，谋。”㉕易：容易。㉖伦：辈，类。这里指的是朋辈。㉗疋：“雅”的古字。素常、向来的意思。㉘袞职：袞，古代指帝王的职事。亦借指帝王。郑玄笺：“袞职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职有阙辄能补之者，仲山甫也。”孔颖达疏：“袞职，实王职也。”㉙阙：缺误；疏失。㉚补：弥补；补救。㉛輒：同“辄”，就。

【译文】《烝民》是尹吉甫赞美宣王之诗。当时宣王任用有贤德、有才能的人，使周王朝得以由衰转盛，重新振作。

上天无私生育万民，万民所爱唯有美德（上天生养百姓，无人不喜好有美德的人）。上天将周朝仔细观察，光明普照百姓安乐。为保天子振其德教，故生山甫佐于君侧（上天看到周王室的政令教化，其恩惠的光芒照耀于下，惠及百姓。上天喜爱周宣王这位天子，所以降生仲山甫来辅佐他）。既生山甫必盛其德，柔和美善威仪可则。仪表庄严言辞安定，待人谦和处事恭敬。君王在上法令严明，山甫行之上下和顺。国事纷繁吉凶难卜，山甫断之扬善救恶。德配贤明智称上哲，修身全道品行高洁。日夜操劳不厌不疲，鞠躬尽瘁以奉天子。世人常言见风使舵，逢软则食，逢硬则吐。守节不移惟有山甫，软亦不食硬亦不吐。怜恤鰥寡老弱是助，除暴安良强权不惧。世人常言：德轻如毛几人能举？为善虽易行之者稀。我辈亦曾心向往之（人们常说积德行善很容易，然而却很少有人去奉行。说的是推行德政很容易，人不能去做，是因为没有这个志向。我与朋辈一直在思量这件事，却未能做到）。唯有山甫勤而行之（只有仲山甫真正将德行落到了实处）。君王在上偶有过失，唯有山甫能补救之（发现君王有过，能够及时予以补救，只有仲山甫能够做到）。

【原文】《瞻仰》^①，凡伯刺^②幽王大坏也。

瞻仰昊天^③，降此大厉^④。昊天，斥王也。厉，恶也。邦靡^⑤有定，士

民^⑥其瘵^⑦。瘵，病也。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⑧夺之。此言王削黜^⑨诸侯及卿大夫无罪者也，覆犹反也。此宜无罪，汝反收^⑩之。彼宜有罪，汝覆说^⑪之。收，拘收也。说，放赦也。哲夫^⑫成城^⑬，哲妇^⑭倾城。哲，谓多谋虑也。城，犹国也。懿^⑮厥^⑯哲妇，为梟为鸱^⑰。懿，有所痛伤之声也。梟鸱，恶声之鸟也。喻褒姒^⑱之言无善也。妇有长舌^⑲，维^⑳厉之阶^㉑。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㉒维^㉓妇寺^㉔。寺，近也。长舌，喻多言语也。今王之有此乱政，非从天而下，但从妇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为乱，语王为恶者，是维近爱妇人用其言，是故致乱也。如贾^㉕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㉖。妇人无与外政，虽王后犹以蚕织为事。识，知也。贾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而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妇人休其蚕桑织紵之事，而与朝廷之事，其为非宜，亦犹是也。不吊^㉗不祥，威仪不类^㉘。人之云亡^㉙，邦国殄瘁^㉚。吊，至也。王之为政，德不能至于天矣，不能致征祥于神^㉛矣，威仪又不善于朝廷矣。贤人皆言奔亡，则天下邦国将尽困病也。

【注释】①瞻仰：仰望。②刺：讽刺。③昊天：苍天。昊，元气博大貌。④厉：灾祸；祸患。⑤靡：无，没有。⑥士民：泛指人民、百姓。⑦瘵：病。这里是疾苦的意思。⑧覆：反；相反。⑨削黜：亦作“削绌”。削减封地，贬降官爵。黜，贬降、罢退。⑩收：拘收，拘禁。⑪说：通“脱”。解脱，免除。这里指释放赦免。⑫哲夫：足智多谋。⑬成城：兴邦。⑭哲妇：多谋虑的妇人，或指乱国的妇人。孔颖达疏：“若为智多谋虑之妇人，则倾败人之城国。妇言是用，国必灭亡。”后因以指乱国的妇人。⑮懿：同“噫”。叹词。郑玄笺：“懿，有所痛伤之声也。”⑯厥：代词，其，起指示作用。⑰为梟为鸱：梟，鸟名，猫头鹰一类的鸟。鸱，俗称鸱鸺、老鹰。⑱褒姒：周朝时褒国女子，姒姓。周幽王伐褒，褒侯进褒姒，为幽王所宠幸。性不好笑。幽王悦之万方不得，乃举烽火以召诸侯，诸侯急至，而无外敌入寇事，褒姒大笑。⑲长舌：舌头很长。比喻好说闲话、搬弄是非。⑳维：乃；是。㉑阶：缘由，途径。㉒时：通“是”。此；这。㉓维：由于。

②4寺：“侍”的古字。寺即近侍，这里是接近的意思。②5贾：做买卖。古指开设店铺做买卖的商人，后泛指商人。②6蚕织：蚕桑和纺织。②7吊：至。②8不类：不善。②9亡：逃跑；出逃。③0殄瘁：困穷，困苦。③1致征祥于神：向神灵奉献天下兴旺的祥瑞之兆。致，奉献、献纳。征祥，征兆，亦特指祥兆。

【译文】《瞻仰》是凡伯隐刺周幽王宠爱褒姒，并使政事大乱的诗。

仰望苍天，降此大难（苍天，这里指周幽王）。国无宁日，百姓倒悬。别人的土地，都归你所有；别人的民众，也被你霸占（这里是指君王对于无罪的诸侯和士大夫们削减封地、贬降官爵的行为）。这些人本来无罪，却被你拘禁收监；那些人有罪当罚，却被你开脱放还。男子多谋立国兴邦，女人多谋国败家亡。叹彼女子多谋多虑，如枭如鸱国之不祥（枭鸱的叫声很难听，比喻褒姒这个女人的言语不善）。人有过失未必成灾，妇人长舌酿祸之胎。乱象迭现非降于天，叹彼妇人酿此祸灾。君王之过岂有人教，听妇人言故受其害（现在君王之所以有此乱政，并非天降之灾，而是出自女人之祸。并非有人教唆君王施行乱政、告诉君王为非作歹，而是由于亲近宠爱这个女人，听受其言，所以导致天下大乱）。譬如经商赚钱获利，非君子事何必知之。妇道人家外事莫问，养蚕织锦休忘本分（女人不参与外政，虽为王后，还是以蚕桑和纺织为自己的本分。经商有很高的利润，这些事平民百姓可以去了解，而士人君子反而去热心过问，就不应该了。现在，女人放着蚕桑和纺织的本分不做，而去参与朝廷之事，这样的行为实在不合适，也是同样的道理）。人而无德不见禎祥，礼仪败坏无以成邦。百姓离心君子远祸，君王无道国乃危亡（君王之为政，德行已经不能利益天下了，也不能向神灵奉献天下兴旺的祥瑞之兆了，礼仪威严也不再能完美地行之于朝廷了。贤人们都议论着要远离避祸，则天下国家将要大祸临头了）。

周颂

【原文】《清庙》，祀^①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②，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庙者，祭有清明^③之德者之宫^④也。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⑤也，故祭之而歌此诗也。

于穆^⑥清庙，肃雍显相^⑦。于，叹之辞也。穆，美也。肃，敬也。雍，和。相，助也。显，光也。于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礼敬且和，又诸侯有光明著见之德者，来助祭之也。济济^⑧多士，秉^⑨文之德，对越^⑩在天。对，配也。越，于也。济济之众士，皆执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犹配顺其素行^⑪，如生存焉。

【注释】①祀：祭祀。②雒邑：地名，位于今河南洛阳，为周代的王城，称为东都。③清明：指政治有法度、有条理。④宫：宗庙。⑤象：道。⑥于穆：对美好的赞叹。⑦显相：谓有名望的公卿诸侯参加助祭。⑧济济：众多貌。⑨秉：主持，掌握；随顺。⑩对越：犹“配于”。对，配。越，于。一说对越犹对扬，答谢颂扬的意思。对扬，古代常语，屡见于金文，凡臣受君赐时多用之，兼有答谢、颂扬之意。孔传：“对，答也。答受美命而称扬之。”⑪素行：平素之品行。

【译文】《清庙》是祭祀文王之诗。周公建成东都雒邑后，会见诸侯并率领他们共同祭祀文王（清庙，是专门为祭祀有清明之德的祖宗而修建的宗庙，这里专指祭祀周文王的宗庙。上天之德清明，而为文王所效法。所以在祭祀时歌颂此诗）。

庄严的清庙啊多么美好，况有那前来助祭的诸侯公卿，个个都恭敬

谦和望重德高（太太好了，周公主持祭祀清庙，每个人都怀着礼敬与祥和的心情，而且诸侯中又有光明正大、德行高尚者前来助祭）。众多的贤士汇聚一堂，人人都奉行文王的德教。面对先王的在天之灵，犹似当年君臣无欺，肝胆相照（济济之众士，皆奉行文王的德教。文王的精神已在天上，贤士仍然顺应奉行文王平时的品行，就像文王活在世上时那样）。

【原文】《振鹭》，二王之后^①来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后，杞，宋也。

振鹭于飞^②，于彼西雍^③。我客戾止^④，亦有斯容。兴也。振，群飞之貌也。鹭，白鸟也。雍，泽也。客，二王之后也。白鸟集于西雍之泽，言所集得其处也。兴者，喻杞，宋之君，有洁白之德，来助祭于周之庙，得礼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仪之善，如鹭鸟然也。

【注释】①二王之后：指夏禹后代杞国国君和殷商后代宋国国君。②振鹭于飞：振，振奋的样子。于，往。孔颖达疏：“言有振振然洁白之鹭鸟往飞也……美威仪之人臣而助祭王庙亦得其宜也。”又《鲁颂·有駟》：“振振鹭，鹭于下。”毛传：“鹭，白鸟也，以兴洁白之士。”郑玄笺：“洁白之士群集于君之朝。”后因以“振鹭”喻在朝的操行纯洁的贤人。③雍：池沼。《水经注》：“四方有水为雍。”④戾止：来到。戾，至、到达。

【译文】《振鹭》是写夏禹后代杞国国君和殷商后代宋国国君这两位君王前来陪同祭祀之诗。

洁白的鹭鸟振翅飞翔，都聚向西边那片美丽的沼泽。尊贵的客人纷纷驾临，如天空的白鹭般优雅而纯洁（白色的鹭鸟聚集在西边的沼泽，是说它们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群聚的地方。这一句为起兴，借此比喻杞国和宋国的国君有着洁白的德行，来到周朝的宗庙参加助祭，非常符合祭典的礼仪。他们的光临也有这样的仪容，是指他们表现出的威仪庄严肃穆，犹如鹭鸟一般优美）！

【原文】《雍》，禘^①太祖也。禘，大祭。太祖，谓文王。

有来雍雍^②，至止肃肃^③。相维辟公^④，天子穆穆^⑤。相，助也。雍雍，和也。肃肃，敬也。有是来时雍雍然，既至而肃肃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⑥与诸侯也。天子是时穆穆然，言得天下之欢心也。

【注释】①禘：古代帝王、诸侯举行各种大祭的总名。凡祀天、宗庙大祭与宗庙时祭均称为“禘”。②雍雍：和洽貌；和乐貌。③肃肃：恭敬貌。④辟公：指诸侯。⑤穆穆：端庄恭敬。⑥百辟：百官。

【译文】《雍》是大祭太祖文王之诗。

贵宾初临，到处一片祥和，宾主相见无不端庄敬肃。前来助祭者皆为诸侯百官，周天子神态安详端严静穆（这些人来时雍雍然和睦愉快，来到后就肃肃然严肃诚敬，为的是助君王禘祭，他们都是诸侯与文武百官。祭祀时天子神情恭敬安详，说的是君王庄严静穆的威仪赢得了天下人的欢心）！

【原文】《有客》，微子^①来见于祖庙^②也。微子代殷后，既受命来朝见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殷尚白也。

【注释】①微子：名启，商纣王之庶兄。纣淫乱，数谏不听，去之。周武王灭纣，复其官。成王时封于宋，为周代宋国的始祖。②祖庙：天子供祀先祖的庙宇。

【译文】《有客》写微子启来周天子的祖庙朝见（微子启代表殷商后人，奉命来此朝见周天子）。

你看那位客人远道而来，座下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那尊贵的客人志行高洁，恰如他的骏马白玉无瑕（殷朝崇尚如雪一般高洁的白色）！

【原文】《敬之》，群臣进戒^①嗣王^②也。

敬之敬之！天维^③显^④思^⑤，命^⑥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⑦厥^⑧士^⑨，日监^⑩在兹。显，光也。监，视也。群臣见王谋即政之事，故因此时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恶与善，其命吉凶^⑪不变易也。无谓天高又高在上，远人而不畏也。天上下^⑫其事，谓转运^⑬日月^⑭，施其所行，日视^⑮瞻^⑯近在此也。

【注释】①戒：告戒。《论语·尧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②嗣王：继位之王。③维：乃；是。④显：明；光明。⑤思：语气词，用于句末，犹啊。⑥命：天命；命运。⑦陟降：升降，上下。陟，升。⑧厥：助词，之。⑨士：通“事”。⑩监：察看；督察。⑪吉凶：犹祸福。⑫上下：升降；增减，变更。⑬转运：循环运行。⑭日月：指天地。⑮视：督察。⑯瞻：照看。

【译文】《敬之》一诗写的是群臣进忠言以戒勉嗣王（周成王）。

天子临朝臣何所献？敬慎敬慎别无他言！上天之德智慧光明，惩恶赏善万古不变。莫道上天渺渺何远，日月昭昭举头可见。上下巡视明察秋毫，人有善恶岂可瞒天（群臣面见天子周成王，商议成王继位执政之事，因此选择这个时刻大家一齐告诫他说：要敬慎啊，千万要敬慎啊！上天是智慧光明的，弃除邪恶而奖励善良，并依此标准赋予人们吉凶祸福，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离我们太遥远而不必畏惧它。上天上下其事，这一句说的就是上天运行日月，行使自己的职责，明察一切，每天就在这里审视着我们）！

鲁颂

【原文】《閟宫》^①，颂僖公之能复周公之宇也。宇，居。

王^②曰叔父^③，建^④尔元子^⑤，俾^⑥侯^⑦于鲁。大启^⑧尔宇，为周室辅。王，成王也。元，首也。宇，居也。成王告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使为君子于鲁。谓欲封伯禽也，以为周公后^⑨也。大开汝居，以为周家辅，谓封以方七百里也。乃^⑩命^⑪鲁公，俾侯于东。赐之山川，土田附庸^⑫。既告周公，乃策命^⑬伯禽使为君子于东，加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专统之也。

【注释】①閟宫：神庙。毛传：“閟，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孟仲子曰：是禘官也。”郑玄笺：“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庙曰神官。”②王：这里指周成王。③叔父：指周公。④建：封立。⑤元子：天子和诸侯的嫡长子。朱熹《诗集传》：“叔父，周公也。元子，鲁公伯禽也。”⑥俾：使。⑦侯：谓封侯。⑧启：开拓；开创。⑨后：承继。⑩乃：于是。⑪命：任命。⑫附庸：指附属于诸侯大国的小国。郑玄笺：“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专统之。”⑬策命：以策书封官授爵。

【译文】《閟宫》一诗是歌颂鲁僖公能遵天之命，扩大周公封地，整修周公封地宫室。

周天子一日将周公召见：“尊敬的叔父啊请听我言：我将加封您的长子伯禽，令他去出任鲁国的国君。将您的封地再次扩大，好辅佐我周朝世代安宁！”（成王告诉周公：“叔父，我封立您的长子，使他成为鲁国国

君。”意思指成王想加封伯禽，让他作为周公爵位的继承人。开拓扩大其封地和宫殿，以作为周朝的辅佐，是指封赏方圆七百里地。)天子降旨策封言而有信，鲁公受命东去无限感恩。天子赐下了大片的山川、土地，更有那附庸小国唯鲁独尊(成王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周公后，接着就以策书封授伯禽，派他到东方的鲁国为君，还赏赐他山川土地及附庸的小国，让他专门统管)。

商 颂

【原文】《长发》，大禘^①也。大禘，郊祭天也。

汤^②降^③不迟，圣^④敬日跻^⑤。昭^⑥假^⑦迟迟^⑧，上帝^⑨是祗^⑩，帝命式^⑪于九围^⑫。不迟，言疾也。跻，升也。九围，九州也。降，下也。假，暇也。祗，敬也。式，用也。汤之下士尊贤甚疾，其圣敬之德日进，然而能以其聪明，宽暇^⑬天下之人迟迟然，言其急于己而缓于人也。天用是故爱敬之，天于是又命之使用事于天下，言王之。不兢^⑭不隳^⑮，不刚不柔。敷政^⑯优优^⑰，百禄^⑱是遘^⑲。隳，急也。优优，和也。遘，聚也。

【注释】①禘：古代帝王、诸侯举行各种大祭的总名。凡祀天、宗庙大祭与宗庙时祭均称为“禘”。②汤：商朝的开国之君。又称成汤、成唐、武汤、武王、天乙等。③降：莅临；临幸。谓帝王亲临。④圣：古之王天下者。亦为对于帝王或太后的极称。⑤跻：升登，达到。⑥昭：光明，明亮；明显，显著。⑦假：通“瑕”，缺点。⑧迟迟：舒缓，从容不迫的样子。⑨上帝：天帝。⑩祗：敬。⑪式：用，施行。⑫九围：九州。⑬宽暇：宽容。⑭竞：争竞，指为名利而争逐奔走。亦泛指互相争胜。⑮隳：急躁。⑯敷政：布政，施行教化。⑰优优：宽和貌。⑱百禄：指多福。⑲遘：聚合；聚集。

【译文】《长发》是一首歌颂大禘的诗（大禘，是在郊外祭祀上天的祭典）。

汤王受命伊始尊贤选能，圣王诚敬之德与日俱增。严于律己尤能

宽厚待人，智慧仁慈赢得人天爱敬。上天敬其有道足以安民，故委重任立为九有之君（汤王礼贤下士非常急切，其圣敬的德行与日俱增，然而能以其聪明睿智，宽容天下之人从不苛求。说的是他急于要求自己而缓于要求别人。所以上天敬他爱他，于是就任用他，派他来治理天下，也就是使他成为天下之王，为天下人做最好的榜样）。从不争强好胜急于求成，既不刚强暴戾也非柔弱不禁。

政教所及唯有仁厚宽和，才有这千祥云集百福骈臻。

【原文】《殷武》，祀高宗^①也。

天命^②降监^③，下民有严^④。不僭不滥^⑤，不敢怠遑^⑥。命于下国^⑦，封建^⑧厥福。不僭不滥，赏不僭，刑不滥也。封，大也。遑，暇也。天命乃^⑨下视下民，有严显之君，能明德慎罚，不敢怠惰自暇^⑩于政事者，则命之于小国，以为天子。大立其福，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商邑翼翼^⑪，四方之极^⑫。商邑，京师也。极，中也。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注释】①高宗：殷高宗，商汤之孙。②天命：上天的旨意。③监：视察。④严：敬。⑤不僭不滥：不因为个人的私喜而过度奖赏，也不因为个人的私怒而滥用刑罚。僭，超越本分行事。滥，过度、失当。⑥怠遑：怠惰和暇逸，即懈怠懒惰和空闲安逸。遑，闲暇。⑦下国：各国诸侯。⑧封建：大建。封，大。建，建立、创立。⑨乃：其。代词。⑩暇：从容；悠闲。⑪翼翼：恭敬谨慎的样子。⑫四方：东、南、西、北，泛指天下。极：中准，即榜样、准则。

【译文】《殷武》是写祭祀殷高宗的诗。

上天有道对下界明察秋毫，百姓终于又有了英明的领导。赏罚分明又能够恰如其分，恭敬而勤勉从不敢懈怠逍遥。这才令万国诸侯都归他统管，共助他圣德昭昭造福人间（上天留心向下观视人间，看到下民百姓有了恭敬贤明的君王，能彰显德行教化而慎于刑罚，为政不敢有丝毫懈怠和贪图安逸之想。于是才让他统领万国诸侯，成为天子，为全天下百姓谋求

群书治要译注

长久的福祉。这里说的是上天让商汤当初怎样由方圆七十里的小国之君而成为拥有天下的君王)。请看那京师的礼俗恭敬和谦，万国来朝无不尊之为典范(京师商邑的礼俗翼翼然恭敬谨慎，可为天下效法的准则，的确是四方诸侯国中最纯正的)!